

蝙蝠侠 · 猫女

## 猫女习武

莫特·卡斯特尔 著

如何去维护社会的平定和灵魂的安宁？

——释迦牟尼佛没有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不是巧合，

每一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这是因果关系。

自由？当然你有绝对的自由！

——S·L·亚马西塔·罗西

## 艺术家

库·马萨莫托是一位艺术家：书法，诗歌，园艺，插花，打猎样样精通。马萨莫托本人，是个富有启发力的男人，他有开悟的体验，从不会将这些艺术互相割裂，互相对立。每一件事都须“证道”，大道通天，道就是一，而一就是道。

晨光非常之好，小鸟在他的花园里歌唱。库·马萨莫托身穿长袍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纱门立在微风之中，预示着将送来温暖与潮湿。

他记得 1949 年 4 月的那天，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从街那端走来，穿着桃红色的无袖衫，手臂上部有一颗拳头大的痘苗疤。她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自己的年轻漂亮信心十足。

他仍然在写有关她的诗，甚至在他 70 岁那年也依旧这样做：

但是现在他希望画画，于是他准备好纸笔和墨，在那儿。坐在桌旁，他开始画了起来。

悟禅的画是一首无言的诗篇，它是一种瞬间的顿悟。

这种自发性经过多年的磨炼终于得以用传统的安在竹柄上的毛笔涂画而成。

笔触明快而流畅，龙飞凤舞，跟舞蹈一无二致。你可以说马萨莫托先生是一位大师，而他却不会这样说。那石砚，毛笔，黑墨水所展示的变化无穷的色调以及宣纸……人为什么喜欢主宰这些事情？人会怎样去做？人还可以声称：“我主宰了夜晚。”

马萨莫托先生先画月亮。

最后，他虽然可以望出去，却看不见月亮。

然而他确信虽看不见，但月亮却存在。

库·马萨莫托描绘着——现在！

月亮，古怪而没有阴影，

弯孌的曲线多么有趣，

这圆圈啊这月亮，

无生亦无死。

多么生气勃勃

多么完美

姐姐，妹妹，雌老虎

你的世界和猫的世界截然不同

动物园 10 点钟开门，15 分钟之后，她们相遇在猫科动物馆。那里面动物的眼睛几乎全闭上了，唯一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是一只打呵欠的老虎。一会儿不耐烦，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狂怒，一会儿半梦半醒，热血在喉咙里沸腾想要吃人，反正说不准。格特姆市立动物园还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因此园里的动物都关在混凝土和铁栏围起的笼子里。

“老虎，老虎，热情，伶俐……”

“请不要念诗，”塞莉娜·凯尔说，“即使那是一首诗的开头，我没有请你见我，为的是我可以听到你念‘我是一只小茶壶’。”

时间太早，而且又是个工作日，动物园里没有多少游人。修女玛吉，即马格德琳修女按照她的习惯来到这里，她怀着所有的社会良知和那稣基督的怜悯之心，佩带着一个大得足以抵挡金刚吸血鬼的耶稣受难十字架。

塞莉娜穿一件白色的衣服，长长的袖子，带一顶白色的宽边帽。在大热天的早上，她是穿得太厚了。一个小时以后，她感到出汗了，而通常她是讨厌汗味的，因为那使她记起某些……事情，那些与男人在一起而挣钱的事。还有与女人们在一起的勾当。塞莉娜·凯尔有许多厌恶的事。她将自己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

“你想做什么，塞莉娜？”

“我想聊天。”

老虎打着呵欠，慢慢地站起来，一起一伏地运动，从前面走到后面，然后退回到笼子后部的阴凉处。它的眼睛热情洋溢地盯着塞莉娜。我们相互了解，塞莉娜想道。我们彼此彼此。

“玛吉，我……瞧，这听起来很愚蠢，而它本来可能就是愚蠢的。”

“因此只有你、我、老虎和上帝才会听到。”

“玛吉，你……”

老虎的眼睛发亮，燃着人一般的亮光。我问玛吉一个问题，而这尸老虎在问我……

“你快乐吗？”

玛吉说：“我们走吧，好吗？”

没看到狮子。没有豹。猫科动物都躲在暗处。

“你这样问是由于我的职业，塞莉娜，”玛吉说。

“修女们应该是快乐的，对吗？特蕾莎嬷嬷不就认为，当她能把手风琴病人的鼻子用胶皮粘回去的那天，就是非同寻常的一天。”

玛吉哈哈大笑起来。

“你不可以笑话这事，这可是有罪的！”塞莉娜说。

“别担心，我会为此忏悔的。”她停顿了一下。“塞莉娜，你不快活。”

“不对，修女姐姐。我每周两次做吸氧锻炼，我拥有有线电视——”

“你还穿上一套猫的服装，做任何你能做的事，好让自己被人杀死。”

我穿上一套猫装——于是便也变成了另一个人……某种别的什么！

前方，在一棵花开正盛的野苹果树下，有一张油漆剥落的紫色长凳。她们坐了下来。

塞莉娜转身望着玛吉。一种受良心责备的不安油然而生，像她正看着自己似的。不，玛吉很愉快。她不是那种有棱有角的人。她的眼睛的颜色与塞莉娜的一模一样。玛吉的眼珠深处，也没有痛苦，没有愤怒。

“我不‘总是快乐’，”玛吉一本正经他说。“我不是天使修女。歌唱修女或切除了部分脑叶的修女。不过我告诉你，我有过幸福的经历，令人心醉神迷的快乐，难以言传的极乐。我懂得了上帝的完美与深奥，那可是‘所有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我要是不知道绝望的无限空虚，那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塞莉娜感到有点热，喉咙发紧，一阵怒火涌上她的脸颊。她站起来，瞪着玛吉。“我不要你来说教，多谢了。”

“可我无法帮你什么，我只是对你说说我的感受。”

“让我猜猜看，你得到了——那叫什么名字？——耶稣！我赢了一台缝纫机了吧？”

“那是一种祈祷经文，塞莉娜，它被称之为‘耶稣祷文’。”

“容易记。”

“‘耶稣。’这就是所有你要说的。你不必高声说出他的名字，可你要在心里、在脑海里、在心灵深处念着他的名字。你要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要是在刷浴室地板、烧汤或是整理架上的书本时，你念着他的名字，那么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证实了你是为他而做，然后——”

“下周四，你来参加宾戈 摇奖赛。”

玛吉望着她的妹妹。“不行，”她说，“我不去。”

塞莉娜闭上嘴，玛吉说道：“无论发生什么事，耶稣都与你同在，天国与你同在。他的王国和你的王国，塞莉娜，也就是上帝与他的孩子们之间不一定会有鸿沟的。”

塞莉娜突然转回身去。“她比我强。”她想。

玛吉起身站在她身边，摸摸她的手肘。“塞莉娜妹妹，你总感到上天对你关心不够，你总是那么疯狂和充满仇恨。”

“不，”塞莉娜说，“不是经常的。”

“告诉我。”

她不能自己。

“有一次波普带我去钓鱼。那时我可能只有6岁。我们一同去划船，你还记得吗？”

“不，忘啦。”

“我们一条鱼也没逮着。整个下午波普让我帮他点香烟。”

“帕尔马尔牌烟。”

“嗯哼，对。虽然你想点烟，可波普却把它变成了我的活。还记得他的打火机幸运儿齐普吗？是他给我们讲这些愚蠢的笑话的，而且他还喝啤酒，吹烟圈……”

我能闻到船的油漆味、烟味和船的木头气味，几乎就像我能闻到波普的味道似的，然后，突然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齐普从我手上滑落，消失在水中，而我甚至连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可我却不会游泳。我看着它，往下沉、往下沉，而我也跟着往下沉，然后，波普跳入水中抓住了我，把我扔到船上。他的脸涨得通红，对我大叫大嚷，“你这个小傻！我喜欢你！宝贝，小姑娘。你本会因一个该死的打火机而淹死掉的！你本该溺死的。”

---

一种赌博性游戏。比赛的人持有印着不同数字的卡片，听主持喊出数字，谁的数字最先全部被喊完，就赢得彩金。

然行，波普将她对在膝盖上，猛方打她的屁股，一边打一边大声喊道，“看你还敢，还敢，还敢……”

她不知道在她的一生中能否再一次感受到这么多的爱……

“塞莉娜？”

穿着笨拙的衣服，塞莉娜跑了起来——

——远离记忆，远离家庭，远离“应该”和远离可能。

——远离她自己。

## 阴影中的阴影

甚至在极温暖  
的光明中，  
我仍然感到多么寒冷。

——伊萨

这是凌晨 2:30 时。天气很暖和，热气和潮气远远超过你对春天的期望。屋顶上，在月牙朦胧的光亮中，蝙蝠侠是神出鬼没的人。

在下面的小巷里，他一直在跟踪着无声的毒品交易。这是户外交易，因此，如果要注射，那么在假日饭店注射就成了。

卖的有 4 个，买主也有 4 个。服饰和举止都是不使人注意的中产阶级，是邪恶平庸无奇的活生生的榜样。在常见的注射器中，有一种经济又可靠的斯坦注射枪。

蝙蝠侠快要气炸了。他已经 76 小时没有睡觉，他很认真，一区接着一区地跟踪。他观察着，紧盯着，生气勃勃，奇怪的是他的凝视竟没有把违法乱纪者烧成灰。

蝙蝠侠沉默不语，不过他内心却不平静。那是颗一心一意主持公正的心。他的血在咆哮，那是对罪恶使无辜者白白流血而作出的响亮回答。复仇是他内心活生生的需要；它确定了蝙蝠侠所要做的事。

格特姆市就是我，蝙蝠侠想道。无论罪恶多大，罪恶就是罪恶。我要把它们纠正过来。我是穿披风的斗士，我是黑衣骑士。

他的想法虽崇高但却好笑，他深知这一点。精神病学家可能会有另外的评价，会认为他是“妄想狂”、“极度沮丧”，“强迫执拗”和“幻想崇高”，而他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蝙蝠侠出击了！

甚至当他从屋顶上飞下来时，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脱离开自身，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他所自我创造的和命里自愿成为的这种人格。此外，这样他便可以观察蝙蝠侠，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这个城市的夜晚保护人——这位使人敬畏、披风飘拂者的模样了。

——在那儿！他的左手突然伸出，准确无误地抓住了火险逃生梯，然后平稳地滑落，滑落到他们头上——

下面发出哎哟一声！

“妈的！”

混乱和吃惊。还有恐惧，给吓坏了的恐惧。

准确而又完美。

“抓住他！”

抓住他？能吗！你们难道不懂吗？所有的黑色天使都在保护他和引导他！所有的黑色天使都与他一同冲下来

“他是……”

——蝙蝠侠的右手突然啪地一声挥出一条蝙蝠绳。

“开枪打他！打……”

蝙蝠绳抽断了一只手腕。他听到骨头折断的特殊响声。斯坦注射枪掉在人行道上滚动起来。其他的武器极力想瞄准他。没有用，愚蠢！他是打不伤的。

他是蝙蝠侠！

他从9英尺多高的地方扑向这些毒品贩子，他落地时双脚踩在一个人的肩上，就像马戏团的跳板表演那样。

响起一声惊慌和受伤的尖叫！

真漂亮，那就是蝙蝠侠想象中所听到的骨折和肌肉撕裂的声音。他利用这人作他的发射台，在空中一个滚翻，精确地站稳了脚跟。他——

——啪地一脚踢中了一个人的下颚，那人立刻失去了知觉。

——他用劈掌向一个人的喉咙砍去，正咒骂着的人不响了。

——记直拳打中了一个人的太阳穴，感觉到那人受伤抽搐的痛苦很快传到了他的臂膀。

各种滑稽可笑的形象出现了。一群人傻呵呵地看着他旋风般连续冲拳！眼睛鼓突，竭力想看清戴着铁护腕的拳头是怎样打在那鼻子上，打得那人满脸是血。

“别打了，好吗？我们可以交易交易，对吧？蝙蝠侠，我们作点交易，好吗？怎么样？”一个颤抖的声音说道，但这是美国人被迫无奈的理智之声：当你陷入困境时就与对方讨价还价……

——一只眼睛眨了眨，高冲击力拔牙，这是蝙蝠侠的礼节。那人嘴里的牙齿飞了出去，是白色的和锯齿状的。

“别打我！别打我！”蝙蝠侠没有打他，而是让他的头猛撞到墙砖上。

然后他站着，双手放在身边，四面围着八个人。他在那里装模作样——为他自己。他吸了口气，一次，再一次。他知道人猿泰山杀死野兽后的胜利喊叫。

小巷的墙上溅满了血，人行道上也淌着血。晚上，血看上去很浓很稠。蝙蝠侠意识到，这就是他预料中见到的血的样子，同时也是地道的现实。

那群人中有人发出了一声呻吟，他没有辨别出是哪一个人，是这些人渣中的哪一个，也许是恢复知觉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全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罪犯。

是敌人。

这是战争。

他该做的就是杀死他们。这起码可以使社会省掉一笔开销和免受骚扰。只要给每个人那么一拳就解决了。布施死亡就像三年级的老师发贺卡给学生那样，不分彼此，只说：“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就是那样。完毕。

然后——

——打上……蝙蝠标记！

在那些人的前额上，打上蝙蝠的标记，警告所有胆敢在街道暗处伺机作

案的人……

他发现自己微笑起来，而名符其实的微笑对他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因此他注重它，品味它。

不行，这可不行。

尽管受到诱惑，他没有杀人。

他干得比杀人要好。

他虽受命运、黑夜、无数死者父母的召唤，穿戴起了头罩和披风，但是无论他是谁和决定干什么，他却绝不是杀手。

他是蝙蝠侠。

现在是警方出动的的时候了，让他们来收拾打扫这些家伙。在这场战争中，他与警长吉姆·戈登、地方法官哈维·登特联手合作，这两个人是他可以信任的……

（联手？信赖？当然啰，而彼得，你使我失掉了三次机会，所以他们得到信息逃掉了，还有朱达斯，你是怎样放跑他们的，没事？我可忘不了。）

除了你自己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蝙蝠侠对自己说。别信赖任何人。

蝙蝠侠的两只手各提着一只箱子，他从小巷中走出来。

他感觉到了突然间周围的空气发生了变化，从巷口灯柱上的灯射出的锥形光线，使他置身于一种病态的黄色的湿气中。

（也许在他四周的光中，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变化，这光使他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人……）

他开始发动进攻。

### 黑幽幽的绿眼珠

猫有渴望，悲伤忧愁，  
你与你的所爱一同悲泣——  
而要是没有你的所爱，  
你岂不是更加心忧！

——亚哈

蝙蝠侠旋转着，丢下了那两只箱子。他本能地躲避，逐步逼近，从这边移到那边，小心谨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准了目标。

在他的上面，猫女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她试着又挥出一鞭，鞭子像眼镜蛇那样扑了过去，但是现在他却靠得太近了。他抓住鞭子，站稳后猛地一拉。没有抵抗。她趁势旋转着裹了过来。

——然后猫女像猫一样嘶嘶地叫。他以前听到过，但这声音依然搅乱了蝙蝠侠。这不是一个模仿猫的女人发出的声音。这是猫的愤怒，既有轻蔑又有狂怒。这声音中带着威胁，显得不同寻常——但是很迷人。

慢慢地，慢慢地，猫女摇摆着臀部朝他走来。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她的服装有某种东西，这东西既掩盖了她的真容但又显出了她的美丽。

猫女低沉地轻声叫着，她舔了舔嘴唇。她的眼睛像猫的绿眼睛，但她的眼睛又是一个女人的眼睛，而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蝙蝠侠感到……心绪烦乱。他想到了手指抚摸脊梁，听到了成年人的低语声（奇怪，太奇怪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本该睡着了。他想到了暖气烧得太热的房间里的低语和肉与肉的接触，他想到了世俗的气味与汗味、导致谋杀或淫乱的夜晚里的隐约的笑声、想象不到的圆滑与柔软感。她

离他更近了，她的服装上有一条尾巴，摆动起来就像是她的尾巴似的。他试图告诉自己这使她看上去很可笑，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蝙蝠侠感到局促不安，这种不安几乎成了害怕，一种他所感觉到的惧怕，然而却又莫名其妙。

猫女低沉地叫着。

她悄悄他说话。

“你知道，我能使你快活。”

他可以坦诚他说他不懂快活的意思，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渴望得到她，但又怕她，可是他不能说出来。

他说的是：“什么？你想干什么？”

那只猫耸了耸肩，放荡而不经意地耸着肩。“钱，”她说。“钱是好东西，你那胡同里的伙计们有钱，我正打算去减轻他们的负担。可这时你出来了。”

“很对。”他说，对自己说话时竟没有结结巴巴而感到惊讶。就像是个三年级的学生，在对种死了的豆的科学实验进行口头汇报似的。

他以为这可能会减少她对他所施的威力，他想用她的名字称呼她塞莉娜，塞莉娜·凯尔。她的“秘密身份”已不是个谜，即使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刑侦局所侦知——但是他所能说的是：“我是偶然获悉的——”

“而我也偶然认识了你，”她打断他的话，低声说道。

她一直在跟踪他，尾随他，他想，而他竟不知道，他不知这有多长时间了……

她来到他的面前。

没有警告，没有不可捉摸的体态语言，没有紧绷着肩膀和眯起眼睛，什么也没有。她完完全全是只猫，一瞬间变形，静静地突然发动攻击。

蝙蝠侠急向后跃，嗖的一声，松开了鞭子，而他刚才抓住鞭子猛拖时，她的左爪差点击中他的下巴，当猫女的左臂收回打出右直拳时，他突然再次向后缩身——猫爪子又打空了！

与此同时，猫女飞脚一踢。

蝙蝠侠转身躲过，走近些，用他的大腿而不是他的腹股处截住她的脚。

他猛地向上一个左劈掌，只是晚了一点儿。但是打中了她的钮扣和下巴，她向后倒去，打了个滚，然后——

趴在地上。

向他走来。

微笑着。

一种像猫那样不可思议的微笑。

而他想要让她吼叫起来。他想要得到她，驯服她，使她成为他的人，然后在说不清的一瞬间，他突然理解了自古至今男女之间的争斗，理解了约翰·韦恩，理解了厌女症和六、七个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由那些敏感的人主办，在电视节目上唾沫横飞地争个没完没了。

她是个动物式的女人，而他想要得到她，但他同时又把她吓坏了！

这时，她的眼神把她给出卖了。他谨慎地侧步靠近她，以功夫上攻守兼备的骑马势等着。

她一跃而起。

一个空中滚翻。

落到了另一边。  
抓住一只箱子。  
撒腿就跑。  
他迈了一步。  
又迈了一步。  
累，他感到很累。

我是蝙蝠侠，他想到。我是城市的保卫者，我是法官，我是胜利者，我是正义的化身……

我是……笨蛋！

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拥有艾琳·艾德勒。对于福尔摩斯来说，就像沃森说的那样，艾琳·艾德勒才是他心目中的女人。

而他则有猫女……

或者说，倒是她拥有了他。

### 猫叫声

在这个聚会上

我是一个孤儿

甚至妒忌

挨父母骂的孩子们

——伊萨

快活？想快活？

然后走向地狱，因为我快活过——不！这绿眼珠的人伸开手脚躺在我东城那间工作室里那张下陷的床上，屋里爬满了蟑螂。

汗味和感觉就像我正排出的像汗一样的脏东西。这个城市本身就是肮脏的。欢迎可爱的春天来临。我穿着裤衩和无领文化衫，坐在长沙发椅上，倒了三杯没有加冰的酒。酒杯是塑料酒杯，房子是斯图亚特王朝式的房子。它便宜，有暖气，并且适合塞莉娜·凯尔。我觉得不舒服，跟上帝让指甲从里向外长一样深信自己病了（到足病医生处看病时别忘了念一下耶稣祷文，玛吉！，我感到发烧！

他妈的。

他这该死的东西。

格特姆市大胆的猫贼，猫女，因生活艰难而铤而走险的小姐！在危险中呼吸，卷入它那刺激而使人心跳的生活，深入其生活中去。

“哎哟，天呀，”我说道。

“喵呜？”奥托说。它跃上中间的沙发靠垫。奥托是只黑猫，就像你所预料的胡同猫那样长得加倍地丑陋和猫毛蓬乱。它是这些天里我唯一的同伴；同时它也是我唯一遇见的这样的猫，它叫的“喵呜”声，就像是从一年级学生那里学来似的。

奥托将它的头放在我的腿上，它用鼻子出声地呼吸。他的声音不像猫而更像一只雄狗。

“奥托，”我说，“我们来谈谈哲学吧，为什么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难以置信地错了呢？”

奥托报之以呼噜呼噜声。

“傻猫。”我说。

我站了起来。当我让它掉到地板上时奥托喵呜喵呜地叫着，我猜它的意

思是说“傻瓜”。

它没有错，我把那瓶苏格兰酒和我那塑料水晶杯放在摆着盏摇摇晃晃的灯的桌子上，然后便去细看我的战利品，我的收获，我的赃物……

查查字典，伙计，你会懂得，偷抢来的东西，通常都会成为败坏自己名声的东西！

但是那他妈的伪钞、同性恋者、假珠宝呢！也可恨得就跟他妈的胃痉挛一样。有个扫瞄仪，再有个激光彩印的装置，那就好啦，100元100元的美金哗啦哗啦地印出来了，而且几乎就跟真的一模一样，跟你在银行拿到的几乎一样！

噢，你敢肯定蝙蝠侠先生会放声大笑起来，把他的蝙蝠脑袋当场笑得掉下来。这个玩笑谁猜得着？

插入倒叙镜头：就说不久前的事吧（似乎还不太久），当时我才刚发现，猫女那套行装对我所产生的威力——

——而且威力占了我的上风——

猫女：蝙蝠侠。一次屋顶上的偶遇。最适合了。

蝙蝠侠，我们之间就得有一场战争啦。

猫女：是两性之间常有的战争。

蝙蝠侠：谁将使对方流第一滴血？

她！你猜肯定是她！这是与猫女的第一次交手。她打了他个冷不防。噼啪！她于是便打伤了他，使他流出了血。她摸着他的血，闻着味道。

这是场永远打不完的战斗……

战争逐步升级，蝙蝠侠先生！是打赢战争的时候了。

你如何去赢一场战争？

你摧毁你的对手。

你杀死他。

啪的一声！我便将它全记在脑子里了。

把蝙蝠侠打败，我将克服我的软弱。我了解自己的弱点，而大家也将了解这点。把他打败，使我自己的生活来个大转变。什么事情都不能阻止我，没有下一次——

（——打伤我……

——再一次……）

把他打败！打败警察、治安维持会员、格特姆市的好人，这将把每一件事情摆平！打败他。

天呀。不撕开塑料袋，倒掉咖啡渣、鸡蛋壳、一只空了的猫食罐头盒，我可没法把垃圾倒在脚边。

塞莉娜·凯尔——甚至打不过瘦猴般的男人。不妨找个瘦弱的女人试试。

我没有哭，虽然我的眼睛有点刺痛。当你独自只和你那只讨厌的猫在一起时，你开始哭了起来，并且可能哭个没完没了。

我是猫女，我告诉我自己，并且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多是我必须去做的。

一位老人

我那双年迈的腿——

在火光旁边

多么瘦。

——希塞基

公共记录的一件事情：补丁艾比·德，也就是亚伯拉罕·伊萨克·科恩先生开了间什么铺子？他是在 1933 年开始营业的。他搞了些最高级的爵士乐演出，并坚持称这为“咖啡厅上流社会”，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什么真正的咖啡厅和他认为的上流社会的一丁点儿东西了。

当时摇滚乐之类的东西盛行，当时越南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当时市区走向凋零，经济波动，没人知道何去何从，于是在 1970 年初，补丁艾比·德这个笨蛋的那间什么铺子也关门大吉，结束了他那卡巴莱舞厅业主的生涯。

不仅是公共记录的一个问题，而且肯定是件公众经常怀疑和推测的事：但 A.I. 科恩并没从他的大部分“其他企业”中退出来。

补丁艾比·德会告诉你，坦率地告诉你（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他是个恶棍。由于他对“修补”方面的天才，他才被称为“补了”。词源：在参加狂欢节期间，你必须有人为你联系。补丁处理社区关系和公共关系。他要落实对地方官员的适当贿赂，如有要求，就让娱乐界人士适当招待招待，还要保证他手下的人不去勾引市长的女儿等等。“现在大家都很好，对吗？太好了！”这就是补丁的职责。

长期以来，亚伯拉罕·伊萨克·科恩要保证格特姆市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出错。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下午他本该去听迈尔斯、蒙克或蒙哥马利音乐会的时候，他却去参加一个他并不希望参加的会议，实际上，其他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巴望他死了才好。

他感到累极了。他已太年迈，连春天都不适合于他，空气中的怪味经常使他咳嗽，那种使人尴尬的呃啾的喷嚏声。

当然，也许他并没有感觉到癌症所带来的大毛病。肝，肺还有其他器官的毛病……非常感谢，我们就不再列举别的毛病啦。这是不能告诉人的。他知道他不久就要死了，而他的医生并不希望自己也很快死掉，于是便对他隐瞒了一切。

补丁艾比·德咳嗽着，站在他身后的“保镖”布雷恩·罗伯茨，便轻轻地拍了拍他那肩胛骨突出的两肩间的地方。保镖布雷恩是个十分高大，头发金黄的温和的人，已受命去杀死艾比·德，而艾比也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干这件事”。

除掉艾比的时间就是我们弄清楚了这个老杂种把有关我们的材料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艾比的确有这些材料，有关每个人的精选的材料。这些材料下述的人都会感兴趣：1) 警察；2) 未来的罪犯；3) 国家调查局；4) 上述各有关方面。

但是直到现在，所说的弄死他及这次会议的原因却肯定不是 A·I·科恩先生提出的。

“必须把蝙蝠侠灭了。这是实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梅尔维尔·张伯伦说。他是四年前在这个城市最公正的选举中被选为这个辛迪加企业的总工程师的。

这个辛迪加企业，上层人物搞的是尔虞我诈，但同样也有高级的戏剧和低级喜剧。这是一个机会相等的组织，学士学位令人满意，但硕士学位更受欢迎。

梅尔维尔·张伯伦（你相信有这种姓名吗？补丁艾比·德想道）已 60 岁，但是看上去只有 40 到 50 岁，这是由于作了眼部皱纹和喉部垂肉切除的

外科手术之故。他坐在董事会会议室那不知用什么木头作的亮闪闪的会议桌的尽头，其他人有：Y.P·帕克，一位朝鲜血统的生产商保护者，他的发音比威廉姆·F·巴克林还标准；罗娜·布郎利·斯蒂格小姐，她是一连串“迎送服务”的业主；耶稣·奴‘解决问题’，科恩先生。蝙蝠侠却告诉两队的人，除非每一个罪犯不是被送进了监狱就是下了地狱，事情是无法合理解决的。”

斩钉截铁，科思想，真是斩钉截铁。

“科恩先生？”

补丁艾比·德伸出了他的双手，很瘦的一双手。手指就像爬在柳树梢上的蜘蛛爪子。他说：“请你原谅，我老了，我不像往日那样思想灵活了。你为什么需要我呢，张伯伦先生？蝙蝠侠，他是条汉子。假如要他死，就置他于死地好了。我敢肯定你能找到某个人……其智力足以应付这种情况。”

梅尔维尔·张伯伦站了起来。“科恩先生，蝙蝠侠可了不得。”你没有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这话的含意。他那声音就像酸奶那样柔和。但是张伯伦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来，他对蝙蝠侠怕得要死。

他们全都害怕蝙蝠侠。

噢！

“科恩先生，我们认为你可以帮帮忙。你有一个朋友，他以会进行斡旋……而出名。”

“没错。”

“给他付双倍的费用。”

“给他3倍，”梅尔维尔·张伯伦赞同道。“还有他那标准的保证金。”

“当然了，”补丁艾比·德说。他开始站起来，但没有力气把椅子推回原处，并且几乎重新跌坐在那椅子上。然而布雷恩帮了他一把（“真是个好帮手！”），站稳之后，艾‘解决问题’，科恩先生。蝙蝠侠却告诉两队的人，除非每一个罪犯不是被送进了监狱就是下了地狱，事情是无法合理解决的。”

斩钉截铁，科思想，真是斩钉截铁。

“科恩先生？”

补丁艾比·德伸出了他的双手，很瘦的一双手。手指就像爬在柳树梢上的蜘蛛爪子。他说：“请你原谅，我老了，我不像往日那样思想灵活了。你为什么需要我呢，张伯伦先生？蝙蝠侠，他是条汉子。假如要他死，就置他于死地好了。我敢肯定你能找到某个人……其智力足以应付这种情况。”

梅尔维尔·张伯伦站了起来。“科恩先生，蝙蝠侠可了不得。”你没有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这话的含意。他那声音就像酸奶那样柔和。但是张伯伦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来，他对蝙蝠侠怕得要死。

他们全都害怕蝙蝠侠。

噢！

“科恩先生，我们认为你可以帮帮忙。你有一个朋友，他以会进行斡旋……而出名。”

“没错。”

“给他付双倍的费用。”

“给他3倍，”梅尔维尔·张伯伦赞同道。“还有他那标准的保证金。”

“当然了，”补丁艾比·德说。他开始站起来，但没有力气把椅子推回原处，并且几乎重新跌坐在那椅子上。然而布雷恩帮了他一把（“真是个好帮手！”），站稳之后，艾‘解决问题’，科恩先生。蝙蝠侠却告诉两队的人，除非每一个罪犯不是被送进了监狱就是下了地狱，事情是无法合理解决的。”

帮手！”，站稳之后，艾比慷慨而浮夸地挥了挥手——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帮朋友和同事的忙？当然，我得跟……我的朋友谈谈。”

亚伯拉罕·伊萨克·科恩微笑着。

这微笑是因为他自己高兴，而根本不是因为别人。

### 在月光下

多么皎洁的月亮啊

我那苦命的妻子

要是她在这里就好啦

——伊萨

库·马萨莫托熄灭了他的烟头，沉思起来。他想得太多了。他想起了以前爱他而现在恨他的一个妻子。想起了住在加利福尼亚搞电脑的一个儿子，他有三个妻子且挣钱很多，并且对他父亲漠不关心——的确，漠不关心到想不起还有一位父亲。

够了。他要去画画，这天早上他要去接着画昨天开始作的画。

库·马萨莫托用毛笔画着，笔在纸上龙飞凤舞地画着。纸和毛笔连成了一体，毛笔和马萨莫托也连成了一体，互不可分。

万事归一，这就是道。

他在创作，他在构思一幅画，他在完善一幅画。回忆？憧憬？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则是未来的事。马萨莫托现在还活着，他在过去与未来间不容发的一刻中保持平衡，而这墨水、纸和想象则属于现在！这幅画——捕捉的是转瞬即逝的一瞬。——但是大师的艺术却需要永存。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没有抵触。

这只猫  
在月光下  
漫无目的地  
在月光下  
弯腰潜行  
多么的不快活  
直到  
这笔  
这纸  
马萨莫托  
和此刻  
才给予这猫  
一张佛一样的  
面孔。

### 镜子，镜子

雁群飞过池塘

它们不是  
寻觅它们  
投在水中的映像

——选自曾兹林

他一连睡了 24 小时。他醒了，下床的时候伸了个懒腰，感到精神集中与恢复了体力，然后走进洗澡间。

他准备刮脸，站在卫生间里，右手拿一把厚厚的老式的双刃剃刀，这天早晨他第一次照镜子——认真看看——并且——

——什么也没有，

——没有映像，

——没有人。

他眨了眨眼，那是怎么了。他微笑着。不管怎么说，他认为他在微笑，因为他感到嘴巴在使劲地咧，但是镜子中却看不到微笑。看不到眼睛，看不到人。

没有布鲁斯·韦恩。

于是他想到：

从前——

——有个男孩名叫布鲁斯·韦恩，他与别的孩子十分相像，只是他家中富裕，是父母的独生子。然后爸爸和妈妈被杀害了，被无情地屠杀掉了，当着孩子的面哥枪把他们打死了。那个孩子就是布鲁斯·韦恩。而在那一瞬间——现在我理解了——在那一刻，布鲁斯·韦恩不再是布鲁斯·韦恩了，而是像胚胎那样成长为蝙蝠侠，蝙蝠侠，  
蝙蝠侠——

——于是——他就成了——蝙蝠侠！——成了现在的我。

——现在！

——布鲁斯·韦恩不再存在。存在的布鲁斯·韦恩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正是如此！他打开剃刀，拿出刀刃，在他左手的拇指肚上来回划了一刀。

什么事也没有。

然后——

肉在一道无形的线中分开，在簸箕和笋处（就是个人标记的指纹）分开，血痕显露，血珠上涌，痛了起来，火辣辣的、入骨的、真正的疼。他为此而感谢上帝。他捏着拇指放在洗脸池上方，看着布鲁斯·韦恩的血在这瓷洗脸池里转动，然后抬头一看——真可怕——他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张可怕的、苍白的、未经修面的脸。他只是看了一眼，他害怕这会消失，于是便大声喊叫起来：“阿尔弗雷德！”

阿尔弗雷德来了，抬起眉毛应道：“少爷？”

然后，一只手臂搭到正在抽泣的布鲁斯·韦恩的肩膀上。“好啦。我知道了。没多的，布鲁斯少爷，没事。”

不，他不但没事，而且现在好多了……好多了。但这是暂时的。事情搞糟了？肯定无疑，但这一点他至少是知道的。升降机实实在在是向楼顶端开去——不断地上升。

阿尔弗雷德在布鲁斯的拇指上贴了块邦迪创可贴，将他送入下面的蝙蝠穴。他穿上他那蝙蝠服，使自己返回到他真实的本我，他的天性里——他——蝙蝠侠——于是便占了上风。他甚至可以推开头罩让阿尔弗雷德为他修

面。

“布鲁斯少爷，”阿尔弗雷德说，“你是想告诉我——”

“不，”他——蝙蝠侠——说道。“我不想，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我认为我有过一次真正疯狂的经历，阿尔弗雷德，可以称之为一次关于生存本体的危机，就如同你是个十几岁的小孩时那样——”

“原谅我打断你的话，少爷，”阿尔弗雷德说，“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你曾经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

蝙蝠侠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阿尔弗雷德，我需要帮助。”

“我在这儿，少爷，你知道莱斯利·汤普金斯会——”

蝙蝠侠伸出手掌打断了他的话。社会工作者莱斯利·汤普金斯在玛莎和托马斯·韦恩被枪打倒的那个可憎的夜晚曾安慰过他；她知道有关蝙蝠侠。蝙蝠穴及每一件事情，她……

她爱他。

而阿尔弗雷德也爱他。

他必须加以拒绝，这使他极为痛苦。

“不，我要见的是另一个人，阿尔弗雷德。”蝙蝠侠说，“我想我应该好好回想一下。但说实话，我害怕。”

然后蝙蝠侠感到浑身发冷。他觉得阿尔弗雷德忠实的脸庞、他自己胸前的蝙蝠标记，蝙蝠穴内那熟悉的四壁均无任何不同。他喃喃自语道：“他仍然使我害怕。”

### 水上的鸭子

有只小白鸭。

浮游在水中。

白鸭唧唧叫，

逮鱼又捉虫！

——美国民歌

他的朋友科恩先生已经邀请他3个小时了，但是马萨莫托好些时候没进城了，于是他很早就出了门——

——假如有人在谈哲理，他可能会说库·马萨莫托是在道中行走。他走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大道，一边是天使，另一边是恶魔，但他并不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

而库·马萨莫托很少谈哲理。道可道，非常道，用话怎么说得清呢？最好省口气——为的是养气！

所以，假如你问他（有礼貌地）：“你到哪里去？”而他知道你是个禅宗弟子，他可能会（礼貌地）说：“去所去！”但假如你不是禅宗弟子，那么库·马萨莫托可能也会（客气地）说：“无所去。”

他以安详的步伐行走，使人看上去就像是他哪儿都不去，当然也就不急于到达了。库·马萨莫托朝着格特姆公园的环礁湖走。他闻着水和这季节特殊的气味，那使人一定会联想到“绿色”。

库·马萨莫托正深思死亡和诗歌；人不能想到诗歌而不想到死亡。

让我们

淌过河流，

然后坐在

树阴下。

那是托马斯·斯托沃尔·杰克逊的死亡之歌。简洁而优雅，但是超过它的，库·马萨莫托认为则是歌德的名句：愈益光明轻松！

在这个绝妙的日子里想起这些词语是多么美妙啊！穿上他那最喜欢的服装真是妙不可言：这是一件没有线条的、米黄色的、两排钮扣的套装，20年前他买下它时可是非常流行的。他的鞋子是耐克牌。它使你感到地心引力只是个错觉！它们是顿悟鞋子，他很乐意这样看待它们。

不过他的领带那是最好的！领带上有一醒目的图案，画着一只方头狗和连环漫画上的一个红头发小姑娘。虽然她没有眼睛，但是你能感觉到她能看见所有需要她看见的一切！是的，这个孤儿很有禅味！

在水中，鸭子漂浮在它们的倒影上！鸭妈妈和那些小鸭子！马萨莫托点燃了一支烟。鸭叫声此起彼伏，鸭子在这里和那里沉浮，像跳芭蕾一样。鸭尾巴翘起来并且来回摆动，它们在湖里觅食。

库·马萨莫托吸了口烟，呼出烟气。

鸭子在饥饿的时候看上去很可笑。

他应该给鸭子带点面包来，他抽完了烟，将它碾熄，把烟蒂扔向一个废纸篓。

也许他能找到点什么。

马萨莫托伸头在一棵树边的垃圾箱里寻找，刚好发现了一些碎土豆片，这时他们来到了他身边。他过会儿再拿这些碎土豆片。

他们总共6个，有人穿高筒靴，有人穿大裤衩，有人纹身，有人长粉刺，有人有疤痕，但全都剃了光头，使他们看上去像是立刻就要押上电椅处死的人似的。

头皮。

马萨莫托从垃圾箱中出来，说道：“嗨。”“嗨”是他最喜欢的英语词汇——因为它的发音像哈伊，也就是日语的“是”，因此你打的这声招呼也是对别人的问候的一种认定。

“嗨，你这蠢驴……”

马萨莫托叹了口气。

他知道他们想找个憎恨日本人。或朝鲜人、或柬埔寨人的说得过去的理由。但非洲裔美国人。说西班牙语的南美洲人、巴基斯坦人、犹太人、拉普兰人或麦克罗尼西亚人等也行。

很好，那么，非常好。

劫难来了。

所以，于是，因此，很快。这必须引起尽可能小的混乱，必须考虑鸭子。

马萨莫托还手了，毫不思考，毫不犹豫，自然而然，毫不费力。

——打破一个脾脏。

——一只手臂被打断两处。白生生的骨头湿乎乎地穿透前臂不同颜色的肌肉层。

——挫裂一个人的膝盖骨。在他的耐克鞋底下，印有成百条血痕。

——打破一个鼻子。

——臀部脱臼，在人们可以想象的挫刀剧烈的锉擦声中髌骨从骨盘错位。

——一个光头高声大叫着撞到一棵树上，失去了知觉。

——瞧啊——十分高兴——一个年轻人跑掉了，离开了他那些瘫倒在地的伙伴们。

但是鸭子受到了惊扰，它们躲到了环礁湖的远处。

当他下一次来这公园时，他不会忘记给鸭子带点面包。

还有爆玉米花。

鸭子喜欢爆玉米花。

他也一样。

### 老朋友们

这世界经常处在薄雾之中

想着那过去的事情

这些事是多么的遥远

——选自曾兹林

这个男人以他缺乏仁慈之心占据了太大的空间；他真不知怎么去呼吸了，马萨莫托想道，当时布雷恩·罗伯茨正带他去会客室。白色的地毯像是一座财政预算平衡的较大城市的一个市区停车场。

马萨莫扎对科恩微笑致意。他是多么衰老！我也是多么衰老！他坐在小桌子另一边的一把配有靠垫的椅子上，桌上有一个雕花玻璃酒瓶和两个矮玻璃杯。接着是礼尚往来一番。

椅子是可转动的，因此坐在椅子上可以相互看着或是不着对方。科恩是个待人宽厚的人，马萨莫托想道。

“你请便，”补丁艾比·德说。

“好吧。”

马萨莫托倒上酒，他们坐着、品着酒。马萨莫托认为与他的朋友在一起非常高兴，那里没有别人，没有任何人。

奇瓦斯；里加酒，好极了。

“你想听些笑话吗？”

“当然，”补丁艾比·德说。

“森托里，”库·马萨莫托说。

“有意思，”艾比·德说，“日本烈酒。”他的舌头舔了舔上嘴唇。“马萨莫托先生，你很年轻，远比我结实。当人们再也不喝真正的烈酒时，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干白葡萄酒，法国水加泡沫而已。你知道你用水和苏打做什么吗？你做奶油蛋就是这样。结果你把它喷到你那些花上

“要么你坐着看那些泡沫，”马萨莫托说。嘴里的奇瓦斯酒很香醇，一口热而湿湿的酒流进肚子里，然后（他感到）暖洋洋的。很好，非常好。

科恩的腿上有遥控器。他把它举起来。“你想猜猜吗？”

“不想。”

“多少年了，你从没猜过。”

“因此，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惊喜。”

“甚至是必然中的事？”

“对。”

”

艾比·德摸了摸一个按钮。房间对面那个过了时的摇摇晃晃的录音机嘀的一声开始转动起来。

比录音机使之开始运动的空气几乎还要轻的，是詹森喇叭播送出的音乐。一种没有持续在任何规定节拍中的贝斯声，还有鼓声，刚硬的钹声和钢琴声都各自奏出各自的音调。乐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钢琴独特的音符之间有广阔的空间和自由。这些音乐家懂得如何去演奏各种各样的寂静即禅！——而马萨莫托进入了音乐，那苏格兰酒的温暖消除了任何障碍，现在这一刻，便变成了（当然当然）那唯一的时刻，即在此与他的朋友相聚……

然后，音乐结束了。黄金千两也阻止不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住。阿弥陀佛！

“比尔·伊万斯，”艾比·德说。

“谢谢你，”马萨莫托说，深深地感动了。

“你太客气了。再来一杯吗？”

“不，谢谢。”

“马萨莫托先生？”

交易，马萨莫托没有望着科恩；这会是不礼貌的。

“那个蝙蝠侠，”补丁艾比·德说，“我的——同事们——想把他灭了。这些家伙，他们甚至不懂如何去谈论歹徒。灭了，不是干掉，不是捅死，不是除掉。假如你跟他们那样说，你等于告诉他们你准备用汽车进行绑架，那么他们中的某个人便会钻进一辆新的雅确牌汽车去试一试车。”

“我明白。”

“3倍于平常的数目，当然还有你的担保金。”

库·马萨莫托点点头，他知道科恩即使没看到也会感觉得到。当他同意去安排一次谋杀时，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押上去啦。这算不了什么——然而他们却斤斤计较！

“当然，”马萨莫托说，“你可以告诉他们，我若不带回蝙蝠侠的尸体，那么我很可能自杀。”

“为什么你不再来一杯，”科恩说，“有些事我希望……”

马萨莫托倒了杯酒。这两个老人静静地喝酒，聊天。科恩先生也就是补丁艾比，非常平静地请求他朋友帮忙，这种忙将解决——一切。

## 教师与学生的一次会面

——猫从阴影中跃出

进入我们所在的那一片刻

——卢西恩·斯特赖克

“请进，”他说，“你是凯尔小姐。”

这是第二天下午。“是的，”她说。她穿着牛仔服，一件T恤衫，恤衫上写着：别救那些鲸鱼——它们讨厌着哩。带一只装着手技器材和鞭子的军用粗呢旅行袋——还有她的猫女服。

马萨莫托的家是空气流畅的。这天下午，光线射进来的方式有点令人难以捉摸。沙发上面的墙上有一幅画，风格上不是日本画或西洋画。画名是“猫梦见了鱼”，当他发现她注意到了这画时，库·马萨莫托告诉她说，那只猫，紧紧地卷缩在那种你梦中所见到的蓝色背景中，它的上方有一条鱼——更确切他说是鱼的骨骼。“你不知道，猫在梦中梦见的一条鱼是否能成为它梦中的一顿美味，而这条梦中的鱼可能还梦见了一条蚯蚓呢，是不是？”

“我不知道，”塞莉娜说。“我付钱给你，学的是什么呢？格斗的技巧。

我可不是来上艺术课。”

“不对，”马萨莫托说，“你需要一堂礼仪课。”他捏住她的鼻子，拧了拧。她丢下那只粗呢旅行袋，想还手，想大声喊叫。

没法还手。

这疼痛像锥子似地扎进心里——好像她被掏空了一样，然后向上传，一直传到她的头发。疼得使人一点力气也没有而变瘫了。在那一瞬间她所能做的唯一动作是踮起脚尖站着。她能够发出的声音是：“呜——呜——呜——放开我的鼻子。”

“当然啦，”马萨莫托说。他揪着她的耳朵，拧了一下，她跪倒在地上。这仅仅是痛苦的前奏……疼痛！她差点昏过去了。

马萨莫托平静他说：“禅宗的净土宗，怕你突然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发生兴趣，于是便用一根大棒当头棒喝，提醒学生回到佛的本源上来。不过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怎么样？”

在厨房的桌子旁边，他们坐了下来，聊天。他点燃了一支烟。他看上去完全放松了，同时，也彻底悟彻了。他抽烟不是为了抽烟。他只是抽烟而已。

当她说话时，他静静地听着。

她告诉他，她的老师特德·格兰特教给她独特风格的综合功夫。特德说，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招数可教她的了，所以她才到这里来。

她必须学更多的本领。

——必须。

她要杀人。

她告诉他那个人是谁。

劫灾，马萨莫托想。

“跟我来，”马萨莫托说。

在地下室的门旁，他打开了装有清洁工具的橱子。他递给她一根鸡毛掸子，自己取出一个吸尘器。

“这是个获尤里卡发明奖的东西，”他说，“你需要什么，我肯定你都能找到。”

“我不明白，”塞莉娜说。

“不明白就是明白，”马萨莫托说。

“可是……”

“啊哈，这是问答。你提问题，我来回答，很好。”

“你的意思是像心印，”塞莉娜说，“某种谜，就像用一只手鼓掌发出的声音那样？”

马萨莫托掴了她一巴掌。这一巴掌直打得她满脸通红。泪光闪闪。“这就是一只手打出的声音。不，我们不是在玩智力游戏、解脱、开悟还有别的方式。

“像阿基米德说‘找到了’，这话是极其神圣的，它是神圣的神圣。清净无为就快接近超凡入圣了。你知道，佛陀是个无神论者。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的信徒们才奉他为神。”

“我宁愿付钱给你——”

“再来一记耳光？”

“不是！”

“东方人残忍的拧鼻子技巧……”

“不！”

“……拧耳朵……”

“不！”

“那你打扫房间去。你要每周在这里住6天。出于善意，我提供你一间带蒲团和漂亮抽屉柜的小房间，还有一架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我儿子送给我的电视机。星期六或星期天你干什么都可以。”

“我付给你每天10美元。我会教你能学的东西。”

“你的训练从顿悟开始。那就是悟禅。传统与现代结合，非常进步。”

“我不能，马萨莫托先生，”塞莉娜说，“我有只猫。”

“没人有一只猫，凯尔小姐。但是这只猫在这里是受欢迎的。”

“我……”塞莉娜使劲咽口水，竭力想着。她应该立刻从这所疯子的屋里逃出去。本尼·希尔遇到了李小龙，快逃吧！

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她并不真想那样做。

她在思考，他抽的是帕尔摩尔香烟。

### 一问一答

一个3岁的孩子

看这个世界好似

一个1岁的孩子

指着月亮

什么就是什么

谁会需要更多

——选自《曾兹林》

这是……清洁女工！哟荷，不是往常的她，是它，哟荷，是猫女！咆哮！呸！呼呼呼！！你开始忘记了吗？是她？干了10天家务，开始对你的能力感到自豪吧，姑娘，去擦净百叶窗板条上的尘土，或是厨房水槽龙头上的水迹。

这简直是疯狂。这就是当时她所想到的，所以她让自己不去想这事。

她小心翼翼地用湿拖把拖楼下客厅的瓷砖地，那儿是典型美国式的。有一台27英寸的电视机，上面放着马萨莫托儿子送的礼物，还有一个可怕得令人难以忘怀的40年前的“黑色美洲虎烟灰缸”。一张乒乓球台。乒乓球运动是“很合禅修的”，马萨莫托先生告诉她说，而且他上个星期还连赢了她3局。

同样合禅的运动是飞盘，尤其是你与狗一起玩的时候。狗总是“合道”，从不受坏羯磨所束缚。狗不以选择为烦恼，“抓住或没抓飞盘”都无所谓；没有一只硬毛杂种狗会感到非成为名犬不可。

禅……好吧，她已有了问题——首先问一下提问题是否合适。（她可不想自己的鼻子被拧歪，或是耳朵被揪得像兔子耳朵。）

禅是武术？就像柔道，合气道或是……一样？

不，当然不是。它更像新烤的食物，但不完全是。

它是一种宗教信仰？

不，显然不是。但那些想使它成为宗教的人例外。

什么是来世？

来世是什么？

可是……可是……可是……

试试这些家里种出的心印，“教人猜谜”，而且是在这片熟悉的红、白、蓝旗下的美国国土上：

“谁是第一，什么是第二。”

“谁是第二？”

“谁是第一……？”

禅就是现在。目前。禅就是活在现在之中，与现在合二为一。身心合一。没有犹豫。

存信心。不执迷。

我们不能控制住时间，这时间既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控制我们。

我们全部在现在，这就是什么的什么……

这就是真谛，这就够了，没有目的而只有完美……

她知道许多心印。波普教过她——

——你走路上学校或是自带午餐？

——哪儿更冷一些：冬天或是乡间？

——我父亲和你父亲一同上不同的学校。

——“上”有多高？

噢，顺便提一下，马萨莫托先生，你是怎样杀人的？你是怎样确信使他确实死了的？

很简单，当他十分虚弱的时候在他十分虚弱的部位重重地打他。

足够了！最好再拖拖地板。奇怪，她觉得好像拖把自己在拖地，那地板在帮着它往前擦，而她的手在拖把柄上并没有用力，一点点劲都没使……

啪的一声！

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放开拖把柄，急忙转身，左边的臀部发烫。“嗨！”

“好，”马萨莫托先生说，“你合禅了。”他站在那儿，手里握着一个乒乓球拍。

“你刚才在哪里……我刚才干什么啦？”

“你拖地板。你拖地拖得太好啦，都拖得入迷啦。”

“是吗？那不是禅的一部分？”

“部分？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对于飞鸟，空气就是有，对于游鱼，水就是有。”

“而有就是无呢？是不是接着就是它？”

库·马萨莫托微微一笑，“顿悟之后，有人问佛陀：‘你是神吗？’他说他不是。‘那么你是什么？’他被问道。‘我是……觉悟了，’他说。

“从现在开始，我将不时偷你的东西，你有本事就抓住我。”

有几次她真的抓住他了。

话 语

我信口雌黄

于是从关开始

——比尔·万特林

一天晚上，我不知为什么，我只是开始对他说话，你知道吗？而我告诉他的并不是有关所有事情的。我是说，都是我从不对任何人说的事，是从未告诉过我自己的事。

我猜，我可能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我知道，我嚎陶大

哭，泪流成河。我想，假如马萨莫托先生过来触摸我，试图搂抱我或即便只是拍拍我的肩膀什么的，我绝不会和他在一起再呆一分钟。

但是，他所做的是递给我他的手帕。

然后他背诵了一首日本人写的诗：

我没有按字面意义  
去理解你的话。  
远不止此。  
我听的是  
是什么原因使你说话——  
无论那是什么——  
我都听着。

那时，我喜欢上了那个老人，并且我理解了这首诗。

### 顿悟

只有当体心无一物及超然物外的时候，你才能空灵，超凡入圣。

——蒂·香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有天晚上，我们点了一份外卖比萨饼，马萨莫托先生喝了点酒（他喝上等的苏格兰酒——不是下等酒），我也喝了一点儿，电视喜剧频道正在播放劳瑞和哈黛的演出。我说，我们俩都有点上脸。当劳瑞说“我能但他也能”时，我拼命地笑，说：“哈，是这样！很合禅意！”而马萨莫托先生正朝着我。斯坦和奥利大笑不止。

一条广告。我要爆玉米花，因此我说：“我要爆玉米花。”

“我也要爆玉米花，”马萨莫托先生说，“我有一些在橱里，奥维尔是个美食家。”

“不用微波炉，那会吸住的。”

“当然不用，而且不要说吸住，那是粗俗的。”

因此我去了厨房，晃动着油炸锅，好使油滚热，然后爆米花开始滴答作响，一会儿这儿响，一会儿那儿响，还有外面马萨莫托先生花园里的声音，所有那些小动物，也许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小动物发出的像爆玉米花那样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在一起，而存在的一切都发出爆米花的一声炸响——

嘀、嘀——噗——

嘀、嘀——噗——

外面，在花园里，裁听见奥托的叫喊声，含有叙述与渴望之意，而这种声音可能来自自我，但是它意味着它正在寻找爱情，却又乐于有机会杀死一只鸟或是一只田鼠，我明白而且无需去理解，因为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一齐扑向我，扑向我，扑向我

嘀——嘀——嘀

嘀嘀——

——我们是哪一个

嘀——嘀——嘀

蝴蝶！

落叶跃回枝头！

没有可能！  
天啊天啊天啊

……

毫不费力，觉得好奇，我揭开锅盖，一粒玉米蹦了出来，它在高高跃起时爆裂。

而它就是我。

我自由了。

突然裂开，白色，非常非常白。

并且是新的。

随时准备开始。

——后来，马萨莫托先生教我怎样杀死蝙蝠侠。

——或是任何人。

平 和

这道符咒

不再起作用

——威廉·莎士比亚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再过两天就是夏天了。日落前的半小时，库·马萨莫托打电话给亚伯拉罕·伊萨克·科恩。在桌子尽头老朋友中间，放着一瓶名酒，两只矮脚玻璃杯，还有两支蜡烛插在简单的玻璃烛台上。

布雷恩·罗伯茨问道：“科恩先生，你还需要什么吗？”

“什么也不要，”补丁艾比说。他那瘦瘦的手滑落到椅垫下。他神秘地抽出一支0.22毫米口径短筒柯尔特式左轮手枪来，一枪打在布雷恩·罗伯茨的额头中间，乍一看像是第三只眼。

“就像骑自行车，”科恩说，“你不能撒把。”

这两个老人喝着酒。科恩拍拍他的太阳穴。“一切都在这里，一切。你知道，这些家伙一旦知道那东西藏在哪儿，可能会绑架我。简直无法想象有些人能学会和记住一切。在歌舞杂耍队里，我认识一个人，他能记住整本的牛津英文词典。可是突然死了，这个家伙。”

“我肯定现在并不只在你脑子里啦。”马萨莫托说。

“是的。”

“想听一首死亡的诗吗，科恩先生？”马萨莫托说。“这是一种惯例。”

“点燃蜡烛，我要想一想。”

“要酒吗？”

“谢谢，我是犹太人，”科恩说。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蒙克先生

科尔特拉先生

我与你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的沉默

“很好，”马萨莫托说。他为他的朋友点亮一支蜡烛，然后给自己也点了一支。

“安息日好，”亚伯拉罕·伊萨克·科恩说，他微笑着，“愿你得到宁静。”

“愿你得到宁静，”库·马萨莫托说。科恩将枪管放在自

己的太阳穴上，肘部伸出构成个古怪的角度，然后扣动扳机。这枪声不很响，血也不多。

马萨莫托吹灭紧挨着他的那支蜡烛，顿悟，熄灭，一切欲望的熄灭。他也没想，他的死亡之诗就作成了：

笑声

猫咪

蝙蝠

佛陀

无悔无恨

他伸手去拿那支枪。

### 花园里

不要叹息流泪，小尾虫们——

情人，星星，注定要分离。

——伊萨

梅尔维尔·张伯伦，Y.P.帕克，罗娜·布朗利·斯蒂格斯，耶稣·奴涅茨等等，如果你在寻找那个辛迪加（格特姆城分公司），那就去监狱斯拉梅维里试试吧。

至少要过一阵子，直到有了合适的律师和合适的法官做出适当的安排，才能使美国经济的这部分继续运转起来。

是谁把他们捉进了那里？

是谁在听科恩的录音带？

是蝙蝠侠。

是猫女。

库·马萨莫托的学生们——

是谁在马萨莫托的花园里，坐在树阴下回忆与沉思。

“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对吗？”她说。

有一次他说：“我们是相反的两面，”而她说，“是同一个硬币的？”但是硬币只有一个边，而且还可以根本没有边。

“我不是其他人而其他人也不是我，”他说。

“我们就是我们，”她说。

就像这轮明月。

就像……一切。

## 贼性难移

保尔·卡柏伯格著

在夜幕的掩护下，小猫慢慢地穿过窄街，越过路上的各种垃圾。从街道之外传来了都市的各种喧闹声，有嗡嗡作响的汽车引擎声和车轮碾过潮湿的马路发出的嚓嚓声，有千万个声音汇成的沉闷的响声，也有从地铁地下隧道里传上来的钝而压抑的隆隆声。它所走过的胡同散发着已漫出垃圾箱的垃圾所发出的臭气。汽车排出的废气，街上小贩的食品的怪味，及从街道下面的阴沟里冒出的臭气都向它敏感的鼻孔里涌来。

它周围的各种声音和气味就是格特姆市。它因这些事物的存在而满足地轻声叫了一声。

格特姆是它住的地方，是它觅食的地方，是一个给它生存所需的一切的地方。

它跳上一个敞着盖的垃圾箱，小心地在边沿上站稳。它所要找的东西就近在咫尺，而且很快就能到手。现在它所需要做的就是独自把它找出来。它已经习惯了单独行动，它谁也不需要。它……天真冷！

一阵脚步声从它身后对面的马路上传来。它停在垃圾箱的边沿上，毛发倒立，耳朵竖直，鼻子抽动着四下寻找闯入者气味的来源之处。

“别怕，别怕，别怕，”对于它的警惕，一个轻柔的声音传了过来，“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漂亮的小东西。”

这只受了惊的棕色猫转过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眨着它大而有神的绿眼睛。在不远的街口处，站着一个人高而瘦长的身影，一个人。这只生在街上的猫，生在和这条胡同没有什么不同的一个角落的它，从未在这些人中生活过，除了被他们虐待与欺侮，它几乎没有别的其它经历。这使它害怕他们也就言之成理了。

“我马上给你让路。”那个人轻声安抚道，慢慢地走进了胡同。“你有你的事要做，我有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那只猫坐了下来，并恢复了平静。它看着那个人，轻轻地呼着气。人类是它的敌人，但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威胁。这个人朋友，她有着与猫类似的精神，这个人具有猫的灵与魂。

那个女人在这小心警惕的小猫前停下来，伸出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去轻柔地抓搔这个小东西的头之前，先让它舔舔它。她高而瘦，体态优雅，她肉感的身体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黑色皮紧身衣，她臀部挂着个小皮袋。她头上戴着个光滑的面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有一双惊异的猫一样的绿眼睛从一对猫耳朵下的面罩中露出来。一张红唇丰满的嘴生在强壮的下颌里。双方会心地微微一笑。

“亲爱的，真高兴遇见你，”猫女轻声他说，随之收回了手。“但我真的得走了。”她指向天空，小猫睁大眼睛目光的炽地凝视着她手指所指的地方。“就在那上面。”

小猫眨着眼睛，好像听懂了似的，当猫女敏捷地跳到它身旁的垃圾箱边沿，小猫也伸了伸它纤瘦的身体，它蹲下身仔细看着它新交的朋友。

在她头顶上几英尺处的火灾紧急通道的尽头有一把梯子。猫女眯着眼睛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纵身向上一跃，她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了梯子最底下的

梯杆。她好像一个熟练的高低杠选手，毫不费力地晃动着下半身，往上一摆便轻轻地落在了火灾紧急通道的最下层的一个平台，只有皮鞋和生锈的金属板条相触时发出了极轻微的响声。

小猫向上看了看这个唯一对它和气的人，接着伤心地喵地叫了一声表示向她道别。然后它转过身来继续在垃圾箱里搜寻它的晚餐。

在它的上方，猫女在独自搜索着。她踮起脚跟，沿着火险逃生通道的梯级往上走。她那黑色的皮装使她在黑夜中几乎无法被辨认出来，因为格特姆市污秽的空气已把各种大楼的砖墙熏得漆黑，从而很好地掩护了她。

她在第三个平台处停了下来，稳住身，听了听下面都市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在咆哮着。人流在胡同口穿梭不停，喧哗声此起彼伏。远处，警笛悲哀地狂叫着去执行任务，救援某个不幸的人。只要她的工作不受干扰，她才不在乎那警车开向何处呢。

猫女把手插入腰间小包时，忍不住又露出她那神秘的微笑。真顺手！她想寻找的宝物将能轻易到手。当然，她所站着的火警通道的地方正对着一个窗户，只是窗户装有警报器就是了。这一点她只要看一眼那肮脏的玻璃刻蚀后布放的细铁丝就知道了。那是用来防止他人砸烂玻璃而入室行窃的原始办法，这种行窃办法，一般叫做“砸窗行窃”。

但猫女对于这种雕虫小技实在不屑一顾，因为她是这方面远更精明的专家。她从百宝袋里拿出一个有套环开关的塑料小盒子，在另一端附着一个吸盘。吸盘很快地贴在了玻璃窗沿上，直接吸住里面用刻蚀法布有细铁丝线的玻璃。一只爪形的指尖轻弹套环开关，几秒钟之内盒子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警报器被破坏了。她不禁赞叹现代电子技术的奇妙。你要获得这种装置，你必须认识懂电子技术的坏人才行。猫女跟他们全部认识。现在她的工作变简单了。她从百宝袋中取出一件细长的工具，这是她对付玻璃的东西。随着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嘶嘶声，她用这割玻璃的工具在玻璃窗上画了个圈。她用指节敲了一下圆圈的中心，割了一圈的玻璃便落到屋内的地上，发出了水晶般的叮铃声。她从打好的洞中伸进手去，打开了原本锁着窗户的插销。

当她打开窗户小心地进到屋中，猫女得意地笑出声来。然后她关上身后的窗户，消失在漆黑的办公室中。

前一天猫女装成平民，像一个好像对此有兴趣的顾客那样曾来过这里，这使她知道了这办公室的大致情况、所以她不必因开灯寻路而暴露她的行踪。她径直向房间另一头的墙边走去，灵巧地在迷宫般的家具与陈列柜间穿梭着。她的目标是那个大得人可以走进去的嵌在墙内的巨型保险箱。它 40 年前被安装在巴里斯珍本图书与手稿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是她通过调查知道的。当然，保安技术 40 年来进步飞速，但这种型号的保险箱仍被认为是二战后最好的一种。它由各为 1 英寸厚的 3 层钢板组成：一层是淬火钢板，二层是防火钢板，三层是防炸钢板。门内嵌着铰链和死扣的插销锁，还有 4 个分离的齿轮换向器，因而除非你是最有经验的撬保险箱老手或是有高能炸药，否则你若想开启这个保险箱，就只能望箱兴叹。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难以对付而又令人难忘的保险箱，除非你兼有上述两种本事。

但这种人的确有，猫女就是。

另外，猫女结交的狐朋狗友使她的任务轻松了不少。比如说巴德利·威克斯勒，一个圆肩的矮老头，便具有美国上个世纪以来制造的所有保险箱的

知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他退休前，没有一个型号的保险箱他没鼓捣过。作为一个最高级的专家，威克斯勒总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对付他所面临的钢门与铁锁。就拿 20 年前制造的保险箱来说，通常是借鉴最新的安装措施来安装的。他告诉猫女说，有趣的是，大多数人从不费心去改变安装保险箱时密码锁的顺序，即使是 40 年后也是这样。因为要记住新密码顺序实在是太麻烦了。他给了猫女一张写有各种密码顺序的单子，与此同时猫女给了他一笔现金作为交换。

猫女转动着密码销，右一下，左一下，再右一下。随着一声金属的轻响，保险箱的把柄轻轻地动了一下。保险箱的门开了，猫女高兴得笑了起来。

在保险箱的架子上，摆放着价值连城的珍本图书，巴里斯珍本图书与手稿公司目录中的精华之精华：有塞万提斯著《堂吉河德》16 世纪的初版本；有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原稿；有一套 9 本的莎士比亚剧本的合订本，是莎翁最早出版的合订本，出版日期比视作珍本广为人知的第一 4 开本还早 4 年；其他头版图书还有《白鲸记》、《鲁宾逊漂流记》、《天路历程》及其他珍本图书，其中许多均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猫女此行的目的是 T·S 艾略特的《老波森实用养猫经》手稿。

保险箱内还有许多有价值的物品，猫女会偷走一些去世界最大的珍本古玩黑市卖掉换钱，但是对艾略特的手稿，猫女是带着心醉神迷的心情而拿起这扎放在皮套中的手稿的，是为了她个人的收藏之用。如果今晚她只拿到此物就离去，那么她会认为今晚之行是劳而无功了。这是一首比打油诗强不了多少的东西，是这位诗人作品中的次要作品，但却因激起别人据此而创作了一出长期上演的百老汇音乐剧而著名。不过它的主题十分贴近猫女的心。

猫，是她的生命，她的快乐，她的激情，是她魂牵梦萦的东西！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出我之所料，塞莉娜，”一个深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了起来。

猫女把手稿紧贴在胸前，还没转过头去，便已经知道这是谁的声音了。

他站在办公室的门口处，一个高大宽厚的身躯被灰色的阴影与午夜的幽蓝色笼罩着。他的脸藏在一张面罩里，直立的耳朵使人想起蝙蝠探出的头。在他宽大的胸膛上闪闪发光的是个金光闪闪的椭圆徽记，内刻一只漆黑的蝙蝠，为了形象的完美，一件边缘呈锯齿状的鼓起的披风挂在他雄伟的肩膀上，像在休息中的蝙蝠的翅膀。

“你好，蝙蝠侠，”她的声音如此地自然悠闲，就像下午在公园散步时遇见一位朋友似的。“有那么多的地方，可偏偏在这里遇到你，真是太妙了。”

“一点不妙啊。”他说，并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指着她怀抱中的皮套。“明天拍卖艾略特手稿的消息已经登在各大报纸上了。我早就知道你想得到它，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但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在今晚行动呢？”猫女耸了一下肩问道。她伸出舌头很快地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但从她的姿态上看不出她有半点的害怕与担心。当她与这个男人面对面时，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紧抓着她。

这时轮到蝙蝠侠耸了一下肩，阔步走入办公室里，伸出手好像要从她手中拿走皮套似的。“我一直在注意这个地方，”他说。“在今晚关门时，这地方是安全的。今晚是你最后的下手机会，因为明天早上它就要被运往拍卖厅“现在把它递过来，塞莉娜。”

猫女叹了口气说：“真不知你让我多么地伤透了脑筋，亲爱的蝙蝠侠。”

你难道没有发现你这井水却犯到我这河水头上啦！”

蝙蝠侠在离她一码远的地方站住。“不知谁犯谁哩。

我说过，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哦，是吗！”猫女带着嘲弄的恐惧叫了起来。“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知道我该怎样做才能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打掉。”猫女一边笑着，手一边偷偷滑向她腰间的百宝袋，猛然掏出一个齐普牌的香烟打火机。她打着了打火机，6英寸长的火苗蹿了出来，使黑暗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飘飘摇摇的黑影。

“这一下”她毫不掩饰得意地吃吃笑道。“你可万万没料到吧！”

蝙蝠侠吃惊得跳了起来，望着猫女转过身去，把着了火的打火机扔进了开着的保险箱中，扔进了那古老而干燥易燃的价值上百万美金的手稿中。

在蝙蝠侠跳向保险箱的同时，猫女笑着向窗户奔去。打火机跳到了保险箱的底层，火苗触到了最低一层的物件。打火机的生产厂家保证它的质量，即使在最强的风中，它仍不会被吹灭，所以从猫女手中飞出的那一段时间，火苗并未变得微弱。

一本皮包的书开始冒烟，蝙蝠侠一把抓起这本书，与此同时猫女三步两脚走到窗前，打破玻璃后一下跃出了窗户。当他设法扑灭书上的火并关掉打火机的时候，他听到猫女鞋底踏在火灾紧急通道金属梯上发出刺耳的噔噔声。

蝙蝠侠拿着两件火源跃出保险库，以保证其它珍贵的藏品的安全。

他稍微稳了一下神，然后奔向那扇破碎的窗户去追赶猫女。但她已经跑掉了，被夜幕吞没了，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那部艾略特的手稿。

一只棕毛猫蹲在满是碎玻璃的火灾紧急通道上，若有所盼地望着蝙蝠侠。黑衣骑士凝视着下面的胡同，紧闭着嘴。由于他又一次低估了她的狡猾，猫女再次逃脱了。

他平时面对并制服过比她更强大和狡猾的敌人。他曾许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这是因为他体魄健壮、智力非凡的结果。然而这个长着迷人的绿眼睛的女人，却经常占了他的上风。

这是为什么呢？

一声猫的忧愁的轻叫，打断了他一系列的思绪，他轻轻叹了口气。猫女的末日就要到了，他很明白这一点。这是一条不变之规，要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天性不改的话。蝙蝠侠离开窗边，拨通了戈登警长的电话，报告了他的失败和猫女行窃成功。

那只猫歪着头等在火灾紧急出口处。它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会像那第一个人一样爱猫哩。

塞莉娜·凯尔为晚上的这次意外遇险所苦恼。哦，这可不是因为没有弄到手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籍和手稿之故。她已拥有艾略特的那本手稿，它现在就放在她那格特姆市公寓楼书架上的一个陈列架上。

不是这么回事。她边想着边走过去，蜷在一张放有坐垫的大椅子中，面对着书架，欣赏着她的新的收获品。不，就她而言，她已完成自己的使命。打扰她的是蝙蝠侠对她的一举一动的监视。

“塞莉娜，你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出我之所料。”

就像小丑制造新奇玩意和混乱一样，就像里德勒不断留下一些谜一样的线索来戏弄蝙蝠侠一样，就像双面人根据他奇怪的双重人格来犯罪一样，猫

女所喜欢的，是与猫有关的一切东西。

她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一群疯子。

因此，是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她的行动是可以预料的。但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能预料。陷入沉思中的猫女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卡西这只猫的毛皮，于是这只波斯猫一跃跳到了她的腿上。为什么她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有关猫的东西上呢？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荒唐的里德勒疯子一样，潜意识深处隐蔽着某种扭曲的动机？

“胡说，”她骂了一句。那只波斯猫竖起耳朵，冲她眨着眼睛。一只只有龟甲花纹的斑猫和一只桔红色的公猫这时也跳到她的腿上。

像里德勒和双面人那样的罪犯之所以作案，是因为他们想让蝙蝠侠捉拿他们。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是那种使疯人院人满为患并使其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工作的那种疯子。

但是塞莉娜·凯尔呢？她并不属于这种人。她在她的犯罪生涯中被逮捕过许多次。有几次当局没有放她，对她进行精神分析，而每一次结果都证明她是神智正常的。

然而……

毫不否认，今晚蝙蝠侠确切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而当他走近她时，她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感，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她总是尽量告诉自己对黑衣骑士的好感是一种对势均力敌的对手的敬意。但现在对自己进行了彻底而诚实的分析后，她不得不承认她对他有一种超出尊敬的情感。

塞莉娜·凯尔，曾以不需要男人来填补生活的空白而自豪。以前，在她以猫女的身份出现之前，她生活在空虚之中，被那些对她的服务付钱的男人所利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她可以在男人敢碰她之前就先杀了他。

因此，这当然不是一种需要。

而是一种愿望。因为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蝙蝠侠是不是那个能使她忘记过去曾被陌生男人下流肮脏地触摸的人呢？

塞莉娜听到一阵猫在满意时发出的愉快的叫声，可是那几只猫躺在她腿上安静地睡着啦。

原来那声轻叫是她自己发出的。

是因为蝙蝠侠吗？

塞莉娜一跃而起，惊动并抖落了那几只猫，这使她比刚开始分析自己的感情时更加苦恼。她简直无法相信刚才她所做的事情。自从他们第一次相遇，猫女就总想要战胜蝙蝠侠，像操纵其他男人一样操纵他。

但是现在她已经不那么肯定了。现在她已不知是她想战胜他呢，还是希望把他争取过来。

这可需要漫长而艰难的思考。

“告诉我，少爷，”阿尔弗雷德·彭尼沃斯说。“在你思考宇宙之谜时，我能否再花一个小时到厨房去做点什么让你放着变冷的菜吗？”

布鲁斯·韦恩坐在那里，凝视着餐厅的窗户，直竖的手指托着下颏，皱着眉头，陷入深深的沉思。“不用了，阿尔弗雷德，”他心不在焉地回答道，眼睛紧盯着窗外黑夜的某种东西。“不用了，谢谢你，这就正好。”

阿尔弗雷德轻轻叹了口气，他职业的举止使他不轻易流露他的不快。韦恩少爷终究是一家之主啊。虽然韦恩的父母在很久以前就雇了阿尔弗雷德来

作男管家，但实际上自从韦恩夫妇去世后，是他一手把布鲁斯带大成人的。但这位上了年纪的英国正人君子中的正人君子，却始终保持一种得体的态度。

他自己也承认，不居功自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有几个人能处在他的地位，能像他一样从仆人。朋友、密友，到为蝙蝠侠提供第一手帮助的人呢？

阿尔弗雷德向餐桌走去，收拾那动也未动且已经凉了的饭菜。“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困扰着你呢？”

布鲁斯·韦恩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阿尔弗雷德认为这是一种默认。

“我认为你把它说出来，会缓和一下你的烦恼的。”

终于韦恩看着阿尔弗雷德说：“对不起，阿尔弗雷德，你刚才说了什么？”

“是的，少爷，”男仆耐心他说。“我问你是否该面对面地与猫女谈谈你们之间的问题。”

“猫女，”韦恩答道，“塞莉娜。我认为今晚没有人被杀死，我已经感激不尽了。想到她最近以谋杀作乐，我却死里逃生，已使我十分欣慰了。”

“她实在是非常伤脑筋的，是的，少爷。可是，凯尔小姐发起脾气来才会是个问题啊。”

“这个女人是疯子，阿尔弗雷德。”

“是的，少爷，”男管家干巴巴地应道。“我同意这样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穿着紧身衣，戴着面具，更深入静时在本市的屋顶上到处乱跑。”

韦恩对于阿尔弗雷德的回答好不容易才没笑起来。有时候，他认为他的老管家一定具有优秀的讽刺艺术。“考虑到观点，朋友，你却必须承认，我与塞莉娜在动机上存在。相当大的不同。”

“确实如此，少爷，实际上，就跟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

韦恩已经料到阿尔弗雷德的这种反应。幼年时他父母被行凶抢劫者杀死之后，这位老人与这个家庭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当他在黑夜中一瘸一拐地回家时，当他充当反抗邪恶的斗士与人恶斗一场后，只要他需要，这个老人就会在他身边，跟他说话或者给他以安慰。但是阿尔弗雷德·彭尼沃斯绝不同意他消磨夜晚的方式。他竭尽全力支持布鲁斯，在这位斗士受伤流血时，他会医治他的伤势，但是他怎能同意韦恩豁出命来一夜接一夜地进行这种行动呢？

除了憎恨那威胁他视同自己骨肉的这位年轻人生命的任何行动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即使他同意这种行为，阿尔弗雷德也不会说他同意，甚至在最恶毒的酷刑威胁下也是一样。因为这肯定会毁掉他所十分珍视的举止得体的信条。

“无论我有什么理由，猫女反正是个罪犯和杀人者，这就使我有权去制止她。”

“你可以这么说，少爷。虽然有些时候我实在纳闷……”阿尔弗雷德拖长声音不说了，他摇摇头，转身拿起盘子往屋外走。

“纳闷什么？”韦恩问道。

阿尔弗雷德背对着布鲁斯·韦恩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面对他的主人，关切的目光在他平常藏而不露的表情上显现出来。“关于凯尔小姐，少爷。在我看来，当你与她偶然相遇的时候，她对你的心的折磨像是超过了别

的敌人对你的折磨哩。”

“什么意思？”

“少爷，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愿意考虑检查跟猫女有关的你的感情情形。”

韦恩大笑，或者至少是用尽可能接近大笑的声音来回答阿尔弗雷德的话。“你在说什么呀，阿尔弗雷德？我会对那个正在干扰我工作的女人动感情吗？”

“我只是认为你有这种倾向……我是说，纠缠于凯尔小姐和她的行为。她的罪行是可恶的，这是肯定的，但仅此而已，比起小丑或双面人等其他人的行为来就更算不上什么了。”

“别犯傻啦，阿尔弗雷德。当她进行活动时我自然要想到她。但我想的是每一件我要打击的刑事犯罪行为。”

阿尔弗雷德点点头，他的脸部表情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要是你这样说，我也就无话好说了，少爷。”他说道，但是声音里有一种怀疑的表示。他不想对布鲁斯·韦恩隐瞒任何事。

“我确是这样看的，”韦恩宣称。但是他分明听出了老朋友的怀疑，而且这对他的困扰远远超过他所愿意承认的。但他已经累得不想争辩了，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考虑。

多半是关于猫女的。

“还有事吗，少爷？”阿尔弗雷德问。

“没有了，谢谢。”

“那么我去收拾厨房，然后就歇了。”

“晚安，阿尔弗雷德，”布鲁斯·韦恩轻声说道，将凝视的目光转向黑色的窗口。当阿尔弗雷德快要走出餐厅的时候，韦恩大声对他说：“阿尔弗雷德，在你睡觉之前，能给我弄点什么吃的好吗？”

阿尔弗雷德看一眼手中盘子里放冷了的食物，摇了摇头。“当然可以，少爷，”他答道，“我多傻啊，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猫类大部分是在夜间活动的，这种动物徘徊在丛林里，在黑暗中猎食。就像这猫的同名人一样，在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格特姆市的街道丛林之前，猫女很少出来捕食。在白天她感到很不舒服，认为阳光会过多地泄露她肉体 and 灵魂两方面的瑕疵与缺点。

但是夜晚也部分地使她困扰。在柔和的月光与明亮刺眼的街灯的照射下，她的一举一动都可预见。

这一回她要走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这种变化需要她在外形上作出许多让步。那件舒适的黑色皮衣显而易见地是太扎眼了。同样，她也不得不放弃以入室行窃的典型方式来达到目标的办法了。不过、在白天，大部分她要劫夺的目标都是可以公开地接近的。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走进敞开的大门，受到像主顾或观光客那样的热烈欢迎，然后想拿什么她就拿什么。这肯定不会有不可逾越的困难。

但是这显然与她的一贯作法大不一样。而且相比之下，肯定极为枯燥无味。

今天，在她事成之前，蝙蝠侠肯定不知道猫女要劫掠哪里。这一回他绝不可能正在那里等着她。

在凯恩街与鲁宾逊大街之间的第 47 大街上格特姆的珠宝市场大楼前

面，塞莉娜·凯尔平稳地从出租车的后门走了下来。这整个街区都是用来作高档珠宝买卖的，有门面的商店、拱廊下的商店以及沿街各高楼大厦里的几百个办公室，都是干这行的。这里，一宗 10 万美元的交易能够在街边成交，买卖金刚钻的双方舒舒服服地握握手，生意就做成了。第 47 大街，以经营珠宝买卖而闻名，要算是格特姆市寸土尺金的地段，但这里却与地产无关，而与商品交易大有关系。

这些商品使塞莉娜在这阳光明媚而欢快的星期四上午早早地来到了这里。

她付给司机车费，以对他妖媚地微笑作为对他服务的回报，使他快活地开车走了，然后她便走进了珠宝市场大厅。

她衣着入时，穿着黑色皮迷你短裙和墨绿色丝绸宽松短衫，一双绿色的轻便舞鞋，更加突出了她的颀长而漂亮的身材。她经过大厅办公桌旁的保安警卫身边朝电梯走去。她冲着那位穿制服的警卫极为妖媚地微笑着，将墨镜推到黑色的短发上面，露出令人目眩的翠绿色眼睛，使那警卫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看着她走来走去，他的头像是安在一个支点上左右转动，眼睛紧紧盯住那个高高的苗条身影，直到她走进另一个电梯，关上的电梯门隔开了这位绿眼睛美人为止。

她走后，他才想起来，他的工作是要她签名和填写去大楼内的目的地。

真是见鬼啦，他想。可能是某个富有的美人儿看上了一块大宝石，于是便骗她可怜的丈夫同意她买哩。

而她本人也许就价值连城。

他睡不着觉。

通常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要躺下睡几小时的白日觉。他不需要睡很长时间便能完全恢复体力，不过要睡得好才行。实际上，他睡觉的时候少而冥想的时候多。使自己处于一种出神的状态时，他的身心便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消除疲劳。多年以来，他已养成在书房里冥想各种各样事情的习惯，而这种体息方法的确不错，因为他不想把晚上的 8 小时浪费在呼呼大睡中。他的白天都忙于商务，晚上则忙于属于夜晚的事情。

他天生就是蝙蝠侠。

但是昨天晚上，他却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呼吸深沉而规律、完全不可能达到近乎出神的状态，此时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闪现他与猫女偶然相遇时的情景。

有关她的某件事情困扰着他，某件跟她无关的事却想不起来了。

他说过什么了。

对，就是：塞莉娜，你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出我之所料。

她不喜欢那样，她极力想对此付之一笑，但他说出这话后，他可以看到她眼睛里闪出震惊的眼神，他知道他击中了她的要害。塞莉娜向来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个强壮有力的对手，行为既残忍而又聪明。但是现在，由于他指出了她最大的缺陷，他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等于失策地向她挑战，而她却深信自己能击败他。

为了达到这一点，猫女一定会反常地行动。

这就是他试图在工作后找几小时休息时心里所产生的苦恼。

为了接受他的挑战，她会反常地行动！

那将意味着什么？幸运的是，她否认自己的行动能被料到，这就使她的

行动仍可预料出来。她会不得不放弃夜晚的行动。不再穿她那身服装。甚至一改她入室行窃的惯技。这样，猜她会干什么那就容易多了。

蝙蝠侠很难猜透的是她对猫为什么喜欢得着了迷。

她盗窃艾略特的《老波森实用养猫经》原稿是她对猫着迷的最好例子。为了使她摸不透，猫女首先会放弃她特有的犯罪行为。但是他认为她可能不会走得那么远；她也可能认为她没必要这样做。塞莉娜·凯尔绝不会洗手不干的，她的本性决定了她是与猫类紧密相联的。

这时，他记得在最近一期《宝石鉴赏周刊》上所读到的一篇文章。

于是，这就是为什么此时蝙蝠侠会蹲伏在直对珠宝市场的第47大街那幢大楼的第10层的屋沿上。

像喜鹊一样，猫女对发光发亮的东西，特别是价值很高的这类东西情有独钟。要是它们与猫有某种联系就更是如此了。她虽然讨厌把自己列入食腐尸的鸟类，但她却忍不住羡慕它们。

蝙蝠侠将袖珍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向下看着底下的街道，看见在珠宝市场前有个个人从出租车流里走了出来。

他冷冷地笑了笑，对能正确摸透猫女的天性感到甚为满意。天性对她的驱使，就像蜜蜂扑向蜂蜜，使她走向位于第10层楼的克里尼克珠宝行，这家珠宝店有一块加拿利产的猫眼钻石。

“是的，夫人，25克拉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刘易斯·克里尼克在展柜前附和着面前这位高个子女人。她正漫不经心地挑选放在丝绒托盘里的一对钻石耳环。他想这位顾客正急着花钱，但不能确定她想买哪一件就是了。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花费在这种女人身上，她们手里有太多的钱，并且有太多的时间去消磨。

但他不得不承认，像她那样美得摄人魂魄的女人屈指可数。

“当我读到它的时候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我就是拿不定主意。”她开始犹豫不决地将一个钻石坠耳环戴在一只耳垂上，并且在柜台上的镜子里审视效果。

“是吗，夫人？”克里尼克先生询问道。但是他当然知道接着而来的事。自从两个星期前摆出了这对耳环后，这一直是最为常见的情形。

她将眼睛从自己的映像转向年长的克里尼克先生的脸，“很好，”她呼了口气，挨他更近了。在她呼出的气息中，他闻到一阵淡淡的牛奶味。“我知道这可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但是我是多么想亲眼看看那块加拿利猫眼钻石啊。就是说，假如容许看的话。”她眼巴巴地望着他。

“我相信你也知道，那块猫眼钻石是块非常贵重的宝石，”他说。“25克拉，是迄今为止最力完美的加拿利钻石之一，因此也是最昂贵的。保险规则要求我们把它锁在保险库里，除非为了出卖才能展示它。小姐——对不起，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芳名呢，夫人。”

那女人不置可否地挥挥手，笑着说：“呃，是的，我没告诉你。在这条街上我总是避免这样做的。我发现，在协商过程中，假如我的身份不公开，我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

克里尼克的头侧向一边，现在有些东西比她的美貌更能激起他的兴趣。

“那么，嗯，为什么会那样呢，夫人？”

“因为我的丈夫，当然，”她说，“罗杰·麦克道格拉斯。”

克里尼克惊得气都喘不过来。罗杰·麦克道格拉斯是全国最富的富翁之

一，拥有国家最大的私人传媒集团企业，以厌恶任何传媒暴露他自己或他的家庭而闻名。因此他的名字虽众所周知，但他的长相以及直系亲属的长相，实际上却不为人所知。克里尼克知道麦克道格拉斯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并听说她是个十足的美人。

因此，就像有些人集邮那样，她喜欢搜集积攒许多世界上最大的宝石。

“啊，麦克道格拉斯夫人，”他说，激动得他几乎是结结巴巴他说出她的名字的。他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晕乎乎的。“我……当然，我很荣幸向你展示加拿利猫眼钻石，请，请随我来。”

克里尼克打了个响指向他妻子示意。她在展厅的那一头热心地招呼她的顾客，这时便朝这边望了望。“德博拉，”他说，“我准备进保险库去拿些珠宝给麦克道格拉斯夫人看。”

克里尼克太太扬起眉毛看着她的丈夫。他眉飞色舞地带领那个女人向办公室后面的房间走去，保险库就在那儿。

蝙蝠侠从他的百宝带上取下那支压缩空气枪。现在，猫女将会在楼上，向保险库和加拿利猫眼钻石走去。当她拿到钻石时，他将出现在那里，当场抓住她。这样做由于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也不算践踏宪法所赋予她的权利，因而她在法庭上便无法获得无罪释放的处置。

这一回他一定能逮住她。这是她最后一次在格特姆市从事犯罪的勾当啦。

从百宝带上的袋子里，蝙蝠侠取出一个小圆筒，将它装进压缩空气枪的枪管中。圆筒与一条结实的细尼龙绳的末端相联。然后他瞄准并扣了一下扳机。随着噗的一声响，圆筒从枪里射出，穿过宽宽的第47大街，打在了克里尼克办公室外走廊处窗户的混凝土上。击中目标后、圆筒的头炸开，使它的一根坚硬的长钉牢牢地钉在了墙上。

蝙蝠侠用力拽了拽尼龙绳，确信绳子已牢牢地钉在了对面的墙上后，便把它拉紧并且把一端绑在他身旁的旗杆上。在他的披风底下百宝带的后部，有一对小把手，中间有个带槽的滑轮，把滑轮安在绳上后便一切准备停当。

用戴手套的双手抓牢绳索两边的把手后，黑衣骑士从屋沿处向外一跃，冲向街道的上空，迅速滑过这空间，披风在他身后像蝙蝠的翅膀那样鼓了起来。

塞莉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块闪闪发光的猫眼钻石。它就躺在她面前克里尼克手中端着的衬着迷人的黑天鹅绒的盘子里。

他们正站在这家珠宝店后面房间里的橱式保险柜外面。一名带枪的私人保安警卫正站在距他们十几步外的地方。他们周围是盛着几千件珍贵宝石的几十个抽屉，但是没有一件可以比得上加拿利猫眼钻石的价值或它那无与伦比的美。

“这太美了，是不是，麦克道格拉斯夫人？”出于对钻石的崇拜和敬畏，刘易斯·克里尼克轻声说道。

“是的，”她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嘶嘶声回答道。她难以将眼睛从那块椭圆形的黄色大宝石上挪开。

“黄色，因而称为金丝雀色的钻石是非常罕见的，这你知道。特别是这种大小和质地的钻石。”他说道，“这块钻石来自南非的金伯利钻石矿，是189—年挖到的。第二年，一位伦敦商人马克斯·卡茨买走，送给他妻子作为生日礼物。他将它从原始形状切割成现在的25克拉椭圆形，于189—年3月

30日送给了卡茨太太。

“这块宝石保留在那家直到6年前卡茨的女儿卖了它。自然啦，它经过不少人转手，直到上个月才刚刚落到我自己手里。”

“它真是引人入胜，”塞莉娜·凯尔喘了口气，“我好像读到过，它的价值超过125万美元哩，对吧？”

克里尼克先生谦逊地微笑着。“就其本身来说，这种质地的黄色钻石大致要卖到5万美金一克拉，加上它的历史和出处，这块猫眼黄钻石是远远超过这个价钱的。”

猫女向那钻石伸出手去，又停了下来，她的手在那块大钻石的上方摆动，询问般地望着那珠宝商。“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夫人，”他平静他说。在他们身后，那个保安警卫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这位高个子的贵夫人。他并不觉得她对他有什么威胁，他是花很多钱雇来看守克里尼克的财产的。此外，在这个年代和这种时候，你绝不能过分相信任何人，多么小心谨慎也不为过。

她用两只手指夹起那块钻石，小心翼翼地托着它，好像它不是一块最坚实的宝石而是一个易碎的鸡蛋壳似的。她慢慢地举起它到与眼睛相平，转动它，好让它那多棱面的表面反射头顶上射来的灯光。它闪闪发光就像是一簇凝固的火焰。

美极了！

“是的，”塞莉娜说，“是的，我要了，克里尼克先生。”

克里尼克的心开始怦怦作响，好像胸膛里有个机器锤在敲。“嗯，太好了，麦克道格拉斯夫人。请移贵步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去，我们……我们可以谈谈价钱并且塞莉娜将带着钻石般闪烁反光的眼睛转向这个老珠宝商。

“不必了，克里尼克先生，我恐怕你还没有弄明白。”“我……不明白？”他含混地问道。

“我说我要了，而我的意思确实如此！”

她把那钻石摸在拳头里，一边大笑着一边用另一只手猛地打开肩上挎着的钱包。在她这样做时，一阵灰色的浓烟从钱包里喷了出来，迅速扩散充满这个小房间。警卫感到透不过气来，伸手取枪，但他还来不及打开枪套，便闻到了那灰气的气味，觉得鼻子火辣辣地疼，而且还又粘又臭。

他听到噗的一声，左轮手枪从他麻木的指间掉了下来。

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不如坚硬的钢枪落地声那么响亮，那是他自己的身体摔倒在地上的声音。当克里尼克的身体倒地时，他已失去知觉，只有塞莉娜的大笑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谢谢你，克里尼克先生，”她对在她脚旁整个缩成一堆的中年男子说，“我看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吧。”

在她依然大笑不止时，她鼻孔中的小型过滤器使她周围有害的毒气对她一点不起作用。塞莉娜跨过克里尼克依然蜷作一团的身体，带着手中因刚才紧握而变得温热的猫眼黄钻石快步走出那个房间。

在主要展厅里，她一边关上通往后面房间的门，一边向里面喊道：“谢谢你，克里尼克先生，今天下午我再来接洽，现在再见了。”

克里尼克太太好奇地望着这个女人，当她大步走过展厅时，她微笑着，并且挥手告别。她的丈夫似乎对麦克道格拉斯夫人这位可能成交的顾客显得过于兴奋，因此不像他平日那样，竟让这么一位有钱的顾客离去而不加以相

送。但是在这方面她必须要相信她丈夫的判断，所以，当那女人打开大门离开那间珠宝店时，她也向那女人挥挥手，并且祝她上午愉快。

在走廊里，那位披披风的斗士正站在那里等着她哩。

“上哪儿去，塞莉娜？”蝙蝠侠问道。

塞莉娜着实大吃一惊，好一会儿差点没瘫倒在地。“蝙蝠侠！”她发出嘶嘶声，“你怎么……？”

“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说，“我的意思是，真的，塞莉娜……那块猫眼黄钻石。即使你本性改变百分之九十，只要你试图作案，那我仍然可以预料你会干什么的。”在她能够充分恢复常态时，蝙蝠侠已一边说一边迅速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腕用力地一捏。这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使她的拳头松了开来，而那块黄色的大宝石便从她手里掉了下来。

塞莉娜愤怒而痛苦地尖声大叫。

猫女扑向蝙蝠侠，用她的另一只手缩成一个爪子，染红的指甲戳向蝙蝠侠裸露的面颊。蝙蝠侠扭身侧向一边，使她爪形的手指失去了目标。他突然出其不意地放开她那只手，结果使得用力挣脱手腕的她跌跌绊绊地往后退去。

猫女的背部撞在墙上，但是她用它作为一块弹板将自己猛力弹出去，喉咙里低沉地吼叫着，重新向蝙蝠侠扑了过去。黑衣骑士正等着她哩，他又一次避开她的猛扑，顺势借助她自己的冲力继续推了她一把，使她砰地撞到了对面的墙上。

她被撞得眼冒金星，但是她摇摇头转了个身，同时踢掉了她的高跟鞋。当他向她接近时，她与蝙蝠侠面对着面。他戴着蓝色护腕套的两手向她伸来。她两臂向上一扬，前臂格开了他的双腕，打开了他的中门。她低下头来，对准他肌肉起伏的腹部像攻城锤一样撞了过去。

当她撞中了他时，猫女感到他的内脏在颤动，听到他吃惊的呻吟，及从他肺里猛一下呼出的气。她向上伸手，用双手裹住他的前臂和肘，从他下面迈进一步，猛力拧扭他的手臂、同时出腿在他的两脚之间猛然一扫。

蝙蝠侠又呻吟了一声，甚至当他感到他的左臂脱臼时，他还听到了肌肉的撕裂声。当塞莉娜的腿猛踢他膝盖后面时，他的腿便曲了起来。

他摔倒了，身体一侧重重地压在那钻石上。当钻石的尖棱戳进他的肋骨时，他忍不住疼痛地喘息着。他打了个滚，企图重新站起来，但是当他背向她时，猫女那硬而平脚面打在了他的下巴上，打得他头向后仰。

蝙蝠侠两眼变得模糊起来，他勉强听得见光脚走在铺有漆布的地板上的响声，这响声逐渐消失在远处。肩关节错位的剧痛使他耳朵嗡嗡作响，很快便盖过了她的脚步声。稍后，他断定，他刚才一定是疼得昏过去了，因为当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猫女已经跑掉了，只留下她那香水的淡淡花香。

那块猫眼黄钻石也不翼而飞了。

那该死的钻石！

塞莉娜在她的起居室内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踱步，用低沉的咆哮声喊出她心中的不快。她刚一进门，就像死了亲人似地嚎陶大哭着将她的皮包扔到地上，她屋里的那些猫一只也看不见，全都在她大发脾气时躲开了。她应该失去那块钻石。这都是因她爱虚荣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她已经踏上了正确的道路，踏上了改变和阻止蝙蝠侠事先料及她行动的

道路了。但是她走得不够远。她的自我压倒了她的理智，而她错误的行动结果是与蝙蝠侠恶斗了一场。

塞莉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她的猫女本身的每一种特征，唯独没有放弃那独一无二的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

那块猫眼黄钻石，天呀！

只要你作案，那你的行动便不出我之所料。蝙蝠侠说过，他在嘲笑她。

但他是对的，这该死的。在像格特姆这样到处是财富的大城市里所有值得弄到手的宝物中，她只在极少的当中取了一件，以此作为把蝙蝠侠吸引到自己身边的引诱物。她是故意这样做的。她已想好了其他所有的措施，足以使蝙蝠侠找不到她的踪迹。

不过更令人恼怒的是蝙蝠侠却很好地适应了她思考问题的方式。她以前不是总在夜里出击吗？她不是老是穿着猫装行动吗？她的方法不就是总是入室行窃吗？

然而当她第一次决定改变这种作法时，他却又恰好正在那里！

她能理解他确定猫眼黄钻石是某种会吸引她前去行窃的东西。但她却无从搞清楚他怎么就知道她会去盗窃它呢！

她是不是不知怎么回事地自我暴露了呢？

她唯一能想起的一件事就是当她听到蝙蝠侠说他能预料她的行动时，所作出的反应。虽然塞莉娜本以为自己掩饰得足够地好，但她却显然有某种疏忽。

而蝙蝠侠，亲爱的蝙蝠侠，却对她了如指掌，他会发现她的疏忽并加以利用。

正是这样。

把她的疏忽变成对他有利的东西。尽管她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但她还是对他的出现作出了很好的反应。她制服住了自己的震惊，制服了蝙蝠侠，轻而易举地逃跑了。

当然，她不能完全否认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因她料到他会来而能对付他。塞莉娜不得不考虑，那使她如此长久地按她的猫科特征行事的同样下意识，也是再次造成她不加以改变这种习惯的原因，她是想去吸引蝙蝠侠吗？

尽管她想加以否认，但却不可能立即赶跑这种想法。

但有一个原因，使她能够证明，她不是不可救药和不合情理地被她最大的敌人所吸引。

这个原因就是，她不能一了百了地对她那些猫加以抛弃。

“她正准备采取下一个步骤，”蝙蝠侠喃喃自语，这时他单独呆在格特姆市郊外布鲁斯·韦恩宅邪地下室深处的黑洞里。

阿尔弗雷德拿着一个鸡毛掸子在一架计算机上轻拂，几码之外坐着蝙蝠侠，没戴面具，露出布鲁斯·韦恩特有的沉思面容。阿尔弗雷德转身回答他的低语。“对不起，少爷，你肩膀又疼起来了吗？”

韦恩摇了摇头，“好了，阿尔弗雷德，你用你平常最好的手艺治好了它。”

“上帝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呀。”阿尔弗雷德无奈地耸耸肩，“据我统计，这是第23次我不得不治疗你那同一个肩膀了。你应该好好考虑，选择外科手术来永久性地治好你肩膀的这个问题。这可是你的医生建议的。这件事你已经拖了有两年之久了吧？”

“等什么时候再说吧，阿尔弗雷德。到那时我会腾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开

刀治疗的。”

“我明白啦，少爷，”阿尔弗雷德不赞成他说，“也就是说，你要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才去开刀。”

“差不多是这样。”

“那么我是否可以假定你那低声抱怨是冲着凯尔小姐的呢？”

韦恩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我觉得，”他慢慢他说，“假如她想摆脱我的跟踪，那她会认识到她必须完全戒掉她那恶习才行。”

“我倒觉得，你那位穿猫装的敌手从心理上就不会那么办。”管家敏锐地指出。

“是不可能。塞莉娜长期生活在她的成见之中，我不认为她能够抛弃它。考虑到我所了解的她的过去，她需要保留某种东西，以证明她是心智正常的。她必须与猫类独立的天性认同，为的是证明她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是她年轻时污辱过她的男人们。要说有按天性生活的人的话，那就是塞莉娜·凯尔。”

“唔，是的，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少爷。那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韦恩站起来，大步穿过蝙蝠洞来到阿尔弗雷德正在打扫卫生的计算机控制台前。“这给预料增加了些麻烦。”

“啊，是的，我明白了，”当韦恩接通计算机的开关时，阿尔弗雷德点了点头。“凯尔小姐将会设法打破她的习惯，作一次她觉得与猫科动物无关的案。但你认为她不可能作如此出人意料的的选择，姑且不论其动机如何。”

“的确是这样，”韦恩开始轻敲计算机的键盘，“如我所说，她是个按习惯行事的人，而她的习惯将使她万变不离其宗。”

阿尔弗雷德望着他，当时他在存取计算机的数据。不一会儿，阿尔弗雷德知道，主人布鲁斯少爷将全神贯注于这流动的电子信息，从中找出某一含糊其词的事实，某些以前显然忽略了的讯息，这些信息将会指出他最终逮住猫女的方法。

“太好了，少爷。当你使格特姆市变得安全，好使正直的市民无挂无碍地走在大街上时，我将上楼去把宅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韦恩点点头但没有在听，他的目光定在了计算机的屏幕上。

“这是件脏活儿，”阿尔弗雷德叹息着，拿着鸡毛掸子往电梯走去，“但总得有人去干啊。”他转头看了韦恩最后一眼。韦恩此时看着计算机荧屏，早把外面的世界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时电梯的门也缓缓地关上了。

“即使没人去打扫，也没有人会注意的……”

她花了5天的时间来作这个计划。

整整5天，她搜索报纸和黑社会的犯罪资料，5天以来从每一个角度观察这项工作，对那些最小的，看来是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都深入考虑了，因为她必须百分之百地有把握。这个案件必须在任何方法、形状、形式上，均与猫没有任何联系。

这件计划中的工作将不是猫女而是塞莉娜·凯尔干的。

这件计划中的工作将使她摆脱对猫的迷恋，摆脱她对蝙蝠侠的迷恋！

裹在一件紧身、柔滑的白色晚礼服里，她那细长优雅的脖子被一条精致的金项链衬得格外明显，她的耳垂和手腕上戴着许多金子和钻石，塞莉娜舒服地靠在将要驶往韦廷顿庄园的豪华轿车的后座上。格特姆市郊外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庄园，建立在50英亩树木繁茂的土地上，是全城最古老，最富有的

家族的住处。惠廷顿在 17 世纪末就从英国搬到这块新大陆来了，原先就很富的他，先在制造业后又在铁路工业方面赚了许许多多的钱。

如今，伊沃·惠廷顿 7 世控制着一个巨大的金融帝国，而他的妻子阿丽丝，是个以关心慈善事业而闻名于世的人。就是这种善举，今天晚上使塞莉娜·凯尔成了惠廷顿庄园 300 个客人中的一个。其实，这是为格特姆市现代艺术博物馆募集资金。被邀请的客人都是格特姆市上流社会的佼佼者，他们将会慷慨解囊，估计能募集 300 万美金，来人博物馆建一座新的侧楼。

但是，使塞莉娜·凯尔感兴趣的不是现金，而是惠廷顿本人收藏的现代艺术品。它们经常是分散的，被借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博物馆去展出。现在，在被运到格特姆市展览之前，它们又重新展出在募捐会上。

这些画里没有一张画有猫，想到这里，塞莉娜不禁满意地微笑起来。

她的目标是一幅特殊的画，是惠廷顿新近刚刚买来的，今晚将首次被陈列出来。这一作品，是 75 岁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冯·沃尔夫题为《躺在林间空地》的作品，价值 1200 万美金。冯·沃尔夫被认为是德国表现主义画派中的真正天才之一，但是他因反纳粹的立场使他的大部分作品遭到当局的毁坏，他自己也死在了纳粹集中营里。直到《躺在林间空地》两年前被发现于一个奥地利收藏者的库房以前，只有 3 幅冯·沃尔夫大的画为人所知。

那辆豪华轿车刹住车，停在惠廷顿庄园灯火辉煌的入口处。一个穿侍从制服的管家走上前打开车门，伸出手去帮助塞莉娜下车。

“您的请柬，夫人？”这仆人询问道。

塞莉娜从她的晚礼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相制版的请柬，这是她昨天晚上从生产它们的印刷商的办公室里偷来的。管家满意地深深一鞠躬，于是塞莉娜经过他，走进宅邸雅致的门厅。站在大门两边和单独站在门厅里的是些高大殷勤、穿礼服的仆人，但她能察觉到他们礼服底下凸起的枪。

当然是保安警卫。由于来宾们脖子上、手腕上戴着值钱的珠宝，以及屋子里价值千百万美元的艺术品，安全保卫必然是严密的。

塞莉娜没有不安。

她穿过门厅里的那群宾客，进入主厅，从路过的侍从那里接过一杯香槟酒。她一点儿也不着急。她要利用她的时间，再一次检查这所房子的布局，以确定她逃跑的路线是可行的。假如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她将带着那幅《躺在林间空地》的画在窃案被发现之前逃之夭夭。

塞莉娜漫步走进舞厅，她的眼睛扫过人群，辨出保安警卫的位置，猜测周围这群男男女女中哪些是便衣侦探。

“我能为您换一杯新的吗？”

塞莉娜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不过她不屑转身回答，而是喝干了杯中的香槟，将它递给侍者并且换了一满杯。“谢谢，”她说道。

“别客气，”他说，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杯子伸到她面前碰杯敬酒。“祝您健康。”

塞莉娜这才转过身来。她刚才要么是与一个十分冒失的侍从打交道，要么此人是……一位高个子、黑头发、像希腊神那样英俊且下巴凹陷的陌生人，他穿的那件燕尾服要比许多人买一辆汽车所花的钱还要多。

他对她微笑，笔挺的鼻子下面露出雪白的牙齿。“对不起，”他用深沉的男中音说，“我让你受惊了。”

塞莉娜眨了眨眼，“嗯，没有，”她说，“没关系。”她没有被吓着，

那是真的，但是她突然感到……不对头。使人不舒服的热情，她记不起上一次是个什么男人曾使她有这种感觉的。

“很好，”他说，“那么，你是惠廷顿的朋友还是一位艺术的庇护人呢？”

不，那不是真的。只有过一个男人曾使她有这种感觉。

“是庇护人，”她说，呷了一口香槟，从她的杯子上方看了看这个人。

“那你自己呢？”

“噢，”他说，用手在他们之间挥了挥，“两者都沾点边儿。”他向她伸出那只空手说：“我叫布鲁斯·韦恩。”

当她握住他的手时，塞莉娜扬起了眉毛。“是韦恩企业和韦恩基金会的那位布鲁斯·韦恩？”

“过奖过奖。你是……？”

“米切尔，”她说，“雷娜·米切尔。”

“很高兴见到你，雷娜·米切尔，”他握住她的手热情地说。

“我们……”塞莉娜眯起眼睛凝视着他开口说道，“我们以前见过面吗？韦恩先生。”

布鲁斯·韦恩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请叫我布鲁斯好了。假如我们见过面，我想你会记得的。我知道我也会记得的，这就意味着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奇怪，”塞莉娜说，“你似乎有点……眼熟。”

“我认为你眼熟才对，”布鲁斯耸耸肩，假作无可奈何他说。“眼熟得很。”

塞莉娜甩开缠往她的奇怪感觉，让自己发出一阵真正爽朗的笑声。“布鲁斯，像你这种身份的男人到底不多啊。”

“多得很，多得很，”他说道，显然对这个话题厌烦起来。“我算什么呢，雷娜。”

她盯住他的眼睛，搜索着。在那一汪黑色的深水里有某种东西，某种谨慎地掩饰起来的的东西。这位英俊的高个子百万富翁不轻易在世人面前露面，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她想到了蝙蝠侠。

“噢，不对，布鲁斯·韦恩先生，”她开玩笑他说，“你不是在用你那令人讨厌的花花公子的外表来愚弄我吧？”

“外表？”

她点点头，呷了几口香槟，“像你这样成功的男人是不会像你使我相信的那样肤浅，像你在鸡尾酒会上喋喋不休他说些无聊的话的。”

韦恩假装在考虑这句话，然后说道：“你是认为我可能是那类白痴式的圣人吧？一个商界的的天才，但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却一无是处吗？”

塞莉娜大笑起来，几乎被他这句话迷住了，然后喝干了杯中的酒。“不是的，韦恩先生，我确信不是那样。”然后，她把杯子递给了那位吃惊的百万富翁，转身离开他走进了人群中。

布鲁斯·韦恩始终微笑着直到她走开。他可能并没有愚弄她。

但是后来，不论是雷娜·米切尔，还是塞莉娜·凯尔，还是猫女，也没有愚弄他。

冯·沃尔夫的画挂在楼上一间上了锁的，没有窗户的内室里。进入这个房间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门口，门外走廊上有两名穿制服的武装保安警卫，第三个则在房间里：那幅画呆在一起。所有这三个人，以及楼下的便衣保安

员，将把这幅画护送到楼下，在那里展出大约 1 小时。

塞莉娜在走上旋转楼梯的时候察看了一下她的手表，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杯香槟。时间有富裕。那个早早把她送到这儿的“司机”正躲在房子后部客房的一个窗户底下的灌木丛里等着。

她上楼时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的计划甚为简单，而最困难的部分是她的某种表演。不过猫女是不对！

她不是猫女，今晚不是，干这活儿时不是。她是塞莉娜·凯尔，就是这样。她必须将猫女和所有她的诡计放在一边，像塞莉娜思考那样去思考。

她提醒她自己所制定好了的计划。是她行动的时候当她到达楼梯顶部时，塞莉娜从玻璃杯里倒了点香槟在她礼服的前面，并且迅速地弄乱头发。她让自己像收不住脚步那样在她的高跟鞋上不平稳地摇晃着，踉跄地走在二楼通道的地毯上，装成一个喝醉了的交际花的样子。她转过了走道的拐弯处，看到放有冯·沃尔夫画的那间房间门口有两个警卫。她大声不成调地哼唱起来，一脸傻笑。

靠她最近的那个警卫，是个面部迟钝、白肤金发的高个子、当她走近他身边时便从他门边的位置走到她身边。“对不起，小姐，这里你可不许上来。”他说道。

“啧啧，啧啧，”她格格傻笑着含糊他说，“我是一只可怜的小羊羔，在找羊羔的房子。”

“化妆室在楼下哩。”另一个警卫说。

塞莉娜停下来，轻微地摇摆着。“里面有人，”她庄重他说。她格格地笑着，指着她衣服上香槟的湿污迹。“我要……要洗一下。”然后，她沉下脸，皱着眉。“你……知道假如香……香……香槟，你……知道假如洒上了香槟该怎么办吗？”她结结巴巴地蹦出这几个字并且放声大笑。

“我不知道，小姐。”那个金头发的说。

塞莉娜停留在那扇门和警卫的正前方，对那两个男人微笑。“你知道，”她故意拍拍金头发的胳膊说：“你真善良……真……俊。”

她打了个嚏喷，这使她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保安警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很好笑却又尽力保持着一种职业的姿势。“噢，上帝啊，我都发臭了，”她说，突然打开了她的钱包。“你们会认为我脏得有点像猪。”

“不，夫人，”第二个警卫露齿而笑。“你只是多喝了一点。”

塞莉娜从包里拿出一个喷气管，把玻璃杯往金头发的手里一塞。“拿着，”她叽叽咕咕他说，打开管子的盖子，将它举到脸的高度，压了压喷气球。

雾气嘶嘶地从管子的另一头喷了出来，直接喷在了那两个开心的保安警卫的脸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伤了他们。当他们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时，他们的眼睛立刻就合上了。

将两个小过滤器塞进她鼻孔后，塞莉娜跪在锁着的门前，把管子的一端伸进门下的缝隙里，再一次挤了挤喷气球，把里面的药水扫光。这毒气将在 30 秒钟内弥漫充斥整个房间。那个与画一同锁在里面的警卫将在这之前就失去知觉。

把空管子放回手袋，她又掏出一根长长的、顶端有个钩子的金属线，拧了一下门锁。这门毫无疑问是从里面锁上的，但考虑到这是一道向内开的门，这道锁只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安全。塞莉娜的技术能够比从不省人事的警卫身上找出钥匙来开门还要快。

15 秒钟以后，一拧门把，那里发出低沉的卡嗒一声，门锁被打开了。她一边迅速地从手袋里掏出一个防尘纸面具，用它的松紧带将它箍在她的鼻子和嘴的上面，一边快速地扫视一眼她的周围，然后推开门，溜进房间去窃取她所要的东西。

但是里面站着的却是蝙蝠侠！

“找什么东西吗？塞莉娜。”他站在屋子中央问道，他的声音被他的嘴和鼻子上的小型氧气面具蒙得发闷。

塞莉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站在门口盯住他，睁大眼睛，脑子里立刻闪出了各种问题。

“那幅画不在这里，”蝙蝠侠告诉她。“我再次算出这是你打算攻击的目标，我让警察局说服惠廷顿，将那里所有的艺术品全都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

“但是……怎么送的？”塞莉娜说，她的嗓音嘶哑，“我费了这么大力气……却什么也没有……根本骗不过你。”

她透过他那透明的保护面罩看到了他的微笑。“我想，我比你更加了解你，塞莉娜。我即使闭着眼睛也不会把这搞错。”

“不对，”她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从每一个角度检查了这次行动，惠廷顿的画没有一只猫。那位艺术家的名称是冯·沃尔夫……沃尔夫，与狼同音，可那是犬类，不属猫科！”

“我知道你在寻找一个与猫科没有任何关联的目标，不过我也知道你的潜意识会使你暴露出来。”蝙蝠侠竖起两根手指，“的确是这样，我以惠廷顿的名字和惠廷顿太太的名字担保。”

“她的名字……不是阿丽丝？”

“那是她的绰号，”蝙蝠侠说，“在他们的社交圈中众所周知的，是她丈夫提到她时，总是用她在女生联谊会中所用的名字——猫咪——来称呼她。”

塞莉娜眨眨眼睛，大吃一惊。“猫咪？我……我不知道……”

“然后还有惠廷顿自己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英国传说中迪克·惠廷顿的那只猫，理查德·惠廷顿是塞莉娜结束了他的思索，她发出了迟钝而单调的声音。“——一个穷苦的男孩，他来到伦敦，在那儿发了横财，据说他的猫被巴巴里国王花一大笔钱买走，去消灭传播鼠疫的老鼠。在 1400 年初，他第三次当上伦敦市长。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我知道每一件……有关猫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将这个名字与……联系起来。”

“你可以不按你的习性行事，塞莉娜，但是你却掩饰不了它。”蝙蝠侠轻轻他说。

她死死地看着他。“可是我尽力了。我真的认为我能

蝙蝠侠耸了耸肩。“甚至连你准备去偷的那幅画的名字也点出了你的方向。”

“我不……噢，是的。我明白了，（躺在林间空地），‘躺’说快了，去掉那个字母‘g’…就成了林中之狮啦。”

塞莉娜·凯尔，即猫女，开始大笑，歇斯底里。失去控制地大笑，接着便扑向蝙蝠侠。她扑到他的身上，来回摇摆，在他能够甩开她以前用指甲挠他的脸。当她被摔到地板上，打了个滚接着一个鱼跃重新站了起来时，她仍然在哈哈大笑。在她跑出房门时，蝙蝠侠向她追了过去，朝着她上来的楼梯

追赶她。

然而，等在楼梯底下的，是几个穿制服的格特姆市的警察。

她嘶嘶地叫着公然反抗，没有停下脚来，按着扶手从楼梯中间跳了下来，落在了休息室中的一把长沙发上。客人们已经离开了这一地区，所以在她与门之间没有别人。

但有许多警察。

她大笑着，猛冲进他们中间，凶狠地用爪子、拳头和脚乱挥乱踢，把挡住她去路的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她知道蝙蝠侠就在她后面。她担心的不是警察，而是担心自己现在与蝙蝠侠较量时不能取胜。

她不能相信任何与这位穿披风的斗士有关的任何事情。那个男人对她的了解，比她对自己的认识还要多。那个男人能够击败她，假如不是在体质上，那便是在情感上。她一直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情感上战胜他，这些年支撑她的就是这种信念。

蝙蝠侠了解的却大为不同。

他了解她的思想活动，甚至知道她自己的努力最终将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

没有弄明白她是怎样到达那里的，塞莉娜·凯尔发现自己已经跑进了惠廷顿庄园周围的树林边缘。现在蝙蝠侠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啦。她知道在树林的黑暗中能容易地摆脱他。

但她并没有从她的脑子里摆脱他，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

从惠廷顿庄园跑回家以后，塞莉娜睡了大约 24 小时的觉。这件事使她精疲力竭。在她刚才所作的梦里，她看见蝙蝠侠在追她，无论她怎样躲和藏，他还是追上了她。

后来，他制服了她，而她也自愿接受他的制服。

她从最后一个梦中醒来，出了一身汗，心怦怦直跳。但没有害怕，不，没有那种情形。因为上个星期的事件，再加上她的梦，最终使塞莉娜信服的，是一些她确信自己一直知道但直到现在还不肯承认的事情。

不管是好是坏，蝙蝠侠已走进她的心里。在她的思想里，第二次猜中了她的心思。但同时在她的心里，它们两个古怪地处于爱和恨之中，这至少使她得到了一种不正常但却又甜蜜的惊喜，得到了一种两人相遇时的温暖，得到了在睡眠中不断地作的甜蜜的梦。

当然，她不能当蝙蝠侠的代言人，然而无论她在哪里作案，他就会在那里，就在她的后面。既然他如此接近她，既然他与她的行动如此合拍，他怎么不会有她那样的所感呢？当然了，虽然明摆着，但他也是不会向自己承认这一点的。因为假如他们的思想是如此合拍的话、那么他们的心又会离得多远呢？

塞莉娜叹息着，感到温暖和出奇地满足，然后便十分舒适地，姿态很美地躺在她的沙发上。

她的目光落到一份散落在她身边的日报上。那是格特姆日报的生活时尚栏目，它的标题是关于罕见的东方翡翠玉猫雕像的展品将在格特姆市商业区的施瓦茨画廊展出的消息，是这则消息吸引住了她的目光。

她想，蝙蝠侠也会忍不住关注这件事的。

“太好了，”她对满足地依偎在她腿上的曼克斯猫说道，同时开始发出猫咪满足时的低叫声。

## 歌剧院的骑士

杰夫·罗文著

这是一个初冬的夜晚，寒风阵阵，眼看一场大雪就要来临，但她却倍感神清气爽。

她在格特姆市区中心地带富人聚居区的屋顶上飞快地奔跑着。这一带的建筑多是用褐色砂石修造的楼房和建于二战以前的公寓。她情绪高昂，因为又能再次验证，只要她需要，她所要干的事就能够给她带来欢乐和刺激。她打算在歌剧院旁边的小巷里改头换面，换上那件藏在双肩背包里的晚礼服。她要用这件晚礼服向剧院里的男士们表明：她，的确属于这里！而他们绝不应该只敬衣冠不敬人。

“但我现在正穿在身上的这身衣服则属于例外！”她自己偷偷地笑了起来。

是的，这两套衣服截然不同！现在正穿着的这身衣服不仅非常适合她，而且还能使她释放出无穷的威力和闪电般的速度。那威力使老虎也会惧怕；那速度使猎豹也会退避。这身衣服同时又能保证她行踪诡秘、神出鬼没，像黑豹和所有的猫科动物——无论是家猫还是野猫——一样，能在大自然的深山远水之间，或是人类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丛林之中生存下来。

这套衣服就是猫女的灰色紧身衣！

这是一件珍贵的遗物，用松木制成。它的根部发黑，那是由于它曾常年不断地被它的那些高贵的主人用手握拿所致。它从上到下布满了细细的裂纹，曾不时地在这架或那架乐谱架上轻扣，或重重地敲击。

歌剧院的前厅里，正聚集着近百位观众。他们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警卫，他正从前厅中央的一个玻璃展柜里慢慢捧出这支高贵的指挥棒，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装饰华美的小金盒子里。前厅的屋顶悬挂着一只巨大的蜡烛吊灯，映照得这只装金饰银的盒子熠熠生辉，然后又将露珠般的金色光芒洒在周围的这些既是观众又是赞助人的身上；洒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洒在环绕前厅摆放的众多音乐家的卡身雕像上。

约翰·泰勒紧盯着警卫捧着指挥棒走向通往悔斯特罗·拉杜尔塞休息室的楼梯口。当他在那里消失之后，泰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向身边站着的一对女士和男士。他们可真是漂亮出众，地设天造的一对。女的穿一身白，修长的身材透露出无限的青春，她正用胳膊挽着身旁这位高大伟岸的男士。

“对那家伙我真是眼不见心不烦！”泰勒说道，用手梳弄着满头银发。“你们能相信吗？我每小时得付给这样一个警卫 150 美元！而我那些音乐家可挣不了这么多！”

布鲁斯·韦恩笑容可掬地看着面前的这位歌剧院董事会主席。“可别低估了这些和平的保卫者。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哩。”

“当然，你说得对！但这很令人丧气！”

“在哪些方面？”辛迪·梅丽特开口问道，她的声音同她这个人一样的美妙。她喘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就像我们大家的忧虑一样吗？”

韦恩捏了捏她的手，向梅根·拉杜尔塞露出微笑。梅根是指挥家老梅斯特罗·克利福德·拉杜尔塞的女儿，刚才同她母亲温迪一道上楼去了。这母女俩盛装照人，正从休息室里出来，走下楼梯。

泰勒此时又说话了：“警卫是我们这个失去了文明的时代的又一个例证。生活里有暴行，娱乐圈里也有蛮荒，全市上下哪里都是一样！市立运动场用所有的体育赛事谋利。还举办什么‘巨无霸’卡车赛，什么‘重钢铁’音乐会？！……”

“是金属，”辛迪纠正他道。“那叫‘重金属’音乐会。”

“不论它叫什么。我指的是任何一种狂暴性的、不和谐的、又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演出！而我们格特姆歌剧院却在负债经营，赤字已达30万美元。假使韦恩基金会和萨夫兰画廊再不出资的话，不拿出同我们今晚募捐演出中所获得的捐赠总额相等的一笔钱的话——”

辛迪截住他的话头，为韦恩打圆场说：“布鲁斯刚花了一笔钱，投资出版发行‘拉普·阿伦德’乐队的专辑，费钱着呢，对吧？！”

韦恩朝她挤挤眼。

“真够呛！”泰勒不由得皱起眉头，“这就更加说明了我的观点！我们的文明已经退化。你知道，运动场的经理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说某个摇滚乐队居然让乐迷们等候了两个小时？！好好想想吧！梅斯特罗·拉杜尔塞固然有他自己的作派，但他至少总能准时出场。”

韦恩听着他的议论，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大厅正门和一座巨大的雕塑之间的一片阴影吸引过去。雕塑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阿尔弗雷多·卡塔拉里的半身铜像。1892年，这座宏伟的歌剧院正是以上演他的歌剧《瓦莉》来宣告落成和投入使用的。那片阴影总在牵扯韦恩的视线，他觉得总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移动。

“这无异于犯罪呀！”泰勒继续说着，“看看我们在这里干了些什么？！贝多芬曾用这支指挥棒指挥了他的歌剧《菲德利奥》的首演。一百年前，柴可夫斯基又用它指挥了为庆祝这座歌剧院落成的首场演出。它是音乐史上的珍宝！它在此地已经展出了一个礼拜，但是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来参观吗？”

韦恩没有回答，他正在紧盯着那个影子的移动，那影子似乎正在分裂成两个，新生的那个逐渐在成形并开始显现出颜色。

“一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不到200人来光顾过！”泰勒忿忿不平他说道。“我真希望我没有劳神费心地给它上保险，那样还省下我一大笔钱呢！没人稀罕它摆在这里！真丢人！我告诉你，我衷心希望人们能在今晚的电视转播中观看我们的演出。可能他们会最终意识到莫扎特、瓦格纳和普契尼远比‘甲壳虫乐队’什么的激动人心多了！噢，对了！其他那些野兽乐队都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还有一支什么‘死亡的麻风病人’乐队？”

辛迪抬手将一缕挡住眼睛的亚麻色长头发从额前撩开，回答道：“不，你又错了！那叫‘聋豹’。”

“不管叫什么。我认为他们应该被称作五音不全的‘野豹乐队’才对！”

就在他们谈话的当口，大厅中歌剧爱好者们已是人头涌动。韦恩略微向后退了一步，以便仍然能够看到那尊雕像。他盯住那里，只见那片阴影中最终浮现出一个身材修长苗条的女人！她身穿一件淡紫色的拖地长晚礼服，腰身紧束，很好地映衬出她的体形。她的黑发剪得很短，嘴唇涂得鲜红，眉毛奇妙地向上描着，不禁让人总想多看上几眼。她轻松优雅地朝这边走来，超凡脱俗，但又是那样奇怪地让布鲁斯感到眼熟。

泰勒用小手指挑起衣袖，扫了一眼手表。“好了！我们也无端地抱怨够了。现在已经7点半了，我还有许多客人像孩子那样地等着我去热情地亲吻

招待呢！另外，我还真得费点功夫，才能从格特姆市那些富佬大款和名门望族那里得到他们会践约的保证。”说着他向布鲁斯伸出手：“布鲁斯，我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总是乐于效力的，”韦恩握住他伸过来的手。另一只手在董事会主席的胳膊上拍了几下，以示鼓励和支持。

泰勒向辛迪略一躬身，随即转身同《格特姆日报》音乐专栏评论家克雷格·奥根拥抱在一起。

“他可真忙！”辛迪说道。“别太挑剔他了！”韦恩说着把她拉到周围的那些“长耳朵”们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泰勒所做的不过是他的工作。对于他以前安排的6个演出季，奥根几乎口诛笔伐了他搬上舞台的所有东西。”

“那么约翰就应当在这种公开场合中给他冷脸瞧，别再搂肩拍背地称兄道弟讨好他。”

“要是那样的话会给他格特姆歌剧院带来什么后果？”

“什么样的后果也不会有。只会让这位歌剧院董事会主席感觉好些。”

“他的工作会使他感觉良好的，”韦恩说，“我并不赞成约翰所有在艺术上的取舍与决断，但他毕竟把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这个地方。”

辛迪收起了锋芒。“这都是把工作看得太重要啦。假如你不是长得这样高大健壮，不是这样年轻有魅力的话，你会使我想起我父亲的。”

韦恩的目光转向身穿淡紫色晚礼服的女士，看着她穿过前厅，毫无声息地飘进那扇通往剧场正厅后排的大门。她在泰勒手下的一位服务生面前略一驻步，那年轻人的眼都直了，不由自主地傻笑起来。她这是在向他下套呢！引诱一下这个年轻人以便造成一个神秘瞬间。

韦恩感到有些不安。他似乎认识她但又无法确定。而他以往所有事业的成功就在于他能够牢记那些被别人早就遗忘了的细节。

“说到老爸，”辛迪还在说，“我想该去看望他一次了。我想让你见见他的女朋友——”

淡紫色晚礼服是个假象！韦恩突然意识到。

“卡伦·艾格丽丝！就是他曾想聘来专门负责经营公司所有的政府特许业务的那个女人。我知道你对她有点看法。”辛迪根本没注意到韦恩的走神。

我曾经看到她呈现出不同的色泽……，是颜色更加苍白的那一种。他，还在想。

辛迪皱起眉头。“布鲁斯？喂，布鲁斯！”

韦恩猛然从思绪中警醒过来，低头看着他的女友，抱歉他说道：“对不起，我刚才正想些事情。”

“我刚才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做不到‘洗耳恭听’了呢？”

“我确实在听你说话。”

“你没有嘛。那你说我刚才都讲了些什么。”

“你不就是说想让我约见一下卡伦·艾格丽丝，那位促销女强人吗？！”

辛迪竖起食指放在唇前，做了个“1”手势，发出嘘声讥讽韦恩说：“好啊！这就是你刚才的‘洗耳恭听’呀！眼下我不想对你抱有偏见。但卡伦对此项工作根本不合适！她太伶牙俐齿巧言善辩了，太独立和自我主张了，大有野心。”

“听你的意思她可是很像我们工资单上的某些人喽。”

辛迪在韦恩的胳膊上捏了一下，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们的想法却不一样。我得站在我老爸和公司一边，而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份7位数字的年薪。”

“假如她能上缴出利润，那么她就对得起这份工资。我曾看到一些有关她为舞蹈音像制品商店工作的材料，她似乎对零售业非常熟悉。”

“但我我说的是饼干的销售，不是录像带，不是激光唱盘。如果她固执己见，不能灵活地处理业务的话，那么‘梅丽特饼干’的销售肯定会下降，我老爸也会因此损失一大笔钱，我恐怕也不得不去打工了。说不定还要去你的韦恩基金会讨碗饭吃呢。”

“你不会真要这样做吧！我可听说那基金会的老板非常粗俗，非常专横。”

“真的？但我却听说那家伙是个甜甜的乖猫咪哟。”

他们说笑着走向楼梯。韦恩试图将那位神秘的女人逐出思绪，但总也摆脱不掉。

剧院正厅一楼最后的几排位子，正好在二层楼厅的下面。在去那里最后一排落座之前，穿淡紫色晚礼服的女人先走到侧旁的通道上，抬头观看画在圆拱天花板上的壁画。这些壁画所生动描绘的场面均取自于那些著名的歌剧，有《蝴蝶夫人》、《蝙蝠》、《阿依达》等，当然还有不可缺少的《魔笛》。当她从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中认出帕帕基诺时，不由得会心地一笑。画中的那个“捕鸟人”身穿羽毛服装，手持短笛，正像猫儿捕食一般向前跃去，但他的眼神和微笑中却洋溢着爱意和乐观。

许多年以前，当她第一次偶然听到《魔笛》的音乐时感觉美妙极了！当时她正在大街上忙于生计，取悦满足别人，可从来不曾使自己获得快乐。那晚天正下着雨，她连蹦带跳地窜到路边一块大门洞下，以免被淋湿。突然，远处悠悠扬扬飘来《序曲》，钻进她的耳鼓。那些旋律，那些柔美的弦乐、雄壮的管乐，在这阴雨绵绵的夜晚，在这令人窒息的生活里，创造出一丝欢快。随后便传来沁人肺腑的优美的歌唱，女高音、男中音，特别是那首“夜女王”的咏叹调，在夜空中盘旋回荡。

那晚她的穿着就像她当时状况那样。剧院里的那些经理、副经理、助理经理们，以及其他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子们，都用异样眼光看着她。她离开大街，走进歌剧院旁边的那条小巷。在那里，她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着。幕间休息时，后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出来透透空气，亲切和善地给她拿了一块小毡垫让她坐在上面。

梅斯特罗·拉杜尔塞先生正是那晚演出的指挥。第二天她就给他写去一封长信，描述她是怎样地被昨晚的演出所打动。他及时认真地写了回信，并邀请她来古典音乐学院听他的系列讲座。她每课必到，并结识了他的女儿梅根。时间不长，两个年轻的姑娘便忘记了时间，沉浸在关于音乐、关于莫扎特的讨论中。

这一切早已过去多年，但又是那样奇妙地鲜活，恍如就在眼前。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票根，衷心期望今晚也将同样难忘。现在她终于能亲眼观看而不仅仅是听歌剧了。

塞莉娜·凯尔调整了一下肩上的挎包，朝她的座位走去，微笑从甜美的回忆中浮现出来。她注定要混迹于格特姆城里最富有的人群中——这些罪恶的富豪们将会使她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罪犯。她已观察他们很长时间了，就

在前厅的那些雕像旁，她听着那些姓名，把他们按照他们佩戴的项链和胸针、钻石袖扣、金质领带夹等进行分类。

艺术和商业，它们令人兴奋地共生共存。她自问，人还可能追求别的更多的什么呢？

“好吧，你是怎样认为卡伦的？”

布鲁斯·韦恩跟随辛迪·梅丽特走进他的私人包厢。他向前俯身靠在黄铜栏杆上，扫视着下面已坐满一半观众的正厅，试图发现他在前厅看到的那个女人。

“上帝啊！布鲁斯，别跳下去！卡伦还不致于那么坏吧！”

他只能从第一排看到第六排。悬空的二层楼厅挡住了一楼最后的7排座位。那女人不在那儿，她也没在任何一个包厢里。

“布鲁斯？布鲁斯，你在看什么呢？”

“我嘛，我正在找一个人。”

“我认识的？”

“我尚不敢肯定我自己是否认识她。”他答道，坐回到座椅里。

辛迪皱起眉头：“你这样作真是莫名其妙！卡伦她到底怎样？你能直接回答我有关她的问题吗？”

韦恩合起双手，顶起两个食指，放在鼻尖下。“坦率他说，我发现她十分讨人喜欢。”

“哦，是吗？”

“她说话有条理而且尖锐，又很有幽默感。”

“你是说，她能说说笑笑地做成生意赚更多的钱，同时嘴里又嚼着巧克力糖块吗？布鲁斯，这样说太妙了！”

“但这会有很好的广告效果。”

“再加上一句，”辛迪一脸痛苦他说道。“我们四分之一磅烤面包圈卖两美元。我们总应该比这更高雅些吧。”

“又来精英论这一套啦！你也开始像约翰那样说话辛迪的嘴角撇了撇，刚想回敬一句，左边包厢的门开了。约翰·泰勒走了进来，随后又进来了米歇尔·萨夫兰。辛迪对他们灿烂地微笑，但对韦恩却怒目而视。

米歇尔·萨夫兰在最靠近韦恩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位年轻的指挥家留着略显得长了一些的黑发，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颊披散下来，他的鹰钩鼻子稍稍向上翘起，薄薄的嘴唇也有些朝上撇。

泰勒向韦恩招招手，萨夫兰也隔着泰勒伸过手来同他握手。

“晚上好，萨夫兰先生。”

“韦恩先生，”指挥家答道，然后爽朗地笑起来。“当然啰，今晚一过就会变成梅斯特罗·萨夫兰。”

“今晚过后，”韦恩赞同道，“但那根指挥棒仍然属于梅斯特罗·拉杜尔塞。”

萨夫兰闭上眼睛，点头默许。

萨夫兰将在今晚演出之后接替音乐指挥位置，年届70的克里福德·拉杜尔塞将退休。对萨夫兰的提名和任命有些出人意料。艺术圈原本预料拉杜尔塞的女儿梅根会得到这一位置，她曾在无数的场合中代替她父亲指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约翰却替萨夫兰运动这个位置，因为他的家族最近成为该歌剧院慷慨的捐助人，另外剧院董事会也赞同他的推荐。

就在韦恩刚刚介绍完辛迪，包厢右边的门打开了，走进来像雕像般美丽的拉杜尔塞·梅根和她的母亲温迪。看到女士们落座，萨夫兰也迅速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韦恩站起身来，坐到了梅根。温迪和毗邻的包厢之间，使她们的视线既能从上面看过去，又不致同萨夫兰的视线相遇。

梅根同韦恩畅谈了几分钟，感谢他写推荐信支持她的候选，并且也告诉他她有计划在大学里教授硕士课程以及帮助她父亲撰写回忆录。

“我也可能为自己写点东西，”她又说道：“我想写一部有关‘巨无霸’卡车大赛的摇滚歌剧。”

“我来担当出品人，”韦恩大笑着说。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温迪不断地看手表，嘴里随着乐池里乐队调音时奏出的旋律片断哼着。“都8点了，”满头银发的老妇人大声说道。“为什么乐队还在作准备？”

梅根向后看了她一眼：“爸爸就快来了。”

“他早该在那儿啦。”

“给他点时间，妈妈。今晚对他来说毕竟不轻松。”

“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温迪大声他说着。“他现在还呆在他的休息室里我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哭。一点都不奇怪。而他自己的女儿——”

“妈妈……”

“他们都对你做些什么啦——”

她摇摇头，转身盯着门看了一会儿，然后又低头看看表。

“现在已经8点半了，”她又说道。“有点不对头。”

“拉杜尔塞夫人，”韦恩说道，“您要我去看看他怎么了么？”

“谢谢您，不必啦。演出之前，除了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助手之外，他不会见任何人。”她向舞台方向探了一下身子，又坐回椅子上，说：“梅根，你能去看一下么？”

“妈妈，就在15分钟以前他还说他想一个人呆着。”

“我知道，但我有些担心。他一整天都心烦意乱。”她说着朝泰勒的包厢扫了一眼。“事实上，他这样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梅根抬头看看韦恩，有些不快地耸耸肩。“我去。”她说道，“但是凭着对爸爸的了解，我想他这会儿正从从容容地走向乐队指挥台，在我回来之前他就会站在台上，而我则会听不到序幕了。”

温迪皱皱鼻子，说道：“别再找理由了，去吧。没有时间了！”

在女儿站起身来之时，温迪递给她一张票根。“拿着这个，要不检票员不让你回来。”

韦恩告诉梅根他会照料她母亲，随后梅根便起身出去了。

“不是一个豁达开朗的拉杜尔塞夫人，”辛迪在韦恩坐回自己的椅子时悄声说道。

“我遭受冷遇也不会快活的，但这毕竟是从策略上得这么办。剧院需要一个常年稳定的资助人，而萨夫兰家族又十分富有。”

“你也一样，但我讨厌你说话两面派。”

韦恩咧嘴笑笑，辛迪起身去洗手间。辛迪刚一出去。他便迅速地集中精力扫视起人越来越多的整个剧场。下面大厅里坐着许多穿白或穿黑的女士，也有几位大胆地披红着蓝，但没有发现一个穿淡紫色的倩影。他肯定见过那

个女人穿过什么别的服装，绝不是晚礼服！对这种感觉他确信不疑，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在网球俱乐部里？还是在赛马场上？

韦恩又看了一下表，又已过去7分钟。现在他也开始感到不安，但不是拉杜尔塞母女的那种感觉。

突然，泰勒包厢的门开了，韦恩听见，不，是感觉出引座员领班正俯身向座位上的人说话。

“泰勒先生，楼下出事了”，您能赶快来一下吗？”

“出了什么事？”

“嗯——先生，”领班踌躇了一下，“您就来一趟吧。”

泰勒起身出去，萨夫兰也跟着走了。马上，布鲁斯·韦恩也紧随他们离开包厢，急速奔向楼下。

休息室的门敞开着，老拉杜尔塞毫无知觉地躺在长椅上，他终身的助手，阿尔方斯正跪在他身旁。

一看到指挥家的这般光景，泰勒在门口戛然止步，原本红润的脸上像失血一样，刹那间变得惨白。

“阿尔方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啊！”阿尔方斯哽咽道，泪水流下双颊。“梅斯特罗要求单独呆着，就像往常一样。但我来叫他时，却发现他倒在地板上了。”

泰勒焦急地用舌头在嘴唇上舔着，一面环视着休息室。

领班在身后说：“特里亚斯医生也来听歌剧了，我已派人去请他了。”

泰勒点点头，眼光突然停在了阿尔方斯的脸上，“指挥棒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进来时既没有看见指挥棒，也没有看见那只盒子。”

“上帝啊！”萨夫兰叫了起来，闭上眼睛，用手按摩着额头。

“打电话报警，”泰勒命令领班道，然后转向萨夫兰说。“做好准备，您指挥今晚的《魔笛》。”

萨夫兰吃惊地扬起眉头：“什么？出了这事您还要继续演出？！”

“我们承受不起取消演出的损失。”

“约翰，大家会理解的。”

“我们的债权人可不会这样想！”

“但我父母，”他咬着牙根说道。“他们希望来这里参加我在格特姆的首场演出呢！”

“他们才会谅解你呢。请立刻去准备吧。我去向观众宣布。”

韦恩在下面的前厅听到了这一切。他快步跑向门厅，他知道这些人还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些事引起他深深的不安——指挥棒不是唯一丢失了的东西。

梅根也不见了踪影！

一位引座员走到门厅和舞台之间的另一位同伴面前，这里距离塞莉娜的座位下远。

“听说我们为什么延误了吗？”

“我猜是不是像去年那样，泰勒·斯科罗杰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募捐的盘子？”

“不！要那样还好呢！”你记得他那次是怎样让警卫去把盘子里装的一大堆钱收集起来吗？这回不了。有人在老头子的脑袋上敲了一下，让他冷冰冰地躺在了地上，并且，还偷走了指挥棒！”

塞莉娜听到这里，就像被人猛一拳击在肚子上，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

“老头子的一家没事吧？”

“不知道。他还昏迷不省人事呢！”

“泰勒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吧？”

“没有！但我听说他对指挥棒比对老头子更伤心呢！”

他们声音变弱了，塞莉娜感到热血翻涌，撞击着她的耳鼓。又发生了！这种事我不能允许！我绝不允许！

像黑猫那样，她一生中曾有一度使她似乎总给对她好的人带来厄运。假如没有蝙蝠侠的救助，她的姐姐就没命了，她最为知心的朋友霍利也一样。还有许多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她原本以为这一切都已过去。

事情显然并不是这样。

她失魂落魄般地茫然站起身来，向出口走去。在她以前举目无亲的时候，是梅靳特罗·拉杜尔塞的音乐给她以希望和欢乐；在她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乱中的时候，是梅斯特罗·拉杜尔塞的音乐帮助她找到和平与安宁。谁敢于做下此事，谁就将付出代价，不论是谁！

塞莉娜穿过前厅，闪身进入女洗手间，里面空无一人。她先把一扇窗户推开，然后走进一个隔间，反锁上门，将挎包挂在衣包钩上，然后很快脱下晚礼服。

晚礼服的下面，是那件灰色的紧身衣。她把晚礼服团成团，匆忙塞进挎包里，又从里面摸出一个面罩，戴在头上，然后又掏出一副手套。每个指套尖处，均是针一样尖利的短爪。将手套完全戴妥帖后，她又从包里拽出一条末端用9根皮条编绕而成的长鞭，盘挂在腰间的钩环上。

作为塞莉娜·凯尔，她总也无法摆脱负罪感和后悔，摆脱不了道德上的自责和深深的情感需求。这些也许她永远也摆脱不掉了。但作为猫女，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从来不被各种陈规陋习所束缚，从不被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所压服，从不在对过去的羞耻和对未来的惧怕中徘徊。对猫女来说只有现在最重要，她是以野兽的敏感和灵活及能力来把握住现在的。她自称猫女的原因就在这里。

做好这一切准备之后，她侧耳细听一会，确信没有人向这里来，然后一把抓起挎包，奔向敞开的窗户，以迅捷和麻利无比的动作跃上窗台，跳入黑暗的小巷。她反手关上窗户，将挎包藏入垃圾箱，义无反顾地冲向长街。

猫女拱身舒腰飞快地向前跃进，凭借视觉，听觉和嗅觉来引领自己向前跑。她手臂前伸，五指张开，利爪作好了一切准备。她的眼珠不停地转动，搜寻着前方道路上的一切情况，搜寻着小巷两边的黑砖墙，和这条仍因傍晚洒水车洒过水而湿漉漉的小巷。

歌剧院坐落在剧院区。猫女知道这里的值更人员下班后，通常都聚集到“洛里餐馆”。她计划从后门进去，查寻并找出今晚值班的那个警卫，再将他引诱出来，追问他值班时是否看见谁曾经经过，甚至要调查那支指挥棒是否送到了老拉杜尔塞的休息室里。也许正是他接受了收买将指挥棒交给了某人，或把这个人私放了进来——

她突然被后台门槛绊了一跤，单膝跪倒，右手伸向地面，结果两只细长的尖爪夹起了一小片长方形的硬纸板。

这是一层包厢的票根。这证明今晚有一个人进了剧院后来又出来了——可能就是通过这扇后台门出去的。

这条小巷只有两个方向可以走出，一是爬上防火梯，二是通向大街。似乎不大可能有人拿着票根从这里出来又回到剧场里去，所以这些人极有可能往大街方向走了。假如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离去可能会有迹可寻，有案可查的。

“哈莉，我这里有一个怒火冲天的执行制片人打电话来，她告诉我不耐烦的观众们不断地打电话找她。这里有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导演艾里克·博尔科维茨坐在停在剧院前门的一辆电视转播指挥车的控制台旁边，一只手拿着电话放在一只耳朵上，而另一只耳朵却在听着耳机，嘴边的对讲机则在将他的话传给里面的主持人哈莉·基德。

“艾里克，”她答道。“我们在转播间里还没得到任何消息，只知道推迟开演。”

“这件事我们自己无法弄清。”艾里克嘟囔着，转身对坐在身边的录像操作员说道。“阿伦，你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阿伦离开后，博尔科维茨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哈莉对来捧场的当地名流进行采访还剩下1分钟。采访结束后，他告诉执行制片人，他要切换到别的节目上。

导演并没有听见有一个新来者进入转播车偷偷俯在他身后。只是到耳机被摘下掉在他两腿之间时，他才意识到她的存在。

“你今晚对托马斯大街录像了吗？”猫女厉声问道。

博尔科维茨一惊，急忙转头向左一看，与闯入者的灰色面罩脸对着脸！他大笑起来。“你干吗呀？！从戏装室里翻出的这身行头？这就是正发生的故事，是野猫打架？”

“那条街，你录了没有？”

“我们录下了所有的东西。喂！你为什么不回到剧场里去。我们会有人来检查的，你知道吗？”

猫女看了一眼摆放着的各种仪器，最后目光落在在一台监视器下面的一架录像机上。她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指，按了一下倒带键。屏幕上的图像立刻回闪起来。

“咳，你不能碰那个！这机器正进行直播呢！”

博尔科维茨伸手想阻止，但立刻感到一只尖利的爪子正顶在他软软的下颏上。

“别动！”猫女用嘘声止住了他。

电话里传来咆哮声，猫女把它一把夺过来，砰的一声挂了。她眼睛紧盯着频频回闪的画面：剧院入口处的大棚顶。伸长脖子呆看的围观者。街道——咦？！一辆黑色的大棚车正从小巷里驶出来！

电话突然铃声大作。博尔科维茨斜眼看去，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血珠从颏下的小伤口正往外渗。

猫女啪地按下暂停键，凑脸过去检读屏幕角上静止的数码读数，数字显示出黑色大棚车是8点11分开出的，向北驶上托马斯大街。猫女旋即让录像带恢复正常放送，画面显示那车又转向东驶上罗宾逊大街，随即消失在黑暗中。

电话铃声不间断地响着，博尔科维茨又斜眼向它望去。

“你要我怎么办？”他问道。“假如我不接的话——”

喉咙上的刺痛突然消失了。导演扭头一看，只见转播车的后门大开，车

里除了他自己再无旁人。

刺骨的寒风在他周围盘旋，但他毫无感觉。他慢慢地抓起听筒，电话另一端的那个声音立刻爆发出来。

“博尔科维茨！你在那里搞什么鬼！为什么不接电话？”

“告诉你你能相信吗，”他喃喃地。木讷地回答道。“有只猫刚才攥住了我的舌头……”

离开前厅之后，布鲁斯·韦恩急速奔向他的那辆停在地下停车场私人专用车位里的罗尔斯轿车，打开车门钻进后座，从宽大的皮沙发下，拖出一个手提箱，然后脱下他的无尾式晚礼服，解去蝴蝶结领带。

刚才发生的罪行，以及那个女人的身影一直在搅扰他。他打开手提箱，取出服装行头。他为什么无法摆脱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念头呢？他思考着这桩盗窃案……梅根的失踪……那个女人和那件淡紫色晚礼服。

她的姿态！他突然醒悟过来！是她的姿态让他感到熟悉，而并非那张脸庞：她走路时双肩非常后挺，头却微微前倾，两条胳膊非常放松，穿着那身紧身衣鬼鬼祟祟地走着。

对，这样鬼鬼祟祟就像一只猫！

布鲁斯·韦恩迅速地披挂好他的行头。在肯定停车场之内确实空无一人之后，他轻捷地钻出轿车，跑上通向歌剧院前部屋顶的旋梯。他怀疑，这是他那熟悉的敌手所干的勾当。

猫女越过大街时，轻柔的雪花开始飘落下来。她攀跃上“芬格尔音乐图书馆”的火险疏散梯，快步跑上了屋顶。她动作迅速，肯定那辆车会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前行，以免招来困违犯交通规则造成的停顿，她要是快跑，可能还赶得上发现它。

博物馆区是市内最为古老的城区之一，遍布三四层的褐色砂石建成的楼房，过去一直是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们的聚居地，但近十年来，却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家园。猫女登上图书馆的屋顶后，便在那些低平的、柏油铺顶的屋顶上向北飞奔，最后在一处能够俯视罗宾逊大街的屋顶上停了下来。

大街上已是白雪铺地，很容易识别出各种车辆。躬身蹲伏在一幢楼房屋顶的砂石护墙上，猫女眯起眼睛扫视着夜幕，目光慢慢从广阔的西城公园转到北边的高速公路网，又转到东边的码头区。码头边靠泊着货轮，码头上是一排排长长的货仓，还有直升飞机的停机坪。

码头区！

她仔细搜寻着这一区域。盗贼们是否计划在今晚用船或直升飞机将指挥棒偷运出城呢？今晚发生的事情会在城里造成极大的轰动，成为热点，特别是警方和蝙蝠侠也会卷进来。只有傻瓜才会在城里长时间停留呢！

州属武装部队一定会在高速公路上张网设卡。只有将码头作为出逃的通道才顺理成章。

她顺着罗宾逊大街看去，大街在离她一英里远的地方直通河边。卡车、出租汽车和私人轿车汇成车流向东涌动。她的目光追随着这条车流搜寻着。她看到了一个急不可耐的骑摩托车的人，又看到一辆出租车闪着方向灯在向左抢行超车。突然，在一辆缓缓行进的大型集装箱拖车旁边——

一辆大篷车出现在她视野里！

她看不清车子的颜色，但从距离和时间来推断，准是它没惜！她紧盯着这辆车，看着它减慢速度，驶入旁边的辅路，最后消失在港务管理局大楼的

后边。

她立起身来，脑海里随即浮现出过去的许多年间，她在这一地区的大街小巷中徘徊潜行时的种种情景：各式的建筑物和它们的外观形状；它们的周围和顶部各条不为人知的通道；它们中的那些被她发现并用来巧妙躲避警察或蝙蝠侠的藏身之处……她迅速地向下看了一眼，然后猛地跃出屋檐，飞在空中，同时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长鞭，向前甩出。

她计算的时间非常准确，皮鞭的长鞘刚好在一支横出的路灯架上绕了个圈，支架并没有折断。猫女知道一刻也不能被它挂住，只能用它来减缓下降的速度。只见她借助支架时长鞭的反拉力，在半空中团身一个滚翻，然后双臂一抖，将卷住的长鞭松开收回，最后四肢稳稳着地，接着嗖的一声从一对出来欣赏雪景的青年男女身边窜了过去。

“阿丽丝，快看！这才是超人！”那男的兴奋得不知所措。“在格特姆市呆3年了，今天我才终于看见了！”

猫女在那女的转过身来看见她之前就已消失得无踪无影。她用长鞭套住一个凸出的鬼头形滴雨槽一荡，飞身跃过规模不大的西方艺术馆外面的铸铁栅栏，落在另一边。然后她绕过这座建筑物，进入专门安葬艺术家和作家的公墓。她从这一座墓碑纵身跃到另一座墓碑上，眨眼之间，就从公墓横穿而过。

当她出现在公墓另一边时，猫女拐过海港管理局大楼，向相隔两座楼远的河边走去。

歌剧院大门棚顶的下面，刚才还是人头攒动，此时却显得冷冷清清，只有一位警官在公共电视转播车前询问一个心神不宁的男子。这个男子不时神经质地摸一摸缠在脖子上的那块血迹斑斑的手绢。

“我不知道她是谁，长官，”艾里克·博尔科维茨嘴巴不断嚼着口香糖说道。“我只知道她穿一件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灰蓝色紧身衣，长着利爪和尾巴。她看过录像带后就消失了。”

“她是今晚的演员吗？”

“我不清楚。”

“你说她消失了，开车走的吗？”

“我想不是。”

“她去哪儿了？”

“不清楚。”

“博尔科维茨先生，那么你到底清楚什么？”

“她就是那样下见了！1秒钟前她在车里，用爪子掐住我的喉咙，1秒钟之后人影全无。”

那个男人的背后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录像带上有什么引起了她的兴趣呢？”

两人都吓了一跳，转身看着那个突然到来的发问者。只见他身穿蓝灰色紧身衣，身披一件缀有漂亮的流苏的宽大的斗篷，不停地迎风飘摆，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长筒靴。他就这样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站在两个呆呆地看着他的人面前，胳膊上佩戴着金底黑色的蝙蝠标志，分外鲜明。

博尔科维茨吃惊得眼珠子都鼓了出来！

“晚上好，蝙蝠侠。”吉西警官向他敬了个礼，身子也站直了些。

“录像带，”蝙蝠侠重复说道。“里面有她感兴趣的東西嗎？”

博尔科维茨一不小心，把口香糖咽了下去。“她——她，似乎非常关注一辆黑色大篷车。好像非常不安，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你真的搞不懂她向何处去了吗？你看没看到有影子掠过？听没听到汽车急刹车时尖利的声音？大街上有人叫喊吗？”

博尔科维茨摇摇头。

“她看见的那辆黑色汽车朝哪个方向开去了？”

“它飞快地顺罗宾逊大街开走了，”博尔科维茨说着一指。“朝东，我可以给你看录像带，假如你想——”

警官截断他的话头，转身一看，穿大斗篷的复仇者也倏忽之间杳无踪影。警官抬起头、眯起眼，透过雪幕看去。

“完全一样，”博尔科维茨又喃喃地吐出几个字，顺着警官看的方向茫然地望着天际。

“你念叨什么呢？”

“我说那个猫人也是这样……”

码头沿河岸延伸出近 1 英里远；猫女爬上停在—间仓库旁边的一辆带棚汽车的顶部。在她左边，那些拖船和驳船悄然无声地同桩木相互碰撞着。远处河的下流，停靠着几艘货轮，那里有人在忙着。而这一段河流却死一般寂静。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辆黑色篷车能开到了这里。在这里，有人能够将偷来的东西转运出去而不被发现。

很不幸，这辆车注定会被发现！猫女推测它一定慢慢地驶进了码头这边的三座仓库中的一座。她从一节火车车厢上跃下，从一座仓库窜到另一座，凝神细听……

从第二座仓库里传出声音！猫女立刻转到很像汽车库门的前门，一眼就发现门前雪地上留下有新鲜的车胎印迹。她在门边停步，弯下腰，竖起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里面有人在压低声音说话。

“……把这个女人扔进河里喂鱼并不好。”

“我看也是，哈维。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要是我们刚才把她丢下，她日后准会在 10 分钟之内从警察局存档的嫌疑犯照片里，把我们指认出来。要是我们把她留在这里，那个老迈的。轻声轻气说话的人就会夹起尾巴溜走。”

“我们可以带着她一块儿走——”

“干吗？永远带着她？！”

“要不让那个轻声说话的人来做决定。”

“那家伙肯定会说这是我们惹的麻烦。接下去呢？我们就不能碰他，也不能碰她。”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第一个声音又刀响起来：“我宁可去投案获得保释，我可没有同任何人签约来杀人！”

“你已经犯下了绑架罪和盗窃指挥棒罪。这要判 15 年。你去投案也会得到如此判决的。”

这个人渣！猫女暗暗咬牙！这就是她要找的凶手和恶贼！想到此，猫女义愤填膺，气炸了肺。她退后几步，抬头向上看去。离地 10 码高的地方，有一盏探照灯。在它之上 20 码的地方才有一个窗户——太高了！但破门而入会碰到麻烦：这两个人可能带着枪，并且他们还有人质在乎中，使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唯一可行的是促使他们出来找她。

猫女往门上一靠。叫道：“咳，你们俩！”

里面的男人立刻停止了活动……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她大声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有些新消息要告诉你们。”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阿历克斯又问道：“什么样的消息？”

“我碰巧开车经过歌剧院，我看见你们俩在小巷里干的勾当了。别着急上火——我可不急。还记得那辆电视转播车停在剧院门前吗？”

“记得。”

“那好，他们也看到你们了。”

她听到哈维骂了一句什么。阿历克斯叫他闭嘴。

“你怎么知道的？”阿历克斯又问道。

“因为车里的一个人在你们开车离开的时候碰巧拿着录像机走出转播车，他拍下了你们开上罗宾逊大街时的情景。”

“我才不信呢！”

“穿囚服看来最适合你们！我只想帮你们的忙而已！”

“即便是他们看到了我们，”阿历克斯说道。“那又怎样？他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的线索，除非有人向他们告发。”

“那不会是我，”猫女想让他相信。“我自己也想同法律作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们需要帮助的缘故。去哪儿可以搭我的车，或用一下汽车电话什么的。我愿意提供任何方便。”

哈维大叫起来：“总之，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做！我们可以出具不在现场的证据，比如我们一直在码头为一艘该死的船装货呢！”

“那根指挥棒怎样了？”猫女问道。

又是片刻的沉默。然后阿历克斯轻声地问道：“你怎知道这事？你在车里不可能看到它，因为它装在一个盒子里。”

猫女听到脚步声传来，阿历克斯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在向门边靠近！她从挂钩上抽出长鞭。

“我听广播了，”她说道。“这消息可以随着无线电波传到任何角落。警察们都会做这道简单的二加二算术题——蝙蝠侠也会的。”

阿历克斯在距离门口一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猫女向门边闪了闪，躲开可能遭到枪击的位置。他可能来谈判也可能开枪。但他总会先把门打开。她得准备好。

“等一会儿，”阿历克斯说。“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想一想。”

“没问题。”猫女答道，说着唰地一下抖开长鞭。

滑轮吱吱作响，门向上打开了。三条火舌分左、中、右喷射出来，然后枪声戛然而止。

库房里没有灯光泄露出来，阿历克斯早已熄灭了它们。猫女蜷缩在大门上方的探照灯上，从子弹的曳光中，推测出了阿历克斯的位置。她将手中的长鞭缠绕在灯架上，双手握紧皮鞭把手，飞荡而下。她绷紧两腿，脚尖上挑，脚跟直踹向前方。

她的左脚猛地喘中阿历克斯的胸膛。阿历克斯瞪瞪后退几步，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门框上，然后拖着嗖的长长的哨音跳进夜幕中。猫女右脚着地，正好落在阿历克斯面前，接着一耸身，用肩膀把阿历克斯撞到一堆木板箱上，

高高堆起的木箱轰然倒塌下来。猫女纵身过去，将阿历克斯按在地上，右手紧紧锁住他的喉咙，左手伸出去夺枪。争斗中，枪膛里的子弹全部连射出来，一粒没剩，打在了那辆车的车身上。

“阿历克斯！”哈维不知就里，从库房黑暗的深处向这边摸索过来。

猫女松开阿历克斯的脖子和手腕，双手揪住他的夹克衫，把他一下子举到空中、转了几圈，狠狠地摔在汽车的侧板上。没等他站起身来，她又来一个 360° 转身，左脚飞出，结结实实地踹在他的腮帮子上。阿历克斯一声没吭，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猫女随即又蹲下身子，用听觉在黑暗中辨别了一下，接着向那个响起笨拙的脚步声的方向猛扑过去。

“啊——”

哈维一声没叫完，猫女已高举双臂寻声向他冲来，右手的利爪抓住哈维外套的领口一把撕开，连里面的衬衫也抓开一条大口子并深深地伤及皮肉。

“上——上——上帝呀！”

猫女在他的尖叫声中，推开哈维，顺势仰面向地上倒去。就在这一瞬间，哈维对她刚才站着的方向连开两枪。

猫女跳身起来，双手抓住他的手腕一拧，只听啪的一声，手腕折断了，枪也掉到了地上。哈维疼得双膝一软，在猫女面前跪倒下来。猫女抬脚踏在哈维的背上，抓住哈维两腿向上一扳，把他举起来向前扔了出去。

猫女急速爬了起来，扭头一看。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她发现一个黑影，是个女人。这女人双手被绑，嘴里面塞着东西，被捆在椅子上。但猫女此时无暇顾及她、她还得多受一会儿罪。

哈维躺在地上，猫女立刻扑在他身上用双膝顶在哈维的胸膛上，两只利爪掐住他的下巴。另一只手揪住他的头发使劲摇晃。哈维疼得大叫起来。

“你但白不但白，嗯，哈维？”

“但白！但白！”他叫道。“我不想于的！就出了一点力！全是阿历克斯！”

“慢慢说——”

“是这样，我需要钱，我承认。是那个团伙，我前妻。乔欧和他的那帮人逼我的。我也不知我为什么总是干我不想于的事——”

猫女站起身来，抓住哈维的领子，把他举过头顶，扔在木箱上。哈维的五脏六腑都好像要被摔出来了。猫女又摔了他一次。

这下他不出声了。

猫女把他放在地上，又用一条腿跪在他胸口上，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假如我们从头说起会好些的，是吧？”他无力地点点头。

“很好！到底怎么回事？”

他还没能答话，左边躺着的阿历克斯动弹起来，猫女用另一只脚重新将他踢昏。随后，她冷冷地盯着哈维。即使只借着库房外那盏探照灯反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她也能看出哈维面色惨白，眼里充满了恐惧。

“我在等，”她厉声说道。“先从你们俩是谁说起。”

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我叫哈维·海尔伯，一直在码头上干活。我还有躺在那边的阿历克斯·伯吉斯，他是我的工头。”

“谁出钱雇的你们？谁是那个轻声轻气说话的家伙？”

“我不知道——”

猫女收紧掐在他脖子上的利爪。“快说。”

“向上帝起誓，我弄不清楚！他就是那样轻声轻气他说话，可能是个男的，也可能是个女的。”

“好的。接着说。”

“一天这个轻声轻气的家伙打电话来，鬼鬼祟祟他说他们知道我们下班后，还干些零活——”

“什么零活？”

“就是干些搬家具。帮人暗地里打他对头的闷棍和收帐什么的。那个声音命令我们去歌剧院后台门口等着。我们到了那里后，那家伙把门开了一条缝，告诉我们怎样找到休息室后就不见了。我们算计完了老指挥后，她却进来了。”他转眼看了一下那个被抓来的人。“我们没想到她会来——我发誓！我没想伤害她。”

“但她看见你们了，你们就不得不把她也绑了来？！”

哈维点点头。

“今晚那轻声说话的家伙会来这里吗？”

“我不知道。我们就按照命令把车开来藏在这里，然后把钥匙放到仓库外面的那辆篷车里。我们过两天才能拿到钱。”

“钥匙在哪儿？”

他指指口袋，见猫女点头同意后，便把钥匙从衣袋里掏出来递了过去。

“没特别的暗号？”猫女追问。

“没有。我们做完这一切后，就按指示关灯走人。”

猫女站起身来，突然用包有铁头的靴子，踢在哈维右太阳穴上。

“你睡一会儿吧！”她说道，然后奔向那个被绑着的人。

当她接近人质仔细一看，却大吃一惊，停住脚步。

“梅根！”她倒抽一口气。“梅根·拉杜尔塞！”

看到猫女跑过来，人质的嘴里呜呜噜噜乱叫，拼命挣扎，结果连人带椅摔倒在地。没等猫女给她松开绑绳，一个低沉而又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

“别动！”

猫女慢慢地直起身来，转身面对那个站在门口。背后映衬着探照灯光的高大身影。

“蝙蝠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没有多少人能在屋顶上满城乱跑。我跟着你留在屋顶积雪上的脚印，追踪到此。”他走近几步，俯身轮流看了看躺着的那两个人事不省的家伙。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方面的工艺品感兴趣的？”

“你弄错了！”她回答道。“我没有偷那根指挥棒。”

猫女注意到了蝙蝠侠手中紧握着他那条绳圈，一旦她想跑，绳圈就会飞过来套住她。她以前曾尝试过，结果手腕、胳膊、腰都被紧紧捆住。他的准头好极了，从不失手。

“我知道你没有去偷指挥棒。但别是你在暗中协助这两个家伙吧？这就是你今晚出现在歌剧院的目的吗？！”

一句话使得猫女放松了戒备。从前她一度想知道蝙蝠侠是不是一个通灵超凡和未卜先知的人，而现在愤慨迅速地压倒了刚才的惊奇。

“我到那里去听音乐，蝙蝠侠大人。你的傲慢武断要你去干吗，你就干吗好了！”

“对不起，”他缓和了口气，但疑虑未消。“但是对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指挥棒不是更加渴望的吗？”

在他说话的时候，猫女将一只尖爪伸到那条横勒在人质嘴上的带子后面，轻轻一拉，带子应声而断，梅根嘴里立刻吐出清楚的词语。

“蝙蝠侠，这位女士解救了我！假如没有她，我早死蝙蝠侠怔在黑暗里，但又不肯马上放弃威慑，不愿接受眼前的事实。猫女不理他，走到梅根的身后，为她解开绑绳。

“这一切太可怕了！”梅根心有余悸。“你们俩刚才都在剧场吗？我爸爸他好吗？”

“还不清楚。”蝙蝠侠语气更加缓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干，先把你送回去看他。”他凝视着猫女。“指挥棒在哪里？”

“在那辆黑色大篷车里。”

蝙蝠侠过去核实了一下。然后用绑梅根的绳子捆住盗贼们的手脚，把他们全塞进汽车里。他朝两位女士走过来，对猫女说：“谢谢你！”他又用下巴朝车里的两人歪歪说：“他们向你交待了什么吗？”

“没什么。那个花钱雇他们的人也没有对他们多说些什么。”

梅根一边揉搓着被绳索勒伤的双臂，一面走近猫女，说道，“你的声音好耳熟；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

猫女点点头。

“我也不追根问底了，但我万分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蝙蝠侠也向他难以对付的对手说：“让我开车带你回去吗？”

“我想我最好还是从屋顶上跑回去。但你能否在一小时之后，也爬到歌剧院屋顶上来找我。我对谁是这一切的幕后人有些想法。”

蝙蝠侠点头同意，然后向库房门口走去，上车之前，又突然转身说：“别忘了这个。”他扔还给猫女她的长鞭。

猫女挥挥鞭子表示谢意，看着蝙蝠侠把梅根扶进车里，飞快地驶去。他们完全消失后，她又走进夜幕中，等待着……

黑暗中一艘汽艇突突地从河的上游方向驶来，驾驶小艇的人减慢速度，在距离码头几码远的地方熄灭了引擎，慢慢漂到岸边。当艇侧的橡胶轮胎轻轻地挤靠住码头时，艇上的那个人扔出根揽绳，系好汽艇，然后等候在那里。

猫女趴伏在那辆篷车的顶上，会心地微微一笑。她料到有人在听到广播失窃案发生之后，肯定会迅速赶到这里。像指挥棒这样价值连城的宝物，是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的。

她仔细观察着来者的身形，看着他站在码头上，先打量着仓库，然后又审视着篷车。这人向左踱了几步，又转身向右走回来，最后站住不动了，大概在试探周围是否有人注意到他。

确信附近没有动静之后，那个身影向篷车快步走过来，步履轻松，充满自信和希望。

猫女等待着，双手非常松弛地垂在身旁。她两眼紧盯着那人走近车门，将车门轻轻地拉一条缝，伸进手去——

这只穿着衣服猫出击了！随着车门一下子关紧夹住手，那人拚命地嚎叫起来。他根本没察觉猫女从车顶上跃下，站在他的身后。他大声地咒骂着，用力将门拉开，把夹住的手抽了出来，转身同面前的这位反被他认作为窃贼的猫形人撞了个满怀。

“就是你！”猫女一肚子怒火爆发了，她发出像猫发威时的咆哮，抡圆了巴掌，扇在来人的脸上，打得那家伙转了个圈，撞在一辆火车车厢侧板上。她跟上去用皮鞭勒住那家伙的脖子，把他挤靠在车厢板上，用皮鞭把手使劲捅在那家伙的喉头上。

来人在把手的挤压下几乎窒息，鲜血从嘴角流下来。

“你毁了我今晚的享受！”猫女恨恨他说道。“你敢不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事情，我就把你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

来人抬起手来，想把猫女推开。猫女又一使劲，使他呛咳起来。

“别再惹我发火了，先生！”

“我，我我——喘不过气来，”他呼哧呼哧地挣扎道。

“你想喘气？”

“是——的。”

猫女后退一步，松开来人，那人向前踉跄几步，跪倒在地。猫女上前踩住他，又将皮鞭把手塞在他的颌下。

“怎么样，你喜欢喘气？”

他点点头。

“那好！假如你还想继续喘气的话就告诉我，你是谁。”

他说了。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我从哪儿知道这个名字的？”

他进一步解释他是于什么的，所有的事情都立刻明朗了。

“就是你雇那两个恶棍阿历克斯和哈维的吧？”

他交待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

“是在歌剧院里的某人吗？”

他踌躇了一下，猫女立刻顶紧了皮鞭把手再一次地提醒他。

“谁雇了他们？为什么？”

这次，他痛快地道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等他说完后，猫女起身松开他，低头看着脚边躺着的那个可悲的人。

“我打算放你走，”她对他说。“只是感觉我会这样做。但我想所发生的这一切的结果是结束你这次短暂麻烦的犯罪行为，去度一次假吧，到那些心术不正的饭店老板们和华尔街上那些奸诈的政客们常去的地方去吧！”

说完这番话，猫女头也不回，奔向西边的港务局大楼，和远处的博物馆区。

寒风阵阵，慢慢吹过来，蝙蝠侠蜷缩在修建于歌剧院屋顶上的一个平顶塔楼里。他上方是一座格特姆市 19 世纪著名指挥家罗伯托·卡尼尼的铜像，由于风吹雨淋，铜像上斑斑驳驳，但他高举指挥棒，仿佛正在指挥整个城市的节奏。

老梅斯特罗·拉杜尔塞在女儿回来之前就已经苏醒过来，但拒绝把他送往医院，要等着找到他女儿的消息。蝙蝠侠把他女儿和指挥棒还给老拉杜尔塞，又把两个盗贼交给警察，然后出来等候猫女——猜想她会如约前来。

他眺望着这个城市，回想起他在这些屋顶之下做过的无数的秘密事情，以及在灯光背后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无数事件。猫女和她对歌剧的热爱也很神秘，令人颇费猜详。他对自己的主观臆断感到后悔，这当然是由于太知道她是谁和她曾干了什么所致，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居然也欣赏莫扎特！他感到有些难堪，但又觉得自己无可指责。

就在他透过雪幕巡视座座形状各异的屋顶和坚信猫女的话之时，一个模糊灵活的影子出现在天际。猫女说过要一个钟头，她果然如约前来。蝙蝠侠对猫女可能知道这一案件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感到深深的好奇，更对猫女将向他披露这些事情颇感兴趣。他的许多敌手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贪婪和妄自尊大却是他们最根本的动因。而猫女比他们更为复杂。正像她取名的那种动物一样，既有动物的恶的一面，但也有他才刚开始推究的善的一面。

从小巷的对面，猫女挥鞭过来，套住二楼的防火梯，一荡荡了过来。到达顶部时，她对环绕顶楼铁棍抽了一鞭，然后急促地跑上剧院的大圆顶。来到蝙蝠侠身边时，她已气喘吁吁，热气在面前形成一片白雾。蝙蝠侠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平静下来。

蝙蝠侠凑近了说道：“假如在库房里我得罪了您，我现在就道歉。”

“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那里，也不知道我对梅斯特罗·拉杜尔塞怀有多么深厚的敬意！”

“对，我不了解。但不时地有人提醒自己用老眼光看待人或事物是多么靠不住不是也很好吗？！”

猫女稍稍放松下来。“你今晚也来剧院听歌剧？我的意思是说，以面目全非的另一个你而来。”

他点点头。

“并且你认出了我。你对我，对平常的那个我，是怎样看待的？”

“即使你不是唯一不穿黑或白礼眼的女人，我也会紧盯着你。”

猫女转身走开，双手又开始使劲掰铁栏杆。

蝙蝠侠走上前一步。“事物总没必要老是一个样子。想谈谈吗？”

“不谈我，”她回答道。“我喜欢我的生活。”

“真的吗？”

“想想开始时我是什么样——是的。”她转头看着蝙蝠侠，继续说。“事实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实在使我心灰意冷，特别是那些白领阶层中的恶棍总在掠夺和诈取我们这样的人。像亚瑟·萨夫兰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就真的意味着一切？”

“当然，米歇尔·萨夫兰的父亲嘛！他可是全世界范围的艺术品和复制品的拥有者嘛！”

“也是一个可能的赃物购买人。就是他想得到那支原本属于俄罗斯的指挥棒。”

蝙蝠侠跳身起来，显然吃惊不小。“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原谅，但我在那里又呆了一会儿——有一笔帐还要算。那两个小丑告诉我有人很快就来取那支指挥棒，所以我等在那里同他谈了一小会儿。他对我说了他的合伙人是谁；是谁放那两个家伙进入歌剧院的。也许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

猫女把那名字告诉了蝙蝠侠，也告诉了他整个交易的细节始末。

等她说完，蝙蝠侠疑虑未消，又问：“你又怎么肯定”他说的全是实话呢？”

“不会说谎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死人——而亚瑟对我说这番话时差不多就是一个死人了。因此他没有再说谎的勇气。”

“在这里等我！”蝙蝠侠叫道，他跳过栏杆，跃下圆顶落在防火梯上，然后在黑暗里消失了。

蝙蝠侠通过防火梯进入歌剧院，目的在于不致引起骚动。他藏身于一个紧急出口门洞的深深的阴影中，听着台上歌剧中的帕米娜和塔米诺王子正在山盟海誓永远相爱，此时正是第一幕结束之时。他等待着，等待各包厢的门打开。

格特姆全城的重要人和显贵们纷纷步入大厅，但当他们猛然意识到这是蝙蝠侠站在那里时，都怔住了，并且都闭上嘴不说话了，因为他们都不清楚是打招呼好还是走开好。多数人在从他身边走过时，挤出一点笑容，或神经质地点点头。

紧接着，第四和第五包厢中的人走了出来。

“我真想杀了布鲁斯，”辛迪·梅丽特气咻咻地对约翰·泰勒直嚷。“假如我要想一个人看这东西的话，我就去借一盘贝尔格曼的录像带不就行了吗？！今晚真是一场灾——”

她止住了话头，呆呆地看着。“是蝙蝠侠吗？”

约翰·泰勒本来看着辛迪的，听她这么一说，也朝她所注视的那个门洞看去。

“晚上好，泰勒先生。”蝙蝠侠开口说话了，并走到了亮处。

大厅里所有的声音和动作都停止了，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那个服装怪异的身形上。

泰勒用拳头捂住嘴咳嗽了几声。“我听说您已帮助我们我回了指挥棒。祝贺您并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我要跟你说句话。”

“你和我？这桩案子还有什么新的消息？”

蝙蝠侠点点头。

“好吧！呃——在哪里谈好呢？”

蝙蝠侠推开门，向后一闪身。

“喏——！真是一座黑暗之城——你的办公室。”

董事会主席扯扯他的无尾晚礼服的下摆，有些僵硬地向门口走去。刚一来楼梯平台上，就转过身来，面朝着那位身披黑色斗篷专跟罪犯作对的斗士。

“现在可以告诉我一切了吧？”

“亚瑟·萨夫兰向我们全坦白了。”

“坦白？他做了什么？”

“他似乎在同你进行一桩不走运的交易。他同意作为中间人，把从这里偷走的那支指挥棒卖给一个外国收藏家。假如成功的话，俄国人就会得到那笔200万美元的保险金，而萨夫兰将从买主那里得到比这个数字高2倍甚至3倍的酬金，然后他再从这笔钱中拿出大部分捐给歌剧院，余下部分归他自己所有。”

泰勒听到这里轻轻地笑出声来。“这好像是普契尼才能想象和构思出来的情节。”

“作为对这笔捐赠的回报，”蝙蝠侠没管他，继续往下说，“你同意推举米歇尔·萨夫兰取代梅根·拉杜尔塞担任歌剧院新任指挥。米歇尔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才，但你却愿意作出妥协。一切只是为了使歌剧院能够生存下来。”

“这真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你也是——真像又一个万众瞩目的大英

雄，却穿了一件裁剪得非常拙劣的衣服。”

蝙蝠侠接着问道：“你怎么拼凑出这么一出戏来，约翰？”

泰勒看着他不说话。

“令人费解的是你泰勒先生竟会做出这样的事！你的目的我无法挑剔，只是你的方法和手段。为什么你要采取犯罪的手段呢？”

“犯罪？什么罪？就算你说的都是事实，这里谁是受害者？公众根本不在乎那根指挥棒。所有俄罗斯人最近以来所关心的就是他们那里长势良好的麦田和即将到手的好收成。一大笔赔偿的保险费当然会受到欢迎。我再重申一次，蝙蝠侠大人，这算什么犯罪？有什么遭到破坏？！”

蝙蝠侠跨前一步，低头对视着泰勒的那双愤怒的眼睛，一字一顿他说道：“被破坏的将是几个人一生的事业，泰勒先生，包括你自己的和米歇尔·萨夫兰的。他将不得不辞职——”

“不！我在道义上没做错任何事！”

“法庭可能不会同意。”

“法庭？”泰勒撕下了所有的伪装。“你想把我交给他们审判？！他们是群同样的人！一百多年了，他们在格特姆市从来不管艺术！”他转身走向防火梯，向下走去，同时说着：“我的陪审团必须由同我一样的人组成，他们非但不会宣判我有罪，而且还会感谢我。”

“上来，泰勒先生！”

“我不能，我不能允许歌剧院在我的手上枯萎凋谢。”

“今晚之前没有人会怪你！”

“今晚以后呢？我不去监狱！我做这一切是迫不得已。”说完他转身加快从防火梯上往下跑。“这全是为了艺术！”

蝙蝠侠伸手去拿他的绳圈，但已没有必要向泰勒甩出去。他看到泰勒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回来，吊在半空中，痉挛的尖叫声四处回响——屋顶上一个深紫色（黑暗中颜色显得深些）的身影用长鞭套住了泰勒腰部，使他在离地面几码的空中，来回悠荡。这条长鞭的另一端套在一个雕成狰狞的狮头的滴雨檐上，原来是猫女在情急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凸出物。

猫女从她在高处的藏身之处探出身子往下看着。

“泰勒先生，你让人把老梅斯特罗·拉杜尔塞先生的头打破了一个大口子。就为这，我就想像练打沙袋那样狠揍你一顿。”猫女开心地笑着。“谁看上去更荒唐？！你这个自大的小臭虫！”

蝙蝠侠从扶梯上走下来，猫女从上面松开了鞭套，让俘虏掉到蝙蝠侠手上。

“一定得让他们把这只老鼠关到一个听不见音乐的地方！”猫女叮嘱了一句，爬回圆顶，绕过塔楼不见了。

把泰勒交给警察之后，蝙蝠侠又回到歌剧院的屋顶上，希望看到猫女还在那里。但她已无踪影。这使他虽然不感到奇怪，但多少有些失望。

从大圆屋顶的下面，突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他知道这是观众在欢迎老梅斯特罗·拉杜尔塞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像往常一样，他获得了一种满足，但当他环视眺望夜幕中的城市时，又体验到了一种空虚。他觉得他刚才曾一度同猫女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转瞬之间又失去了她。

还有机会的！他自我满怀希望安慰地想着。她起码还有8条命呢，我会找到她的！

就在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圆顶的积雪上像被猫抓过似地印着几行字：

蝙蝠侠大人：

我国剧场去了。去把歌剧的余下部分听完。

既然指挥棒并非属于我，找回它也并不能算作我的功劳，我还是觉得祖母绿宝石项链更让我为它们发狂，我会得到它们吗？

他无奈地摇摇头。这意味着他们还会碰面，可能比他想象的时间还要短些。但他现在不想回到剧场去寻找那个穿淡紫色晚礼服的女士。他想让现在的她去尽情地欣赏歌剧，而以后再去追踪那个猫女。

蝙蝠侠从大圆屋顶上飞跃下来，迅速地消失在黑夜里；消失在音乐声里，消失在他自己的思绪里……

## 猫女盗宝

格里格·科克斯著

夜幕刚降临，猫女就已在韦恩庄园的大门口来来回回地溜达了好几趟。每次经过大门的具体时间分别是7点整，7点07分，7点12分和7点24分。

在到场的所有来宾中间，布鲁斯·韦恩注意到，已有9位女士穿着同样的黑色紧身衣，把自己扮妆成猫女的模样。这样的服装在格特姆市真可谓众所周知，但在出席今晚这样场合的人群中间，它却没有良好的口碑。今晚的这9个猫女每人头上都佩戴着一对向上竖起的尖耳朵，身后还拖着一条弯弯的长尾巴出现在他的庄园里。其他人则打扮成海盗、原始穴居人，女巫、吸血鬼。罗马皇帝，大猩猩，古埃及法老，牛仔和强盗等，其中还有一两个超人。

韦恩举办的情人节慈善舞会和晚宴很快就要正式开始，每张门票为200美元。这次慈善募捐活动对于极需资金的市立孤儿院犹如及时雨。这是一次善举，很轰动，韦恩自己也承认。但他还有另一个计划想同时实施。在他心灵深处，总有另一个更加深藏，甚至更加灰暗的角落，但这个角落并不遥远。为使这个角落从此安宁，他正用一双猎人般的眼睛，审视着每个“猫女”。

现在已经有9种可能了，他想着，这比我计划的要棘手得多。

“恭喜恭喜，”维姬·维尔在他身边说道。她挽起他的一只胳膊，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你这双手似乎总能交上好运。”

“不是我，”布鲁斯回答道。“是那些孤儿。”他心里却在暗想，这些猫女中必有一个是真的。但我已准备好了！这次她准逃不掉！

他们俩一同站在韦恩庄园豪华的大门口。作为化妆舞会的主人，他得一直站在那里负责迎接每位新来的客人。他们已经迎接到百十来位热衷出没于舞会的人才。另有一百人即将到达。当然，迟到也是一种时髦。

维姬穿着一件华丽而又类似伊丽莎白时期风格的晚礼服。这套晚礼服打着百褶，饰有许多串珠，下摆层层褶翻，一直披散到白色大理石的地板上。她一头微微发红的亚麻色长发，通常是披散在肩头的，但今晚被高高地盘起在头顶，点缀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她长礼眼的领口开胸很低，一颗很大的心形红宝石，非常惹眼，巧妙和恰如其分地悬挂在半露的。高耸的乳峰之间。

而布鲁斯自己今晚的服饰也作了刻意安排，同维姬的互为辉映，相得益彰。他身穿一件银光闪闪的长袍，打褶的袖子上饰有花边，领口的图案也十分好看，长袍的下边还露出一段蓝色紧腿袜筒。真像一对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上下自我打量一番，这身伪装对布鲁斯·韦恩倒挺合适。但到底怎么区别一个情种罗密欧和一个富有花花公子呢？

一个把自己装扮成西哈诺·德·伯杰拉克的人从敞开的大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戴首一个硕大无朋的橡皮鼻子，上身穿一件十四、五世纪流行的马甲，披一件黑色天鹅绒大氅，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毡帽，腰挎一柄亮闪闪的长剑（铝做的！）。他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布鲁斯彬彬有礼地对他一点头，小声他说了一句欢迎的话。西哈诺又花哨又夸张地向他们俩各鞠了一躬，又在维姬的手上吻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巨大的舞厅。舞厅四周摆放的餐桌上放满了各种精美的餐前小点心。

维姬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那个橡皮大鼻子一定弄得他很痒痒，”她悄声地笑着说。“我奇怪他怎么一点都没感觉？！”

布鲁斯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来附合维姬，但内心里却对自己这一套行头的禁锢非常烦躁。迎接西哈诺也好，简单他说两句话也好，都无关紧要，别让猫女趁机溜进客人中间作起手脚来。

韦恩庄园的整个一楼已为舞会装饰布置起来。墙上到处挂满了红色的，粉红色的心型剪纸，全部出自于那些孤儿们的精心制作。大厅的上空，两条长长的彩带十字交叉，从四个墙角垂挂下来。彩带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饰和各种形状的纸灯，每个纸灯里都藏有小电灯泡，忽明忽灭地把柔和的粉红色光芒撒布下来，照亮了通常比较昏暗的门廊。大厅四周深色的雕花木墙也反射着纸灯的光芒，但头顶上半球形的屋顶却接受不到多少亮光，驱散不了那块深邃而神秘的阴影。在通向大厅的门廊两边，摆放着几副古代骑士的盔甲，幽幽地反射出金属所特有的那种斑斓的光泽，更显得十分狰狞。一楼宽大的客厅。书房。长长的开放式吧台，以及其他房间，统统向前来参加舞会的人开放。

来宾们看上去显然非常愉快。舞会刚刚开始半个小时，大厅里喧闹的笑声此起彼伏，不时夹杂和伴随着冰块放入晶莹的水晶高脚杯里时发出的清脆碰撞声。突然嘭地一声“枪响”、使得原本内心就十分紧张的布鲁斯猛打了个激灵。随后才明白，原来是一瓶陈年香槟瓶塞打开时发出的响声。他于是强使自己松弛下来。

这时，有一个身穿“丛林绿”紧腿裤。打扮成罗宾汉手下，穿着长袍的小丑的人，躲躲闪闪地从书房出来，快步走到布鲁斯和维姬身边。这人虽然面戴棕色面具，但布鲁斯还是认出他是克鲁伯侦探，戈登警长手下的一员干将，他手里拿着的对讲机不断地传出说话声。

“市长的座机已经飞临河的上空，”他急匆匆他说。“很快就要到达这里。”

“走，我们去大门口接他？”布鲁斯向维姬问道。他已经听到那架直升飞机从远处飞近的轰鸣声。

“等一等！”维姬一边说，一边跑到格式衣橱跟前，从最上一层拽出她的照相机。“别忘了！我来此还有正经事要办呢，让我拍几张同你和市长大人在一起的照片，好吗？”

“当然！”不过猫女可就在附近等待机会呢！他暗暗自忖。

维姬麻利地检查了照相机里的胶卷，又把闪光灯开关打开。守门人也跟在他们旁边快步走向大门口。但此时，直升机已降落在离韦恩庄园百米开外的直升机停机坪上。维姬不顾寒冷，赶上前去。随着市长先生（挺着个大肚子，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慢吞吞地挤出螺旋桨依然在旋转的直升机的舱门，她连续不断地按动着快门。他看上去真有点滑稽！布鲁斯暗想道。两个高大健壮的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紧跟在市长先生身后。他们是贴身警卫，而他们的穿着打扮也就像贴身警卫。

布鲁斯认为这两人的到场完全没有必要。但由于有一群猫女光顾今晚的舞会，那么就有发生任何事情的可能。

布鲁斯用眼角的余光关注着敞开的大门，他看见刚到达的那个猫女穿过大厅走进书房。同她那些已经到场的。穿着完全相同的姐妹们相比，这个猫女的紧身衣与其说是为化妆舞会准备的行头，倒不如说就是这穿着者自己的

一部分。这套紧身衣黑油油地闪着光芒，合身得就如同把黑漆直接喷在身体上成型的那样服贴和齐整。它是那样地紧紧包裹住那个健美的身条，那样地惹眼，禁不住使每个在她近旁的男人和绝大多数的女人，都要回过头来瞧上一眼。那双充满了野性的蓝眼睛，描着黑黑的眼线，从猫头面具后面，冷冷地向四周打量着。她迈步谨慎，但充满着强烈的自信，简直就在向四处散播着诱惑和危险。

假如这一个猫女是假猫女的话，布鲁斯想，那么她就会像另外 8 个一样神通广大……现在除了在其到来之际。去和每一位猫女握手致意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她们中每一个都跟那个真正的塞莉娜·凯尔一样，既性感而又充满威胁。

“有什么事不对头吗？”维姬过来问他。“你好像很不安。”

“哦，没什么要紧的。”猫女会不会跟着市长伺机作案呢？

圣诞老人市长已经来到大门口，热情地同布鲁斯握手寒暄，微笑着摆出各种姿态让维姬一下子拍了十好几张照片。然后，他拍拍布鲁斯的肩膀，说道：“你做了件好事，韦恩，于得不错。真高兴有你这样的人帮我一把，真的，的确是这样。你为社区增光添彩。韦恩，去你的吧台怎么走？”他走过书房门口时，一眼瞥见里面有一个老相识，略一驻步，侧脸向里面说了句问候的话后，又继续走向大厅深处，同来来往往的人流擦肩而过，最后消失在攒动的人群中。过了好久，韦恩依然听得见市长先生那粗声粗气的声音。

更多的来宾沿着门前的主路走了过来，而仆人们，布鲁斯知道，正在把客人们的豪华轿车，一排排地停放在庄园东边的草坪上。布鲁斯和维姬退回到温暖的门厅里。一进门，他们就向迟来的客人们一一致意。迟到的人中有一对魔鬼，两个查理·卓别林，一个亨利八世，和一个装扮成宇航员的块头极大的人，他是市政议员格雷夫斯。我那潜藏的目标在哪里？！布鲁斯焦急地想知道。

“咳，高兴些！”维姬贴近他耳边说道。“我快受你情绪的传染了！究竟什么在使你烦心？”

“我在担心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妥善安排好今晚的宴会，总得让这么多的人都坐下吃饭吧！”

“阿尔弗雷德能够安排妥当的，他能耐得几乎可以组织二战时盟军的反攻而且肯定会成功的。”维姬安慰他道。

布鲁斯的目光落在维姬胸前的红主石项坠上。不行！他肯定猫女绝不会只去侵扰那些政客们而把眼皮底下的这块红宝石舍而不取。他太了解她了！

两个小丑和一个“肚皮舞”舞蹈家走过来向布鲁斯和维姬致敬，然后才进去参加晚会。

“你担心这块红宝石，是吗？”维姬突然说道。“我注意到你不时地用眼睛瞟着它。”她有些紧张地用手指点着它。“你肯定我今晚戴着它会安然无恙吗？我意思是说，它是你母亲的，更别提它是昂贵的珠宝，又是无价的古玩了。”

“别担心！”布鲁斯说。“戈登警长在晚会上哩，他在安全方面已有所安排。”

维姬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今晚有好多罗宾汉和他的小丑们。他们太显眼了！真让人感到压抑。”正说着，舞厅里的人群突然闪开了一会儿，从中钻出个身穿绿衣的“小丑”，懒洋洋地靠在一根花岗岩大圆柱子上。

他本想不引人注目，但却弄巧成拙。

“还有其他不大显眼的警卫呢！”布鲁斯告诉她。“除此之外，我喜欢看见你戴着它。自从我父母谢世以来，还未曾有人戴过它呢。数十年来，这个链坠是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它为晚会作了多好的宣传和广告！”

“也许把它宣扬得过了头！”她回答说。“我看到头两个猫女蹑手蹑脚地进来时，你都快惊跳起来了。”

“你得承认选择这身打扮真是愚蠢透顶！”猫女可不是好惹的！对于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

“我不敢妄加评论……我或许也应该来它一对耳朵，再安条尾巴。”她伸手扯扯晚礼服，学了几步鬼鬼祟祟的猫步，得意他说。“你看怎样？！”

“这可不像你了。”布鲁斯今晚根本不想再多一个猫女。那个真正的塞莉娜现在到底在哪里！眼下这一刻她究竟在干什么？！每时每刻，他那罗密欧的装束让他感到把他束缚得实在太紧了。

维姬朗声笑了起来，在他脸上飞快地轻轻一吻，说：“别再这样绷着了！我去给你拿点喝的来？”

“等一会吧。”

9只猫！9条命！！可能她们全来了！！

布鲁斯扭头看了一眼前厅尽头的那座巨大的座钟。钟摆上贴了一个红心。“快8点了。我想，该到的人都到了。我们也进去参加晚会吧。”

“是啊，真好像洪水已经退下，剩下的只是细水长流喽。”维姬答道。

“假如您不介意——”她挽住布鲁斯的一只胳膊，两人朝大舞厅走去。

她一定在这里！他暗想道。

一阵冷风猛地从他们背后敞开的大门吹进来，维姬回头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喃喃他说：“噢，见鬼！”

刚刚走进门廊的那个女人，虽然她脸上只戴着一个简单的金黄色蒙面罩，但身上却穿着同维姬一模一样的晚礼服。她没有佩戴红宝石坠项链，但在她略施脂粉的胸前，却挂着一颗银制心形链坠小盒。

“我真不敢相信！”维姬说道，心里有些恼怒。“那家服装店对我发誓，说我穿的是格特姆市找不到第二件的朱丽叶晚礼服！”

“得了！你的珠宝至少是今晚唯一的一份嘛？！”

维姬无奈地耸耸肩。“让她找不到她的罗密欧！”她说。“走，我们进去跳舞！”

“不胜荣幸之至！”

他们追逐着笑声，踏着轻快的音乐，走进了舞厅。布鲁斯向人群扫了一眼，眉头紧锁。

行动吧，塞莉娜！他想到。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来吧！

布鲁斯一面警惕地监视着那9个穿着打扮一模一样的猫女，一面同时扮演主人的角色，招待格特姆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使他实在难以招架。宽大的舞厅挤满了穿着五彩斑斓奇装异服的男人和女士们。他们的谈笑声几乎盖过了音乐演奏。一支五人爵士乐队在舞厅北端的一个高台上演奏，乐台上装饰着一些鲜红的飘带。舞厅中央的地板图案黑白相间像个人棋盘。扮成印第安人，火星人等各种奇形怪状的人工热火朝天地跳着舞。不活跃的来宾则聚集在乐队对面的小休息区里。休息区有一个没有生火的大壁炉，壁炉是哥特式的，雕满了各种精灵。大厅里还有化装成罗宾汉手下的人到处走动，穿

梭于本市的各界名流和男女侍者之中，后者制服笔挺，端着亮闪闪的银制托盘，给来宾们不断地送上昂贵的开胃酒。

不论怎样，布鲁斯暗想，我还是愿意呆在自己的蝙蝠穴里，最好是潜在格特姆市的阴街背巷里。

这时，乐队奏起一支慢节奏的伤感的乡村音乐。布鲁斯拥着维姬轻快地在舞厅跳起舞来。舞蹈使他可以到处穿行，从而有利于追踪他的猎物。他的目光从维姬肩膀上方望过去，隐隐看见一个穿着紧身黑猫服的苗条女郎。这位猫女正同一个打扮成“魅力王子”的石油大亨结伴对舞过来。那老家伙已80开外，兴奋得满面红光。而这位猫女的面具没有将她面部所有部分都遮住，只见她涂得血红的嘴唇在动着。布鲁斯侧耳细听，希望能够听到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以便判定是不是塞莉娜的声音。但音乐和四面嘈杂的谈笑声掩盖住了他希望听到的任何声音。

一曲终了，乐队立刻转而演奏起一支快节奏的摇摆舞曲。“魅力王子”扭动着身体，拥着他那位猫女旋入人群中不见了……但随即又有一个猫女踩着富有爵士风格的舞步跳了过来，距维姬几英尺远。紧接着，布鲁斯又发现另一个猫女一面挑逗着一个年轻的火枪手，一面舞着横过舞厅。

这可打乱了我的计划。布鲁斯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得再作一些别的安排！

“请原谅！”他对维姬耳语道。“晚宴快要开始了，我必须去看一下阿尔弗雷德准备好了没有。”

“用我陪你去吗？”维姬问道。

他摇摇头。“不必了，你在这里尽兴地跳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戈登警长一直围绕着舞他溜溜达达，他身披罗宾汉的大袍子，肩上斜挎着一壶雕翎箭。他正按照计划，每时每刻都在紧盯着维姬佩戴的红主石项链。布鲁斯想，他同时还盯着那9个猫女呢，布鲁斯希望这样做就足够了。

布鲁斯东躲西闪地穿过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的舞池，心里却在飞快地想着别的事。他已注意到，那9个猫女没有一个是自带舞伴的！真不妙！因为如果其中有自带舞伴的，那就可以把她们排除出猫女之外。但情况虽然这样，却仍然可以想出将不利化为有利的办法……

穿过舞厅之后，他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厨房。走廊的人口处标有“来宾止步”字样。布鲁斯透过雾气腾腾的一片浑沌，找到了阿尔弗雷德。这位上了年纪的男管家。坐镇在这里的繁忙杂乱之中，指挥若定，调度有方。

十几个临时雇来的厨师和配餐师正忙作一团，你来我往互相躲让着。一会儿有人将大烤盘推入巨大的烤炉，一会儿又有人从里面拽出一个来。面点师傅们在一个个椭圆形大托盘前忙碌着，为刚出炉的蛋糕和点心作最后的装饰和点缀，打下手的小伙子们则把一个个锃光瓦亮的的不锈钢手推餐桌一会儿推到这边，一会儿又推向那边。宽大的厨房里到处弥漫着烤猪肉和小羊肉串的香味，其中还混杂着炸土豆片、煎蘑菇及煮胡萝卜、豌豆和玉米的味道。今晚的客人恐怕没有一个会饿着肚子离开，这是肯定的！

布鲁斯给阿尔弗雷德递了个眼色，示意让他赶紧过来“，他的这位老仆人马上让过托着“恺撒大帝沙拉”巨大盘子的厨师，来到主人的身边，神态安详地问道：“什么事，少爷？”

布鲁斯一扫平时说话时的那种可亲可爱的少爷口气，严厉地向阿尔弗雷

德问道：“晚宴的座位顺序都安排好了吗？”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的男管家，显得咄咄逼人。

“完全作好了”，布鲁斯少爷！”阿尔弗雷德答道，“每张桌子和每只椅子上都根据每位来宾的服装和票号摆好了纸签。”

“打乱它们，重新安排一遍！”

晚宴的餐桌满满地占据了这座庄园带有圆形拱顶的巨大日光浴大厅，电热除霜玻璃天窗可使二月的寒夜在玻璃上没有霜雾凝结，从而可以观赏满天繁星。今晚出席晚宴的宾客实在太多了，使得庄园里最长的古色古香的餐桌也容纳不下。为此只好又临时加摆了10多张大圆桌。洁白无暇的台布上摆着用晶莹剔透的冰雕成的爱神丘比特作为中央装饰物。晚宴为宾客们提供4种鱼子酱，飞机从南美和加利福尼亚专程运来了水果和蔬菜，各种各样的小点心精美无比，香脆可口。每个人都急不可耐地坐到桌旁，放开肚皮大嚼起来。

绝大多数的来宾都摘下面具，尽情地享受美味佳肴，只有那9位猫女还把脸遮挡着。布鲁斯已经料到会是这样的。

布鲁斯和维姬坐在一张摆放在日光浴大厅一端的长方形大桌子旁，宴会厅里通常总有一张桌子摆放在一头的高台上作为主宾席。长桌的中间摆着一个话筒，布鲁斯坐在话筒的右边，和戈登警长一左一右将维姬安全地夹在当中。市长先生坐在话筒的左边，挨着他的是参议员格雷夫斯及本市其他几位要人，维姬同警长大声谈论着对彭金一案的最新审判；此人是因强抢并企图杀死两只珍稀日本猫头鹰而入狱的。而布鲁斯却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猫女们身上。他把整个大厅扫视一遍，非常满意地看到阿尔弗雷德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他的指示：每个猫女的身边都坐着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小丑”——警察。

毫无疑问，来宾中的一些人对猫女和罗宾汉的手下之间有什么联系而感到惊奇。他们真诚地希望，真正的猫女会在宴会期间无计可施。布鲁斯的面上浮出微笑。他正同他的未丽叶、罗宾汉、一个机器人、一个衣着新潮的少女、圣诞老人及一个宇航员坐在同一张桌前。市长先生的保镖在后面来回地踱着步，没有任何一位猫女坐在附近。

他想，很有可能，我要是走到每一张桌前，去向每一位来宾敬酒，特别是那几位猫女敬酒，我就可能在塞莉娜作案之前，确定到底谁才是她。

还没等布鲁斯站起身来，维姬却已站起身来。“你就别起来了。”她说道。“你要把我的甜点心看好，我去一趟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

还没等布鲁斯表示异议，维姬已用手揽着晚礼服宽大的长裙，沿着日光浴大厅边道向外走去。当她经过邻桌时，突然站起来一个身材灵巧的，穿着全套猫女紧身服装的年轻姑娘，紧跟在维姬身后也向外走去。布鲁斯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感到在罗密欧式的长袍下面，全身肌肉都绷紧起来，准备作出反应。当维姬经过另一张桌子时，又一个猫女也离开了餐桌，优雅轻捷地跟上了前一个猫女。布鲁斯气得牙关紧咬。维姬每经过一张餐桌，那张桌子前就站起来一个猫女。很快维姬身后出现一长串黑色猫科动物，这些人就像在某只邪恶的猫的婚礼中的一长串黑猫伴娘，紧随在新娘维姬的身后！眨眼之间，维姬和那九个猫女鱼贯进入了洗手间，消失在视线之外。

由于出乎意料，那些装扮成罗宾汉手下的绿林好汉们，这时全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与戈登警长互相之间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神色不安地看着。他妈的！布鲁斯急得在暗中几乎骂起来，尽是些男警察，怎么连一个女警察也没有呢！忿忿中，他真后悔没在洗手间里安装上监视器！但这根本行不通，

阿尔弗雷德永远不会允许这么干。但不论怎样，他自己应该想到这种情形；他早就应该有所准备突然之间，所有的电灯没有任何征兆地全部熄灭了！布鲁斯周围响起了一片震惊和恐惧的尖叫声。他觉得他好像听到了维姬的惊叫，但又无法确定。

他身后的某个地方有人摔倒了。那人趴倒在地板上之前，还大声粗鲁地骂着。布鲁斯猜想那是市长大人的警卫！由于只有天窗射进来的光，这些人全变成了一大群黑影！

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该行动了！“我去看一下备用发电机！”他朝警长的方向喊道，“留心别让任何人伤着！”

他那双长期习惯于黑夜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适应了大厅里的黑暗。他敏捷地在餐桌之间穿越着，经过那些从椅子上站起来却什么也看不见的来客身边。在日光浴大厅外面的一间厅里，立着一个衣橱大小的壁龛。黑暗中，那壁龛像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洞的入口似的。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布鲁斯想道。在壁龛的一片黑暗中，他的手摸到了自己的长袍，一把撕开。这服装一撕开，便露出在金光闪闪的徽章辉映下的两只张开的蝙蝠翅膀。接着他拉开壁龛后面一个暗室的门，从里面取出那令人生畏而又为人尽知的黑色面罩……

当所有电灯齐刷刷地复明的时候，蝙蝠侠已在洗手间扶起浑身颤抖的维姬·维尔。在日光灯的照射下，蝙蝠侠全身包裹着一圈金黄色大理石般的光芒，看上去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复仇之神。尽管漆黑的斗篷和面罩包裹住的是血肉之躯、但它们却赋予他几乎是超自然的辉光。

有了阿尔弗雷德真是谢天谢地！他暗想道。我就知道他能够很快地恢复照明。

维姬晚礼服的领口被扯开，肩膀裸露着，一头红发乱蓬蓬地散落开来。原本束住头发的那条珍珠项链也被弄断了，晶莹的珍珠在铺瓷砖的地板上，像小粒大理石子一样白花地遍地都是。

她下意识地抓住胸前的破领口，脸上的表情惊恐万状。“蝙蝠侠——你、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的照相机呢？”她问道。

“没事的。”他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安慰她道。“你看清了那些人都是谁了吗？”

“啊！我的上帝！”她大口喘起气来。“布鲁斯的红宝石项链！它不见啦！”

蝙蝠侠猛地站起身来向外冲去。女洗手间的门被他砰地一声撞开，迎面却撞上了两个正穿着罗宾汉的绿林好汉服装的警察。他们手里拿着手枪，其中一个慌里慌张地一枪打来。子弹擦过蝙蝠侠飘拂的黑色斗篷，打穿了日光浴大厅的一面玻璃墙。那块大玻璃发出像雪橇银铃般清脆的响声碎裂开来，哗啦一声摔在地板上，摔得碎片飞溅。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

“对、对不起！”那个开枪的冒失鬼结结巴巴。怯生生地道歉道。

蝙蝠侠一把推开他，向远处的高墙蹿了过去。他看见有两个警察正与一个猫女撕打成一堆。他知道这是一个假猫女，真正的塞莉娜·凯尔绝不会这么轻易束手就擒。

“真他妈业余！”他不禁低声怒冲冲地骂道！

蝙蝠侠转头发现日光浴大厅的侧门敞开着。跑到外面后，他从腰间黄色多功能皮带上挂着的一个小盒中灵巧地取出一副红外线夜视眼镜，卡在面罩

两侧的插槽里戴稳。此时，修剪平整的草坪，便显出红黑两种颜色，像深浮雕那样显现出来。

庄园的东边，三个警察紧紧地追赶着两个猫女。蝙蝠侠不去理睬他们。他深知他所追寻的真正目标，绝不会与同伙一起逃跑！西边，他看到一个警察已将一个猫女制服，正给她戴上手铐，并对她宣读逮捕令。这个不幸的猫女的面罩已松散掉落下来，露出一头金黄色长发。就冲这种颜色的头发，蝙蝠侠认定她也绝不可能是塞莉娜。因为迄今为止据他所知，真正的猫女依然留着黑色的短发。

只剩下南边没有察看——

南边停放的是市长的直升机。蝙蝠侠的耳边突然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螺旋桨的叶片已开始转动起来。蝙蝠侠毫不迟疑，向那边猛扑过去。

真好笑，他想，我还真不知道猫女会驾驶直升机！

他冲到停机坪，往上一纵身。飞速旋转的螺旋桨翻搅起强大的气流，掀起了蝙蝠侠的披风，使它鼓胀起来，像狰狞的吸血蝙蝠那双黑色的扇贝状翅膀。但他还是晚了那么一了点儿。他的手指触摸到了着陆架，但没抓住，因而跌落下来。稳稳地双脚落地后，蝙蝠侠伸手到腰间金黄色多功能皮带上按下一个装置，嗖地射出一条绳钩索。但爪钩也只是在着陆架上碰了一下没有钩住，掉落在离他靴尖几英寸的地方。

蝙蝠侠没有因此而犹豫片刻。他转身向庄园西边的森林茂密处飞奔而去，在那里有一处秘密的小机坪，掩藏在灌木丛中并有电子监视装置监守着，他的蝙蝠直升飞行器就藏在这里。

这架直升飞行器浑身乌黑，呈流线型，看上去不像一般的直升机，而像一艘外星人的宇宙飞船。这家伙装有两台结构紧密的大功率发动机，凸出在单座舱两边水平方向伸展出的两只蝙蝠翼状的机翼上。机尾的喷气推进器可以使这架飞行器高速垂直爬升或盘旋。布鲁斯·韦恩为了这举世无双的机器比了一大笔钱，就连五角大楼也不会拥有比它速度更快、用途更广的武器。

布鲁斯没用多少时间，就利索地钻进座舱系好安全带，调节好风门杆，使发动机发动了起来。他迅速地操纵着它快速向格特姆市区方向飞去。他断定猫女此时正逃向市区里某个秘密巢穴，某个深藏于市内千变万化的下层社会中的富丽堂皇的猫窝里。

蝙蝠侠打开雷达开关，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不同方位的各种飞行物：南面几英里处有两架小型飞机正飞向自己的私人机场，而那像是气象汽球的东西，唔，对了，就是市长的直升机。

他把风门加大到最大限度，飞速掠过夜空。红外夜视镜使他能看到下方飞快向后掠过的树林、郊区街道、火柴盒似的房屋等，这一切变得就像某个超现实主义画家用单色调画出的噩梦般的图画一样。

蝙蝠侠的飞行器飞快地接近了猫女，已经可以看见她驾驶的那架直升机机身下面闪闪发光的指示灯及螺旋桨在夜空下因快速转动而搅起的混沌一片的气旋。

蝙蝠侠按下一个按钮，启动了飞行器上的武器系统。机上的电脑飞快地将整个系统自检完毕，他面前标识盘上的指示灯一个接着一个闪亮了，字幕一行行地显现在屏幕上。

战斗系统：准备完毕

烟幕系统：准备完毕

激光系统：准备完毕

机枪：准备完毕

空对空导弹：准备完毕

蝙蝠侠随即又打开导弹追踪系统。一块小小的视屏亮了起来，前方的目标以各种雷达波的方式显现出来。目标锁定器迅速瞄准了市长的直升机并将其锁定。他的手指按在了发射钮上，接着却犹豫起来。

就这样冷酷地将她击落？她毕竟同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不同。她虽然危害他人，但方式却有所不同。她是一个窃贼，一个违法乱纪的人，但却不是个累负命案的杀人犯，不是一个精神变态的暴力狂和毫无人性。她应当进监狱，但却不应被送进疯人院。更何况她是个女人，并且还是……那么一个女人。

蝙蝠侠想到这里，关闭了寻弹系统，决定将其直升机迫降，而不是把它打成一堆冒着烟火的残骸。这一回可以用老式的维持治安的方式也就是合法的方式对付她。

他接通电台通话器。“猫女！”他开始喊话。“我是蝙蝠侠！我已将你锁定在我的导弹跟踪屏幕上。我命令你马上降落，乖乖缴械投降！你答应就不伤害你！我保证你受到公正的审判！”

虽然他并没有期待得到答复，但几乎在他话音刚落，耳机里马上响起一个很像塞莉娜·凯尔的声音，尽管有强烈的僻僻啪啪的静电干扰声，这声音还是非常圆润悦耳。

“蝙蝠侠……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真让人高兴。你总是插手我的事，或者说狗拿耗子。”她居然还吃吃地笑了起来！

“塞莉娜……”蝙蝠侠刚想开口，那边又说话了。

“仔细听着，我的黑衣骑士！市长大人可是和我一同在飞机上哩，旁边还有一只饿急了了的猫。为了吃上一顿鲜肉她会咬死人的！比如说，来块人肝什么的。退回去！不然市长就会变成猫食！猫女讲话完毕！”

蝙蝠侠气得七窍生烟，加快速度追了上去。他本来没有考虑过如果将猫女迫降下来就一定能保证市长安然无恙！他知道猫女仇恨男人！仇恨所有的男人！里面当然包括政府官员，而下管他们多么官高爵显。

她宣称把市长当作人质，这是一个花招！他穿过日光浴大厅时，不是听到有人扑倒在市长的身上，为他遮挡可能飞来的子弹的声音了吗？！他确实听见了！现在用市长来作掩护不过是猫女的缓兵之计！仅此而已！

蝙蝠侠驾驶着飞行器靠近了市长直升机的右侧。他已能清楚地看见机舱门上喷涂的格特姆市政徽标；已能清楚地看见猫女正在操纵直升机，黑黑的美得像块黑曜辉岩。蝙蝠侠用机枪瞄准，扣动扳机，一串子弹曳着耀眼的光芒朝斜上方打去，不偏不倚地把机尾的螺旋桨叶片齐根击碎！

直升机猛地向右一歪，立刻打着盘旋失控地向地面栽去。它下跌的速度太快了！蝙蝠侠不由得有些后悔和后怕。假如不是塞莉娜又在玩什么花招的话，他本不会打得那么狠的。不过他也想好了战斗结束之后对付她的办法。

猫女努力在距高压线几英尺高的地方重新恢复了对直升机的控制。她在最后一刻使飞机急向左转，最后半降半栽地一头扎在一家人家的后院里。

那户人家后院门廊下的灯随着可愤的响声而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蝙蝠侠也急忙操纵着他的飞机低低地在其上方盘旋。他一面摘下红外夜视镜，一面打亮飞行器尾部的探照灯，将两道强光照到了那架偷来的直升飞机上。随即，他接通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

“游戏结束了！别再想逃跑了！”他大声地命令道，声音雷鸣般地响彻夜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乖乖地投降吧，你不会受到伤害的！”

没曾想屋子里的一家人却手背在脑后地走出了屋子：男的是个穿着睡袍的秃顶中年男子，女的头上结着一头卷发器、两颊和额头涂满了白色面膜，还有两个穿着睡衣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年岁小的那男孩像是认得蝙蝠飞行器，于是兴奋得忘记了害怕。

“回屋去！”蝙蝠侠一边盘旋在毫无动静的草坪上方，一边不得不向他们命令道。大人们一边跑一边把孩子拖进屋里，小的那孩子还边走边转头回望。

偷来的直升机的螺旋桨慢慢转动。等蝙蝠侠望过去时，它已完全停止转动。驾驶员爬出机舱时，蝙蝠侠看到什么东西湿漉漉地在地上滴了一大片。她忿忿地朝蝙蝠侠挥了挥拳头，转身想跑，但却重重摔倒在地。她的腿上也有了一片黑乎乎的湿痕。蝙蝠侠估计那是流淌出来的血。

他一面用探照灯的光柱紧紧地将她罩住，一面把飞行器降落在不远的地方。他跳下飞行器，脸上挂着毫不宽容的表情向她走近，就像一个噩梦中的复仇幽灵前来实施正义。

她极力挣扎着想避开他，但已做不到！他清楚地看出她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恐惧。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甚至出于惊怕不时猛烈地抽搐。蝙蝠侠先用手铐铐住她的双腕，以防她又在装假，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急速地检查着她的伤口。他断定这是复合性骨折，但好在不会危及生命。他听到远处有警笛尖叫着向这里开来。警察们会很快赶到这里，会把她送上救护车，但首先他要——

“你可以永远地保留这件珠宝，塞莉娜。”他说道，语调虽然冷冰冰，但流露出深深的哀伤！为什么她总要行窃呢？！他并不想伤害她的！

“为什——”她没能说完。

“它是件赝品！”他道出实情。“一切都是为诱使你上钩，好使你不再于这种勾当！”

她突然地狂笑起来：“那么我们——也玩了你一遭啦！”她使劲地摇晃起脑袋，本已破裂和松动了的面罩，慢慢地从她脸上滑落下来。

一头红色卷发从那黑面罩后散落下来。她的裸脸因失血过多而显得苍白。这张脸确实有些地方长得像塞莉娜·凯尔，但蝙蝠侠对真猫女的相貌了解得甚至比他自己的还要清楚！眼前这个女人，可能在其他场合会更加楚楚动人，但同猫女不是一个类型！

真他妈的活见鬼！我早就知道塞莉娜下会开直升机的！

她开始忍不住大笑起来，连蝙蝠侠伸手过来掰开她紧攥着那块假红宝石链坠的手时也没有停下来。在探照灯强烈的照射下，那块红色的石头在他戴手套的黑色掌心映衬中，像一团凝滞的火。他将石头狠狠地摔在地上，一拳将它砸成粉末，一阵寒风吹过，那些粉末顿时随风四散而去。

塞莉娜知道这是块假红宝石！假如她知道，那么她必定早就有所察觉和计划，这便意味着——想到这里，他又倒抽一口凉气！那块真的现在怎样了？！

他转身跑向飞行器。他必须赶回家中！

在空中俯瞰下来，韦恩庄园就像一座阴森森的中世纪城堡。四周围高高的墙上，耸立着高高的、没有半点灯火的塔楼。滴水檐雕成的怪兽现出各种

姿态，趴伏在没有水的明沟和阳台的上方，一动不动，屋顶的一块黑色琉璃瓦反射出微弱的星光，因此屋顶下的庄园只能见到些模糊的黑影。停车场已空空如也，所有的高级轿车都已开走了，只有几辆警车还停在庄园的大门外。显然，宴会已早早收场……或者很可能是戈登警长因发生了抢劫案而中止了宴会。警车顶部一闪一闪的红灯，使蝙蝠侠十分不快地想起全都是因为那块红宝石才引发了所有这些事情。他暗自祈祷，但愿那块传家之宝依然完好无缺地呆在保险箱里。

9个猫女，他又想到，只有其中的一个抢走了维姬脖子上的假宝石。那个真正的塞莉娜在混乱发生时，到底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他把飞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仅用雷达导航以及用红外夜视镜观察四周。蝙蝠飞行器悄然无息而准确地垂直着陆在庄园西边树林中的秘密空场上。蝙蝠侠跳出座舱跑了起来，宽大的披风在身后飘摆。在那些默默无言的高大松树中间，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巨石躺在那儿。蝙蝠侠伸手按了一下皮带上的一個按钮，发出的信号启动了某个机关，一阵嗡嗡声说明下面有个润滑得很好的装置，接着这块巨石便无声地向后滑动，露出了进入蝙蝠穴的其中一条通道。

蝙蝠侠径直走入暗道。他现在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同戈登警长和他手下的那帮警察们打交道。可能他还有机会来最后阻止那个真猫女的行动，但他同时又担心此时已为时太晚。

在他身后，那块巨大的花岗岩又严丝合缝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关闭了通道。这条通道用莹光条引导方向，很陡的通道经过一段几码长的坡道后，便变得平坦起来。蝙蝠侠的支靴踏在粗糙坚硬的石板地面上，发出空洞的通过的响声。他感到自己心跳，猛烈地撞击着胸前的那块护心徽章。他跑着，嘴里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通道里形成一团团白雾。他不顾身心疲惫和失望，一心只想着尽快查明真相。

她真对保险箱在哪里知道得一清二楚吗？她当然知道！她是猫女！她有自己情报来源，同我一样！

终于，通道走到了尽头，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却似乎走了很久很久。通道的尽头是一间宽阔大厅，漆黑得不见边际。蝙蝠侠又用腰间皮带上的遥控开关，将头顶的电灯打开。尽管有了照明，但这样的光线在如此宽敞的地下大厅里，也显得惨惨淡淡，驱散不了大厅中到处凸凹不平的阴影。远处，倒悬在石洞四壁上的成千上万只蝙蝠由于受到惊扰而吱吱叫着。有几只拍着翅膀向更暗和较不那么拥挤的栖息地飞去。

蝙蝠侠迅速地查看了一下他的总部，视线飞快地从一件件他熟悉的東西上掠过。一切似乎都很正常！计算机和那些艺术品鉴定设备并排摆放在一起，后面便是年深日久形成的钟乳石和石笋。在大厅的尽头，他透过一条似乎直通地心的大裂缝，又看了一眼陈列摆放以往战利品的房间，这些战利品千奇百怪，其中包括一只霸王龙的标本，一枚林肯时期发行的极有纪念意义和价值的硬币，还有一条猫女使用过的黑色长鞭……

塞莉娜，他想到，我们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到底何时才能结束！

一个监视器向他显示，在头顶上方稍远处，布鲁斯·韦恩那书房里最近元人进去过。好！他走进电梯，按下书房那一层的按钮。电梯门关闭了，平稳地上升了一小会儿之后，门又轻轻地打开，面前显出一面宽大的单向反光

镜。蝙蝠侠透过镜子看了看，没看见有猫女和其他人的影子，于是用力推了一下镜子。一扇门向外打开了，蝙蝠侠步伐稳健地走进书房。巨大的硬木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精装书籍，其中绝大部分是医学典籍，全是他父亲留给他的。这里看来没有人乱翻乱动过，但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猫本来就是喜好十净整洁的动物。

他径直走到对面墙边，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说。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红褐色皮封面的《金银岛》上。他伸手将这本书向外拉出一半，接着便听到里面发出金属般咔嗒一声，接着这些像真书那样的朽像被推压的手风琴风箱那样一齐倒塌，变成了紧挨一起的一小堆靠在这书架的右边。在这些古典文学名著空出来的地方，蝙蝠侠看到了一个老式组合保险柜的正面，保险柜的后部隐在书架和墙内。灰色的钢门看起来十分保险，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他记得，就连维姬也不知道有这个保险柜！只有戈登警长与他手下少数警官及阿尔弗雷德才知道。

蝙蝠侠试探性地拉了一下把手，保险柜的门轻易地被打开了——太容易了！他甚至还没开锁哩！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事实告诉他，他已经太迟了！

保险柜里原来放置红宝石的蓝色天鹅绒垫上，现在赫然横倚着个封好口的红色信封，上面还有一个银制心形坠盒！蝙蝠侠一眼便认出这条项链！这是晚宴上出现的那第二个朱丽叶的！这条谜语的所有片断到此全部凑齐了！谜底出来了。

9个猫女！9个掩护！而真猫女却一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那个心形的小盒边上开着一小缝，蝙蝠侠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将它挑开，盒子里竟然放着作为蝙蝠侠的他的小画像，剪切得恰好能放进小盒子里：一副狰狞的样子，双唇紧闭，毫无笑意，那向上弯起的大下巴现在整个朝着他自己的脸，头上是一双蝙蝠的尖耳朵！接着，他审视起那个信封来。信封的正面是一行手写字体，只写着：蝙蝠侠亲启！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为什么猫女要在他的保险柜里给他留下字条呢？！接着，他醒悟到，从猫女方面来说，蝙蝠侠最终总会出现在地下手作案的现场，她如此推断完全合乎逻辑。想到这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的双重身份总算没有被她发现。

他想，谢天谢地，猫女熄灭了灯之后是直奔保险柜而来的，而并没有闯进我的巢穴。

蝙蝠侠慢慢地撕开信封。已经没有必要着急了，显然猫女已离开了多时！从信封里他掏出一张“情人节”专用信笺，信笺的右下角彩画着一只苗条黑猫忸怩作态地站在一颗可爱的小红心旁。再把折叠的信笺完全展开，猫女书法中别具一格的打着各种各样圈圈卷卷的笔体跃然眼前！

亲爱的蝙蝠侠：

祝你情人节愉快！

感谢你的精美猫比的礼物！

顺致爱意

塞莉娜

蝙蝠侠像一尊黑塑像一样呆在那里好一会儿，反反复复把这些字读了一遍又一遍。天亮以前，他必须立刻找到戈登警长把这里发生的新情况告诉他。必须让他尽快审讯那九个假猫女，追查其他线索，警察局里也可能潜藏着通风报信的眼线。必须将蝙蝠飞行器尽快地重新补充弹药并加油及保养。另外

还必须告诉维姬·维尔小姐，让她知道布鲁斯·韦恩依然活得好好的。在痛快地大睡一觉之前，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但眼下，他还是一个人站在他父亲生前的书房里，面对着手里的这张黑红相间的“情人卡”默默地出神。

它到底能算作蝙蝠穴的又一件战利品，还是他再次被打败的标志呢？他感到他内心深处慢慢升腾起一种将他苦苦熬煎的怒火。他知道，不把他母亲留给他的红宝石项链弄回来，他永远不能安生。

三月的格特姆市，寒风凛冽，黑云压城，暴风雪就像狂燥的北极熊说来就来，席卷全城。天气变得同芝加哥的极为相同。

一天深夜，在一条偏僻荒凉的小巷中，出现了一个身影。他形只影单，像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哨兵，孤独地坚守在岗位上。小巷中遍地都是零散破碎的空纸箱和酒瓶，狂风夹着雪花和冰碴，呼啸着不时地从小巷中掠过。一辆车身被涂抹得花花绿绿的高架列车从横越上空的，防护栏已开始破损的高架桥上疾驰而过，车轮将昨日的积雪扬起，乱纷纷地撒落在下面的街道上。路面上的积雪在白天时分被稍稍融化，过往的车辆车轮又将它们碾得稀烂，黑乎乎肮脏的泥浆到处飞溅，又随着傍晚的风雪被冻得硬邦邦的。小巷里的下水道被融化了的雪水灌满，四溢横流，在路面上冻成一条长长的冰道，可以在上面溜冰。但这条“速滑冰道”像是出自于一个疯狂的设计师之手，沿途到处都留有和布满了突起的、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丑陋不堪的障碍物。这是一个人们最不愿外出的夜晚！这条小巷也是人们在这样的夜晚最不愿来到的地方！你要是在今晚还来到帕林科大街上游荡的话，你要么就是陷于绝境，百无聊赖；要么就是出于贪婪想孤注一掷；要么就是吃错了药变得鬼使神差。

蝙蝠侠紧紧地蜷伏在高架桥的钢梁上，钢梁上不少地方都已开焊、断裂，似乎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蝙蝠侠眼睛一眨不眨，死死地盯住横躺在下面十多米之处的小巷。他的黑色斗篷把他的身体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抵御着风寒，别人也很难发现他。他就这样地坐着，等待着，搜寻着，一动不动，但戴着特别手套的双手却死死地抓住自己的双膝。风，刮得更猛烈了，但丝毫没有撼动从高处俯视下面的蝙蝠侠。虽然高处不胜寒，他却为了今晚的成功根本忘记严寒的冰天雪地。

没过多少时间，小巷远处的尽头走来一个黑影。这个新来者穿一件黄色的风雨衣，在冰雪的映照下闪闪发光。这人用风雨帽紧紧地遮住头脸，看不清他的面目、也辨别不出他的性别。来者顶着风雪向这边走来，瑟瑟发抖。他战战兢兢地在冰滑的路面试探着前进。这一切正如蝙蝠侠预期的那样发生了。

蝙蝠侠眯起双眼紧盯着来者，浑身肌肉都紧张起来，准备格斗。但他依然悄然无声、一动不动，俨如韦恩庄园里那些壁龛里深藏的雕像。这时，又一列高架火车飞速驶来，从他头顶上几米高的桥面上疾驶而过，车轮碾过钢轨的接缝处，叮当、铿锵作响，震耳欲聋，枕木也在列车的重压下，吱吱地呻吟着，令人胆寒心惊。但蝙蝠侠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的视线片刻不离下面的来者。

穿雨衣的人走到一处看来早已无人居住的楼房的后门口停住了脚步，鬼鬼祟祟地回头左右来回地看了看小巷的两头，然后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三下。几秒钟之后，那扇门向里打开一条缝，一道狭窄的光线从门缝里泄露出来，

洒在小巷那冰雪铺地的路面上。蝙蝠侠看到门上还紧扣着一条踱铜的防盗链，不能完全打开。但就在此时，他看见门缝里出现了一个面色灰黄的男人，嘴巴上还捂一个纸制空气过滤罩，脖子上系一条橙红色围巾，头戴一顶灰色小毡帽，上身还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防弹背心，但这件背心看上去就不会起到任何防护作用。

同我事先想到的完全一样！蝙蝠侠暗自点头。门后的那人是“妄想狂人”帕西·普拉墨尔，格待姆市最不可救药的赃物买卖人之一。现在他又在实施他固有的伎俩。

手中紧握蝙蝠圈，蝙蝠侠监视着下面两人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最佳的打击时间。小巷里的来客同门后的那个人正在急促地低声交谈着。还下到火候！蝙蝠侠想着。但快了！他计算着他和下面的两个目标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将风速和风向的因素考虑在内。

帕西的手中拿出厚厚的一摞百元钞票，那个包裹在黄色风雨帽里面的脑袋点了几下，伸出一只带着连指手套的手把钱接了过去，缩回风雨衣下面，等这只手再次从风雨衣下面拿出来时，掌心中托着一个放射着红色光芒的东西，四周还盘绕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链子。屋内的灯光照在红宝石链坠上，使它就像一大颗鲜红的血珠，在手掌中摇摇欲滴。然后，两人在瞬间完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勾当。

是时候了！蝙蝠侠想道。

两个蝙蝠飞圈一个接一个地从高架桥钢梁下腾空飞出。第一个飞圈就像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一样地迅速准确，飞过去正好卡在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中，圈边的利刃深深地嵌入门和门框，死死地钉在那里。帕西哇地惊叫起来，猛一推门，想把它关死，但飞圈顶在那里，门关不上。说时迟，那时快，第二个飞圈紧跟着飞到，一下子打在了穿黄雨衣人的头上，发出沉闷的金属和肉体撞击的声音。那个身影踉跄了几步，扑倒在一个锈迹斑斑的垃圾桶上，然后瘫跪下来倒在地上。

蝙蝠侠没有等在那里查看飞圈的打击效果。钢圈尚在半空中飞行之时，他已从高处的隐身之处飞身落地，猛烈的狂风把他的斗篷高高地向上扬起，使他像一个威力无比的天神，张开双翼，降临人间。他怒火冲天，双拳紧握，每一个动作都无比准确、连贯和有效。就在他采取行动的一刹那起，蝙蝠侠就开始给自己读秒。

第一秒：他稳稳地落在路面结冰的小巷中，他的鞋底装有尖利的防滑爪，滑溜的冰面丝毫不能对他的速度产生影响。他的斗篷在身后飘舞，显示他神圣不可侵犯，一双威严的眼睛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他竖起耳朵，警觉地注意着四周可能发出的扣动扳机或子弹划破寒夜带着刺耳的尖利哨声飞过来的声响，但四下里寂静一片。

第二秒钟：他右腿飞出，踢中目标。穿黄色风雨衣的人一头栽进垃圾箱里，挣扎了一下，便昏死过去。不错！所有时间的安排均在掌握之中。

第三秒钟：他用肩膀猛地撞向那扇半开的门。防盗链哗啦一声断裂开来，嵌在门框上的蝙蝠飞圈也随之脱落下来。前面传来慌乱的脚步声，帕西正发疯似地向楼房的前门逃窜。蝙蝠侠提醒自己，那块红宝石就在帕西的手中，我绝不能让他逃掉！

这幢楼房以前是一座百货商店，由于倒闭被废弃不用。蝙蝠侠在空空荡荡的柜台和试衣间帘幕之间穿行，飞快地向前追去。四周的墙壁上也是光秃

秃的白茫茫一片。蝙蝠侠的脚下不断地踏碎从墙上剥落下的墙皮。

蝙蝠侠很快就追上了帕西。这个肥胖臃肿的销赃人面带大口罩，上气不接下气，橙红色围巾也跑得长长地拖在身后。蝙蝠侠一眼就看见他手中还握着那块红宝石，这块珍贵的无价之宝是属于他曾经被人谋害而死的母亲的。

蝙蝠侠从后面纵身一跃，将帕西扑倒，帕西四肢摊开，狠狠地摔在地上，两人一齐滚到一个收款台里面。蝙蝠侠迅速地站起身来，而帕西只有抱头呻吟的份儿了。蝙蝠侠一只手一把夺过红宝石，另一只手一掌劈在帕西的后脖梗上。这个流氓无赖遭此重击之后，便趴倒在尘霏和破烂之中一动不动了。

蝙蝠侠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迅速地将金项链在红宝石链坠上绕缠了几圈，将它们放入腰间多功能皮带上的一个小暗盒里。整个追逐过程在4秒钟的时间里全部完成。

蝙蝠侠回到小巷之中，那个穿黄色风雨衣的人踉踉跄跄地挣扎着想站起身来。一阵狂风吹过，风雨帽从他头上掉了下来，露出了格特姆市警察局克鲁伯侦探的脸！刚才的蝙蝠飞圈在他的左脸颊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痕，淤紫的黑血，肿得老高。现在他可一点不像化妆舞会上的“绿林好汉”了！

蝙蝠侠用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揪住克鲁伯的衣领，把他摁在冰冷的墙上，一把撕开他的雨衣，搜出手枪，卸掉弹夹后把枪扔进一堆垃圾里。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才同手中这个堕落的警察脸对着脸，双眼从蝙蝠面罩后面狠狠地盯着克鲁伯，开口只问了一句：“她在哪儿？！”他只想得到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谁？”

蝙蝠侠愤怒地咆哮起来，双手死死掐住这个警察败类的脖子：“我问的是猫女！她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克鲁伯崩溃了，眼泪流出了眼眶，很快就在腮帮子上冻住了。“我们只是通过电话交易，或让人传递消息……我甚至不知道那晚在韦恩庄园的宴会上，她究竟躲在哪儿，她强迫我说出所有的暗道机关……还有保险柜。她讹诈了我！”

倒霉的是，蝙蝠侠竟相信了他的交待。猫女从来把她的踪迹掩藏得很好！他十分厌恶地把俘虏拖进旧储藏室，把他同琅西一道铐在一根粗铁管子上。他们呆在那里会没事的，然后戈登警长会来把他们带走。他当然还会告诉戈登那支枪扔在了哪儿。

出来之后，他沿着这条僻静的小巷走着。寒风已驱散了满天的乌云，苍白的月亮冷冷地把寒光撒落在他身上。他收拾好他的蝙蝠飞圈，在满地散落的垃圾、砖头、瓦块的地方停了一小会儿。

他终于夺回了母亲的那块红宝石！但这还不够。格特姆城的夜晚是属于他的，但又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那位迷途的猫女还在磨碾着利爪，满怀着忿恨或怒火。

他又从腰间金色的腰带上打开一个暗盒，拿出那个银光闪闪的心形小盒坠。这是情人节的礼物！他长久地凝视着它，把它紧紧地贴在脸旁，一阵淡淡的幽香飘了过来。

后会有期，塞莉娜！他默默地向天起誓，咱们后会有期！

## 猫王之死

罗伯特·温伯格著

疯子的头脑就像地下达宫一样错综复杂——千回百转迷宫样的黑幽幽的廊道，通向地下深处越来越远。

——贾斯廷·杰弗里

警长詹姆斯·戈登极为厌恶地摇了摇头。在他干上警察这个职业的所有岁月里，他所目睹过的千奇百怪的犯罪案件，远比他亲自处理过的不知要多多少。不过今天晚上的这个案子，比他所能回忆起的最棘手的案子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远非只是杀人者手段十分残忍而已。死尸总是令人讨厌的，但使他厌恶的是所犯的罪行中那种单纯的残忍，实在惨无人道。

赖尔登这位负责调查取证的警员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是个体魄壮硕的红头发爱尔兰人，两眼经常充满善意地眨着。不过今天晚上却不再是这样。

“警长，6只大狗，”他说道，同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是想把鼻孔里那股浓烈的血腥味驱赶掉似的。“就我们所知，总共有6只呢。我们本不敢断定，后来我们把那养狗的人弄醒了才确定下来。”

戈登不禁打了个冷颤。总共6只道伯曼猎犬，而且还是人所共知的最凶猛、最富于攻击性的猎犬，全都给弄死了。他周身打了个冷颤，想从精神上使自己恢复常态。还不单只是弄死了，它们还被咬成一块块，再加以撕碎，像是某种原始森林的猛兽干的一般，这真是剥皮剔骨的屠杀。

“珠宝呢？”他问道。

“全不见啦。”赖尔登答道。“跟别的商店的情形一模一样。保险箱给砸了，珠宝一颗不剩全拿走啦。”

“一点线索也没有！”戈登说道，同时把明显的事实指出来。“这个贼，无论他是谁……或是什么东西，十这种勾当实在是太聪明了。”

“目前还不能这样说吧。搞指纹的那几个伙计正在柜台上撒粉末哩。不过我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时来运转啊。”

“今天晚上也绝不会走运的。”戈登说道。“这个杀人狂一直什么错误也不犯。这家伙至少不是那种愚蠢的东西。”

戈登从口袋里取出一盒口香糖来，塞了几块在嘴里。嚼口香糖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使人显得傻头傻脑的样子，对牙齿也没什么好处。他打算戒了，但那是以后的事，而不是今天晚上。只要这个杀人越货偷珠盗宝的家伙还在格特姆市徘徊，他就暂不戒掉这个习惯。

这种杀人越货的犯罪行为始于两周前。第一次作案时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在罪案泛滥的格特姆市，更深入挣时对繁华的商业区的一家珠宝店进行抢劫，只是小事一桩。只是罪犯设法逃过了商店里安装的高度灵敏的报警装置这件事，才使好几个人感到吃惊。但也就仅仅几个人而已。对于警方来说，这意味着是一桩内盗案。

似是第二桩盗案发生后情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次作案也是在寸土尺金的繁华商业区，弗拉什曼珠宝店的陈列柜里陈列了好些该市里最上等的金刚钻石。除了装有最新式的防盗报警装置外，店主还雇了两个12小时值班的看门人。这两个人以前干过警察，是健壮有力、可信可靠、完全值得信赖的

正派人物，足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至少在那天晚上以前，他俩还从未出过纰漏。

那贼是在午夜和拂晓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作的案。这个人屋窃贼像幽灵似的很容易地躲过了所有的屋外报警器和扫描器。警察根本找不到破门而入或破窗而出的任何蛛丝马迹。罪犯出入的唯一证据，是陈列柜里的东西给洗劫一空了。另外就是派来守卫这些珠宝的那两个人的尸体。

想到这两个人的尸体，戈登不禁深深地倒吸一口冷气。这两个人全被这位不为人知的杀人犯残忍地给弄得支离破碎。

其中一个的肠子给野蛮地挖了出来，弄碎的肠子扔得珠宝陈列室里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警察发现他面朝地躺在自己那五脏六腑的碎块里。死者脸部那令人见了害怕的表情，就连最大胆的调查取证的警察见了也害怕。

第二个看门人的命运对警长来说清楚地表明，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杀人狂。验尸官的报告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这个杀人犯先是把这位看守击昏过去，此时后者对这位劫贼来说已不构成任何威胁了。他本可把珠宝席卷一空而离去，大可不必再犯进一步的暴行了。

但是，这古怪的家伙却无情地把这个人的脖子和脸割成一条条的人肉。其外貌所保留下来的一小点儿地方，使人完全看不出其本来面目了。最惨不忍睹的是，这看守的尸体上还挖去了好几大块肉；这情形表明，杀人者把他杀死后，还把挖出的那几块人肉活生生地吞进了肚里。

随后还发生了更多的犯罪案件，全跟珠宝或罕见的钻石有关。另一个守夜的看门人给杀了，杀死的惨状跟前一位一无二致。今天晚上轮到了这6条狗，全都给撕成了碎片，其四肢则扔得波蒙特百货公司的地板上到处都是。

“你查过佐克这个犯人了吗？”戈登问道，同时摇了摇头以清理头脑里的一团乱麻。

“在亚卡姆疯人院，他被紧锁起来了，插翅难飞，”赖尔登答道。“接到电话后，我对此反复加以了查实。完全按你的指示办了。”

“知道了，知道了。”警长说道，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另外，佐克杀人总是有个借口，无论这借口有多么古怪。可这几桩谋杀案却是……反常得不可思议。”

“警长，你可是说到要处了。”赖尔登说道，说话时还心有余悸。“这些行为根本不合理。你知道街上的人在说些什么吗？”

“不就是关于狼人的胡说八道吗？”戈登讨厌地哼了声说道。“算啦，赖尔登。动物王国里除了人之外，没有哪一种动物会养成喜欢金刚钻和红宝石的习惯。可有人性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残暴的罪行呢！”

“警长，那边！”

他指的是雅各布，此人也是实验室里的一员。他正站在距柜台约20英尺之外的地方，激动地指着地板上的什么东西。

戈登急步走了过去。他默默无言地瞧着那位警察所发现的东西。地板上有一摊血。在这摊血的正中央，明显地显出一个爪印。一个很大的爪印——一只其大无朋的猫的爪印！

“杀人犯原来是只猫！”《格特姆市日报》以大字标题宣布。布鲁斯·韦恩早饭时一边慢慢地小口品味着一杯咖啡，一边琢磨这个故事。他的神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饭吃得很慢，机械地咀嚼着口里的东西。最近有关这几桩

杀人案的阴森恐怖的细节描写，实在不是开心地品味食品的开胃药。

看完报纸后，韦恩整整齐齐地迭好报纸，把它放在碟子的旁边。一种头脑冷静、伸张正义的怒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但与往常一样。他总是把这种感情严密地掩盖起来。动不动就发火导致判断错误，这种事实太多了。而在他与犯罪分子那没有休止的斗争中，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会导致个情的无可挽回。

闭上双眼后，这位百万富翁对报纸所登载的事情细加推敲。自从第一次抢劫案之后，作案的手法几乎一成不变。警方至今束手无策。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怎样闯进珠宝店的，亦即怎样躲过了各种安全报警器的。事情看来就像是、这家伙会穿墙术、是从墙里钻进去的。甚至连戈登这样的警察中的顶尖高手，也对血摊中那个猫的爪印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肯定只有蝙蝠侠才破得了此案。

韦恩叹了口气，感到实在困乏得要命，可是一天才刚刚开始。有时更深入静时，由于难以入睡，他会因困扰格特姆市的这位杀人狂一连串的不断作案左思右想。事情看来就像是，有好几回，他的整个一生，全都用到对付那一个又一个的疯子了。难道这个大都会成了个疯子滋生的大本营了？或更确切他说，疯子的出现，就是为了向蝙蝠侠挑战，是蝙蝠侠招来了疯子们吗？这个问题折磨着他的良心，但是他可无法找到答案。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答案。他所了解的一切就是，如果没有他，更多无辜的人就会丢掉性命。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

把一切幽暗抑郁的想法全部打消之后，韦恩把桌子上的东西推开站了起来。他是个体魄魁伟的人，浑身充满了力量，手臂和胸膛上凸起的一小块肌肉，就像此伏彼起的钢条一样。由于身材健美且各部分的比例恰到好处，这位百万富翁的块头，在人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总是惊叹不已。

可是没有人把他与神秘人物“黑衣骑士”联系起来，这种情形实在是对作为演员的他那完美无缺的技巧的一种无言的赞美，曾经有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把他描绘成是“树懒的化身”。读到这篇文章，使韦恩一连笑了好几天。

吃完早餐 10 分钟后，他走进了宅邸下面那不为人知的地下密室，他称之为“蝙蝠洞”。这是有各种车间和实验室的一座其大无比的建筑物。就是在这里，他使自己从凡人变成了超人，即从布鲁斯·韦恩变成了蝙蝠侠。另外，他还希望，他能在这里找到那个幽灵般的杀人狂的答案。

通过使用本市闹市区的一个计算机的方格坐标指示器，蝙蝠侠锁定了每一珠宝劫案的具体地点。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珠宝店，全都位于老城区，这地方差不多一百年来仍然风貌依旧。凭着直觉，他调出了所有这些珠宝店的设计图。进行一番研究之后，他失望地发现，这些商店是分别由好几个不同的建筑师设计的。四家不同的珠宝店，建造的却是大致一样的商店，这种情形看来极不可能。

然后，蝙蝠侠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他再次对这些地区扫视了一眼。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这几家商店到底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过了一会，他认为自己已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由于向自己提出了错误的疑问，所以警察至今无法找到答案。他们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鬼怪般的盗贼是怎样破门入室的。因此他们在企图破这一系列无法破得了的案子时便无计可施了。只有他蝙蝠侠才看出了问题的症结。这个盗贼并不是破门而入的，他是在报警器给安装上之前，便已可以自由出

入这些珠宝店了。

蝙蝠侠在调取有关的参考文件时，这些事实便显示在了他的计算机上。100年前，在格特姆市繁华的商业区下面约一百英尺深处便已开挖出一个四通八达的巨大地下通道网。这些9英尺高16英尺宽的通道，在马车多得快要塞得水泄不通时，曾一度起过减轻交通拥挤的作用。

这些地下通道系统与市南的铁路货场直接联结，通过它可以直接进出商业区的无数百货公司和零售商店，而根本不必依赖市区的地面交通网络。送货时使用的是在铁轨上行驶的小型手摇车。有80余座商店通过其地下办公室与这些通道相联。冬天，甚至连煤也是通过这些通道运来的。

铁路运输的衰落和汽车工业的兴起，使这个地下网络变得过时了。货车把产品直接从生产厂家运抵零售商那里，从而避免了中间商和高昂的转手费用。50年前，这个通道系统便正式封闭起来不再使用了，它的各个站场也同样给封堵起来了。

现在，蝙蝠侠怀疑，一定是有人重新启封加以利用这地下网络了。但却不是用来送货，而是被这位聪明过人的窃贼用作藏身之处。当黑衣骑士发现这个巨大的地下通道网的名称叫作“地下迷宫”时，他的两眼不禁眯成了一条缝。

蝙蝠侠从眼角处发现有什么动静，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是他的管家兼心腹朋友，名叫阿尔弗雷德。他出现在这个叫蝙蝠洞的地方，说明他有重要的情况要跟他说。阿尔弗雷德深知，在蝙蝠侠正工作时，最好不去打扰他。

“有事吗？”蝙蝠侠问道。

“本市有线电视台刚才播放了对警署总长林肯的采访，”阿尔弗雷德以精练简洁的话语说道。“我想你也许对他刚才就此案所讲的话感兴趣。”

阿尔弗雷德知道他正在研究这些盗宝杀人案一事根本没有使蝙蝠侠感到吃惊。他的管家对这类事情总是早有预感。林肯这位本市最愚蠢，最无能的警署总长对这种案件发表意见，倒令他惊异不已。

“这位格特姆市的警署总长先生对那些安分守己的市民发表些什么高见啦？”蝙蝠侠淡淡一笑地问道。

“他宣布说，这些大案都是猫女干的，”阿尔弗雷德正经八百他说道。“至于证据，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会把这问题与事实搞浑的。”

蝙蝠侠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猫女是他最摸不着头脑的死敌之一。这个狡诈而足智多谋的珠宝窃贼，去年曾使他多次与她交手而难分胜负。这家伙练过武功，功夫不凡且又美丽无比。猫女跟蝙蝠侠所与之交过手的任何敌手一样狠毒无情。不过她却根本不干那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林肯认为是她而不是别人丝毫不令人奇怪。这位警署总长的脑瓜简直是个木头脑袋，只有白蚁才会对之感兴趣。可是，他的看法肯定会招来麻烦。猫女会认为林肯的话对她是一种人身侮辱，她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得罪的角色。

“我们但愿猫女没听见这番谈话。”蝙蝠侠说道，重新把头转向计算机的显示屏。“这个案子不把她扯进去，本身就够复杂的了。”

不幸的是，猫女却偏偏看了这次采访。错过它是很难的。林肯的谈话，在所有的主要电视频道中，在中午和下午6点的本市新闻报导中，都成了最主要的新闻。而且在这一整天里，20个不同的无线电台还没完没了地反复播

放这一谈话。

猫女对警察局长的这番指责大发脾气，结果是不久后，便在她自己的电视机的屏幕上打出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洞来。当警署总长的话一讲完，她便愤怒地拿起手边的一个花瓶对准电视机掷了过去。跟她的死对头蝙蝠侠不一样的是，猫女塞莉娜·凯尔根本就不懂得要克制脾气，特别是当她被指控干了她所没有干的案子时更是这样。

尽管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可她仍然余怒未消。当她在她的房间踱来踱去时，她那长着又尖又锋利指甲的修氏手指，无法控制地不断合上又张开。“警长大人，猫的爪子，可是不会宽恕人的啊！”她恶毒地想道。“我绝对忘记不了对我的侮辱。”

然而，她大多数的愤怒，却并不是发泄在那位信口雌黄的警长身上。塞莉娜·凯尔可不是傻瓜。那个留在血迹中的猫脚印，并不是因为不小心而留下来的。盗窃珠主的那位才智非凡的真正窃贼，是故意嫁祸于她，而且一点漏洞也没有露出来。

现在，格特姆市所有的人，全都认为猫女就是那杀人越货的真凶。除非她能证明自己一身清白，否则她一生都得背上谋杀犯的黑锅。

大肆盗窃是个重罪。要是当局以抢劫罪而把她捉拿归案，她可得在国家监狱里不知要呆多长时间了。塞莉娜深信，什么监狱也关不住她，可是蓄意杀人的罪名，却肯定得判处电刑。猫女对此可不敢抱有任何死里逃生之想。

同样重要的是，世所罕见的珠主这笔大财也在向她招手。作为格特姆市入室盗窃大师的猫女来说，她认为珠宝生意是她个人的私人领地。塞莉娜痛恨插手这行当的所有人。她那扭曲了的逻辑使她认为，那些金刚钻和红宝石实际上都应该归她所有。她默默无言地发誓，要与那幽灵窃贼把帐算清，使那些被盗的赃物归她所有。

由于全神贯注，她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她伸手拿起了电话机。她决断地想道，是该拜望一下某些相好了，于是她拨了一个记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她的红唇嘟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残忍恶毒的微笑。论惊叫，准也比不上被吓坏的政客所发出的惊叫声。

在她踏上猫女生涯之前，塞莉娜以同样非法的方式来挣饭吃。好几年来，她把自己的玉体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由于擅长于左右他人和反常的情欲之故，她给各种各样的男女顾客提供服务。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格特姆市红得发紫的人。尽管他们千方百计隐匿自己的真正身份，可是谁也骗不了塞莉娜·凯尔。

她善于投机，记忆力极强，对于这些人秘密而不可告人的邪恶勾当，她都一笔笔详细地记录下来，她有一大本相片剪贴集，以备自己时运不济时使用。猫女别的什么都不信，她只相信有备无患。这就是为什么她无论干什么都得心应手的缘故。

打了3个电话又过了1小时之后，塞莉娜斜靠在沙发上，嘴上泛起了一丝狡猾的微笑。好几个政客今天晚上恐怕得彻夜难眠了。把他们小小地惊吓一下实在大有好处，这其中便包括市政厅那几个趾高气扬的家伙。今天之后，他们甚至可能会禁欲了，尽管她对此深表怀疑。不过她才管不着呢。

她敢十分肯定的是，她知道那个幽灵般的窃贼的秘密，这才是跟她有关系的事。从市长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处她探听到，警长戈登认为，那位窃贼就流窜在格特姆市商业区下面以前的地下运货通道之中。

另一条来自警察局的不可置疑的消息更证实了这一看法；这一消息还说，定于后天对臭名昭彰的“地下迷宫”进行大搜捕。正义的车轮在这茫茫人海的大都会中已开始慢慢转动。这对“地下迷宫”实在是大好了。今天晚上，她计划对这地下迷宫发起进攻，实施她自己那种风格的执法行动。

在这个大都会的街道那深深的下方，一个孤独的人影在临时搭起的一张床上翻了个身，床上堆着好些大枕头和贵重的小地毯。这个大房间足足有30英尺宽，每面墙上都有一个通向那古老的货运通道的黑幽幽的进出口，房间的四处到处乱堆着从繁华的格特姆市那十几个商店盗来的财宝。盗来的这些东西并非价值都是一样的。世所罕见的宝石装在古色古香的高脚酒杯里，而在1英尺以外的地方，则堆放着吃剩了一半的炸土豆片的盒子。一罐罐的可口可乐和一瓶瓶世间少见的各种名贵的葡萄酒并排摆在一起。

斜躺着的这个家伙打了个呵欠，接着便坐了起来，用手揉搓着双眼，以便把最后一丝睡意赶出去。他的皮肤呈老象牙那种白里泛黄色，在装饰华贵的两个烛台上燃烧的蜡烛光的照耀下微微发亮，烛光还在远处的墙壁上，投下了一些怪影。这家伙又高又瘦，穿着件轻飘飘的白长袍，只有两只手和脑袋露出在白袍之外。

他的脸长得像一个古代埃及的死神的面具。两片毫无血色的薄嘴唇构成了他嘴巴的口部。两只小耳朵紧紧地平贴在他的头盖上。头上长着密匝匝的一头黑色短发，使他那深黄色的肤色更加显眼。两颊瘦削，像针那样粗硬的两道长眉毛在他那鹰钩鼻的上方连在一起。这样的长相使人对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那威风凛凛的眼睛上了。

他那深绿色的两眼很有催眠力，幽幽的绿光放射出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古怪得像猫眼的这双眼，在颜色上与他所佩戴的那一块宝石匹配得天衣无缝。这宝石是一块很大的多棱面的祖母绿宝石，晃晃悠悠地吊在他的胸前，悬垂在一条纯金链的下面。这个人每吸一口气，那巨大的宝石便像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生命那样地起伏。

迅速而利索地一扭身，这个肤色泛黄的人便站了起来。像是对此作出响应的，他四周的地板上，这时也忽然涌动着生命。猫，那四面八方的猫，这时便全都站了起来迎接它们的主人。黑猫，灰猫。金毛猫、有条纹的猫、短毛家猫及退罗猫，在穿长袍的人把两臂伸到头顶上像是祈祷时，这好凡百只猫这时也跟着弓起猫腰伸起懒腰来。

这人微微一笑，不过这脑袋长得像死神的人的微笑却根本没有幽默可言。他的目光向房间四周扫了一下，然后便对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懂其意思的笑话十分恶毒地大笑起来。眨眼之间，对其主子心绪最轻微的变化也心领神会的这一大群猫，便高兴地也跟着鬼哭狼嚎般叫了起来。这光线昏黄的房间，这时便回荡着震耳欲聋的猫叫声。

此人厌烦地作了个鬼脸，伸出手来狠狠地一挥。他胸膛上的那块祖母绿，也跟着发出绿幽幽的光来，映照出他的这种厌烦与不快。像被刀子猛地一切一样，猫叫声立刻停了下来。说真的，在这里，他才是这一大群猫的主人，他是猫中之王。

“安静，宝贝们，”他低声说道，粗厉的声音在这钢筋水泥建成的四壁中回荡。“你们的叫声使我思想无法集中起来。”

转眼之间，他像冻僵了似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深绿色的两眼透出一种茫然的表情。很快，他脸上又透出一丝满意的神色来。“‘午夜杀手’回来

啦。”他的声音里透着得意地宣布说。“是我命令它回来的。”

从最近的一条地下通道里，这时钻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来，这东西比黑色还要黑，比黑夜还更幽暗。这只杀人的野兽，两眼发出阴森森的黄光，满嘴剑戟森列的牙齿寒光闪闪。这家伙从头到尾有9英尺长，200多磅重，它捕杀别的动物姿态优美，从容不迫，可却凶残之极，是动物王国里的任何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这种猛兽极少被人捕到也永远无法驯服。这位“午夜杀手”就是一只大黑豹。

这只猛兽以低沉的喉音一边嗥叫着，一边脚步无声地越过那钢筋水泥的地板，向猫中之王走去。在猫中之王的胸膛上，那块巨大的祖母绿带着新的威力在起伏着。慢慢地，那野兽喉咙所发出的凶相毕露的低沉嗥叫声变弱了，然后便没有了。在距那个穿长袍的人不到1英尺远的地方，这只猛兽停了下来，并几乎变得温驯起来。

那肤色发黄的人一只手紧抓住那光芒四射的宝石，弯下腰来在这黑豹耳后的地方轻轻地给它挠起痒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猛兽竟像一只巨大的小猫那样，高兴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它终于安静地趴伏在地板上。

猫中之王放心地吁出一口长气，然后便直起腰来。即使在他充分地利用这宝石的威力时，要想控制住这只大黑豹的野性，也是极为困难的。大多数狩猎大型猛兽的猎人都认为，黑豹是所有这些猛兽中最危险的动物。它们的野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活着只是为了杀死别的动物。然而，只要猫中之王仍然掌握着这块祖母绿宝石，他就仍然是兽中之王。

“午夜杀手”最初是在非洲捕获的，它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动物园里度过的。在他踏上他那独一无二的“征战”后，猫中之王便立刻“解放”了这只猛兽。此后，它便以它那钢牙利爪为他服务，听命于他的使唤。

“我感到她今天晚上要来了。”他跪在那一动不动的黑豹身边低声细语道，像是把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它似的。“就是那个我要她做我的新娘的人。有谁比得上猫女更适合于作猫中之王的配偶呢？”

那畜牲懒洋洋地抬起它那巨大无比的头咆哮了一声，同时张开嘴露出它那剑戟森列的牙齿来。“这不关你的窄。”那个人吃吃笑着说道。“要杀死的还有别的人——多着呢。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就快结束了。我用了你的爪印设了个圈套让猫女上钩。她只能来这里查实而别无选择。”

“猫女一旦与我们合伙，我们就放弃这些地道。我对黑暗已经生厌。还有别的城市可加以抢掠，还有别的拿不完的财宝，还要品味一下别的死亡的滋味。”

猫中之王把那块宝石举到前额处，再把这跳动着的宝石不偏不倚地安放在两眼之间的鼻梁上。一种神秘怪异的绿光瞬即布满了这个房间。所有的猫不约而同地全站了起来，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举着宝石的这个人。

“现在去吧，”他命令道。“分散到地下迷宫的所有地方去作我的耳目。不许放过任何在这地下通道走动的任何人。你们要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的王。”他双手把那宝石捏得更紧了。“我是猫中之王。”

然后，所有的猫，便像一阵风一样，分散到这地下迷宫的各个角落，只剩下猫中之王和“午夜杀手”，他俩在耐心地等待猫女的到来。

对蝙蝠侠来说，进入“地下迷宫”实在容易得很。他只是希望，出来时

别遇到大多的麻烦。

那天傍晚 6 点钟，百万富翁兼花花公子的布鲁斯·韦恩准时来到了位于格特姆市珠宝专卖区的中心地区的刘易斯顿珠宝店。随他一起来的是一大帮子饮食供应商、装饰商和名工巧匠。当这些人跑来跑去，把这商店的主要陈列室改建成一个豪华的接待厅时，韦恩便兴高采烈地与威廉·刘易斯顿这位该商店穿着小礼服但头发已经花白的经理讨论起他的打算来。

“今天晚上我要给几个朋友开一个小型的、全是熟人的晚会，”他边嚼着由他那位无处不在的男管家递给他的一杯白葡萄酒，边向他吐露道。“有时候，在我那大宅里，事情会变得使人心烦。我想，在城里愉快地过一晚，也许会更加令人愉快。”

刘易斯顿皱着眉头，脸上露出不赞许的神色，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韦恩的计划的看法。然而，这位世故的长者却把他的想法留在了心里。

为公众所尚不知悉的是，刘易斯顿几个月前资金周转严重不灵。销路不畅迫使他在各方面的运作做出重大削减。破产看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量硬通货的进帐，突然把这一切全给改变了。该店的销售和服务仍旧继续下来了。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珠宝生意也随之变好。暂时的危机过去了，商店又开始生意兴隆。

对于这些必要的资金来源，刘易斯顿家里只有几个人知道底细。对这间由一家入所经营的百年老店的控制，已不为人知地转到了布鲁斯·韦恩的联合公司了。这间商店的日常性营销运作，仍由原先的雇员进行。但是资金的运作，则严格地由国外的一个董事会来控制，而董事会则只对那位衣饰华丽的百万富翁负责。

今天晚上，韦恩首次对这家珠宝店表现出并不是暂时性的兴趣。他脸色苍白，紧紧咬着嘴唇，像是极力克制住免得大发雷霆似的。威廉·刘易斯顿陪着这位新老板在店里各处巡视。

“那里通到什么地方？”韦恩问道，同时挥着酒瓶敲灰积尘封的货栈端头处挂着挂锁的一道门。

“通到地下室去，”刘易斯顿答道。“那地方糟透了，早就不再使用了。很早以前炉子就安在那个地方。这店是本市最老的店铺之一，开张在这里已有一百多年了。”

“这可是太妙了，”韦恩说道，他那厌烦的口气表露出他的真实感情。然后，他心不在焉地问道：“冬天，送煤是从……？”

“通过‘地下迷宫’送来。”刘易斯顿答道。“你知道那地下通道网吧？”

“我在本市闹市区有好几处产业，”韦恩说道。“但没有一处十分靠近这地下通道旧日那中心送货办公室的。”

“多年前我们使用木板钉死了通向那地下迷宫的入口。”刘易斯顿说道。“早在 40 年代，市里就不再使用那地下通道了。”这老头吃吃地笑道。“但在 60 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有人提议把它用作防核尘降的掩蔽所。”

“冷战可真有意思，”韦恩说道。这位百万富翁抓住那商店经理的手臂，领着他返回到主要商品陈列室。

“请别担心你那些美丽的陈列品，”韦恩拍了拍刘易斯顿的肩膀安慰他

---

指前苏联在古巴设置对付美国的核导弹，后被美国发现而产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危险对抗。

说道。“我绝不会干有碍于重大投资的任何事的，这一点请放心好啦。明天你来时，保证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花了5分多钟，好几十次地要求他尽管放心，这才把刘易斯顿说服使他离开了商店。再过了半小时，所有人才终于离开了商品陈列室。最后，只剩下布鲁斯·韦恩和阿尔弗雷德了。

“9点啦，”这位百万富翁瞄了一眼手表说道。“半夜以前那幽灵般的窃贼是不会出击的。这使我有3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去查清他的老窝。”

“你不同意警察插手这件事吗？”阿尔弗雷德满脸不赞同的神色说道。“给警长戈登挂个匿名电话不是还来得及吗？”

“我猜戈登对这些地下通道全都知道。”韦恩说道，接着打开了他那位助手刚才带进来但一直尚未打开的一个大盒子，动手作准备工作，“警署的工作程序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作出决定性的行动。等他调派人员进入地下迷宫，那位谋杀犯早就逃之夭夭了。还有就是，”他最后说道，同时仔细检查盒子里装着的東西。“单枪匹马一个人比起一队警察来，找到这位杀手的会更大。”

“特别是这个人蝙蝠侠就更是这样了。”阿尔弗雷德深深地叹了口气。

“很对，”韦恩说道，把盒子里的特殊工具全倒在了地下迷宫了。经过一番化装之后，没有几个人能发现黑衣骑士会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块头显得粗矮结实，鼓突突的肌肉在宽大的外衣的掩盖下，不再显得线条分明。只有他那黑色而神秘的长披肩，才显得依然如故。

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支强光小电筒。这电筒是按严格的标准制造的，它能发出一束在几英尺之内才看得见的淡淡白光。他皮带上还挂着一个相似的东西。因为在危险的情况下，正常的亮光会暴露他的出现，所以蝙蝠侠才使用这种照明器材，以便他可以一直走到距其猎物极近的地方。这电筒还极为结实，可以当作棍棒使用。在地下迷宫这种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装备这种工具实在十分必要。

这位反罪恶斗士的另一只手里，则紧握着一支轻型的小标枪。标枪里装有目前威力最猛烈的镇静剂弹丸。蝙蝠侠不敢肯定，到底是何种野兽在这地下迷宫里徘徊游荡，因此他可大意不得。3个门卫和6条狗都死于非命并给撕成了碎片，可得小心为上。只要被这些标枪之一划破一道小口，就是大象也会被击倒在地。

“别忘了把碟子里的食物搅得乱点。”他给阿尔弗雷德作指示，同时拆掉了封住荒废已久的地下通道系统入口的最后一块木板。这入口像某种古代大恐龙那张开的大口，默默无言地等待着他走进去。“不管怎样，我们要给人以布鲁斯·韦恩用了好几个小时在这里招待过他的朋友的样子。或我们要这样告诉刘易斯顿先生和我们那些雇员。”

“放心好啦，我会在那些人明天来把这些食物拿走之前把场面恰到好处地伪装一下的。”阿尔弗雷德惊恐地瞧着那黑幽幽的入口说道。“你是不是该带张地图去呢？”

“我全都记在这里了。”蝙蝠侠拍了拍他的脑瓜说道。“地图用处不大。”他接着说，一只脚踏进了那迷宫。“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只有一个方向。向下，不断地向下。”

当蝙蝠侠说他已把整个地下迷宫的路线全记在了心里时，他可不是在吹牛。他天生记忆力极强，并且通过好几年的严格训练使之臻于完美。比较简

单的图形，他只要扫一眼便能过目不忘。比较复杂的图形，像迷宫图，虽然他得花点儿心思，但是却并不需要太多时间。

当他跟阿尔弗雷德说，所有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朝下时，他并没有误导阿尔弗雷德。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汇聚于该市街道下方 100 英尺深处的一个大货场。

整个通道系统的设计，是为了服务于从铁路货场一直延伸到格特姆市南部繁华商业区的整个地区。每天有上百车的货物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出去。为了使运作简单，这工程一开始，便修建了两处货物分类分检区。

一处集中在火车站，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货物先堆放在那里，然后分检出运往商业区的东西。第二处是面积更大的货物配送区，位于它为之提供服务的建筑物之下数十英尺深处。从这里，货物和煤被送往更小的分检中心，再由这些中心进行发货。这时，货物便装在手摇车上穿过各种通道运抵货物的指定收货地点。蝙蝠侠深信，由于主货场太黑和一片乱七八糟，这幽灵般的窃贼，一定是驻扎在其中的一个分检中心站里。问题难就难在既要找到那个房间，同时又不能惊动这幽灵般的窃贼，使他知道自己的到来。

他小心翼翼地沿着与刘易斯顿的珠宝店相连的地下通道向下走。这通道是椭圆形的钢筋水泥式结构，高 9 英尺宽 6 英尺，地板和顶部则成平直形。两条宽宽的铁轨是证明曾有沿铁轨跑动的铁道手摇车沿这同一方向运行过的唯一证据。通道的四壁平而完好无损，一点看不出是年深月久的建筑物的痕迹。每隔 10 英尺远，便有一个小凹龛供安放一盏煤汽灯之用，不过煤汽灯却早不见踪影了。对蝙蝠侠来说，情形看来就像他正穿越打进了地里的一条巨大的管子似的。

开始的时候，黑暗尚未浓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因为从入口的平台处，尚有一缕银白色的光线照在了地下通道上。然而，走出 40 码的一段路之后，这通道便向右拐了个 30 度的弯。这时蝙蝠侠便只好用他那电筒作照明工具了，因为四周是一片完全的黑暗。这种景象实在令人吃惊，甚至还可以说是见了令人丧胆。

蝙蝠侠停了下来，突然觉得胸部有一种很不自在的发紧感。他的呼吸变得短而浅，几乎成了喘气。他还能听到血液在头里发出怦怦声。黑衣骑士也害怕起来了。

一般来说，黑暗并不使他害怕。多年来他便一直与它打交道，并充分利用犯罪分子对黑夜及其所具有的恐怖所产生的疑神疑鬼的恐惧。然而，这样一种黑暗，却是另一回事。

事情并不仅仅是无法看清电筒的小光圈所及之外的任何东西。好几次，他两眼发黑或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绊了一下。不过他总算轻易地不断前进。猛然间，他忽然认识到，正是他目前处身的处境才使他害怕起来的。

他头顶上方是千百吨重的岩石，他和被活埋之别只在于有一道历时一百多年的薄薄的钢筋水泥墙顶起了这些岩石之故而已。这里的黑暗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因为光线绝对透不进繁华街道下面 100 英尺深的这个地方。在这些地下通道中穿行，就像在死人的王国里游历一般。把它们称之为地下陵寝才更加合适。

这里的空气显得压抑而滞重，虽尚可供人呼吸，但却显得毫无生气且带有一股霉味，跟地下陵墓里的一样。一片死寂笼罩着整个地下通道，像尸衣一样罩住了这个地方。这个比喻虽然十分恰当，对于消除蝙蝠侠的恐惧却一

点儿用处也没有。

黑衣骑士厌烦地摇了摇头，强迫自己向前走去。他在此地因顾虑重重而耽搁的时间越多，那幽灵般的窃贼逃出他手中的机会便越大。

又往前走了 50 码之后，通道变成了左右两处的两条叉道。稍为一想之后，蝙蝠侠走进了右边那条通道。通道不断地向下伸展。

他悄无声息地走着，唯一的声音是他的靴子与古老的钢筋水泥地板接触时所发出的轻轻的摩擦声，此外便是他的呼吸声。

什么东西都一动不动和一声不响。通道的四壁在外形上完全一模一样。虽然经历百年，钢筋水泥的墙壁却一丝裂缝也没有。

地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上面什么样的脚印也没有。如果那幽灵般的窃贼在这些通道里游荡，这条通道他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对蝙蝠侠来说意味着，他极少有可能被人发现。在他继续向下走时，他突袭这个神秘的杀人犯的希望也就变得越大。

这时，通道又出现了分叉，这一次蝙蝠侠却走进了左边的通道。虽然对自己的记忆力极为自信，但当黑衣骑士发现通道是斜向下的时候，他仍然禁不住高兴起来。盖在地板上的灰尘，依然不见有任何人走过时所留下的脚印。

又向前走了 10 英尺，在电筒光圈的边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动。蝙蝠侠立刻给惊呆了，本能地举起了手中的标枪，他的五官变得警惕起来，等待着会发生的什么事。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一小会儿，他试探着迈出了一步，再一步。

在一片漆黑之中，突然有两个光点紧盯着他。蝙蝠侠惊异万分地眨着两眼。一只大公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那电筒所照射在地上的光圈内。这只有着黄黑条纹相间的畜牲，一声不响地在他周围转动，像是想弄清他在这里正于些什么的样子。最后，像是表示它同意他的到来似的，这只猫喵地叫了一声。然后，它便不再叫第二声，沿着通道跳跃着跑了并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蝙蝠侠摸不着头脑地摇了摇头。他敢肯定，猫女并没有参与这些犯罪行为。但在这通道里出现一只猫，却似乎在说情形并不是这样。突然之间，他忽然醒悟过来，把那畜牲放走，真是大错特错。于是他拔腿便朝这只猫追了过去。

大约就在布鲁斯·韦恩首次出现在刘易斯顿的珠宝店的同一时候，猫女也走进了地下迷宫。塞莉娜对于地下通道网叫这个名字，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对这地下深处到底潜藏着什么危险也根本一点不害怕。塞莉娜·凯尔虽然天生智力过人，可是却极缺想象力。她认为黑暗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帮手。地下迷宫这绝对的漆黑一片对猫女来说一点威胁也没有。

她是从格特姆市繁华的商业区端头一栋无人居住的大楼走进这地下通道网的。她在图书馆找到的一本很早出版的书，详细叙述了这个繁华的商业区的历史，同时还为她提供了一幅地图。当下拆下把这地下通道与外界隔绝的那几块朽坏的老木板时，她脑海里泛起的，只是些隐隐约约的回忆。

像往常那样，当她去干那些无法无天的勾当时，她总是穿着她那特制的猫女服。这衣服原先是为一位富翁的女儿参加舞会而设计的，但当它落入猫女之手后，这黑色的猫女服便经历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一层薄薄的尼龙丝网衬垫大大增强了这衣服的力度，使它用刀子也难以割破。双膝和双肘处的衬垫则使她不容易受到伤害，她那面罩所衬垫的一层高强度的泡沫塑料，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服装仍然保留了原先的猫尾，不同的只是她用一条钢链

代替了它，增大了它的用处；在情况紧急时，这猫尾就可当作一件出人意料的致命武器来使用。

她的手指的末端，戴着几乎 1 英寸长的弯曲锋利的金属钩。她认为这就是她的猫爪，而尝过这猫爪的厉害的则远不只一个男人。塞莉娜的腰带里别着的，则是 1 条 12 英尺长的皮鞭。她使用这致命武器的技巧娴熟，因为她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不停地练习。

她脚登柔软而十分合体的靴子，沿着这漫长的钢筋水泥通道不快不慢地走着。她手拿一支微型电筒，电筒发出铅笔那样粗的一束光。这就是猫女所需要的全部亮光。她深知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像蝙蝠侠一样，她朝地下深处走去。

每当走到地下通道一分为二的分叉处，塞莉娜便掏出地图来。她总是向那通向更深处地下通道走。她深知，盗宝杀人的这位智力超人的犯罪分子，一定是藏在了地下迷宫的最下一层里。因为要是她去于这种罪恶的勾当，她也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的。

走了 20 分钟几乎是 1 英里的路程后，塞莉娜遇见了第一只猫。它安然地蹲坐在通道的正中央处舔着自己的爪子，几乎像是在迎接一位来客似的。猫女吃惊地揉了揉眼睛。她根本没想到，在这些通道里，她竟会发现有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

她眨了眨眼，再次讨厌地揉了揉眼睛。可是眨眼间那猫却不见了。它镇定自若地在那里等她出现，然后便消失不见了。猫女顾虑重重地叫了一声，接着便从腰带里抽出了鞭子。让猫站岗放哨，乍看起来像是不可能，可是在格特姆市下面的这个地下迷宫，不是谁也没想到会躲藏有杀人犯吗！她继续向前走，身上的所有感觉器官全都警觉起来。

又走了 500 英尺，这通道便再次出现了两处分叉。这一回，一只黑白条纹相间的大猫就蹲坐在右手边的通道里。当塞莉娜走近时它喵地大叫一声，然后便朝通道飞跑而去，转眼便不见了踪影。

“妈的，”塞莉娜骂道，声音里透出一丝畏惧。“这情景仿佛就出自《小女孩》这本小说，而我就是小蒂米似的。”

塞莉娜耸了耸两肩，然后便跟着那猫向前走去。当走了 200 码之后，通道再次出现分叉。在左边那条通道口处，她正跟着的那只猫就蹲在那里等着她。它身边还蹲着一只毛色淡灰的暹罗猫，猫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当塞莉娜走近这两只畜牲时，它们像受制于同一个大脑似的，转身朝身后的通道就跑。

每当进入另一条通道，这些猫便增加一只。不久之后，塞莉娜前面便跑着几乎 12 只猫，全都朝着地下迷宫的更深处跑去。

她曾经稍为怀疑过一下，不知道进入这地下通道是否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她所受到的接待，表明有人在等着她。她控制猫的能力虽然很高明，但与她尚未谋面的猎物所显示出的能力相比，她的这种能力看来几乎等于零。在这些畜牲所表现出的协调一致的反应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且不可思议的东西。

前方远处出现的一片黄光首次向塞莉娜表明，她就要见到这地下迷宫的主人了。到那时，她约略估计了一下，她在通道里行走已有一个多钟头，所走的路也有好几英里了。那片黄光越变越大，在她前方几码远的地方，现已展现出一群群各种各样的猫。

这条通道一直通到一个巨大的钢筋水泥拱顶室，这地方是正方形的，每边长 10 码。塞莉娜马上注意到，这房间的每一面墙，都有一个与她走过的那条通道完全相同的通到另一条通道的开口。她尽管对走到这里来的那条路记得一清二楚，但如若从另一条通道出去，却有可能使她遇到极大的麻烦。但在她能安全地在她脑海里想出恰当的出路之前，她的目光却落到这房间的中央，由于吃惊，她的两眼瞪得溜圆溜圆。

一个男人斜倚在用枕头作成的王座上，周围蹲满了猫，这些猫多得比塞莉娜在一个街区所曾见到的还要多。这里的猫足足有几百只，有大猫也有小猫，有年轻的猫也有老猫，有公猫也有母猫，全都瞪大眼睛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那种目光的强烈，几乎能使人进入被催眠状态。然而，迫使她不得不注意的，还是这些畜牲的主人。

这个人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白色长袍，只让他的头和双手露了出来。他那皮肤是老象牙的那种淡黄色，与他那头黑得像夜晚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血色的薄嘴唇动了动，露出一丝表示赏识的微笑来；而他那深绿色的双眼，则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他胸膛上那块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而又美丽无双的祖母绿宝石，带着不自然的生命力在跃动着。

“欢迎来到我的老巢，”她的主人说道，以极快的手势向房间的四周挥了挥；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响彻了整个房间。“欢迎你前来猫的王国作客。”

“猫的王国，”猫女念叨着说道，同时小心翼翼地注意到，房间的地板上到处乱堆着一堆堆价值连城的珠宝。“太妙啦。可是见鬼，你是谁呢？”

“你猜不出来吗？”那个黄皮肤的人问道。他把手向一边伸去，轻轻地使手指越过一个黑色大枕头的顶端。由于没有预先警告，塞莉娜突然被惊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脑袋从地上抬了起来，与她的目光相对的，是一只体形巨大的黑豹那两眼的凶光。

她的那位主人吃吃笑道：“我是猫中之王。”

她是他所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一切的化身。一种毫不外露的满意之感涌上了猫中之王的全身。猫女作他的配偶真可谓是天造地设，不过得迫使她服从自己的意志才行。

“坐下，”他命令似他说道，用手指了指地板上到处乱放着的座垫。“请不要客气。要不要来杯葡萄酒？我整个晚上都在等着你的光临。”

“是吗？”猫女说道，慢慢地坐到了地上。他邪恶而又满意地注意到，她背朝通道出口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面朝着他和午夜杀手。她根本不信任他。这正是他所希望于她的。轻信的人容易吃亏上当。

“葡萄酒，要喝吗？”他再次问道，同时举起了一个瓶子和两个杯子。

“是从格特姆市所有最好的陈年佳酿中精选出来的。”他大笑起来。“丢失宝石的消息登满了各种报纸，因此谁也不会去理会丢失几件家具或几瓶陈年佳酿了。”

“没错，没错，”猫女说道，两眼始终紧盯着他，接过来斟得满满的一怀酒。“我们还是说说关于你等我的那件事吧。”

猫中之王小口小口地啜着酒，像是让他的客人放心，酒里并没有放毒。他很明智，对于像猫女那样的女猎手，他才不会试图于任何愚不可及的蠢事呢。对于她，他得用更加狡猾的陷阱才能捉住她。

“好吧，”他狡诈他说道。“我以前所作的任何案子，全部不留下丝毫蛛丝马迹，因此你真的以为，我会在最近所于的一个案中，竟无能到会留下

带血迹的脚印吗？那是我指使‘午夜杀手’故意这样子的。”那黑豹听到提到它的名字，立刻嗥叫了一声。“让它踩在那摊血上。这是我向你发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乐意，那就算是对你发出的邀请信吧。邀请你来我这巢穴作客。”

他再次微笑起来，对自己感到十分得意。“这封邀请信还真的起了作用。”

“我不是来了吗？”猫女说道。“不过是按我的条件，出于我自己的原因而来的。明白吗？”

“当然啦。你是我的贵客。我保证你在这里绝对不会受到伤害。”

“对你的关心我表示感谢，”她答道，声音里透出一丝嘲讽。“因为考虑到你的双手已沾满了鲜血之故。”

“这算什么。”他厌烦地从鼻腔里哼道。“全是些凡夫俗子。他们的死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无足轻重。”

“像我们？”她接口说道。

“一点没错，”猫中之王说道，同时让右手经过胸前把那块宝石向上举了起来。像给通了一下电似的，这块神圣的主石的威力流遍了他的全身，使他的思考力一下子猛增了10倍。猫女的两眼激动地眨着，他的话以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摧垮了她的意志。“我们是锡克默特神的选民。”

“锡克默特？”她不解地问道，一心想了解更多的东西。

“就是神，”猫中之王说道。“埃及的狮头女神，又称太阳神的眼珠。我和你，还有像我们那样的不多的其他几个，是她的门徒，是她的孩子。我们都是猫人。”

“我实在不明白。”猫女说道，两只眼睛一直不从他身上离开。

“听着，还是我来给你讲讲我一生的故事吧。”他答道。“讲我命中注定的故事，也是你命中注定的故事。”

重新安坐在垫子上后，他把一切注意力全集中在了猫女身上。等他把手故事讲完，她的思想就会被他所控制。她的意志，只有那么一点儿残存下来，其存在只是为了服从他。

“我叫兰德洛斯·贝伊。我40年前出生于埃及这块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土上。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对狮头女神锡克默特来说是神圣的。我母亲是个富可敌国的女人，在开罗郊区拥有一座大别墅，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关于我父亲人们却只字不提，我从痛苦的教训中懂得了，永远不要问这个问题。然而，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母亲不时暗示性地提及到这最好不要公之于世的痛苦的秘密。我很快便十分清楚，我的出生并不是某种意外的私通所结出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我所受到的教育更证明了这一点。”

贝伊打住了话头，又啜了一口葡萄酒。猫女坐着一动不动，被他的故事和那心形女狮神锡克默特宝石的威力迷住了。“白天，当时开罗最杰出的学者给我讲授科学和艺术的知识。可到了晚上，我母亲便带着我前往该市的老城区与别的人秘密相见，我在那里所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知识。”

他放低了声音，房间里的各种影子这时便似乎变长了。“老态龙钟，形容枯槁的人教给我的是巫术。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可是埃及啊。现代历史不过始于二千年前罢了。当基督降世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早已辉煌了三千年。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师，在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的阴影下呼风唤雨。他们的智慧，已为我所继承下来。”

“为什么得是你呢？”猫女问道，而这个问题则使他吃了一惊。她尚未

完全被他那摄魂术所控制摆布。

“我是锡克默特所选定的人，”兰德洛斯·贝伊答道。“你也是。可能还有别的人，但这些人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全部威力。我们都是猫人。”

“对于这种天赋根本不存在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的那些师傅，虽然在巫术方面大智大慧，也没法给我解答这些问题。某些人天生就与猫科动物有一种特定的相互吸引力。我们命定属于猫的王国。我们被它们所吸引，而它们也被我们所吸引。我们像它们那样思想，并且了解它们。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也许情形确是这样，即那些相信肉体能再生的说法的人是可信的话，那么我们的前生就是猫类动物。”

这位埃及人举起了拿着那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的那只手。“我的师傅和我母亲以古老的方式，亦即巫术的方式对我进行教育，因为他们怕我，怕我所具有的威力。这块宝石是我那位不知名的父亲留给我母亲的，责成她在我13岁生日时送给我。她不敢不服从。”

贝伊摸了摸那宝石。它发出一阵阵天生的光来，是那种与他那绿色的眼珠相辉映的绿光。“在埃及的古经卷里，这宝石名叫锡克默特之心。这是一块有生命的宝石，使它的主人拥有通百兽语言的能力，从而成为猫科动物之王。”

他心里清楚，不能说这主石的光芒能使其主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那些稍逊于他的人，其中包括他那些猫类追随者们。而且还有任何对他装神弄鬼却不起疑心的人。再说上几分钟的话，猫女就会成为他的人，从肉体上和灵魂上永远为他所拥有。

“我母亲与她的朋友为我安排好了远大的前程。不幸的是我并不愿成为她们的阴谋的马前卒。我的头脑是我的。等我一长大成人，我便离开了他们及他们那卑劣的梦想。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来到了美国，渴望着品尝肉体的快乐。”

贝伊假笑了一声。“一连20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驯兽师。以前从来没有准能那么轻而易举地驯狮伏虎。我的这种技巧，成了电影和电视制片厂的可居奇货。每次与马戏团作巡回演出，我挣的钱得用天文数字来表示。没有准对我的这种专业技巧的原因问过个为什么，而我则深知，最好对他们守口如瓶。”

“美女。威力和荣誉，随我尽情享受。一连几年，我在这种威力所带来的快乐里恣意享受。”他停了停。“然后，当正常的享乐再也不能刺激我时，我便重新返回到我年轻时的黑暗中去。在我追求更大的刺激和新的感官享受时，远不止一个无辜者命赴黄泉。”

这位埃及人脸红起来，知道自己的话说过了头。但是他却无法打住话头。“但这并不够。我要更多的东西。我渴望有个伴侣，有个配偶。她就是你。”

猫女的两眼吃惊得鼓突了出来。兰德洛斯·贝伊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是已经太晚了。甚至连锡克默特的心形宝石，也无法消除猫女天生对男人的不信任感。

她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两眼一直没有离开他，只是现在眼色已变得狐疑起来。她不再处于被动地位，举起鞭子对准了他。“贝伊，好牌并不全都在你手里呢。你要是以为，对付小猫的一点鬼计和一屋子的钻石，就能使我把你当成心上人，那你可实在是疯了。”

他们两个都站了起来。但当这个埃及人对此作出回答之前，一只条纹黄

黑相间的公猫，从右手的那条通道跑了出来。它大声喵喵叫着，在距它的主人几英尺远的地方急促地停了下来。贝伊皱了皱眉，把心形宝石紧贴在前额上。很快，他那张怪脸变成了一种冷酷而残忍的微笑。

“真是一种愉快的惊奇，大名鼎鼎的蝙蝠侠快到了。”

这位埃及人挥了挥手，于是那只在他身边的猛兽，便从地板上站了起来。贝伊再次点了点头，在他两眼之间的大宝石，这时便放出光来。那只黑豹凶猛地咆哮一声，使整个房间都震动起来，然后它便猛地一扑扑进了右边那条通道。

“没有人，”兰德洛斯·贝伊说道，同时粗厉地大笑起来。“甚至即使是蝙蝠侠，也无法在‘午夜杀手’的愤怒里死里逃生。黑衣骑士今天晚上是死定了。”

蝙蝠侠只开了一枪，可是却没有打中。那只黑豹在黑暗中向他扑来，速度快得像持快列车的火车头。它的爪子击打在钢筋水泥地板上的唯一的嚓嚓声，此时便成了黑衣骑士唯一的警报信号。他已来不及想也来不及瞄准了。蝙蝠侠本能地作出反应，举起他那标枪就开火，这只巨大的群体猛兽向上一扑，正好撞到了他所发出的一道白光里。

人即使能耐，也敌不过时机合适。就在蝙蝠侠扳动扳机的一瞬间，那只黑豹正好跳起在空中向他这位反罪恶斗上扑过去。装有镇静剂的标枪在这猛兽张开的爪子中飞过却没伤着它，结果标枪啪地落到了30英尺外的钢筋水泥地板上。

蝙蝠侠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只庞大的黑豹像一发炮弹那样撞到了他身上，其冲击力一下子把他撞倒在地上。豹子那张开的血盆大口猛咬他的脸，而它那巨大的两只前爪则撕扯他的上半身。如果是普通人，这时早就一命呜呼了。但蝙蝠侠却并不是这种人。

黑衣骑士以惊人地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他把自己的左臂一下子伸进了这豹子张开的血盆大口里。他拼命地把手臂往这猛兽的喉里捅，迫使它的嘴越张越大。那畜牲愤怒地作出反应，极力想把这只胆敢冒犯它的手臂咬成碎片。可是它那巨大的牙齿却咬不出血来。而它的爪子也是一样，虽然在下意识愤怒地撕扯蝙蝠侠的胸膛，可是却挠不出一滴血来。

晚上守夜人的死亡给黑衣骑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出了这只杀人野兽的爪牙留下的印记，并在进入地下迷宫时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在他的行装下面，他穿上了轻型玻璃纤维织成的护体盔甲，这东西跟防弹衣性能相似。因此，虽然黑豹的爪牙狂暴地咬撕他，却无法撕破他的保护甲，也咬不动他戴着的面具。

蝙蝠侠这时再用另一只手，紧紧掐住这只大猫的咽喉。他使出全身力气，把这黑豹向后推。这猛兽的两只后爪在地板上死命乱挠，可是钢筋水泥的地板无法使它占到任何便宜。一点一点地，那黑豹从蝙蝠侠身上滑了下来，最后滑落到地板上。

黑衣骑士运足力气，强迫自己跪了起来。他的主要目的，是不想让黑豹的两只后爪抬起来，用它的4只爪子来挠他。不管穿不穿盔甲，他的身体只能承受现在的这种打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站了起来。

蝙蝠侠这时虽已气喘吁吁，但是强有力的手指仍然更紧地扼住这野兽的咽喉。黑豹痛苦地呜呜叫着，两只前爪松开了一瞬间。蝙蝠侠立刻抓住机会，把伸进它嘴里的那只手又往外拉出了好几英寸。

在人兽进行殊死斗争而扭打成一团之时，时间一秒秒地在流逝。每当黑豹牙齿稍有松动，蝙蝠侠便把手臂向外拉出几英寸。到了最后，只剩下他那坚硬的拳头仍然留在黑豹的嘴里。他知道，要是把拳头拉出来，就会使黑豹有机会去咬他那没有保护的嘴。于是，他猛地跳到黑豹的一侧，把他全身向下压去。他和豹子一起滚到了地上。

但是这一次，蝙蝠侠却压在了这畜牲的身上。他用强有力的膝部猛顶黑豹的肋部；两肘则紧压黑豹前爪的上部，迫使它那乱抓乱挠的两只前爪分开。而他那有力的手指，则继续扼紧这畜牲的气管，并且越来越紧。

5 分钟后，蝙蝠侠疲惫地站了起来。那只巨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它死了，是被黑衣骑士扼死的。后来，当它的尸体被发现和被检验时，警察发现，这野兽除了气管被掐扁掐坏之外，大部分的肋骨也给弄断了。人兽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人最后取得了胜利。

蝙蝠侠摇摇晃晃地从地上捡起他那支镖枪和手电筒，这两样东西在这场殊死战斗一开始时便掉到了地上。这只杀人的野兽再也无法威胁任何人了。但是黑衣骑士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现在该去找这野兽的主子算帐了。

“还是闲话少说吧，”兰德洛斯·贝伊说道，转身朝着猫女。他的声音里流露出难耐的情欲。“我的故事你都听了。我也向你提出了要求。来吧，作我猫中之王的情人吧。否则死路一条。”

塞莉娜强制自己保持冷静。这个埃及人的催眠力失效了，她现在认识到，贝伊是个杀人狂。他的一切许诺全是假话。或迟或早，他会厌烦起她来，或者被别的女人所吸引。他那下流的建议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某种死刑宣判而已。

“我一直是个独身女人，”她冷静地说道，内心感情丝毫不露。“要使我适应一位配偶，即使是像你这样不可多得的，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件难事。”

那位埃及人微微一笑，看得出他放松了警觉。这正是塞莉娜所求之不得的。自大狂们，其中特别是男的，很容易被人糊弄。他们的极端自私自利使他们甘心情愿地成了别人的牺牲品。贝伊尽管拥有一切神秘的威力，可却仍然被他那情欲所支配。猫女于是试图加以充分利用。

“你说你有天文数字那样一笔钱，是吗？”塞莉娜说道，让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丝贪欲。这想法的确使她激动过。不过她进行赌博，可是为了赢得更大的赌注——她的生命和自由。

贝伊点了点头。“财宝多得连你做梦也不敢想，”贝伊宣布道。“与我所拥有的那些财宝相比，这些珠宝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小玩意而已。你做了我的王后，便可以享有世间所有的最珍贵的各种各样的宝石。”

“你说得还真有点令人垂涎欲滴。”塞莉娜说道。她是在争取时间，等待着出击的合适时刻。

出人意料地，贝伊胸膛上的那块巨大的宝石，忽然放出了耀眼的绿光。那个埃及人像头上挨了一记重拳似的，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几乎站立不稳。

“不可能！”他尖叫起来，因愤怒而满脸涨得通红。“完全不可能！”

“消息不妙，是吗？”塞莉娜问道，一点点地向前挪动。她认为，她那必要的助攻就要开始了。兰德洛斯·贝伊犯了一个许许多多人都曾犯过的重大错误：他低估了蝙蝠侠。

“他竟杀了‘午夜杀手’，”兰德洛斯·贝伊说道，声音里透露出极大的痛苦。这埃及人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可他别想从我的愤怒中逃脱出去。我发誓！”

塞莉娜脸上面无表情，但内心里却高兴极了。猫女尽管不想承认，但当她听说黑衣骑士从黑豹爪下死里逃生，心里不觉也松了口气。没有几个男人能使她发生兴趣，而警察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在她内心深处，塞莉娜·凯尔知道，蝙蝠侠还是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

她小心翼翼地又向前挪近了一步。这一回，贝伊发现了她的行动。他那绿眼睛愤怒得眯成了一条缝。“你想把我当傻瓜来玩弄，是不是？”他恶毒他说道。“当心！我可是猫中之王呢！”

“而我，”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从右手那条通道的通道口处传了过来。“可是蝙蝠侠。”

兰德洛斯·贝伊吃惊地吸了口气。站在黑幽幽的通道口处，黑衣骑士使人觉得成了个可怖而使人镇慑的人。他身材高大魁梧，一件大披风罩住了宽阔的双肩，使他显得像个超人。

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猫女，发现蝙蝠侠的服饰上有无数处被撕扯破了。尽管他显得一点伤也没有，但他声音里的那一点儿震颤却向塞莉娜表明，与‘午夜杀手’的搏斗，已使这位反罪恶斗士大伤元气。他已不适于继续与兰德洛斯·贝伊决一死战了。要对付那疯子所仍然指挥着的那几百只猫，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点那埃及人显然也意识到了。“杀人，”他说道，“可是件令人愉快的事。”那心形的锡克默特女神宝石有力地起伏着，而他的声音则变得尖利而兴奋。

猫女行动起来了。像毒蛇的舌头那样，她那鞭子抽向了兰德洛斯·贝伊的胸膛。那埃及人被这突然袭击弄得不知所措，黑色的鞭子啪的一声抽在他的皮肤上，疼得他可怕地尖叫起来。这鞭子还抽断了系住那有心灵传感力的宝石的金链。

那埃及人赶忙用手去抓那宝石，但却太晚了一丁点儿。那心形宝石像一道绿光，当的一声掉到了钢筋水泥地板上。一碰到地上，这宝石便发生爆炸，放出眩目的光芒，破碎成千百片光芒四射的细粒主石。

“杀……”兰德洛斯·贝伊在狮头女神心形宝石破碎之前发出命令。但他已无法把命令发布完全，来不及说出牺牲者的姓名了。

“杀……”猫中之王命令道。他的话要是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所制止，就是法律。

500只猫疯了似地发出一声狂叫。兰德洛斯·贝伊的表情显得大惑不解，他徒劳地在空中挥舞着双手。“停，停！”他高声喊叫。“我要你们这些畜牲停下来！”

猫女立刻意识到即将出现的恐怖情景，于是她一把拉住蝙蝠侠就向右手边的通道猛跑。她抓住黑衣骑士的手臂，把他拉进了黑黝黝的通道。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他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放手，”他有气无力地反抗道。“我不能让猫中之王跑了。”

“放心好了，”猫女一边说一边把蝙蝠侠向通道的更深处拉去。在他们身后，响起了一个男人那痛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尖叫声。这尖叫声在他们身后响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尽管放心好了。”

第二天晚上，警察对地下迷宫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这次突击搜查出动了100个警察，企图找到那幽灵窃贼的老巢。在第三个拱室的搜查中，他

们看见的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景像。

那屋里到处是死猫。这些猫总共有好几百只，它们不是被锤死或砍死，就是被咬死或挠死，景象极为可怕。不知什么原因，它们在一片疯狂的毁灭性兴奋中全都转向了自己的同类。

在这些死猫底下的，则是一个被撕咬得面目全非的男人的尸体。谁也认不出这个人是谁，从尸体的状况来看，此人的身份也是无法认定的。在通向这拱室的通道里，还发现了一只身形庞大的黑豹的尸体，因而使整个情况显得更加神秘。

甚至连布鲁斯·韦恩。对这情况也有点难以置信。当猫女相信蝙蝠侠并没有受重伤，可以单独从地下迷宫走出去后，她随后便独自一人消失在地下通道的黑暗里。有关警察大搜捕的报导只字不提重新找到被窃珠宝一事，布鲁斯并不觉得十分奇怪，猫女信奉的，是抓住一切机会加以利用。

但不管怎样，蝙蝠侠知道，他与她依然后会有期。

## 猫眼石王冠失窃之谜

凯伊·德米约翰著

“你认为猫女会露面吗？”维姬·维尔问道。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布鲁斯·韦恩的表情始终不露声色，但只要他用目光锐利的蓝眼睛向周围的人们扫上一眼，便什么也不会漏掉。“格特姆市的要人，看来今晚全都来啦。”

现在是8点整，在格特姆市博物馆举办的“世界奇珍异宝展览”的开幕式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电影明星、本市的各界名流、众多的政客、博物馆的董事们、各报的记者及腰缠万贯的艺术赞助家，全都被邀请前来参加这一要求身穿礼服的招待会。

像大多数已光临的人那样，布鲁斯·韦恩也穿着一身礼服，显得衣冠楚楚。红腰带与系着的丝绸蝴蝶结既匹配又相得益彰，俊美的身材更显风度翩翩。他身边的维姬·维尔，穿的是件亮光闪闪的红色长袍，一条美丽的红宝石项链紧贴在她那两乳之间。这条项链是一件传家宝的复制品，复制得完美无缺跟真的一样，而那条真的，则安全地存放在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只因维姬带着个带镁光灯的小型照相机，才暴露了她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她来这里执行《格特姆环球报》的一项特殊使命，为这个开幕式及出席开幕式的众多贵宾照相。

“哟，奇勒·蒂本来啦，”维姬说道。“你好，奇勒！”她朝他喊了一声，举起照相机啪地一下拍了张快照。这位正走红的歌星身穿他那在商标局注册登记的黑色雨衣，慢慢地转过身来，对维姬迷人地微微一笑。他的手指上和左耳上戴着的有十多颗钻石的戒指和耳环光芒四射。维姬对布鲁斯·韦恩说道：“上个月我写了篇有关他的报导。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

“嗯。”布鲁斯·韦恩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脑子里所想的远不只是那些新起的炙手可热的歌星们……让他焦急的是猫女。今晚她在哪啦？他心里想道。是在附近的一个屋顶上吗？还是经过独特的化妆而混杂在这群人里面呢？

“你说王冠那个东西是在哪里呢？”维姬问道。他俩从警长戈登身边走过，后者正与市长和其他几位政界要人在热烈交谈。维姬抓住机会抢拍下了戈登的镜头。

“肯定是在那儿。”布鲁斯·韦恩指着远处的墙说道，那里十多个人正紧挨着天鹅绒绳子，探身向前观察厚厚的玻璃展览柜里的东西。

“我们也去看看，”维姬说。“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

“世界奇珍异宝展览”的最重要展品，是那顶猫眼石王冠，这是个镶有黄金和宝石的王冠，是去年在希腊一个穷乡僻壤发现的，现属于卡西奥菲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藏品之一。那位名叫路易吉·卡西奥菲的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尚未被盗的一位古代国王的陵墓，结果找到了几十件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最好的那几件，现正在美国进行巡回展览，这些展品，目前正租借给格特姆市博物馆进行展览。

维姬向陈列柜走去，边走边拍了几个镜头。猫眼石王冠四周围满了人，好不容易人群中才露出一道缝来，于是她和布鲁斯·韦恩便趁机钻到了前面。

那猫眼石王冠，就摆在正中那个陈列柜里，放在垫有简朴的黑天鹅绒的

托架上。布鲁斯曾见到过它的一些照片，但尚未亲眼目睹过它。这王冠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精美绝伦的，从深红色的鸡蛋般大的红宝石，到古旧的软金镶嵌底座，无不都是这样；那些红宝石，只在阿勒发王国的宝石矿中才能找得到，它们比毫无瑕疵可言的金刚钻石还更稀罕，而且还远更宝贵；而软金作成的底座，则是早已离开人世的金匠大师的精心之作。用金线精巧地编织而被裹起来的宝石，显出夕阳刚刚西下的天空所呈现的颜色，而那些珍珠，则显出浅黄色的光泽。

然而真正使王冠成为稀世奇珍的，则是与众不同的那件东西，也就是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小太阳似的那颗安在王冠顶上的猫眼宝石。它被用一根金箍横穿在王冠上，两头都饰有各种珍珠和宝石。这猫眼宝石足有一个人的半个拳头之大，它的条纹放射出棕色、金黄色、青绿色的各种超世绝俗的光芒。

“哇，”维姬深深地吸了口气，竟忘了拍照了。

而布鲁斯·韦恩，虽然对各种美不胜收的珠宝司空见惯——因为在他的府第，就有比它所配得上拥有的更多的无价古玩奇珍——此时也变得难以置信了。他见过的那些照片与这王冠一比，实在显得不伦不类。这才是地地道道地杰作！

他还从内心里知道，猫女一定会设法偷走它。她是非有它不可！这是那种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失去就会抱恨终生的东西。

别的人也在等着一饱猫眼石王冠的眼福，于是布鲁斯和维姬不得不随着人流而移动到其他陈列柜前，这些陈列柜里摆放的，也是从那国王的陵墓里出土的各种戒指、手镯和宝石。

布鲁斯不得不承认，与那王冠一比，其他陈列品便变得黯然失色。维姬显然看够了，她迅速地把一块远距拍摄用的镜头装在她的照相机上，转身回去拍摄她那特写报导所需的照片。

“我看恐怕，”她对布鲁斯发表意见说，“猫女会把王冠偷走。”这时，她看见格特姆市市长正一边对博物馆馆长阿特米斯·麦金泰尔说话，一边挥舞着手臂。

“嘿，我想，警察会采取措施的。”布鲁斯说道。

“算了吧！”她啪地拍下了3个著名音乐家正大嚼鱼子酱的镜头，“警长戈登虽然能耐，但他可不是塞莉娜·凯尔这位窃贼大师的对手。”

布鲁斯咧嘴一笑。“维姬，对整个体制可要有信心啊。我可是博物馆的荣誉理事啊，别忘了——”

“这个时代，大笔的捐赠真不知还能买到什么，这我就知道了。”维姬笑着插了一句。

“——而且我还知道，他们已经采取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激光光束在地板上交叉扫描，无法看见的摄像机在监视着，而且还有许多增添的保安员来守卫这展览馆呢。”

维姬仍然摇着头。“根本不够。”

“我要是蝙蝠侠，早就让馆长给我在王冠上安上防盗装置了。你可以把一个小型的发报机偷偷放进这些珠宝里，而猫女则绝不会发现。这样的话，她要是把它偷走了，我就可以追踪她了。”

维姬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我们等着瞧热闹吧。今天下午我在《格特姆环球报》时，人们已经到报社的资料室查找有关猫女的各种有关资料了。他们在赶写塞莉娜·凯尔的犯罪生涯史。这篇文章将随她盗走王冠的报导而一

起刊登。

“那要等她真的得手了才行。”

“她肯定得手。”

“你们这些报界人士也实在太悲观了。”

她在他脸上亲了亲。“而你却是这么乐观。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喜欢你的缘故，布鲁斯。好了，现在帮一下忙，看看你能否帮我找到副主席。谣传今天晚上他会来这里。”

他俩手挽着手，向地洞般的特别展览厅远处的桌子方向走去。

这官方招待会于午夜结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最后几个还在游荡的客人请出门去。

1点15分，伙食承包商把场地打扫干净；他们收拾起他们的用具，扛着桌子拿着碟子及一袋袋的残羹剩饭，在警官戈登和十余个保安警卫警惕的目光下从侧门走了出去。他们开着自己公司的车子，对那王冠看也不看一眼便走了。

午夜1点20分，这洞穴似的展览厅已完全空无一人了。戈登亲自把启动报警系统的开关合上。看下见的激光光束以各种随意的方式对地板进行交叉扫描。谁要是阻断任何一束光，就会启动一个无声报警装置，接着十多个警察在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在博物馆周围。

1点45分，摆在“世界奇珍异宝展”特殊展厅大门房边的一个大瓷瓮开始轻轻地左摇右晃起来。这个瓷瓮，描绘有各种各样的埃及人物，而且大多跟埃及的猫科动物之神巴斯特有关。这时慢慢地在其边上裂开了一条缝来，这条裂缝渐渐地越裂越大，最后足有1英寸宽。

一道细细的烟雾冒了出来。这烟雾像悬在空气中的浓雾，慢慢在展览厅扩散开来。

又过了20分钟，当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后，这个怪瓮的裂缝又扩宽了几英寸。戴着黑皮手套的一双手，在裂缝处伸了出来，手指上戴着剃刀般锋利的爪子。这双手把这瓮的两边扳了开来。

猫女从里面钻了出来，像猫睡醒后那样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她个子很高，不胖不瘦而又柔韧，穿着她那身黑皮猫装。她头戴一个透明的面具，把口和鼻子盖住，但是却根本不影响呼吸。这烟雾含有温和的尼古丁气体，谁要是吸进了肺里，就会睡得像死人一样。它还能显现任何激光束而又不阻断它们。她可是个大师级的窃贼，绝对不想图一丝一毫的侥幸。

她轻轻地拍了拍腰间那个黑色的百宝袋，袋子里装有她今天晚上干活可能需要的一切工具。

当烟雾定住不动后，猫女细心研究起沿地板脚踝高处来回交织成的激光图形来。太简单啦，他们难道把她当成傻瓜了吗？她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从每一光束的上方跨了过去，步伐快捷而稳健，向紧挨着远处那面墙但现已落进黑暗之中的陈列柜走去。

当她终于站在猫眼石王冠的前面时，她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电筒来并弄亮了它。于是那各种宝石、黄金和猫眼石全都突然像有了生命似的跃动起来，放射出各种温暖的色彩。她几乎屏息静气地紧盯着它，完全给迷住了。太妙了。真是精美绝伦。她那猫爪似的手指合起来又张开；她那薄薄的两片红唇稍稍嘟了起来。全是我的啦，她想着。

深思了好一阵子之后，她倒退着往回走，重新自然地呼吸起来。她心想，

办事要紧！把这王冠弄到手，她的余主，就可慢慢品味这王冠的美了。

她知道，陈列柜的玻璃，接连有电线以探测出现的震动。虽然对她来说，钻进那家设计这些陈列柜的保险公司，复制其设计图，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来，实在易如反掌。但是，谁又乐意钻进一家保险公司呢？

她从百宝袋里拿出一把小型电钻，蹲在这陈列柜的脚下，仔细测量出一个距上方 6 英寸、距柜角 2 英寸的一个地方。然后她便干净利落地在陈列柜的底板处钻了个 1/4 英寸的孔。她从百宝袋里再次拿出一个牙医用的钩子伸进了孔里，钩套了一阵终于钩住了东西，最后拉出来一条小黑电线。她用刀子剥掉电线的塑料包皮使里面的铜线裸露出来便不再管了。她在 2 英寸外的地方又钻了一个孔，拉出来一条红色电线，剥去它的包皮，最后用很细的跨接线把这两条电线联接起来。

这就完全可保无虞了，她站在那里想道。现在即使是地震把这博物馆震得离开了地基，陈列柜里的报警系统什么也记录不到了。

她从百宝袋中拿出一把玻璃刀来，在陈列柜的玻璃上划出一个洞，把王冠从里面取了出来。这王冠比她估计的重多了。她试着把它戴到了头上，但尺码对她来说却大了几号，于是她只好扶着它的边，以免它从前额处滑落下来。她想，说不定可以找个人把它改小一点。她把王冠从头上取下来，把它塞进带来的一条口袋里，猛一下把它搭在了肩上。

从那里避开激光光束穿越这房间，再顺着发亮的红色小箭头指示标走到紧急出口处，这只不过是件很容易的事了。紧急出口处的一块标牌上写着：安全门一打开，警报就会响起来。她把电线卡断（这种门对她来说形同虚设），然后便走了出去。她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两根巨大无比的水泥柱子之间，这里距博物馆的右方正门比较远。她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着，眼观八方，耳听四路。

9 月的夜晚凉爽而不冷。远远的，在她头顶上方两边的那条有 4 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上，有汽车在隆隆地行驶着。猫女扫了一眼博物馆周围的那些高大、装饰华丽的建筑大楼：它们大多是办公大楼，全都一片漆黑，就连清洁工也收工回家了。宽阔的街道上以及安放着一排排的停车计时器的地方，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在这街区的半路处，一家昼夜营业的餐厅那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招牌忽明忽灭地闪着。

有一瞬间，她觉得好像看见附近的屋顶上有条黑影晃了一下，但等她眨眼再看时，却什么也没有了。她厌恶地发出一声极低微的猫叫声。她想，由于上了年纪，我一定是得了妄想症了。那里一直什么也没有。她一直小心翼翼，今天晚上，就算是蝙蝠侠也别想制止她。

像幽灵那样，她从这团阴影忽闪到另一团阴影里，一直向两个街区之外的公共停车场奔去。到了那宽阔的、到处扔有垃圾的通往地下车库的台阶处，她便沿着它向下走去。

她拐了个弯，到达了第一层的地方。除了车库顶上向下滴的水珠所发出的轻微的嘀嗒声外，车库里一片死寂。她继续朝下走。到了第二层处，她拐了个弯，向 B-44 号车位上她的那辆车走去。空气中充满了汽车的尾烟和汽油味。然后，从前方不知什么地方，她不容置疑地听到了弹簧刀打开时所发出的响亮的啪的一声。她的心跳加快了，她觉察到了危险，但这却使她兴奋了起来。

她仍然大步朝前走，同时把手伸进了百宝袋。她的手指握住了一个圆滑

的木柄。她开始面露笑容。

走到距她那辆车 20 英尺处，两条黑影从水泥柱子后面突然跳了出来。他们全都手拿短刀对准了她。

“把钱拿出来！”其中一人大叫道。然后，当地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眼睛睁得溜圆。

“看鞭！”猫女大叫着回敬了一句，眨眼间便从百宝袋里抽出一条小鞭子来。这条九节鞭疾如闪电地穿越空中，一下子便把可能攻击她的对手打中了。这家伙痛得尖叫起来，手握的刀子被打得掉到了地上，然后便滑动着掉进了附近一辆吉普车的下面。

猫女对另一个坏蛋发出“嗤”的一声。那家伙把刀子一扔，转身就跑；而那第一个坏蛋，也紧随其后拔腿就逃。这两人很快就消失在车库黑幽幽的远处不见了。

猫女得意地点了点头，把鞭子卷起来重新放进百宝袋中。然后她便继续向 B-44 号停靠处走去，她那辆盒子似的小红车，就停在那儿。这是辆野豹牌车，是用蓄电池来驱动的，虽然不见经典，但却经济而又适合各种环境。

猫女把行李箱打开，把那顶王冠，她那双手套及身穿的带头罩的披风塞了进去。她戴上鼠毛色假发和一双角质架眼镜，穿上淡绿色毛衣，毛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尖。化好装后，她便钻进了车里并开动了车子。于是这车子便一点响声也没有地行驶起来。

保险柜。

现在，她终于返回到她那门已反锁的屋里，把化妆的东西和她那身猫服脱掉并放好后，她终于可以轻松愉快地尽情欣赏她成功地窃来的宝物了。

在十多只懒洋洋的猫的注视下，她把那王冠取了出来。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这王冠显得更加美妙绝伦。她把王冠挪来挪去地细看，血红色的红宝石跃动着四射的光芒并且映照到四壁的墙上。受这种光线的刺激，一只暹罗老猫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接着走过来想看个究竟。

“怎么样，阿瑟？”她把王冠放低让它细看。

阿瑟探身向前，嗅了嗅，然后又嗅了嗅，仿佛对第一次嗅到的气味不相信似的。突然之间，它弓起腰来，口里发出吱吱声，然后便呼呼叫起来。它浑身猫毛直竖，转过身来就逃。

“怎么回事啦？”塞莉娜摇着头问道。

她横穿房间走到一面大镜子前，把猫眼石王冠再次戴在头上，再用手拍了拍它，直到戴得稳稳妥妥。这王冠很重，直压得脖子发疼。但王冠本身……倒是美妙极了，是一件美丽得令人异想天开、镶满珠主的极品。

“你是我的啦！”她低声哼着说道，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餐桌上。她退后几步，心醉神迷地凝视着它。

她知道，她永远不能没有它。这王冠将成为她永远珍藏的宝贝。有多少人的头上曾戴上过它，有多少国王为了争夺它而送了命啊！而又有多少美女曾为它哭泣，有多少古代的英雄为了它而在刀光剑影中一命呜呼啊！

她会很乐意彻夜不眠地欣赏它。但她两肩发疼，说真的，她还变得昏昏欲睡。她于是向卧室走去。到了卧室门口，她转过头来又看了王冠一眼，心满意足地轻声喵地叫了一声。她自言自语他说道，今晚这活干得真顺手。今晚这活太顺手啦。

她关上灯，然后便睡下了。

塞莉娜一觉醒来，闻到了厨房煮咖啡时传出来的香味。自动定时装置已按规定时间给她煮好了咖啡。电视机的遥控开关就摆在她床边的桌子上。她按了按开关把电视机打开，于是8平方英尺宽的一面墙便成了一幅画，这画面是她安在床头上方的一個最新式的家庭影院系统投射出的。

“……格特姆博物馆被盗，”一位头发花白的新闻广播员以久经历练的庄重语气说道。“详细情况随后报道，但首先报告这条新闻。”

在播放商业广告时，塞莉娜踱进浴室，开始晨浴。当水流进浴盆时，她听到了很轻的喵的一声。这是那只叫夏洛特的长毛白猫叫的声音，它躲在了洗手槽的下面。

“宝贝，怎么啦？”塞莉娜轻声问道。她跪下来把它抱了起来并抚摸它的毛。“是什么把你吓坏啦？”通常说来，把她屋里的猫吓坏的都是这屋里的陌生人。她有客人时，它们便全都躲进她的卧室里……只有在她需要它们来帮她一把时例外。

她忽然想起了那王冠。当她风急火燎地走进客厅时，她立刻知道事情不对头。屋里一只猫也没有。她把夏洛特放在沙发上，便立刻朝餐厅跑去。

王冠仍然像她当时放的那样原封不动地摆在餐桌上。她吁了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谁也没有动它一下。但情况却又十分不对头：平常，那些猫在房间的每个地方，不是坐着就是趴着或横卧着。

也许是王冠把它们吓坏了，她心想。阿瑟昨天晚上不就肯定讨厌它的气味吗？

她满腹狐疑地回到卧室去听未听完的新闻，浴缸的水龙头仍然开着，好让它把水放满。新闻报导刚好重新开始。“这王冠，光是宝石，估计便值2千5百万美元，”播音员说道。“是小亚细亚地区最早的金匠杰作之一。它是在去年被发现的，是卡西奥菲宝物收藏的一部分，也是本世纪考古最大发现之一。现在请听记者阿伦·哈特自格特姆博物馆所作的现场报道。”

画面转到了博物馆的外景。一位身穿棕色军用雨衣的记者站在博物馆宽阔的台阶上，他的两边是两根其大无比的石柱。塞莉娜看了好久，才听见阿伦·哈特说道：“还不敢肯定，但谣传这勾当是猫女干的。看来她当然是最大的嫌疑犯，因为她是与鼠窃狗偷的罪行有关而名闻遐迩的。”

她把节目啪的一声关上，转身走到厨房喝咖啡去。她实在得喝上一杯，然后再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

当她穿过客厅时，她逐只呼唤着她那些猫的名字。然后，这些猫便一只一只地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它们刚才不是藏到了椅子底下便是躲在了窗帘后边。它们讨厌王冠上的什么东西呢？

塞莉娜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唔，很有可能，她的这些小猫朋友是有点儿兴奋过度了。还好，她这几天准备呆在家里，深居简出，这也许能使它们不再惊怕，对王冠慢慢习惯起来。再过一个月，它们对王冠的感觉，就会变得像它向来就在这家里一样了。

她慢慢地呷了一口咖啡，皱了皱眉头，差点儿没把咖啡吐了出来。咖啡太淡了，跟洗碗水几乎差不多，一点味道也没有。这实在不好理解，自动煮咖啡机才买来几个星期，而且在这之前一直功能极为正常。

她气得把整壶咖啡倒进了洗碗池里。她动手试图重新调整一下自动煮咖啡机的程序，但这时控制板上的所有指示灯却一下子全都一明一灭地眨起眼来。当她按重调按钮时，一丝刺鼻的浓烟从中央控制板处冒了出来。她赶快

拔掉电源插头。

她想，这也许就是使那些猫咪感到不安的原因吧。它们一定是闻到了自动煮咖啡机的烟味，于是便吓得跑到别处躲了起来。

塞莉娜感到极为恼火，于是动手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喝完后便慢悠悠地荡进了浴室里。当她爬进浴缸里时，那热水令人感到很舒服，总算使她那受了刺激的神经平静下来。

洗过澡后，她穿上一件有豹子图案的毛巾布长袍，头上包着条毛巾，开始进行她早上例行事务的下一部分——读报。她订有三份早上送到的本市报刊，今天，她特别留心看这些报纸的大标题。

《格特姆环球报》的大标题是：猫眼石王冠不翼而飞！警察束手无策！明显线索一丝没有！

《格特姆每日新闻》的大标题是：格特姆博物馆失窃案斗败了警察的安全装置。2500 万美元的王冠被盗；博物馆乱成一团！

《格特姆报》的大字标题是：猫眼石王冠一夜失踪！艺术世界遭贼洗劫！半夜时分由睡眠惺松的改写员草草写就的这些初步报道，没有多少详细的描写。基本上说来，警察没有任何怀疑的线索，也没有可跟踪追查的线索，而只是疑心是她干的勾当而已。

塞莉娜轻轻地笑了一声。他们尚未发现她，这一回更别想证明是她干的。的确，这次盗窃王冠干得真是干净利落到天衣无缝的地步。

报纸还要等明天才来得及把详情充分报道，登载这王冠的照片、其发掘出土的背景、世界各国各大博物馆以前失窃案的各种案例等等。不过，这 3 张报纸刚才报道的文章，却是她那剪报册应加以收藏的很好的一个内容。

她把这些文章剪下来，把它们贴进她那皮革面的剪报本。等将来某一天，当她人老珠黄、住在某个热带天堂似的的地方时，用她这些不义之财购买的各种股票和债券所获得的丰厚收入，便可过着优哉悠哉的生活，那时她便可以惬意地翻阅她作为猫女时的这本战绩册了。

现在该准备这天的事了。她返回浴室，首先是洒点香水——黑猫牌香水，是她最喜欢的香水。她准备在耳后根处抹上点儿，在喉窝处也涂上点，然后再在乳沟处也抹上。

当她拿起那扇形的香水瓶时，瓶子却从她手里滑掉了。她赶忙用手去接，可是接来接去接不住，弄得她像个手忙脚乱的杂耍演员那样抛上接下，但最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它掉到了绿白相间的瓷砖地板上砸碎了。

塞莉娜骂了自己句笨蛋。看着满地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和流了一地的价值 300 美元的进口香水，她恼火极了。浴室开始散发出法国妓院的香水味。这一天真不顺，先是自动煮咖啡壶，然后便是这瓶香水。这可不是她所希望看到的新的一天的开端。

她弯下腰去捡那些碎玻璃片。浓烈的香水味从地板直往上冒，刺激得她两眼直流眼泪。

“哎唷！”

一片彩虹色的玻璃片扎进了她的手心里。她把它拔了出来，血也跟着冒了出来。她用一迭卫生纸把伤处包住，然后便在药柜里到处乱翻，找胶布和消炎膏。把伤处包扎好后，她从厨房拿来一把扫帚和一个畚箕，返回浴室去扫那些地板上的碎玻璃。

她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扫地板，然后用一块海绵把残余的香水吸干，最

后把这些东西全倒进一个塑料袋里并紧紧地吧塑料袋口封紧。

她叹了口气，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照镜子。别理那香水啦，现在作头发吧。至少毛巾掉下来也伤不了她。

当她解下头上的毛巾时，发现几缕黑色的长头发掉进了洗手池里。她细看镜中自己的影像。怎么啦，左侧太阳穴上方出现了个秃斑？

她大吃一惊，抓起把梳子便梳起头来。一大把头发给梳了下来，头上出现了铜钱大的一个秃斑。她吃惊得大叫一声，竭力想把头发推回原处。当她意识到这毫无用处时，便发疯似地查看她头部的其余地方。她发现了两处跟第一个秃斑那样大的另外两个秃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头顶。

她想，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我不可能现在就掉头发！她气恼地踱来踱去。不管警察搜查与否，我得赶快找个医生看看——找个专家看看。造成掉头发的原因归哪一科，皮肤科吗？她穿好衣服后赶快查起黄页的电话号码本来。

她深知不能行事冒失，于是她穿上一件格特姆·格里芬厂生产的现已褪色的旧圆领长袖运动衣、牛仔裤和网球鞋。她把头发用手绢包往来加以保护。戴上隐形眼镜把眼珠的颜色改变成鲜绿色后，她打开了电话簿。

她十分确定地找到全是皮肤医生的一整条街。接着，她看到了这样一个名字：

卡曾·埃米莉医学博士

美国皮肤学会颁证医生

专医成人与小儿皮肤病

皮肤、头发、指甲诸症及脱发治疗

星期一至星期五预约时间：10点——4点

塞莉娜两手发抖地拨动了电话号码。3遍铃响后，一位接待员回答了。

“喂，”塞莉娜说道，“我叫莎莉·林克斯。我想跟卡曾医生挂个预约……不，我以前认识卡曾医生……我的问题是掉头发……你能给我安排今天上午吗？……今天下午怎么样？……行。再见，谢谢。”

现在才差不多9点，这便意味着她还得起熬6个多小时。她深知不能白白地坐在这里使更多的头发掉下来，她得找点事做，什么事都行，只要忙着就行。

她决定去欣赏她那王冠。她走进餐厅坐了下来，紧紧地盯着它。它仍然美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她伸出手去抚弄它。她很喜欢手触摸到它时那种冰凉、沉甸甸的感觉。她把它拿起来，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不够，对那些主石赞不绝口。

她的双手伸过去摸王冠顶上的那颗猫眼石，她实在忍不住不这样做。她擦拭着它的表面。正当她这样做时，她发现那宝石在她手里转动了起来。只听得嘀嗒一响，王冠内的一把小挂锁开了。两块像角片一样薄薄的琥珀色小片滑落下来。

这里原来有个小密室！塞莉娜感到脖子后部起了好些鸡皮疙瘩。这可是她亲自发现的啊。她可是几千年来第一个发现这两小片不为人知的手工制品的人！

这两片金黄色的角质小片薄得像指甲，看得出曾经擦拭和打磨过。当她把它们举到灯光处细看时，她看出了某些奇形怪状的笔划。是不是某种文字呢？看起来还真像象形文字。

她兴奋起来，赶忙找了个放大镜来细看这些刻痕。这真是千古之谜，对啦……这正是等待约见卡曾医生前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了。

不过她得有位专家才行。

格特姆大学就坐落在市外，有个古代语言系。也许她可以向其中一位教授请教。但这有可能招来危险：某位教授可能识得这些文字，而不管这些文字写的是什麼，这位教授有可能向警察局报案。

但塞莉娜的好奇心实在无法遏制。她一定得弄清这到底是什么。

她拿起电话，让接线员接通格特姆大学的某个系。

“语言系，”一位说话傲慢的女人答道。“我是莎拉，有事吗？”

“我叫戴安娜·切西尔，”塞莉娜流利地说道。“我正给格特姆杂志写一篇文章，我想请教一位希腊古代文字的专家。”

“找贾尼兹博士吧，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对，没错。贾尼兹博士，贾尼兹博士一定能懂。你能安排我见见他吗？”

“他还未来上班。你可否留下电话……”

“我现在不在办公室里。我可以过一小时再打电话，行吗？”

“到那时贾尼兹博士肯定来了。”

“谢谢。”她挂上电话。然后她便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

这两块角片似的薄片的确使人心神不定。她咬着指甲，陷入了深思。这两块小薄片上会写有什么东西，这东西如此重要，以至有人竟要把它们藏起来呢？大概是在日本制造的吧，她嘲弄地想道。

1 小时后当她再打电话时，莎拉告诉她说贾尼兹博士很乐意与她见面。今天上午 11 点半他有空，她可以在这个时候与他见面。塞莉娜同意了，可不是吗，这可是越早越好。

贾尼兹这么快与她安排好见面时间却又使她心里不禁犯起疑来。然而，塞莉娜对于对付像他那种人感到很有把握，绝对不会有问题。

她站了起来。开车赶到那大学校园至少得花 1 个小时，而要找到那栋楼，恐怕还要再花 15 分钟。她要是准备赴约，就得抓紧时间才行。

1 个半小时后，贾尼兹博士在格特姆大学语言学院的地下室里他那阴暗并到处是书的办公室里与她见了面。这办公室散发出一股杂有樟脑味的湿气。

塞莉娜头上戴着红色短而蜡曲的假发，鼻梁上架着副太阳镜，身穿紫色迷你短裙和渔网袜子，脚登一双高跟皮鞋。她显得像个灯标，是这地方唯一的一个亮点。

教授是个高瘦的男人，喉结突出，蘑菇色的头发，发际向后退缩，表明其头已开始变秃。他的脸色使他显得像是生活在地下似的。他那水汪汪的一双蓝眼，由于厚厚的眼镜片的放大作用而显得很大，在他们交谈时这双眼睛不时走神地瞧着她的两条玉腿。他身穿的那套西装，10 年前早就过时了，而且时弯处还有皮补丁，这副尊容无助于提高她对他的能力所抱有的信心。

塞莉娜慢慢地把双腿交叉起来。“啊，贾尼兹博士，”

她上气不接下气他说道。“对您能这样快安排我和您见面，我实在太感激了。”

贾尼兹博士的一双眼似乎粘在了塞莉娜的紧身短裙上。“嗯，再问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正在写一篇有关古代语言的奇迹的文章，”塞莉娜说道。“我们准

备详细介绍不同文化的某些人工制品来加以说明，为了刺激，我想试试把它们其中的一件翻译出来。”说到“刺激”这个词，她轻轻地把右腿猛抖了一下。

“这个，我不会。我很忙……当然了，我给外界提供的任何一种咨询服务，可是要收费的呢。”

“我们的出版商会很高兴地按照您每小时的收费标准，给予您补偿的。您把帐单寄给我们就行。当然，翻译费嘛，我们会付您最高价的。”

“嗯……这样的话——”

她把那带有古怪文字的两块玻璃色薄片放在他的书桌上那墨迹斑驳的灰色吸墨纸上。“您认得出这写的是什么呢？”她说道。

贾尼兹博士立刻把她那玉腿全给忘了，着迷地细看起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来。“我敢说这是角片，很古旧的了。我不能立刻认出这些字来，不过，我看是——”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块放大镜来，透过放大镜认真地细看起来。

“我来抖胆猜一下，这肯定是斯拉科——伊利里文，是斯拉科文字和也许是菲利吉亚文字的混杂。”他把头抬起来一会儿，灰色的眼睛闪现出极大的好奇。“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弄到的呢？”

塞莉娜耸了耸肩，鼻子翘了翘。“这是出版商的一位朋友的，这个人我并不认识。”

“知道了。”贾尼兹博士点了点头，自言自语起来并在他那吸墨纸上记笔记。“真怪。我得对这些文字反复查实，才能把情况告诉你。”

“那当然了。”

她看着他从屋角一个书架的顶上拿下两大本灰积尘封的图书来，他打开其中一本，一页页地翻了好一会，然后摇摇头把书合了起来。书页噗地一响喷出一片灰尘的烟雾来。

教授嘟囔着又打开了另一本书。除了头顶上的日光灯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和贾尼兹博士翻动书页发出的声音外，房间里再无别的响声。

“哈哈，”他说道。

“什么？”

“有意思。的确太有意思了。”他古怪地吃吃笑着。

“认出来了吗？说的是什么呢？快告诉我吧！”

“天呀，拥有这两片东西的人最好多加小心。”他摇摇头。“这是古代伊利里亚的一条咒语。”

“真的？”

“唔，除非是仿造得很高超——不过我得进行某些化学试验才能确实告诉你。”

“我看恐怕没时间这样做了。我已经到了最后期限啦。要是我回去告诉那位出版商说他的朋友的这件东西是赝品——嗯，我还是赶快别让自己牵涉进去才好。”

“太可惜啦！”贾尼兹博士耸了耸肩膀道。“嗯，那么，我们就假定这是正品吧，这只是为了翻译的缘故。都在这里啦，十分清楚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宏亮他说道。“除了这王冠的合法拥有者，非法拥有者均将灾病缠身。”

听到他说出王冠这个词，塞莉娜的心紧了一下，但这个字眼对贾尼兹却似乎不含任何意义。今天他很可能未听新闻广播也没看报纸哩，她心里想道。

她强装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嘿，算了吧。这算什么咒语！这到底说的  
是什么呢？”

“不过这可是我所能辨认出来的最关键的東西了。有些字已经磨损得无法  
辨认了。”

“您可不是在瞒着我吧。上面写的一定还有别的。”

“嗯，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它还说了些别的东西，就是列举出各种各样  
不愉快的倒霉事儿。如被开水烫啦、眼瞎啦、骨折啦之类，而且这些只是其  
中的一下点儿。”

“有秃头吗？”

“有呀，它也提到了有关这方面的事儿。”他探身向前，仔细研究起这  
两块角片。“有了：癩癣。然后是——天呀！天呀！没错，这是一条令人难  
以启齿的咒语。”他满脸通红起来。显然，它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只因对  
着一个年轻而又迷人的女人，他觉得不便于大声他说出来而已。

可是塞莉娜却身下由己地颤抖起来了。“可您刚才不是说这可能是赝品  
吗？”

“那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谁也搞不清楚。”贾尼兹博士把书合上。“不  
管怎样，我希望其所有者有一张合法的发票，或与皮肤科医生、眼科大夫或  
整容医生关系甚佳。”他微微一笑。“也许——请原谅——还该与直肠病医  
生也关系好才好。”

“是啊，”塞莉娜勉强地嘻嘻笑道。“看来我得警告警告他。”

“切西尔小姐，我可以有你那文章的复印件吗？我这是为了存档，你这  
是知道的。”

“当然可以啦。”

“我该怎样与你联系呢？也就是下班之后。”他再次紧盯着她那玉腿说  
道。

塞莉娜甜蜜地一笑，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名片上的名字是一个早已去  
世的兽医的名字，而电话号码则是东京股票交易所，只是没有了国别号码而  
已。”给您。”

“见到你实在太愉快了，切西尔小姐。”

“哎呀，教授，不敢当，不敢当。我才应该感到愉快哩。”她眨了眨眼，  
得意地昂首阔步走出了门口，再沿着格特姆大学语言学院的台阶走了上去。

咒语，可能吗？这倒是能解释她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自动煮咖啡机出  
了毛病，然后是香水瓶掉到地上摔破了，并且还让一小片玻璃扎破了手，最  
后是掉头发。好在她根本就不信什么咒语，不然，这就会促使她卖掉王冠，  
从此一了百了。

她把钢灰色的美洲狮牌汽车从校园停车场开出来，把停车费交给看车  
人，然后便开车回家。当汽车走到半路时，车子忽然莫名其妙地晃动起来。  
她大吃一惊，赶忙把车开到路边，关上发动机，然后从车里钻了出来。

即使不是机械师，也能看得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一条轮胎瘪了。极目  
四望，连个汽车影儿也见不到。

塞莉娜本想步行到刚才经过的一个汽车修理站，但那得往回走几英里。  
她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汽车俱乐部，因此她无法打电话叫人来帮忙——尽管附  
近根本也没电话。她往路的前方和后方瞧了瞧，可是什么也没看见，连一  
座建筑物。一条车道也看不见，总之什么也没看见。她真的给困在这里了。

最好还是动手亲自干吧，她下定决心，并打开了行李箱。她费了很大劲才把备用轮胎拿了出来，然后把千斤顶放在车轴下面，用力使它把汽车顶起来，结果弄得她气喘吁吁。千斤顶的把手缠住了她的裙子，还把她的长筒袜弄穿了一个大洞。她那受伤的手疼得一阵紧似一阵。但她总算还是把活坚持干了下去。要不是能逢凶化吉，她也就不是她了。

当她把活干完，早弄得满手是油，鼻子旁边还添上了一道黑色的油迹污痕。她把破轮胎滚动着推到路边的小树丛里，钻进她那美洲狮里，重新使发动机轰鸣起来。然后，她便把加速杆推到最高档，路上蹦起来的小石子打到汽车的底下发出叮当的响声。

她心绪很坏。她在大学里所获得胜利的喜悦，早就因此而给搅了。

两分钟后，汽车又开始像上次那样再次晃动起来。她把车开到路边，钻出车来，当她看到才安上的新轮胎又变瘪了时，气得七窍生烟。

她狠狠地踢了它一脚，没想到却踢伤了脚趾头，于是只好瘸着一只脚，动作很不雅地跳到汽车旁边。周围一辆车的影子也看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房屋或私人车道。有的只是路两边的一大片松林。

完啦，她想道。管它咒语不咒语，我可得先回家去。

她再次钻进车里，把车尾灯打开，让它们一闪一闪地亮着以提醒后面的车子，然后便沿着路边向前开出了3英里远。那里有个汽车服务站，她让值班的机械师把4个轮胎外加那备用轮胎全给换了。

当他在干活时，她上了趟盥洗室去收拾一下自己。对着镜子细看时，她觉得自己显得实在狼狈不堪。她头上的假发偏到了一边，于是她把它正了正。然后她便洗了把脸，把上面的污迹给洗掉，然后再掏出她那带镜的小粉盒化起妆来。

她吃惊地发现左嘴角下方有一片皮疹现了出来，使她本来那完美无缺的皮肤受到了破坏。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她想道。她皮肤一直完美无缺，现在可破相啦。

贾尼兹博士说过什么来的？除了王冠的合法主人之外，非法拥有它的人将倒运及生各种怪病。还不止这个呢。被开水烫伤、变瞎、骨折等等，这只是最先提到的倒霉事。她想到了她那张脸，接着又想到了她头上那莫名其妙秃发块。是癩癣？她不明所以地想道。

她再次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在我根本就什么迷信也不信。但这一回，她这句话听来却不再那么自信了。

当她终于回到楼上的家后，她便赶忙把这两小块角质片重新放回王冠里那个小小的密室里。她迅速换好衣服，并察看脑袋以确定是否又有更多的头发掉下来了。一发现没有这种情况，便行色匆匆地向楼下走去。今天她对汽车已完全丧失信心。她计划乘地铁去卡曾博士的医务所。

这次倒是一路顺风。经过大半天一次次的倒霉事件后，这种平安无事实使人愉快又惊喜。卡曾博士甚至把预约时间提前了。3点20分，塞莉娜便给领进了那消过毒且四壁白得耀眼的诊室。她坐在病床那不锈钢的床沿上等着。

卡曾医生穿着白大褂，是个矮个子中年妇女，头发梳成扁圆面包的样式，手拿医疗记录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是哪里不合适啦？”

“我头上起了些秃斑，”塞莉娜说道，同时把包着头发的头巾取了下来。

卡曾医生把了盏灯挪近，让塞莉娜侧过头去，仔细察看起那三个没头发

的圆斑来。“唔，唔，”她嘟囔了好几次。

“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塞莉娜问道。

“还看不出来，不过我们肯定会设法找出来的。原因可能很多——简单的可以是过敏症，复杂的则可能是皮下螨虫。”

“螨虫？”塞莉娜问道，一股凉气直透心里。

“没错。这是很普遍的，只是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一点而已。在猫和狗的身上，它叫——”

“癣癣，”塞莉娜接口说道。她咽了口口水，喉咙里感到堵得很。

“是的，你说对了，”卡曾医生说道，脸上显出大惑不解的神色。“不过别担心，这种病可以治好。被诊断患了皮下螨虫病的人，大多数能治好。掉头发只是暂时情形。”

“我好像还出皮疹呢，”塞莉娜说道，用手指指着嘴唇周围的红斑。

“是的，这种情形并非少见。可能是毒橡树或毒漆树造成的，尽管你在这个季节遇到这类树的花粉的情况不多。我给你开点油膏涂涂。你来找我可是找对了。在它尚未变得严重时便治好它。要是不小心，你脸上还要起好多大水疱呢。”

卡曾医生取了血样，然后让塞莉娜到前台去安排好下一次预约时间。

塞莉娜乘出租汽车回家，一路都在想着心事。她真的不信什么符咒之类的东西，她不断地在心里说道。可是干吗去冒风险呢？她还是把王冠脱手出去力炒。那些宝石和黄金至少值2500万，她应该能卖它个一、二百万现金。

她认识好些买卖赃物的人。在她这一行里，每个人都得有不同的特长。有些是弄艺术品的，有些是弄雕刻品的，有的则搞证券和议价债券，还有的则专搞珠宝玉器。

她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那只叫夏洛特的长毛猫就蜷卧在她肚皮上。她一边躺着，一边翻阅脑海中的案卷。她这套房子的电话，当然是既不登记在她名下也不与她的地址相符。有记录可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她愿意单独与人通话，并且注意不让别人发现，更别说猜出她的电话内容了。精明的猫是绝不会留下明显的、擦不掉的痕迹的。

“啊，对啦，”她说道。“丑鬼路易。”路易专干把高价艺术品卖给海外私人收藏家的买卖。王冠上的珠主和黄金就价值连城，但作为工艺品，那就更不得了了，……可以说是无价之主。只有路易，才可能在海外市场把它卖个高价。

她不喜欢跟路易打交道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怪的怪相：他长着个小脑袋——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脑袋——另外还天生一种自悲情结。他根本不相信别人会有礼貌地看他。只要斜看他一眼他就会火冒三丈，说你是取笑他。与路易见面，你得总是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即使这样，他可称得上是个赃物的倒爷，在欧洲有一批稳定的客户。

她在几个数字上捅了捅。电话铃响了两次，然后路易那粗哑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谁呀？”

“是我呢，亲爱的路易。”她让声音里带着一种性感而迷人的味儿。“我给你弄来了个东西。”

“亲爱的，听着，不管你是谁，今天警察光顾我这里啦，问我什么被盗王冠的事。这东西我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明白吗？”

“知道啦。”塞莉娜挂上了电话。“对了，舞女唐娜，”她咕哝道。“她

可以处理它。”

舞女唐娜是她最要好的销赃人之一。唐娜·华盛顿人高马大，肤色黝黑，身材苗条，以前是个顶尖的时装模特，只因上了年纪，才不得不改行了。晚上，她出去作低级舞女，白天则倒卖一些盗来的二手衣物。跟唐娜打交道你卖不到好价钱，但你可得到她的敬意。塞莉娜实际上很喜欢她：她俩有不少共同之处。

唐娜的电话响起了一次，两次，然后电话自动回话机响了起来。“我出门了。”它响道。“请留话或过些时候再打进来。”嘟！

“唐娜，是我，”塞莉娜说道。“我有点小生意找你。”

“亲爱的，是你呀！”唐娜大声说道。“别挂。我是在筛选打进来的电话呢。”

“还是跟平常一样。”

“但我当然愿跟你聊啦。什么小生意？快点告诉我吧。”

“生意大着呢。很大一宗。金的、珠宝的、老古董。”

一阵含意深长的沉默。

“那原来是你呀。”唐娜终于满怀敬意他说道。

“说实话，没错。”

“亲爱的，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我很想听听整个故事。我们真该到外面吃午饭，然后你便可以讲给我听。不过可能得两三个月以后，行吗？”

“你说什么，唐娜？”

“你知道我多想给你作成这笔买卖了，亲爱的。”可是？”

“可是不行。实在不敢接手，碰也不敢碰。”

“嘿，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唐娜深深地叹了口气。“亲爱的，我真想能帮你一把，真的。可是我正受到监视，这我完全确信无疑。24小时的连续监视。我连放水冲厕所，警察也在其小黑本上记上一笔呢。我们本不该在电话上说这么久的话的。格特姆市最有名的销赃人全给盯梢了。谁也不敢碰那王冠，谁一也一不—敢！别费唇舌跟这个那个打电话了，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你得自己去，到国外去卖掉它。何不到日本试试。”

“你这是开我的玩笑吧。”

“但愿如此。要不是我使得别人无法窃听电话内容，他们甚至在你我说着话时便盯上你了。我不准备再说下去了。我准备再冲次厕所，把他们弄得发疯。祝你走运，塞莉娜。继续保持联系啊！”

唐娜挂上了电话。

“太妙了”塞莉娜咕哝道。“我该怎么把它弄到日本呢？邮寄行吗？”

她感到十分失意，一页页地翻看人名录，想找到某个销赃人——什么销赃人都行——只要能把这倒霉的王冠卖出去的人就行。她接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电话。所有人的回话都是一样地令人心酸：对不起，这个不要，没办法。可她还是继续拨着电话，但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气急。肯定某处的某个人会要这个该死的东西。

被开水烫了——骨折——瞎眼。

这回她打错算盘了。

当她把认识的销赃人全问遍后，她最后只好麻木而震惊地坐了下来。谁也不要这王冠。

这天的日子好像很长。她周身发紧，神经差点到了崩溃的地步。她想，最好还是先小睡一会儿，让下意识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她伸开手脚躺了下来——夏洛特这只猫仍然蜷伏在她肚皮上——然后便闭上了眼睛。她很快便睡着了，但睡得不安稳，梦中出现了好些麻烦的事和人。

后来她又开始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她发现自己被那些曾戴过这王冠的人围了起来。一大帮乞丐和窃贼、男女贵族呆在她的会客厅里，衣衫五光十色，个个怒气冲冲，用剑割破家具的皮套，把肮脏的手印留在银器上，把泥垢的脚印留在地毯上。他们问她要那王冠——或者说要她的命。

她不断地向他们解释，想让他们明白他们实在不该怪她。她也是社会的牺牲品。她极力想把王冠还给他们，但她就是再也找不着它了。他们要是能有耐心，给她点儿时间，她肯定能找到它并把它还给他们的。她答应他们，她一旦能这样做便立刻去办。

“千万请，”她说道。“千万请稍等一会儿。”

“你没有时间了，”一个长着贾尼兹博士那水汪汪的蓝眼睛并似笑不笑的乞丐说道。“你是知道那些报应的。被开水烫、骨折、瞎眼。”

“千万请，”塞莉娜说道。“请别这样。”

“开水烫、骨折、瞎眼……开水烫、骨折、瞎眼……开水烫、骨折、瞎眼……”

塞莉娜醒了，气喘吁吁，一骨碌坐了起来。那只猫吓得喵地叫了一声，一跳跳到了地板上。塞莉娜浑身大汗，手脚不停地发抖。

“做了个梦，”她对那猫说道。她摇了摇头，然后站了起来。她醒得正是时候，该动手做晚饭啦。

下午6点钟时，当塞莉娜正给牛排解冻，准备以它作晚饭时，微波炉烧坏了。它同时也把她居室里半数的断路器给烧坏了。塞莉娜低声嘟囔了一句，把微波炉的电源拔掉，再把电源合上。

6点40分，当她正煮着土豆的时候，一团煤气突然从炉子上蹦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人球。这火球烧焦了她的眉毛，使她急忙跑到别处躲起来——好在这火一会儿便灭了。她两手发抖地关上了煤气，把连水和土豆的整个锅塞进了冰箱里，然后便打电话订了个比萨饼。

7点15分，客厅的电视机停止了工作。

7点18分，她卧室的电视也坏了。

7点24分，比萨饼送来了，可是却是冷的，有一股怪味，上面还有似乎在动着的小绿点。塞莉娜把饼扔了出去，她甚至懒得向比萨饼屋打电话去投诉。

7点50分，冰箱也不工作了。当她从里面拿出一瓶减肥汽水时她便发现了这种情形：冰箱里的灯灭了。她用了10多分钟检查电阻丝和电源线，但最终只好作罢。她还弄不清是什么原因，电就停了。

8点5分，电话铃响了。她大惑不解地拿起听筒。谁也不知道这个号码，它根本没列进电话号码本里。

可电话传来的却不是人的说话声，而是一种神秘的电子式噪音。她啪地放下听筒。电话机马上又响了起来。

开水烫、骨折、瞎眼。今天早上被碎玻璃扎破的那只乎一阵阵地疼起来。

“好啦，好啦！”她对着王冠尖叫。“够了！我受不了啦！停，停，停！”

电话铃不响了。她听到厨房里的冰箱嗡嗡响着重新工作起来。但这只是一小会儿，然后冰箱便又停止了工作。要是她能合作，这一切对她来说似乎还有一线希望。

当她看着王冠时心想，我可得把它处理掉。立刻，马上，在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出问题之前就干，不然就晚啦。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总不能就这样打电话给警察局或蝙蝠侠，把那王冠归还了事啊。不行，这实在太丢人了，而且事情会弄得很复杂而无法安全脱身。不过，她可以再次潜进博物馆里，把王冠送回那里。这不就等于使它复归于它那合法的主人了吗——这应该能达到消除咒的目的。这可是她所希望的。

决心一下，她便像队肩上卸掉了千斤重担那样轻松。她得把它送回上，使物归原主，并且从此再也不打古董古玩的任何主意。

她激动得脸红身热，动手把王冠包起来放进一个装有衬垫物的小盒子里。夕阳早已西下了。博物馆6点半关门，她希望那时里面已空无一人。

塞莉娜穿上她那身猫装，但没戴头罩，再套上一身自行车乎穿的那种黑大衣和一双擦得油光锃亮的尖钉高跟鞋，便匆匆向车库走去。

塞莉娜不是去找她那辆电动的美洲狮汽车，而是直奔储藏室后面用防水帆布盖着的那东西。帆布下是一辆名牌自行车——虎胜牌。这辆蓝灰色的车子漆光锃亮，造型优美行驶如飞，而最主要的，还是它车速可调，机动灵活而又行驶无声。

她套上头罩，然后便成了猫女的模样了，最后在头上戴上定制的黑色安全盔。她头罩上的猫耳朵的凸起部分与头盔严丝合缝。当她系好头盔并拉下透明的护目镜时，她的整个脑袋便完全给罩住了。

她把车子从车库推出来推到街上，一窜跳到了车座上，沿着斜坡向下滑行了两栋楼之远，然后才把马达发动起来。车子呼的一声产生了生命。她打开车头灯，拐了个弯朝繁华的商业区驶去。

天虽然很晚了，但路上的车辆仍然穿行不息。她躲开所有的大马路，专走小巷相同和小道，直奔格特姆公园。直插云天的公寓楼的万家灯火在她头顶上方闪烁，但尚在外面还未回家的人却屈指可数了。她不时偶尔看见行人在两根灯柱之间来回走着遛狗，但仅此而已。

格特姆公园此时万籁俱寂，空无一人，只有黑幽幽的树影显现在夜空之中。格特姆博物馆离这里只有两栋楼之遥。不为人知地到达那里甚为容易。

猫女把车刹住，关上了马达，并从车座上跨下来。早过了闭馆时间的格特姆博物馆，保护它的只是一套老掉牙的报警装置和几个睡眠惺松的门卫。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她就可钻到里面了。

她小心谨慎地把车子藏进小树丛里。想到很快即将摆脱她系在腰部的那个王冠，她几乎是脚步轻松愉快地向博物馆走去。

在一栋楼房之外，她拐了个弯，突然吓得一下子停了下来。如果那猫尾鞭在手，她早就会震惊地拼命抡着它了。

现在一切都变了样啦。这地方灯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昼。每个入口处都有两个带枪的警卫站着。她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这座建筑物而又不被人发现。今天晚上看来不行啦。她只好把王冠再带回家里了。

她脑海有个声音小声地对她说，她何不把王冠留在博物馆雇员的停车库那里呢。迟早会有人发现它的。她犹豫了一小会儿：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的

办法实在太诱人了。

可是，不行。如果别人把它拿走了怎么办呢？或者别人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又该怎么办呢？这样做她能摆脱掉那符咒的魔力吗？不知怎的，她认为这样做不行。她不亲自完璧归赵是绝对不行的。

她向后退去，尽量低声地喘着气，蹲伏在阴影里把事情细加思量。十多个计划在她脑海里闪现出来，但她都觉得行不通而迅速放弃了。她是吝可以从邻近的一座建筑物爬到博物馆的屋顶上去呢——

她转身想试试能不能从什么地方爬上博物馆的屋顶，不料却撞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影身上。她抬头向上看，看见了在那黑色而熟悉的头罩上的一个金黄色的蝙蝠徽章，那蝙蝠的两耳，又高又尖。

“蝙蝠侠——”她吃惊地喘了口气，赶忙后退一步。

“近来怎样，塞莉娜？”他说道。“你看来身体欠佳。”

“我——我——”她咽住话头，强制自己把声音变得柔软流畅，然后接着说道。“你知道事情可糟透啦，亲爱的蝙蝠侠。”

他向前迈了半步，她却退后了足足一步。“塞莉娜，今天晚上你为什么还想到博物馆捞一把？有那王冠还不够吗？”

“亲爱的，你这是拿我寻开心呢，”她说道。“这可不太好吧。”

“我要你把王冠拿回来，”他说道。“塞莉娜，它在哪里？”

“我带在身上呢，”她大声说道，同时把那盒子塞进他手里。“拿走吧！全归你啦！”

当他打开盒子伸手进去摸时，她转过身来便逃。蝙蝠侠并不去追她。

蝙蝠侠把那美不胜收的猫眼石王冠拿了出来。即使在昏暗的光线里，它的那些宝石，仍然因它们内在的光辉而光芒四射。他点了点头，重新把它装进盒子里，转过身来，优哉游哉地踱到他那辆蝙蝠车停放的地方。他可以明天把它还给警长戈登，现在他得稍为睡一会……不过，他还是得先打个电话。

当他回到蝙蝠洞后，他拨了个电话号码。这是他前天晚上只身闯进塞莉娜·凯尔的住所时记下的。找到这个电话号码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因为他在那王冠里秘密地放置了一个电脑控制的发报机。

电话铃响过两次后，睡眼惺忪的塞莉娜·凯尔接电话了。“嗯？”

“你好，塞莉娜，我是蝙蝠侠。”他说道。

“蝙蝠侠？”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你怎样搞到这个号码的呢？”

“不是写在你那电话机上了吗？”

好一阵子静寂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当塞莉娜再次说话时，她嗲声嗲气，用十分性感的声音说道。“亲爱的，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呢？”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只要取掉我放在你那些马达旁边的小型无线电遥控的强力磁铁，你那些家用电器就没事了。”

“什么？”

“你也不用去找卡曾医生了。你脱发并不是皮下螨虫所致，而是因为王冠里涂了一层很薄的看不见的脱发粉的缘故。你头上那些秃斑，很快就会长好的。”

她气得咬牙切齿，嘴里发出嘶嘶声来。“我猜你还从树林里把我的轮子用什么打穿了吧？”

“用支汽枪。”

“还用什么神奇的电子装置使我的电话响个不停？”

“ 没错。 ”

“ 还用遥控的办法使我那瓶香水给砸了？ ”

“ 这可不是，那是你手脚太笨的缘故。 ” 他声音显得十分抱歉他说道，同时吃吃地笑了起来。 “ 可是你很快便怪罪于那符咒了。 ”

“ 你这是怎么知道的呢？ ”

“ 我在你住所到处都装上了微型麦克风啦。王冠安了个跟踪装置，于是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你的住所。 ”

“ 你这样作实在太损啦。 ”

“ 塞莉娜，犯罪不会有好结果。但愿你能吸取这次教训。 ”

在她不断的咒骂声中，他挂上了电话。

## 窒息的城市

威尔·默里著

头天晚上，格特姆市南区上空的空气变成了蓝色，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死去。

事情发生在差一刻午夜 12 点之时。其时一轮满月高悬，但奇怪的却是月亮是蓝色的。第二天的天气，是这 10 年中的 12 月里最冷的一天。这轮古怪的月亮从东方升起，可是却成了个十分古怪的晶体。从格特姆村看去，它显得像是在爬格特姆大厦的塔尖；这个大厦，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可现在却成了格特姆市仍然矗立在那里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最老的摩天大楼。

差一刻到午夜 12 点时，那又冷又蓝的月亮，停在格特姆大厦屋顶一动不动，令人难以置信地正好位于天与地的中间。一片形象丑恶的云急匆匆地飘了过来，给这月亮慢慢罩上一层灰色的像烂布做成的面纱，不多一会便把月亮全给罩上了，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片黑暗。

这蓝色的月亮再次出现，但很快便又给那片云遮住了。在叫做“锈斑”的这个由 6 个街区组成的衰败地区，这个现已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家的地区，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摇曳不定的光，既无根无源而又飘忽不定，像鬼火一样。

格特姆市南区处于沉睡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看到了这种景象。“锈斑”这个地区，就是小汽车司机也对其敬而远之。

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看到了笼罩在“锈斑”地区上空的蓝宝石色光的人，全都是由于听到了一片咆哮声而跑到公寓楼的窗户旁去看个究竟的。

这蓝光显得很柔和，但随之而响起的声音却显得粗厉而又不和谐，那咆哮声就更是这样了。这其中杂有叫喊声，是从喉部发出的各种尖叫和嗥叫，全都混杂成一种愤怒的叫喊声，仿佛格特姆动物园的百兽，一下子全都发了疯似的。

格特姆动物园的所有笼子全都空了，而且已经有好几个月是这样了。

突然之间，蓝光一下子消失了，地铁火车向北轰隆隆地驶去的声音，把那野性的交响乐声给压了下去。

地铁火车驶过之后，各种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然后，蓝色的月亮再次出现，格特姆市则继续处于沉睡之中，但是却既没有梦，也没有怀疑，更没有任何准备。

第二天早晨，《格特姆报》在第 28 页上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是在“锈斑”地区周围有人听到了那野兽发出的一片杂乱的声音。报纸只字不提那蓝光，而只是说警署已派人前往该地，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因此否定了上述的报道。实际上，警察根本不敢深入“锈斑”地区。人们，即使是带着警徽的警察，在那里有时也会被人用不那么锋利的工具给切开喉咙。

那条消息根本不提城市生活中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它却白纸黑字地表示怀疑说，不知现已关门大吉的格特姆动物园的鬼怪，是否已回来骚扰这个城市，因为正是这个城市使得该动物园像某个外族人的花园那样树枯花谢的。

无线电台中午早上闲聊的主持者们却抓住这个题目不放，于是，嗡嗡响的无线电波便把“鬼怪狮子”这个字眼传遍了千家万户。这绝不是当玩笑来说

着玩的。人们十分怀念格特姆动物园，而且认为对动物园的关闭负有责任的人是百万富翁兼土地开发商肯德尔·夏普。他被指责廉价地买下了那块地皮，然而却让它走向了破产和衰败。

已快到破产边缘的夏普，最初谢绝了一切要他参加公开讨论的邀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发现自己日益成为人们鄙视的目标，便积极参加这种辩论，陈述己见。

“听着，”夏普怒气冲冲他说道。“我接管动物园时，它已是岌岌可危了。而且大家对它都不予支持。你们想听听我的看法吗？好吧，我的意见就是，本市的水平，尚未达到支撑一个世界级动物园的标准。”

这一看法差点没气破高傲自大的格特姆市市民的肚皮。

那天傍晚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报道了无家可归者搬到通常见不到他们影儿的地区安营扎寨。记者们被派出去采访这些没有公民权的人这最新的搬家运动。对着摄像机愿意说话的那三两个人解释说，他们是为了逃得离那“原始森林”远远的。记者们认为，他们所指的，是分布于市郊各处的各种流浪汉们的森林营地。

但是他们却猜错了。

那天晚上稍晚些时，那蓝光完全罩住“锈斑”地区，持续时间足足5分钟，一秒不多一秒不少，但这回却有17个人死掉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咆哮声，而那死去的17个人，由于急着想把空气吸进他们那急需空气的肺里，结果连哭喊也没有来得及便死掉了。直到早上，才有人发现他们死了，此时他们脸色发紫的尸体开始在市里的各个垃圾场被人发现，或漂浮在流水哗哗的河流中。

那天，电台闲话主持者认为，这是在有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在格特姆市游荡的最恶劣的扼杀者所干的勾当。

6点钟的新闻播出后，警长詹姆斯·W·戈登在警察总部大楼前正接受一次电视实况采访谈话。

“没有什么理由好为之惊慌的，”他用粗哑的声音固执地说道。“我再说一次，公民们所应采取的，是他们通常对付一般犯罪所应采取的措施。在我们此时尚未把任何事情排除之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是被人杀死的。”

这一说法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然而，记者们却开始用各种问题来为难他。

“警长先生，此时你已有任何嫌疑犯了吗？”

“戈登先生，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警长先生，为什么这怪物攻击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呢？”

警长戈登的脸，慢慢地变得像胡萝卜那样红。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以尽可能镇静的声音说道。“请注意，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扼杀犯！”

“警长先生，”一位记者一边心不在焉地记录下刚才的那句话一边问道。“该如何把这一罪行与波士顿发生的扼杀案进行比较呢？”

“请听我说！”这位警长大声说了起来。“这些人并不是被扼杀死的！根本没发现任何掐扼的印记，脖子没发现任何紫痕，任何可以定作犯罪的印迹都没有。在每一个案子里，死者全是死于一般性窒息。”

这一大帮记者们好一阵子一言不发。摄像机单调地呜呜响着。偶尔传出有人用铅笔在本子上写字时所出的沙沙声。

然后，问题又来了。

“警长先生，这些死者，跟被烟熏死有关系吗？”

“戈登先生，对于这种毒气，市里计划准备怎样对付呢？”

这一回，警长戈登的脸色变得赤红了，对于新闻传媒界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他无言以对。

在他那宫殿式的邸宅里，布鲁斯·韦恩一边观看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记者的这一喜剧性提问，一边用手指摸着自己的方下巴，黑蓝色的双眼陷入了沉思。戈登由于只想不使市民惊恐，可反过来却引出了个危及人们健康的问题。

韦恩按铃叫来了管家。当这位又瘦又精明的管家来到后，韦恩说道：“阿尔弗雷德，咖啡，多多的。”

“很好，布鲁斯少爷。”

阿尔弗雷德退了下去。

韦恩然后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天色阴暗，像悬垂得很低的一块石板那样压在人们的头上。这种天气对于蝙蝠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他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他要见见他那位老朋友戈登，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格特姆市陈尸所的陈尸柜一个不剩全预订出去了。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晚上至少有5个人被杀，此外还有一两个意外死亡的人。

今天晚上，每个陈尸柜都装着一个死人。3张瓷砖尸体剖验桌上血迹斑斑，堆满了脸色发紫的死尸，他们的四肢悬垂在桌子外面。

蝙蝠侠在这些死尸旁边走来走去，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摸那些死人的咽喉。在深深的眼眶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

“上面什么痕迹也没有，”警长戈登绷着脸说道。“如果有的话，从这出滑稽剧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点线索。”

蝙蝠侠随便选了个陈尸柜，拉着把手把它向外拉。一块板子在钢滚轴上发出吱吱声，说明实在得给它上点润滑油了。他把盖在尸体上的布掀开。这个可怜的死者的脸部是淡紫色而不是紫色，两眼紧闭，嘴巴歪在一边。跟别的死者一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因忧愁而生的皱纹。由于死去时痛苦万分，这些皱纹显得更深了。

“不是淹死的吧？”蝙蝠侠用心不在焉的口气问道。

“肺里没有水。”

蝙蝠侠把死者手指已僵硬的双手提了起来。指甲有点长，指甲缝里满是污垢。

“他们也不是被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屋里的，”他说道。“指甲一点没破。一个不想死而拼命挣扎的人会对他周围的墙乱抓乱挠的。”

戈登头脑冷静地点点头。“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互相乱抓乱挠呢。但这些死尸却根本没什么挠抓的痕迹。他们是单独被害死的，只是死亡的时间极为巧合——就是说验尸官的报告可信的话。”

黑衣骑士把吱吱发响的存尸盒推回原处。

“是同时杀死的，而且以同样神秘的手段来进行的，但却不是在封闭的密室里。”他慢吞吞地说道。

“我知道，可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看了昨天《格特姆报》了吗？”

戈登阵了口唾沫。“纯粹胡说八道！”

“不提那些社论了，”蝙蝠侠干巴巴地说道。“昨天那一版还提到了在‘锈斑’地区附近有人听到了各种咆哮声呢！”

戈登皱了皱灰白色的眉毛。“咆哮声？”

“说像是在非洲塞伦盖蒂大平原外面听到的最大的猫科动物打斗时发出的声音。”

“这怎么可——”

“别忘了，那些无家可归者昨天不是出现在城里往常没有他们踪迹的地区了吗！其中有些人声称说，他们只是想离开他们称之为‘原始森林’的那个地方。”

警长戈登聪明的一双老眼眯成了一条缝。“那个‘锈斑’地区！自从它遭到人们的诅咒并离它而去后，实际上已成了无家可归者的大本营了。是否有这种可能呢？即这些可怜虫——在同一地方被人杀死后才被抛尸到别处呢？”

“很有可能。”

“但这是为什么啊？”

“我想到‘锈斑’去转一圈，”蝙蝠侠低声说道，接着便猛地一转身，身上的披风像翅膀那样张了开来。

戈登跟在后面说道：“祝你走运。”这声音听来就像是在为他念经祝福似的。

当蝙蝠车熄了灯快速驶进“锈斑”地区时，过去的24小时已把现已不再是满月的月亮的东端削掉了一块。

蝙蝠侠以前曾对这个衰败的地区进行过暗访，现在其情形仍跟以前那样没什么变化。各种大楼的门口和窗户仍被胶合板封死了。被风吹跑的垃圾仍像往常那样堆积在到处是裂缝的阴沟里。但有一件事不一样。

被火烧黑的锈迹斑驳的火灰罐立在那里，空空如也而巨显得冷漠，像是从某个天上的王国扔下来的深水炸弹似的。看不见戴着破烂手套的手在冒着烟的余火上方摆来摆去地取暖。也看不见蝙蝠车车头灯扫射那一片寂静的空虚时，逃跑的人影急忙躲进胡同里面去，见到的只是遍地的死老鼠。

更令人吃惊的是，看不见任何以墙上砖缝为家的蝙蝠，从楼上破烂的窗户飞出来，在蝙蝠车那用钛钢和陶瓷复合材料制造的车身上空盘旋飞舞。

“锈斑”地区，一度曾是本市的亡命徒们。人生信念破灭者们和穷鬼们的最后一处避难所，成了一座摩天大楼摇摇晃晃和办公大楼空无一人的鬼城。

蝙蝠车驶着驶着便停了下来。黑衣骑士推开座舱盖从里面爬了出来，看起来就像个灰黑色的幽灵。

在他面罩下的两耳，极力想听听有什么声息没有。看不见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刺骨的寒风在这钢筋水泥和破窗烂门构成的峡谷中呼啸着吹过之外什么也没有。

蝙蝠侠在“锈斑”地区信步走着，他那露在外面的嘴唇显得厌烦地往里抿着。

在他父亲在世时，此地曾是格特姆这个大都会的中心地区。这里首先矗立起了本市真正的摩天大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摩天大厦。现在仿佛却成

了一座被中子弹把其人口全消灭了的小城市，任由它风吹雨打，霜侵雪蚀。

一切东西都老化了并失去了作用，但是，建造像格特姆大厦这样的数十层的摩天大楼的建设者们，却从来不曾料想到它们也会有崩塌的一天。今天，市政重建委员会尚无良策，去消除“锈斑”地区那成千上万座钢筋水泥构成的废厦颓楼，这些建筑物有些还散布于这衰败地区周围仍然兴旺的某几个市区之内。

蝙蝠侠从他那多用皮带上摘下一个手持的手枪式微音探测器来，用拇指把开关打开，然后把其碟形盘对向四周。

经过放大的风声，向他发出一种金属般的尖叫声。他动手把音量减小。

向后扫描时，这装置检测出了一声很轻的猫叫声。

听到这个声音，他戴着手套的手保持不动，耐心地等待着。传来又一声猫的叫，接着便响起了屏住气低声说出的一句话：“快去，小精灵！”

这声音像是来自格特姆市大厦。这建筑一度曾是本地雄伟壮丽的一个地标，可现在其总共 6500 个窗户，早就用三合板给钉死，而这些木板也给风吹雨打得破破烂烂了。

蝙蝠侠举着微音探测器，轻手轻脚地走近这摩天大厦的门口。那破旧的旋转门坏了且变了形，门上破碎锋利的玻璃块闪闪发光。

黑衣骑士裹紧他那披风，从变了形的铜门框里扭动着身体往里钻，走到里面铺着大理石地板的走廊里。他虽然有猫行无声的本事，但玻璃碴儿在他那蓝黑色的靴子下仍然发出叽哩吱哩的声音。

电梯里的东西早已被拆掉，因而电梯口全都洞开着，电梯竖井里到处可见一道道很长的油迹印和锈迹印。蝙蝠侠来到防人门处，走进楼梯井。那里的门没有关紧，漏下来一小片三角形的光来。

他的微音探测器没从下方检测到任何响声，但是从上方，却探测到了很轻很轻的脚步声。他于是向上走，他那沉重的幅翼式披风，每走一步都会抖动一下。

现在根本没有光线了。磨损的台阶上散布着垃圾和碎块，每走一步都使人感到一阵神经质。有一次，他的右脚碰到了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蝙蝠侠轻轻把脚抬起来，慢慢踩着，才觉察出这是个扔在地上的玻璃瓶。站稳脚步后，黑衣骑士抬脚小心翼翼地跨了过去。

他继续沿着台阶向上走，每一步都走得极为小心。那瓶子可能只是别人扔的废物，但也很有可能是个初级的报警器，安放来对付粗心大意的不速之客的。

到了楼梯平台的地方，黑衣骑士停了下来把微音探测器的音量放大。从微型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声音是轻微的嚓嚓声，像是耗子走动发出来的声音似的。

但走了几步之后，蝙蝠侠却不再这样认为了，此时他的脚踩到了一个东西，这东西发出吱的一声，接着便听到小骨头被踩断了的声音。他用脚把那东西拨到一个角落，然开抖开披风以免漏出光来，最后打开了钢笔式手电筒。

他看见的是只耗子，嘴巴已一动不动，但临死时还在喘着气。

他无动于衷地继续向上走。

黑衣骑士没有注意到在六楼下的一个平台里有一条绊索，后来他的小腿碰到一个东西，接着发出很响的啮的一声，这才使他意识到有陷阱。

一眨眼间，他脑海里闪过成百上千种想法。蝙蝠侠想到了对付单兵的地

雷在他脚下爆炸，或毒气从隐蔽的喷嘴喷吐出来，或一个张开的弩弓对准他的重要器官射出一支硬木杆做的箭来。这后一种情况并非胡思乱想，因为这种情形他以前的确碰到过。

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这无法穿越的黑幽幽的楼梯井却一下子响起了一片极大的响声。咆哮声、撕咬声，嗥叫声响成一片，仿佛十几只原始森林的猫科动物下期而遇，又像快车道的好多汽车撞到一起时发出的声音，只是这些汽车是猫科动物而已。

这种叫声震耳欲聋，蝙蝠侠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是扩音器放出放大的声音。他急忙取出钢笔式手电筒来把它打开，在楼梯里各处照，寻找这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来源。

电筒的光照出了他脚下的一条绊索，这绊索仍然绷得紧紧的。这绊索从墙上的一个小洞眼里伸出来，一直通到另一个平台上装在墙上的扩音器里。

蝙蝠侠赶快跨过这绊索向扩音器走去。

扩音器上有个装有微型磁带盒的录音机。卷带棒正在慢慢转动着。蝙蝠侠把开关关上，于是那一大片猫科动物的嗥叫声便一下子停了下来。

他使磁带盒弹射出来，然后便把它装进他那多功能皮带里。

黑衣骑士正要继续往上爬时，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极为冷静的女人的声音：“别装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我们中有的人不是很聪明地跨过了这绊索了吗？”

蝙蝠侠急忙转过身去，双眼极力往上望。他那手电筒的光线照出了一个人影。

在另一道楼梯的半路处，站着一个人身穿黑衣的身体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人，两手搁在裤子的屁股处，弯弯的小嘴作出十分自得的微笑。

“塞莉娜！”蝙蝠侠低声说道。

这位体态苗条的人低低地嘘了一声、说道：“不，今晚我可是叫猫女。”

她两手从屁股处移开，沿着楼梯向下走到他面前。塞莉娜，或者说猫女，透过她那毛茸茸的猫面罩微笑着。在昏暗的光线下，根本看不清哪是她的脸哪是她有一对竖起的猫耳的猫面罩。她的整个身体全都裹在一张灰色的皮衣之下。完美无缺的这身冬装，对格特姆市最臭名远扬的入室窃贼猫女来说实在太合适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蝙蝠侠问道。

“根本不是干违法乱纪的事。所以请态度好点。”

“我不过是问你个问题而已。”蝙蝠侠冷冷地说道。

她用她那戴着钢爪手套的手去摸他胸前的蝙蝠徽章，发出一种金属碰金属的吱吱声。“你听到那些猫科动物的叫声了吧，”她低声像猫那样说道。

“那你还问什么？”

“磁带发出的声音。”

“可能，也不可能。”

蝙蝠侠抓住她那俊美的手腕捏了捏。“你怎么知道的？”

“放手！”

“塞莉娜，死了不少人，我想知道其中原因。”

“还记得格特姆动物园并不只是摆满了空笼子的时候吗？”猫女用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低声问道。

“记得。”

“我也记得。实际上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我在那里还有个最要好的动物朋友呢。叫巴斯特。这个名字可能你还记得吧？”

蝙蝠侠脸色严肃地点了点头。“是头黑豹，来自苏门答腊。”

猫女报之以微微一笑。“向一个男人描绘巴斯特，真是白费力气。它可能已被运到圣地亚哥动物园了，其时是在格特姆动物园被取消之时。”

“可能？”

猫女挣脱了他的手，耸了耸肩。“当时我心血来潮，坐飞机到那儿去了一趟，可是没见到巴斯特。该动物园园长说根本没听说过有它。我查了一下。本市动物园的猫科动物在那里一只也见不到。”

“报纸有时把事实搅混了，”蝙蝠侠指出来，同时看着她用面具半掩着的脸，想从其表情上看出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塞莉娜·凯尔天生就是这样，也许她根本不懂这二者有什么差别。

“我就是这样想的。但那天晚上我听到那咆哮声了，其中就杂有巴斯特的嚎叫。”

“嚎叫？”

猫女那猫一样的眼睛闪着光。“别用那样的目光瞧着我！我一定要知道这可爱的嚎叫声在哪里。”她的声音很有魅力地低了下来。“我要有这样一种声音就好了——好使小伙子们见了我规规矩矩。”

蝙蝠侠问道：“是好奇心使你来这里的吗？这就是你要说的？”

“我觉得巴斯特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真怪——”

一团黑里带白的毛茸茸的东西从楼梯上窜了下来。

猫女抬头一看。“小精灵！”

像豪猪那样把全身的毛竖起来的这只小黑猫，身上长着大块的白斑，绕着猫女两腿乱转，然后便沿着楼梯向下跑去。蝙蝠侠用钢笔电筒照着它。它的白爪子一蹲，便窜过了那绊索继续向下跑去。

猫女跳着在后面追它，边跑边喊道：“等等，你这个小东西！”

黑暗很快便吞没了猫女和那只小猫。

黑衣骑士在走廊处追上了他们。

猫女已把那猫逼到了角落，那只猫弓着背，尾巴竖了起来、露出牙齿呼呼地叫着，绿色的猫眼里充满了恐惧。她在它面前蹲了下来，同时也压低了声音说道。

“听话，小精灵，过来，过来呀！”

这只黑中带白的猫很不情愿地让她抱了起来。它几乎是只黑猫，下巴的地方是白的，这一小片白色向下延伸到胸部，像白糖那样白。

猫女一边用手抚摸它那因恐惧而竖了起来的毛，一边低声对向后贴起来的那只猫耳朵说了点什么。像小猫咪紧紧贴住猫妈妈那样，这只猫那针一样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她那毛茸茸的两臂。

“是你的朋友呀？”蝙蝠侠低声说道。

“小精灵是只善于捕猎的小猫。我派它前去侦察一下有什么情况。”

“它跑回来向你报告来了？”蝙蝠侠挖苦地问道。

“它跟我不一样，它在黑暗里也能看得见，而且还懂得什么时候往后撤。这是我的预警系统呢。你说是不是，小精灵？”

蝙蝠侠把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指在猫耳之间摸了摸。猫的瞳孔又大又黑。

“它显然的确是碰见把它吓坏了的什么东西了，”他不得不承认地说道。

“这还用说。”猫女干巴巴地说道。

这时空气变成了蓝色，弥漫在他们周围。空气的气味闻起来有股放电的气味。

蝙蝠侠仍然把钢笔式手电筒拿在手里。它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发出啪的一声。他伸手去摸自己的咽喉。他和猫女四目相对。他们俩之间互相传递着尖锐而不可理解的目光。

那只小黑猫窜到了大理石地板上。自称猫女的塞莉娜·凯尔极力想吸入些氧气。

此刻空气里一点氧气也没有啦！

蝙蝠侠迅速从他那万能皮带上掏出一个吸氧面罩，迅速地猛吸一口氧气，随后使用一只手扶住猫女脖子的后部。当他把吸氧面罩按在她脸上后，她迅速地猛吸了三大口。感到肺部火辣辣地疼的蝙蝠侠，再把吸氧面罩拿到自己紧抿着的嘴上。

猫女屏着气，两眼露出惊恐的神色。黑衣骑士把5只手指伸到她眼前，来回晃动了两次。

猫女点了点头，她明白了。他的氧气只能供应10分钟。

蝙蝠侠然后牵着她的手臂，想把她从变了形的旋转门推出去。

塞莉娜挣开他的手，跪下来把小精灵抱了起来，此时后者在地板上正挣扎着喘气。然后她抱着那只猫一起往前走，摇摇晃晃如履薄冰。

当吸氧面罩再次送到猫女手上时，她把它罩在猫的小脸上。小猫又活过来了。塞莉娜然后吸了两大口氧气，再把吸氧面罩送还给蝙蝠侠。

他们走出去来到一片废墟的兰维克大街上，步态有点摇晃。到了这儿，黑夜里的空气懒洋洋地像是不再流动了似的，而且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微光，看起来虽然安详平静，但却跟沼气那样无法供人呼吸。

蝙蝠侠把猫女向北推，轮流使用着吸氧面罩，情形就跟两个潜水员发生了水下故障，只好轮流使用一个氧气筒那样。时间真费了不少。他俩不敢跑，因为这会迅速消耗掉大量氧气。在街拐角处，蝙蝠车就趴伏在那里，离他们还下到100英尺远，正常情况下猛跑一会儿就到了。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却像是一英里远似的。

蝙蝠侠使猫女急促停了下来，把她推到他的前面。她把吸氧面罩放到了脸上。她的另一只手里，小精灵乱挠乱动，吃力地大声喘着气，像是快要死了的样子。

蝙蝠侠目光严峻地用无情的黑手指指了指这只垂死挣扎着的小猫。

猫女立刻明白了。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蝙蝠侠又作了一下这个手势，猫女再次摇了摇头。然后，蝙蝠侠用粗硬的手指在他自己和她的喉部抹了一下。

她生气地用力把吸氧面罩猛地按在他脸上，结果把他的下嘴唇猛戳了一下。

他气呼呼地拉着她往前走，踉踉跄跄地又走出了几码远。

这时忽然响起了一种怪声。

这声音就像那蓝幽幽的光一样，遍布于他们的四周，所不同的是可以令人听得见而已。一个雷鸣般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格特姆市的公民们！明天半夜以前，要是不支出5000万美元的赎金，你们所有人均将挣扎在我的奴

役之下！决定你们命运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天了！我是隐身扼杀神！”

这声音震耳欲聋，使他俩不得不跪在了地上。小精灵挣脱出来，可是立刻瘫倒在地，像鱼钩上的一条蚯蚓那样扭动着。

猫女肚皮贴地，齜着牙向它爬了过去。

黑衣骑士好一会儿心里对这位年轻女冒险家的勇气不禁涌起敬佩之情。但是他那氧气面罩的指示器告诉他，剩下的氧气只够呼吸不到两分钟了。

他大声叫喊着，想使这位勇敢的女人恢复理智。但他的肺里已经没有氧气了，因此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他虽然心里在咒骂她，但还是走到她身边跪了下来，把面罩压在她嘴上让她吸氧。

猫女生气地把氧气面罩从她脸上猛地拨开，蝙蝠侠再次把它捂在她脸上，他们俩就这样一来一去地推来推去。最后，黑衣骑士只好让步，把氧气面罩压在正在抽搐的那猫的小鼻子上。宝贵的氧气滋滋响着，可是大部分却漏了出去，这可使蝙蝠侠气炸了。

他把她俩扔在那里。

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步棋、因为这是一种绝境。黑衣骑士跑了起来，但实际上只是拖着脚像踱步那样走着而已。他肺里的氧气早就用完了，急需新的氧气来加以补充。他的两耳回响着心脏怦怦的跳声，脑子像一团受到手指猛力挤压的海绵那样又紧又疼。他的视力在他眼前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回他摔倒了。但他强迫自己站起来继续向前走。他只是向前走，再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朝正确的方向走着。他面前舌到的，只是灰蒙蒙的一片。在这灰蒙蒙的一片中有些互相交叉的黑线，跟电视机里的测试图那样。最为惨痛的是，他快变成瞎子了。

当他砰地碰到硬邦邦的一个障碍物时，他的血液在他两耳里嗡嗡地响着。他咽下了一声痛苦的叫喊，伸出手去乱摸，终于摸出了这是在等着他的蝙蝠车车身上冷冷的光滑舒适的流线型来。

蝙蝠侠喘着气，向座舱门摸去。当他触摸到一个暗藏的把手时，听到了嗡嗡响声，于是他便像只受了伤的有翼动物钻进自己窝里那样一头钻了进去。

他伸手去摸头顶上方的开关。在两耳里流动的血液发出的越来越响的轰鸣声中，他听到座舱门嗡嗡响着，合上了并严丝合缝地锁上了。

蝙蝠侠知道，此时他仍然是不安全的。仪表板上布满了古里古怪的一大排电子装置。他伸出十只手指去摸那氧气释放按钮。仪表板是一块难以名状的布列有各种开关的东西。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指无意中触到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刷、空调器、车尾烟雾喷射器等等的开关，最后才触到了正确无误的开关并听到了汽车底盘上的氧气箱释放出可呼吸的空气中的滋滋声，这声音隐隐约约，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

当黑衣骑士醒过来后，他的呼吸已恢复正常。肾上腺素使他脑袋立刻清醒过来。他在座位上坐直身子，用手按了按上发动机开关，急速地把这钢铁坐骑向前方趴伏着的两个黑影处驶过去。蝙蝠车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古怪地达达响着，可他却对机器的警报声置之不理。

在两个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的猫形东西之前，蝙蝠侠猛地刹了车，然后便切断座舱氧气供应源，啪的一声把座舱门打开。

他迈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便走到了猫女身边。他抱起塞莉娜·凯尔，把她弄进蝙蝠车的乘客座椅上，然后便愚不可及地重新走回去把那只叫小精

灵的猫提回来。

当把人和猫全放进车内并使这密闭的空间充满了氧气后，蝙蝠侠便把蝙蝠车像箭一样尽可能快地驶离“锈斑”地区。

即使到了那地区的外缘，这里依然弥漫着那种蓝色的空气。在这里，一辆辆汽车不是撞到了消防供水铁桩上，就是停在那儿一动不动，汽车的主人从斜开着的车门往外钻，一个个全都喘着粗气。

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多辆汽车互相撞到了一起，把交通完全堵塞了。在他还来不及踩刹车之时，蝙蝠车滑行着，最后才完全停了下来，可发动机却像一头愤怒的野兽，依然在轰鸣着。

然后它便完全熄了火！

猫女这时候已重新恢复呼吸。她眨了眨眼，目光惊异地向周围看了看，然后便想起了小精灵。那只猫躺在她大腿上，显得半死不活的样子。

她推了推它，嘟哝着说道：“醒醒，你这爱睡懒觉的家伙！”

那猫从她腿上滚落下来，一点反应也没有。

“妈的，”猫女骂道，用手在小精灵胸部猛地按了按。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用戴着手套的拇指把它的小嘴掰开，对着它的嘴向它肺里吹气。一口，二口，三口。

蝙蝠侠正想说点安慰她的话，这时，响起了格格的吸气声，那黑猫竟开始吸起气来，噎了一下，然后便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起来。

“好猫咪！”猫女低声说道，把那吓坏了的小猫抱在了她那灰色的怀里。

然后，她两眼落到了座舱窗户外那一片可怕的情景。人们——那些平民百姓——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那样躺倒在大街上，喘着粗气，扭动着，嘴巴抽搐着一开一合，惊恐的眼睛极力向上空那表示永恒的冷漠的群星望着。

“这个蓝色的地狱延伸到多远呢？”塞莉娜有气无力地问道。

蝙蝠侠一言不发，他双手搁在驾驶盘上，强忍着的愤怒使他一会儿紧握拳头一会儿又松开。蝙蝠车再没有可容纳第三个人的空间了。这种可怕的情景再稍为多持续一阵子，车里的氧气也不够供他们俩和那猫呼吸了。可是他却束手无策，这种情形他以前还从未经历过。

黑衣骑士正设法使熄火的发动机重新发动起来，这时突然间，夜空再次变成一片漆黑。

猫女大口喘起气来。

躺在地上的那些人，也开始再次呼吸起来。他们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大声笑着，脸上露出松了口气的样子。有些人甚至高兴得大叫大嚷起来。他们在距痛苦万状的死亡只差几分钟时重新活了过来，而重新恢复呼吸则实在是令人陶醉的一大快事。

蝙蝠侠使座舱门向后滑开。

外面的空气已经变得干净了。虽然还有点很浓的臭氧味，但却是可供呼吸的了。

而响彻夜空的却是不久前那要求的重复，而且仍然震耳欲聋：“格特姆市公民们！明天午夜前你们如果不交出5000万美元的赎金，你们所有人都将在我的奴役下挣扎！你们的命运如何，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去决定了！我是那位会隐身术的扼杀神！”

“会有人，”猫女说道，“去付这笔钱的！”

“会有人的，”蝙蝠侠说道，按了按主发动机的开关。蝙蝠车的涡轮发

动机先发出断断续续的几声，然后便吩咐地响起来，最后像获得解放了似的，像有生命的东西那样轰鸣起来。他使汽车沿着一条没有堵车的侧街迅速驶去。

“我们上哪儿去？”猫女迷惑不解地问道。

蝙蝠侠声音严峻地说道：“你可欠我的情呢。”

“没错，”猫女同意他说道，把仍然喘着气的猫换到另一只手上。“我和小精灵都欠你的情。不过我仍然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你别呆在这儿。”

“不太可能。”

“这可不是闹着玩呢，”蝙蝠车突然拐了个弯，滑行进了一条胡同里。座舱门向后打开了。蝙蝠侠把戴着面罩的脸转过去，冷峻地盯着猫女。“你请到此为止吧。”

“那些找不着了的猫科动物怎么办呢？”她固执地说道，“这个疯子要是把它们藏到了‘锈斑’的某个地方，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果真有这回事，我答应放了它们。”

猫女很不情愿地爬了出去。

“重新回去吗？”她问道。

蝙蝠侠从汽车挡风玻璃里往外望，但避开她的目光。

“去自杀。谁这样干都得作这种准备。蝙蝠车要有空气，我也一样。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这件事。”

看不清的眉毛拧在了一起，这使猫女那带毛的猫耳像是竖了起来。“有怀疑对象吗？”她问道。

“没有。”

“撒谎！”猫女慢慢消失在阴影里，很快变成一个模糊的猫的侧影，只见她那伙伴即那小猫的绿眼睛仍在忧伤地眨着。

蝙蝠车咆哮着倒车，很快便消失在寒冷的夜色里。

第二天早上，警长戈登被他卧室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

他那“喂”的声音更像嘟哝而不是厌烦。

“你还在睡大觉实在使我吃惊。”蝙蝠侠用硬邦邦的声音说道。

警长看了看他收音机上的钟，叹了口气说道：“我是20分钟前才回家的哩。”

“那对不起啦。”

“昨天晚上我们损失了4个人。他们都不是那种无家可归的人。”

“我差点儿成了第5个，而猫女则是第6个。”

“什么？这只猫干吗也插一手。”

蝙蝠侠迅速地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锈斑’地区是这一混乱的中心。这一点绝无怀疑。”

“据你所说，那儿的蓝光最强。死者刚好在这一地区外发现的，但远至格特姆村这最南端的人们也受到影响。”

那里最明显的情况是人们感到喘不过气来。这我也感觉到了。”

电话线嗡嗡响着。蝙蝠侠然后说道：“我倒有个看法。”

“说吧。”

“这一切，都是某个东西。某种力量或某个机器干的。”

那种咆哮声旨在吓唬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把他们赶出‘锈斑’这个地区。

第一天晚上拒绝离开这地区的人，到了第二天晚上便给窒息死了，他们的尸体被扔到各处，好使警察只好八方出击。”

“他还真的达到了目的。”戈登大声说道。

蝙蝠侠接着说道：“这家伙既已接管了‘锈斑’地区，于是这自称会隐身术的扼杀者便加速想对格特姆市进行敲诈勒索。”

“可是这个人是谁呢？”

“想想看。谁拥有‘锈斑’这个地区呢？”

“肯德尔·夏普吗？这可是太荒唐了！”

“是谁购买了格特姆动物园并把动物全卖了的呢？”

“夏普。”戈登承认道。

“据《格特姆报》的闲话栏作者们说，谁将在1月1号面临破产呢？”

“夏普！”戈登咆哮起来。“我派人把他抓起来。”

“以什么罪名呢？你可得有证据啊。你干吗不把此事交给我办呢？”

“你想怎么办？”戈登怀疑地问道。

“你想想，我要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便能睡得更安稳吗！”蝙蝠侠刚一说完，电话便断了。

肯德尔·夏普在他那大教堂似的办公室里独自收听调幅无线电收音机的广播，这间办公室位于建造在非商业区的一座办公大楼的24层上。此楼于80年代初建成，现已处于易主而落入他人之手的边缘。

电台的播音员今天倒没有去谈肯德尔·夏普。现在的谈话题目是那位会隐身术的扼杀者。

夏普根本没想到，他还会看到人们在公共话题中提到他的姓名的这一天，这都是因为他的财产已减少到令人伤心的地步。

市府的代表们。市长，此外当然还有警长戈登，在刹间播放暂停时间，一再要求市民们保持冷静。但当节目转到公众随便发表意见时，人们便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支付赎金，另一派则认为，该市绝不能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下让步屈服。

有三分之二在电台上发表意见的公众说，他们准备在半夜这一最终期限到来之前离开该市以防万一。这使肯德尔·夏普肌肉松弛的脸上露出了微微一笑。

但在市政当局方面，态度却十分坚决：不交任何赎金。

听到这个，夏普大声笑了起来。

他的秘书用蜂音器通知他有事，于是夏普便关上了收音机。

“诺玛，什么事？”

“布鲁斯·韦恩先生来了。”

“韦恩？有约见安排吗？”

“夏普先生，日期上没有这一安排。”

肯德尔·夏普眯起他那眼珠没有一点颜色的双眼。布鲁斯·韦恩是一位跺脚格特姆市也要震一震的人物。夏普好几次想拉他在商业上合伙，但这位神秘莫测的百万富翁却总是婉言拒绝。他现在到底要干些什么呢？

“请他进来，”夏普很感兴趣地说道。

当布鲁斯·韦恩从门外迈进来时，夏普从他那巨大的樱桃木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右手向前伸出，脸上堆起了十分讨人欢喜的微笑。

“韦恩先生！幸会幸会！请坐，喝点酒吗？”

韦恩站在那里。“多谢，不喝了。”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呢？”夏普问道，然后向酒柜走去。

“生意之事。”

在回话之前，夏普让自己那毫无表情的脸不露任何痕迹。“你？可是格特姆市的富翁啊！我还以为你只是出席出席董事会议，收收红利和利息，根本不必像我们这些挣苦力钱的人那样上阵拼搏呢。生活可不容易啊。韦恩，我建立起过我的帝国。可是我却不是天生适于干这种事的人。你和我在两股道上的车，根本走不到一起。不过这一点你明白，对吧？”

“我今天是路经‘锈斑’地区，”韦恩以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他向四壁看了看。大部分墙上都挂着他搞地产飞黄腾达时与各种各样的名流交结聚会的照片。

“乱糟糟的，是吗？我搞到了那个地区——度曾是黄金地区的总共6个街区的地产——便宜得不得了，可那是5年前啦。韦恩，我曾有过规划，大规划。把所有建筑物全拆了，搞个夏普市，一个市中之市。有电视制片厂、办公大厦、超级市场、各种制作所。谁料想市场疲软，我于是便给弄得两手空空。”

“本市不乐意你企图……牺牲他们的利益而去铲平这个地区并放弃2040年之前的一切财产税。”韦恩以同样不动声色的语气说道。

夏普不高兴地把肉嘟嘟的嘴巴拿动了一下。“讨价还价的花招。”

“这花招你耍得太久了。当市场疲软时，要搞什么夏普市可再也行不通啦。”

夏普耸了耸肩，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市场还会回弹的，我也会东山再起。你等着瞧吧。我以前损失的每个子儿我都要赚回来，我现在损失的也会全赚回来，而且还会赚得更多。”

“可与此同时，”韦恩接着说道，“锈斑地区却正变成反社会分子的杀人场所了。”

“我那些私人保安员本来还管理得好好的，后来市里却埋怨说有点乱了套了。”夏普辩解地说道。“不过我们都把话扯得远离题目了。”这位地产商转过身来，带着斟满酒的杯子说道：“不是吗？”

“不是，我们没离题。我愿意从你手里收买‘锈斑’地区。”

肯德尔·夏普对这出人意外的建议大吃一惊，以致情不自禁地说道：“你疯了！”

“是吗？”

“别装蒜了。你深知地产市场的行情。你一定知道点儿想占夏普——我是说‘锈斑’地区——的便宜得付多大的代价。即使我把这个地区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你也别想用底价把它收买。”他神经质地哼了一声。“像你这样血统高贵的富家子，100万年后也不行。”

“你干吗不把这种操心事搁到我身上呢。”韦恩接着说道。

夏普两眼眯成了一条线。“那你报个价。”他断然地说道，接着呷了口酒。

“500。”

“百万！”

韦恩点了点头。

夏普把咳嗽压了下去。他又喝了一口酒，再次干咳起来，最后说道：“不

卖。”

“为什么？这个价可是够大方的啦。”

夏普用手背擦了擦他那湿乎乎的嘴巴。“没错，太大方了。韦恩，你可别有所图啊。你太聪明了，绝不会为这一大堆钢筋水泥的废物而被人敲一竹杠的。你要什么把戏呢？”

韦恩站起来要走。他紧盯着肯德尔·夏普疑心重重的两眼。“什么把戏也没有。我只是个有责任心的公民，认为应帮助人们使格特姆市变得美丽起来而已。”

“废话，谁信呀！好一个公共利益的斗士，我才不上你的钩呢。”

韦恩在门口停了下来。“你的也一样。”门关上了。

“他怎么知道我搞不成呢？”肯德尔·夏普嘟哝道，同时凝视着关上了的门。

那天晚上稍后，夏普在他那俯瞰格特姆公园的住户共管宿舍楼里，仍然在咀嚼说过的那个问题，这时电灯突然灭了。

“又停电了！”他抱怨着说道，在他向电话机走去时踢翻了一张矮凳，摔了一跤。最后几步他是爬过去的，然后把电话拉到跟前。

电话机在他手里没有一点动静，怎么也拨不通，他拍了拍耳机托架，可是还是毫无动静。

他走到门口，把头伸了出去。其他住户也像他那样在门口探头探脑。

“停电了？”他问道。

“不知怎么回事。”有人对夏普说道。

电梯停止了运行。这一层好像没有谁想要向下走差不多三十道楼梯到下面去查看出了什么问题。夏普花言巧语他说了一大通，想让他们中的人去查看一下，可是他们却理也不理。

最后夏普火冒三丈地说道：“好吧，没关系，我自己去。我今晚打不了电话可不行。”

他每走几道楼梯，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走到第10个楼梯平台处，他已气喘吁吁，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见鬼去吧！”他说道，然后便循原路返回。

在他那层，月光如水，他看见他房间的半开着。而他刚才已经关了，还上了锁。

夏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怦怦地跳着，但却拿不定主意。

他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把耳朵贴在门缝上细听着。

他听到的唯一声音是自己心跳的怦怦声。夏普壮起胆来，小心翼翼地开门慢慢推开。

他看见在墙上的保险柜处有个人。假冒马奈画的那幅假画、镀金画框及其他东西全给拿了下来，从而露出了那圆圆的钢门。这位窃贼在黑暗里显得模模糊糊，成了昏暗中的一个黑影。显然是戴着手套的两只黑手，正在弄那转盘。

肯德尔·夏普紧紧地盯着，看出了影衬在墙上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这影子有个圆脑袋，头上竖着两只尖尖的动物耳朵。

他退了一步，心差点儿从嗓子眼儿里蹦了出来。“蝙蝠侠！”他喘着气说道。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眼睛睁得溜圆，竭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他便听到他那保险柜的铰链转动时所发出的轻微的金属声：吱！

现在别无选择啦！他摘下他那赫尔姆斯牌强力领带，握在强劲有力的两手里使它成为圈状。

他把这圈子举在前方，蹑手蹑脚走进了客厅。

那个高个子尖耳朵的鬼怪样的人仍然在他那保险柜旁，乱翻着他那些文件。他找到了一份感兴趣的文件，打开来一看是各种蓝图的一部分。

然后这要命的绳索便从上向下套了过去，夏普接着使出浑身力气，死死地勒住这位作无本生意的家伙的喉咙。

他们打了起来，这他料想到了。戴着手套的手指向后伸过来挠他的脸。他闭着眼把头状在这位窃贼的左肩上以保护住自己的眼睛。针一样尖锐的爪子挠着他那厚厚的头发，把他的头皮挠得到处是伤。

他哼哈着，把绳索猛力拧了一下，把他的敌手拖倒在地。结果他俩一起倒在了地毯上，但夏普压在了她身上。他的双手，手指关节处的骨节鼓突，更增大了它们那可怕的压力。

慢慢地，他的敌手的反抗变得没有力气了。当那挣扎着的人形再无反抗之力时，夏普却扯得更狠了。

最后，那位房地产开发商松开领带站了起来，感觉出一身的冷汗已使他那衬衣湿乎乎地粘在了他的身上。他还在喘着粗气。

这时，电灯重新亮了起来。

夏普猛力地眨了眨眼，仔细察看起他那牺牲者来。

他看见一个苗条的猫形人，身上穿着灰色的猫眼，身后还有一条长尾巴。他还看见，模铸的猫耳，高高地竖在面具头的上方，很像猫的耳朵而下像是蝙蝠的耳朵。

“你到底是谁？”他嘟哝道。

但当其他居民走到走廊上，对重新供电深感高兴时，他却把门锁上了。

肯德尔·夏普把掉到地板上且已被揉成一团的蓝图图纸捡起来后，便急忙向电话机走去。电话机再次可以通话了。他迅速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谁呀？”一个怀疑的声音说道。

“是我，头。”

“头，是你呀，什么事？”

“有人钻到这里来了，把车开过来。我们得处置一下。”

“那今天晚上怎么办呢？”

“你只要赶快，我们仍可照计划行事。快去办。”

夏普挂上了电话，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他声音刺耳地长吁了一口气，把前额处的汗擦掉。

有人敲了敲门，接着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管事人查出了问题，有人瞎搞配电闸。你说可气不可气？”

“真是难以想象。”夏普满脸苦相地说道。

当这位满头大汗的地产商重新镇定下来之后，他再次站了起来，检查起那位猫形入室窃贼的尸体来。她的嘴张开着。他深懂扼杀人的全过程，知道被扼死的人的舌头会吐了出来。可这人却没有吐出舌头。他跪下来把一只耳朵贴到牺牲者的嘴上。嘴唇仍然是温暖的。她仍然在呼吸。

肯德尔·夏普在地板上摸来摸去，想找到他的领带。但当他把领带缠紧在双手上后，他才意识到，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力气去把她勒死了。

他深知这毫无妨碍。像这种下作的事情，他都是掏钱让别人去给他干的……

当黑夜降临到格特姆市之后，蝙蝠车在人迹稀少的街道上疾驰。黑衣骑士正驱车行使的这条路弯弯曲曲，但他却别无选择。通衢大道上塞满了人和各种汽车，人们正纷纷离开这个城市。由会隐身术的扼杀者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只差几小时就到了。当供人呼吸的空气不再有时，谁也不想被困于其中或暴露于其中。

在该市的上空，警察的直升飞机发出啪啪的响声，并用强光灯扫射“锈斑”地区的各个高楼大厦的尖顶。蝙蝠侠皱了皱眉头。戈登早就答应过他地面上的事全归他管。这几架直升飞机的出现表明警察对他还不完全放心。

最后，蝙蝠车来到了“锈斑”地区的外围。他踩刹车把车停下来，目光严峻地看着这地方的一片凋蔽的景象。这地方在所有方面真称得上是个破败不堪的地区。布鲁斯·韦恩始终是对的。这地方是得全给拆平了。哪怕是一块块的空地，也比这大都会中无法使自己恢复生机的东倒西歪的大楼要强得多。

冬天的空气晴朗，不带蓝色；一个穿蓝衣服的人也没有。戈登总算信守诺言，使警察远离这个危险地区的所有街道。蝙蝠侠要是失败了，今天晚上还会有更多的人死亡。不过蝙蝠侠根本不想失败。

发动机发出低沉的响声，他慢慢地驶进了“锈斑”地区、车上的救生系统在滋滋地响着。

蝙蝠车穿越了一个街区。突然之间，蓝光出现了。蝙蝠侠没踩刹车，而是加大马力使这辆威力强劲的车子向后倒车。

这车子吱吱响着向后倒去，一驶出那蓝光之外便迅速停了下来。这蓝光刚到“锈斑”地区的边缘处便不再向外延伸。它就像一道明亮的幕布，像冬夜的空气那样寒冷。

他被人发现了。蝙蝠侠于是等着那会隐身术的扼杀者的下一步棋怎么走。在空中，警察的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在稀薄的空气中仍然啪啪地响着，不过看来却像是个瘸子似的。

蓝光不见了，似乎想让任何一个人再去试试自己的命运似的。

在蝙蝠车座舱那黑暗的空间里，蝙蝠侠抬起头来望着格特姆大厦的尖顶，聚精会神地紧盯着它。他瞧了瞧他那仪表盘上的时钟：

11：31。已经过去3分钟了。

最后，他加大马力，驾着车向目的地急驰而去。在最后1分钟时，他横穿过一条侧街，然后沿着“锈斑”地区的边缘处行驶，退进了黑暗里。

黑夜在慢慢过去。格特姆市一片寂静，等待着午夜的到来。零点终于到了。

塞莉娜知道自己并没有死，因为她感到喉咙很疼很疼。吞口水就像吞一个沾满了沙的干桃核那样难受。

这种疼痛还是令人安慰的，因为这到底比两手两脚麻木得无法动一动要好得多，也比她似乎睁不开眼睛这一可怕的事实稍胜一筹。

她呻吟了一声，为的是看看会发生什么。

一个粗暴的声音说：“头，那个毛团刚刚活过来了。”

“真古怪，”另一个人说道，声音显得装模作样而陌生，“我本以为要是有什么麻烦，那也只能是蝙蝠侠所造成的呢，没想到我却得对付这个窃贼，

这家伙是谁呢？”

“头，我听说过这家伙。”

“是吗？”

“这家伙叫猫女。自称猫女。是个像猫那样穿窗破门入户偷东西的窃贼。喜欢偷珠宝。猫的塑像及诸如此类高级的东西。”

有脚步声向这里走来，并在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猫女，嗯？”装模作样的那个人哼道。“好吧，猫女，你干嘛把猫爪子伸进我这耗子洞来啦？”

有人把堵口布粗暴地从她嘴里扯了出来。

“我正等着呢，”那装模作样的家伙催促道。

“等谁……？”猫女声音沙哑地问道，这声音在她自己听来，就像是老太婆发出的最后一声似的。

“还真够镇静的呢，头，是不是？”那装模作样的家伙哼着说道。“她还想追问你呢？”

猫女再次吞了口唾沫，缩成了一团。

“既然你不想活过今晚，”那装模作样的家伙说道，“告诉你也无妨。我名叫韦恩，布鲁斯·韦恩。也许你听说过本人。”

接着，这位会隐身术的扼杀者便大笑起来，像是笑话跟自己有关的某个笑话似的。

“你叫肯德尔·夏普，”猫女啾的吐了口唾沫。

“可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呢，”那隐身扼杀者反驳地说道，声音听起来像是毫不相干似的。

“格特姆动物园那些大型猫科动物，你到底把它们弄到哪儿去啦？”

那声音装模作样的家伙吃了一惊。“猫科动物？你这家伙还偷窃了在猫科动物上方的我那保险柜了？”

“它们在哪里？”

“威德曼，把她带走，”那隐身扼杀者有气无力地命令道。

一双有力的手抓住塞莉娜·凯尔的肘部，粗野地把她从地面粗糙的地板上拖走，然后沿着一小段楼梯把她往上拖。一道门打开了，她的鼻子立刻闻到了任何动物园的庇护者都会闻到的那股刺鼻的怪臭——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的那种怪臭。

那装模作样的家伙低声对她说道：“当艺术宫这个怪物初建时，某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建筑师认为，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可以成为一个完美无暇的可加操纵的火箭发射台。于是他们便在楼顶这里真的建造了一个。有一次他们还真的试着发射了一次，结果上升气流把飞船弄成了两半。为了掩盖他们的失败，他们便在这里竖起了个无线电通讯天线。这地方就是行人要上岸的地方。”

有只手扯下了她的障眼布，猫女眨了眨眼，在昏暗的光线里看见有一排笼子似的东西。笼子里的东西有的有条纹，有的有黑点，体侧长着丝绸般的毛，全是森林里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她看见了一只狮子，一只云豹，一只美洲狮，还有一只像是孟加拉虎似的骨瘦如柴的动物。

“我那个空气转换器太贵重了，不能没有人加以守卫，”那位隐身扼杀者说道。“它们正好充当我最后的一道防线。”

猫女转过身来，可是已为时太晚。门给关上了，她被单独关在了里面。

这时，她注意到了那部机器。它放在她头顶上方的一个高高的承重大梁

上。即使从下面看，它也很像她在肯德尔·夏普的保险柜里找到的那些蓝图所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空气转换器”。机器上安有很多压缩机和很长的大功率导管。这机器低声嗡嗡响着，像是在养精蓄锐似的。

时间在流逝。猫女极力想从束缚中挣脱出来。可是绳子却怎么也松不开。她那端头带有爪子的手套给拿走了。她浑身无力得就像一只小猫咪那样。

她那明亮的眼睛转到了那些笼子上，最后落在一只浑身漆黑。身材修长的动物身上。“你好，巴斯特，”她低声说道。“好久不见啦。”

巴斯特这只苏门答腊黑豹咆哮了一声。当它在黑暗中闭上它那黄色的眼睛，它那漆黑的脸便不见了。

那吊在上方的机器突然间像某种愤怒的空调器那样，鸣的一声高声大叫起来。在这封闭的空间里，空气变得稀薄起来且成了蓝色，像死神呼出的气那般冷。

而这些关在笼千里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因惊恐而嚎叫起来。

时在午夜，一分不差。

整个下格特姆居民区，人人全都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们全部喘不过气来，在床上痛苦得翻来滚去。他们爬到窗户边猛一下把窗子打开，身子垂在窗沿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是一点新鲜空气也没有。别的任何一种空气也没有。

汽车的发动机噗噗作响，然后便熄了火。在驾驶盘的后面，司机也死了。

在没有空气可呼吸的该市的上空，一个蝙蝠形的人影悄然无声地滑翔着飞向格特姆大厦，半夜般黑蓝色的眼睛既坚定而又不带任何怜惜之情。

空气中没有氧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空气。滑翔器那黑色的飞翼乘着冷森森的空气飞向格特姆大厦的塔顶，这塔顶此时正闪烁着邪恶的蓝光。

装在最高处的扩音喇叭，响起了原始森林大型猫科动物的嚎叫声，像是对他进行警告，要他迅速离开。

“头！”一个焦急的声音大声说道。

隐在蓝光中的隐身扼杀者从他那控制面板上抬起头来。他穿着喷胶的连体工作服。像他那位随从一样，他脑袋上也戴着鱼碗状钢化玻璃头盔。但是他的头盔却有蓝色的镜面，可以使人看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而威德曼的那个却透明得像玻璃。

“什么事？”他急急地说道。

“我要么是看见了一只最大的蛾子，要么便是看见蝙蝠侠正朝我们飞来了。”

这位隐身扼杀者笨拙地走到装饰华丽的窗户边。他步态笨拙，原因是他头盔里装有两个氧气瓶，使他行动不便。

他把他那光滑的蓝脑袋贴近玻璃、用戴着手套的手握起拳头晃着。“聪明，真聪明！他一定是从综合工业大楼屋顶上起飞的。无疑他也有一个供氧面罩。”

“他使用的是某种悬挂式滑翔器，”威德曼指出来。“由于有臭氧，马达还不会发出响声呢。”

“把他搞掉！我没时间管这个。从今天晚上之后，他们就得用鼻子来呼吸这个城市的肮脏臭气作代价！”

威德曼拿起一支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向东边的窗户走去。他装上子弹，把枪举起来顶在肩部。他感到很不顺手。氧气瓶的重量使他两臂直往下垂、

而他那头盔也很碍事。他只好把狙击步枪的瞄准具置于他用来瞄准的那只眼前面一英尺远的地方。

他扣了一下扳机，打了试验性的一枪。

“没打中！”

“再打一枪。”

威德曼把瞄准具拉紧了点儿。响起了又一声枪声。射击的后座力使瞄准具撞到了头盔上，震得他往后退了一步。

“这样不行，头。”他抱怨地说道。

“一定要行，不然就跟其他人那样吸臭氧去！”

蝙蝠侠使金属铝架保持平衡，戴着手套的双手紧握操纵杆，调整角度飞离开格特姆大厦的尖顶。他呼吸的声音为他所戴着的吸氧面罩所阻隔而变得很轻，倒是风使他那飞行器的飞翼发出很大的响声来。

第二声暗算他的枪声从他右边传来，而第一颗弹头，则从他左脚呼啸着飞了过去。暗算他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瞄准他而再次开枪。

猫女跪在地上对着尖塔高处那舷窗式的窗户直喘气。这窗户朝东。她看见了那蝙蝠式的黑影在蓝光中飘飞而过。

在机器的一片轰鸣中，她听到了步枪的射击声。

她扭动着身体转过身来，向最近的一个笼子走去，把被捆着的双手伸进肮脏不堪的铁栏里。

“过来，巴斯特，咱们玩一会。”

黑豹巴斯特对着伸进来的手扑了过去猛咬一口，但只是开玩笑地咬咬而已。

“我瞄不准这家伙！”威德曼抱怨说。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一个玻璃井里说话似的。“我那头盔太大了，有点太大了。”

隐身扼杀者脚步沉重地走到他身边。

“我干嘛要给你发工资呢？”他抱怨地说道，同时拿起了步枪。

他透过瞄准具，发现了在蓝色迷雾中的黑影，于是移动着瞄准具跟踪瞄准起来。当那金黄色椭圆形中一只黑蝙蝠的图形正好落到十字线处时，他不慌不忙地扣了一下扳机。

“砰！”

“哎哟！”

空气从蝙蝠侠的肺里猛往外涌，把他的吸氧面罩也冲得松动了。

他被猛击得直向后退，那易碎的两翼弯曲了起来。在一阵塑料、铝片、血、肉、骨头乱飞中，他飘飘荡荡地向下坠。

“打中啦！”隐杀者得意地说道。他鄙夷地把步枪扔到一边，重新回到控制台来，控制台上有个软柄麦克风。他探身向前对准麦克风说了起来。

在整个下格特姆区，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得意洋洋地响了起来：“格特姆市的公民们！你们的领导人胆敢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今天晚上，在我声音范围内的人都得死！明天晚上，死亡空气的范围将要扩大，然后再每晚不断向外扩大，直到我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这回你们得付7千万美元！我说话算数——因为我是隐身扼杀神！”

巴斯特又咬了一口。在黑豹愤怒的乱挠下，猫女感到害怕。但她咬着牙忍着，准备让那野兽的爪子挠她时发生最坏的情况。捆绑的绳索给挠松了，但肉也给挠了出来。

她咬着嘴唇痛苦地忍受着。当豹子又一次扑过来时，她把手扯了出来。

幸亏这时捆绑的绳索松开了。猫女扭动两腕，左拧右扭好不容易才从死结中把两手挣脱出来。

不知什么原因，在机器轰鸣的这一个小空间中，空气仍然是可以呼吸的。这空气虽然有一股臭氧味，但氧气分子仍然有的是。塞莉娜·凯尔觉得就像刚跑完了格特姆市举办的马拉松长跑那样，只是她还能呼吸而已。

她仍然跪在地上，设法想把那窗户打开来。爬到窗沿处时，她看见有个旋转着的人形，身上还有薄薄的蝙蝠那样的翅膀，螺旋着转动向下掉。

“哎哟，不好啦！”

塞莉娜哭泣着，用手抱住自己那猫状的头。

蝙蝠侠像铅锤那样往下掉。他感到当胸处像被一个大铁锤给不偏不倚地打了一锤似的。狙击手瞄准的是他的蝙蝠标志，这是他那身夜行服装的唯一一个亮点。这是故意使它显得明亮的，因为它罩有一层防弹的透明塑料。

因此，这弹头便未能击穿它。他挣扎着展开他那滑翔翼，先是一只，然后是另一只。谢天谢地，他终于使它们处于合适位置，使空气承托着它们而把他悬在空中。

然后，他变成了向下滑落而不是往下掉。空气把蝙蝠翼鼓了起来。蝙蝠侠再次成了只会飞的蝙蝠，他像秃鹰那样在“锈斑”地区上空绕了一圈。然后他找到了上升气流，并且开始向上飞了起来。

不远处，一只不知死活的海鸥无意中飞进了这蓝光区，结果两翼一收，箭一样坠落到下面坚硬的人行道上。

黑衣骑士这时想起了他那吸氧面罩来。他焦急地憋了好一会的气。重新吸到纯氧，使他又精神振作起来。

“真是难以置信！”

“什么？”

“他回来了，头！不知怎么回事，但他的确又来了。”

“你站到窗沿那里把他推下去，彻底把他干掉！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刚才不是你干的吗，头！”

隐身扼杀者火冒三丈，他伸手去够那个大指针，以便使他那空气转换器的作用范围扩大。他希望市长没有参加撤出该市的行动，这样便可教训他一下，让他对隐身扼杀者的要求不敢置之不理。

黑衣骑士看见有个球形脑袋的人形钻出格特姆大厦的窗户来到了窗沿处，使他不慎全身发冷。他距其目标仍然太远，而他那面罩里的氧气也剩下不多了。

他来不及了，没有办法。他损失的时间太多了，只有正确的飞行路线才能使她到达尖塔。而且他还必须得能躲过另一颗子弹，才有可能这样。

在下面，一连串的警车。一道道灯光在跃动，正向“锈斑”地区聚拢。他们在抽氧机关掉之后才来到这里，摇摇晃晃的蓝色人影从打开的车门里往外涌，脚步不稳地走动，显得极为痛苦而又盲目。

这种情景使黑衣骑士重新变得坚强起来。

塞莉娜听到了第三声步枪的射击声。她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她看见了越飞越近的黑色蝠翼，于是便爬了出去。在她下面，她看见一支步枪的枪筒伸了出来。这枪筒喷出了另一团红色的火焰。

蝙蝠侠仍按其飞行路线飞着，而且越飞越近。

“疯了！”她喘着气。“他疯了！他甚至连躲也不想躲！”

她爬了回去，向那些笼子走去并动手把它们打开，于是这些被关禁的猫科动物便把它们的愤怒向着这讨厌的枪声和刺激它们鼻孔的火药气味的对象发泄。

蝙蝠侠把手伸向他那百宝带。最后那发子弹没有打中他。狙击者于是重新瞄准，准备开第二枪。他在抓紧时间，瞄准他的目标。

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了点，使黑衣骑士只能猜测而毫无别的办法。当时机终于合适时，他闭上眼睛，拉响了照明弹。

邪恶的蓝色黑夜被照得通明，到处是一片银白色的白光。

威德曼正看着瞄准具里的十字线，这时刺眼的银白色强光把他那睁着瞄准的眼睛弄得失去了视力。

他尖叫着，跌跌撞撞地向窗户内缩去，身体也失掉了平衡。

在操纵板的地方，隐身扼杀者什么也不管，死死地盯着上面写着“氧气—臭氧平衡”的移动指示标，这指示标正慢慢向刻度盘上臭氧的那一端移动。

这时，通向尖塔的门突然打开了，只见威德曼再次尖叫起来，而且声音比刚才还大，用力这时筋肉发达的好些身影正沿着楼梯鱼贯而下，它们五颜六色的尾巴竖了起来，构成了一个个愤怒的问号。

噼啪作响的照明弹从蝙蝠侠的手里掉了下去，这时他睁开眼睛。他的目光落到了窗沿上，但这时已空无一人！

他眨了眨眼。这是否是那神秘的蓝光的某种鬼计呢？一小会儿之后，那狙击手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并不只是他。

一只兽毛光滑的黑豹在追着他，发出愤怒的咆哮。而正当这家伙沿着朽坏的窗沿后退时，一只美洲虎和一只鬃毛散乱的狮子从另一个窗子钻了出来。

这位狙击手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他做了件发疯的事，这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很合理的缘故：他把步枪扔出窗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蹲伏着的黑豹窜了起来，“啪”的一声把大爪子打在那穿着橡皮衣的家伙的胸部。

这家伙往外掉了下去。黑豹恢复平衡并站稳了。

蝙蝠侠睁大眼睛看着这风车般转动的家伙往下掉。

这往下掉的家伙撞到了另一个窗沿，砸碎了他的头盔，被反弹了出去，接着往下掉了差不多 100 码，落到了该建筑的一处凹进地后便一动不动了。

隐身扼杀者聚精会神地在操纵着他那操纵盘，这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从他两腿中钻了过去。

他对这种感觉置之不理。

这时他的氧气瓶的阀门发出吱吱的响声，对此他可不能置之不理了。有人在拧开它们哩。他意识到了这个，因为在他那保护性的头盔内他已开始喘起气来。

“谁？”

他转过身来，发现身后站着个猫模猫样的苗条女人。她脸上的微笑露出嘲讽的神色。于是他对着她肚子打了一拳，迫使她呼出她憋在自己肺里的空气。

猫女没别的办法，只好吸起气来。当她把臭氧吸进肺里后，脸上便开始扭曲起来。她瘫倒在地上，也像别的人那样喘着粗气。

“傻瓜一个！”隐身扼杀者呸的吐了口唾沫，重新给自己恢复供氧。

这时，他忽然发现那些大型的猫科动物在附近的各处窗沿处出现了。

“呀，没命啦。”他嘟哝道。

一阵突然出现的旋风使蝙蝠侠迅速飞过了尖塔。他把左翼倾斜，像一只环绕着一个召唤它的蓝色灯泡而飞行的黑蛾子那样飞着。

不幸的是，任何能降落的地方全都有踱着步的、咆哮着的丛林猛兽。它们全都喘着气。有些由于活跃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把头低垂到了它们那饿瘪了的肚皮上。

格特姆大厦的顶点是一个钝圆拱顶，上面立满了固定桩，这是当初想把它用作可操纵的发射台而遗留下来的。

一个用电缆绕成的圈，套在了其中的一根桩上。黑衣骑士很快便把自己连在了这根桩上。他用一个机械装置收线，拉着他滑向目标。

高塔隐隐约约地越来越近了。最高处的一个舷窗式窗口润升着。当到达伸手可及的距离时，他拉丁拉脱钩栓子，于是他那蝙蝠翼便脱落下来往下掉。

黑衣骑士悬吊在窗沿上。他用力贴紧窗户，把脚伸了进去，最后把身体的其余部分退缩到安全的地方。

他作好了对付一切的准备——除非没有敌人。他看到了空空如也的笼子，还有淡蓝色的封闭的空气。他很快注意到了头顶上方轰鸣着的机器。

这机器十分复杂，无法一下分析明白。但在一个角落处的一台轻便汽油发动机却不是这样。它的发电机不断转动，偶尔迸发出蓝色的火花。

他脱下他的供氧面罩。令人不快的空气灌满了他的两肺。他很快便明白了。在这机器的周围有一个可供呼吸的空气范围，不然那汽油发动机就无法运转而给它提供动力了。

蝙蝠侠拿出一个随身带来的小包，因为他知道“锈斑”地区不供电。他把那锡纸包撕开，把粉末状的东西——金刚沙——撒进转动着的叶片里。

然后他便沿着楼梯快跑起来，因为他深知，发电机出故障时，什么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蝙蝠侠发现猫女已不省人事。他跪下来让她呼吸他所剩余的氧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隐身扼杀者仍在操纵着他那控制台。几盏红灯闪了起来，断路器噼啪作响。他拼命对它们进行重调，但它们再次噼啪作响。

黑衣骑士不慌不忙地大步走到戴着闪光头盔的那家伙后面，用装在右手护臂上的一套铜指节套，猛一下把隐身扼杀者那保护性头盔砸得粉碎。

当碎片雨点般落到他脚下时，隐身扼杀者僵立住了。他发出一声短促而惊恐的喘气声，然后便开始猛地喘起气来，想把空气吸进肺里。

像他自己的那些牺牲者一样，他开始痛苦地扭曲着自己的身体。

蝙蝠侠猛一下把他转过身来。“我一直在盼望你也有这个时候。”他严峻地说道。

隐身扼杀者抬起头来，摇晃着一个黑拳头，软绵绵地成了一团，从此完全改变了肯德尔·夏普的一切特征。

蝙蝠侠甚至不必用他那带有铜指套的那只手去揍他。

他转过了身，脸慢慢红了起来。在头顶上方，制造死亡的机器仍然像抱怨般地哼叫着。但它不会哼叫得太久了。

他快步走到不省人事的猫女身边，让她吸了最后几秒钟剩余的宝贵氧气。剩下的氧气就快用完了。

他把吸氧面罩从她脸上取下来戴在自己脸上吸了起来。猫女的身体开始扭动，眼睛也转动起来。

当蝙蝠侠再次把吸氧面罩安放到活过来的猫女嘴上时，他发觉有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悄无声息地走进了这四面封闭的空间之内。他把身体转了过去。

那些正向他接近的猫科动物的眼睛流露出呆板而疯狂的神色，使他一望而知它们想干什么。它们因窒息而痛苦万分，但它们仍然有着足够的力量去向任何人发泄它们的愤怒。

蝙蝠侠站了起来，解开他那宽大的蝙蝠翼斗篷并用它来煽它们的脸，使它们无法靠近他。而它们则无精打采地加以还击。它们那仍然致命的爪子差点把蝙蝠侠的斗篷给撕坏了。

一只孟加拉虎趴伏在地上，准备向他扑过去，它那带条纹的尾巴在愤怒地摆动着。

那只鬼鬼祟祟的黑豹从另一个窗户钻了进来，径直向猫女走去。他们很快便会被包围起来。

蝙蝠侠把斗篷抛向身后。他从百宝带上取下一个装满了淡绿色液体的喷雾器，把铜喷嘴对着他的斗篷便挤压连着的橡皮球。一阵细雾给他的斗篷镀上了一层东西，然后他把斗篷在有长耳朵的头顶上方猛力挥动了几下，便把它扔了出去。

这斗篷向那现已成了有条纹的不祥之物孟加拉虎飞了过去。

这只老虎猛地打了个滚，并用爪子向这沉甸甸的、把它裹了起来的斗篷乱挠。其余的猫科动物也跟着扑了过去。它们为了抢这件斗篷而打了起来。空气缺乏使它们动作缓慢、有气无力。它们逐渐喘起气来。

这时，发电机爆炸了。通向塔顶的门从门框上脱落下来，砰地倒在台阶上。头顶上方的天花板裂开了。成块的干灰浆和白色的粉末像大雨一样落了下来。

发电机的叶片发出吱吱声飞过房间，钉进了墙上和地板上，发出短促的噼啪声。

其中有一片打进了倒在地上的肯德尔·夏普的咽喉，割开了他的喉咙。红色的血液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

使空气显得不像空气的那种蓝色一下子便不见了。

真是不迟不早！蝙蝠侠猛吸一口气，发现它完全可以呼吸。

爆炸声使这些野兽吓了一跳，它们全都站了起来，把香味浓烈的蝙蝠衣完全给忘了个一干二净。闻到血腥味后，它们便走到肯德尔·夏普被砸成了肉糊糊的咽喉处，好奇地嗅了起来。一条粉红色的大舌头伸了出来，然后便传来了舔血声。

白森森的兽牙不慌不忙地咬进毫无反抗的腕部、腿部和其他部位，然后这些大猫便你拖我曳，各自撕咬出自己的一份人肉来。

这时，黑衣骑士正背着瘫软无力的猫女沿着很长很长的一级级楼梯向下走。

还好，只走了 16 道楼梯，她便醒过来了。蝙蝠侠把她放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她大惑不解地问道。

“你帮忙把帐算了，”他告诉她。“多谢了。”

塞莉娜·凯尔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我还得说，帐还没算清呢。”

“你对那些猫科动物的看法是正确的。”

猫女的眼睛睁大了。“它们现在在哪儿？”

“还在楼上进餐呢。得有专家用麻醉枪打它们，才能把它们从隐身扼杀者的尸体上赶走。”

“小精灵一定是闻到了它们的气味，”猫女沉思起来。“因此它才回身就逃。”她皱了皱眉头。“这家伙就是肯德尔·夏普吧？我在他住处的保险柜里找到了那古怪机器的蓝图。我正在干这事时被他发现了。”她做了个鬼脸，摸了摸她那青紫色的喉咙，“我还算有运气。”

蝙蝠侠点了点头。“正是夏普这家伙。我也进行了调查，他拒绝了我收买‘锈斑’地区的报价，这种报价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的。”

“真有意思，”塞莉娜嘟哝道，“他极力想使我相信他就是布鲁斯·韦恩。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这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蝙蝠侠说得很快，同时扶着她的肘部。他俩沿着楼梯向下走。

“顺便问一句，你涂的是什么科隆香水，味道这样好闻？”猫女经过一阵沉默和深思后问道。“那气味呛得我……都要发疯了。”

“迷猫液。”

猫女嘘了一声。

警长戈登来不及看完送上来的报告。

“蓝雾消失了，警长。”

“先生，这是格特姆公园以南各区送上来的死亡人数报告。”

“先生，第55分队在‘锈斑’的行动仍然没有回音。”

“派人到‘锈斑’去查一下，”戈登指示说，“我要你们把这地区仔细清查一遍，连只死老鼠也别放过。”

当警察救援队派出之后，警长办公室的窗户一点儿响声也没有便给推开了，一个穿灰黑色衣服的高大壮健的人影迈进了房间里。

只是当那人的阴影落在了他的办公桌上时，戈登才发觉了这个悄然而声的不速之客。他一惊，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搞的？”戈登脱口问了一句。

“我按时给你的窗户上点油，”蝙蝠侠用干巴巴的声音说道。

“妈的！”

“肯德尔·夏普，也就是隐身扼杀者死啦！”蝙蝠侠拖着声音说道。

“真是死有余辜！他一直在搞些什么名堂呢？”

“就是那一套呗。简单而露骨的敲诈。这是他摆脱破产判决并给他那摇摇欲坠的地产帝国重新注入资金的一种方法。如果本市今晚给了他那笔赎金，夏普也不会就此罢休。他最后可能会让本市把‘锈斑’地区移为平地。”

戈登眯起的两眼显示出他明白其中的原委了。他猛拍一下桌子。“然后用这笔赎金，去建造夏普市啊！”

蝙蝠侠脸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个魔鬼！不过我还有件事没弄明白。他是怎么来达到目的的呢？”

“用一种机器，不过现在已爆炸了。这机器用某种方式把空气中的氧分子打碎，把它变成比学构成相似但无法呼吸的臭氧，从而使大气再无法供生物呼吸。臭氧有一种怪味，这你是知道的。”

“可空气为什么又变成了蓝色的呢？”

“臭氧往往会吸收光线，”蝙蝠侠解释说，“由于某种原因，光谱中的蓝波段在电场中显现出来。”

“这机器是这家伙从哪搞来的呢？”戈登怒火冲天。

蝙蝠侠耸了耸灰色的肩膀。他不穿那包裹全身的披风，便显得像是脱光了衣服似的，像个带着面具的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

“这又是另一个谜，”他说道，“你还记得叫‘午夜爬虫’的那家伙及他那使光弯曲的外甲吗？”

戈登再次冒起火来。“他要是再从阿卡姆疯人院偷跑出来，我就亲自开枪把他毙了！”

“还有某个人造出了这部邪恶的机器。”

戈登显得大惑不解。“你是说有个自由职业者——什么？——某个堕落的科学家为任何一个疯子制造这种制造死亡的机器，而只要这疯子买得起就成吗？”

蝙蝠侠走到窗户边。当他把一只脚踏在窗沿上时，他停了下来。

“这种说法是行得通的。也许应派个人审问一下与这方面有关的‘午夜爬虫’。我是说把所有猫科动物从‘锈斑’地区弄走之后。在任何人进入格特姆大厦之前，我希望你派特种任务小分队去干这件事。”他抛出了个喷雾器，戈登伸手接住了它。“这也许有点用。”

戈登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薄荷味。“香水？”他咕哝道，说着向电话机走去。

“迷猫液，”蝙蝠侠说道，然后便不见了。

## 大漠追猎

加里·科恩著

我喜欢这家伙，一点没错。他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头一个为我所喜欢的人。是这么久以来头一个使我放松了警惕的人。当然啦，他很有钱，是位德克萨斯的千万富翁。长得很帅……德克萨斯的千万富翁都是这样。不是弄石油的，是搞计算机软件的。他爹的钱倒是通过石油弄来的。但当阿莱和他妹妹琳内特在 12 年前继承其遗产时，他不过只搞到了几百万而已。阿莱笑着说，这是种子钱。而每当有些人开口谈他们的金钱时，我所能想到的，是他们全都像香味四溢的烤熟了的肥火鸡，等着我把它切开吞进肚里。但阿莱·金凯德却是例外。

当他谈到钱时，也就是他和他妹妹琳内特怎样弄到一大笔财产时，使人听起来就像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历险记似的，是针对最冷酷的公司杀手而玩弄的一种边缘政策的游戏。他还长得一表人才，这也起了作用。他高个子，皮肤晒成了棕黄色，走起路来像个牛仔。他两肩很宽，臀部却窄窄的，两眼灰蓝色，眼角处有些细小笑纹。一头浓密的、波浪般起伏的头发是浓金色。而那微笑和慢吞吞的甜言蜜语实在使人销魂。我头一次看见他时差点笑了起来。他是那样地完美无缺，简直就像是某种笑话，像我的那种笑话。

当然他还很军人，这也起了作用。一个能使我跟他一齐笑起来而不是我取笑他的人，这实在少见。当阿莱谈到他爹因赌钱而差点输掉了他的第一笔大财时，还有他和他妹妹琳内特也差点落了个同样的下场时，他便眨着他那灰眼睛，裂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笑起来，这时他对自己那种应得的惩罚的嘲笑使人几乎无法抵挡。是的，阿莱·金凯德使我完全放松了警惕，一点没错。

我是在歌剧院与他邂逅的。是韦恩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募捐义演。我穿着低胸黑丝绸服，估计布鲁斯·韦恩可能会来……不过也估计他不会来。他没有来。我喜欢这种事情。我讨厌音乐，但却喜欢这个公司。在格特姆市一百英里内的所有富人全都来了，为那些穷人施舍点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所有那些寡妇孤儿，全都是社会的牺牲者。有谁知道他们，有谁关怀他们？我去跟人见面、打招呼……另外还去追寻我的猎物。安德希尔·科克斯太太可能戴着她那兰尼祖母绿宝石呢。说不定我还能偷听到她和罗狄在杜普里宫廷大饭店的总统套间里偷情的艳事呢。在她返费城之前，巴菲和休伊特答应去看望她。我决定那天晚上也前去拜访一下。天不早了，还穿着礼服。实在难以抵挡祖母绿宝石的诱惑力。在幕间休息时，我跟一个肥胖的富翁，一个穿着礼服的富翁一起呷着香槟酒。当然，在这种场合下他们全都穿着礼服。这家伙是个银行家吧，我想。他想伸手到我衣服里乱摸，我倒想钻进他的金库里摸一把。我们在谈条件。这时我注意到了阿莱·金凯德。

他正靠在一根大理石柱子上，品味着烈性威士忌酒。他也穿着礼服。我发现，这礼服跟他实在太合身了。他没有跟任何人谈话。他只是在看我对付这银行家，脸上露出一一种目空一切的、逗人的一丝微笑。真迷人，真他妈的性感。对这种人我无法抵御。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四目相对，互相望着。那位胖子银行家终于发现，他不再受到我专一的注意了。

“对不起，埃洛尔——我刚注意到那边我的表哥。我好几年没见着他

了，”我告诉他。“请你谅解。”我在他腮帮子上满怀柔情地轻轻一拍，为的是让他高兴起来，然后便越过休息室向那微笑着的小伙子走了过去。

“什么事使你这么高兴？”我问道。

“就是你呀，亲爱的。我早就盼望塞莉娜·凯尔能捕猎到更难以对付的猎物。”

“是指你吗？”

“可能。”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对塞莉娜·凯尔有点儿了解呢？”

“我作了点研究。”

我让他重复了一遍。“我怎么知道你值得我费这番心思呢？”

“要知道只有一点办法。我们干嘛不去吃晚饭呢？”

真见鬼！他真帅，有一种富人的味儿，还有一种气派，而他还真猜对了——那个老银行家比我还低一档。我们没看歌剧的下半场，直接去吃晚饭了。

他的汽车就停在歌剧院前面等着。是辆 XJ12 美洲虎牌红色折篷汽车。我上车时，他说道：“我告诉你我研究过你。”这是 6 月里很温暖的一天。他把车篷支上。

“我喜欢老式的美洲虎牌汽车，如 XK120 啦、XKE 啦等牌子，”我说道，“但你最少得搞对了品牌才行。”

他在下苏霍区的一间最新式的饭馆“黑猫饭馆”给我们订了一张桌子。

“好吧，伙什，我对猫的主题很感兴趣。好吧，我干嘛要这样认为，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期而遇的呢？”我问道。

他咧嘴一笑。“我承认——这是我早已安排好了的，而且有好一阵了。自从我在杂志上第一次看见你的照片，我就一直想与猫女共进晚餐了。”

“你没这种运气了。她已经退休了——你能找到的只是相貌平平的老塞莉娜了。”

“亲爱的，这可不是我在那个晚会上所看到的。当时你正弄那间房子。我敢说，我认识你。”

“是什么使你这么认为的呢？”

他探身向前，拉着我的手。他声音温柔但却很迷人。“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俩很相像。亲爱的，我们都是食肉动物。我们追寻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而这个呢？”我问道，“你是在追逐我了？”

“嗯……我乐于认为这是双互的。你不认为这有点刺激吗？”

我们然后便热烈地交谈起来。这时我便放松了警惕。他迷人、聪明、英俊、风趣。他像我一样，要求牛排放极少的胡椒。他跟我谈德克萨斯，我向他介绍格特姆市。他告诉我他的家庭情况，但我却没跟他提起我的。我俩喝了一瓶酒，然后又喝了一瓶。我们接着谈狩猎。

“嘿，琳内特和我——她是我妹妹和我的合伙生意人——我们从孩子时起就一起打猎。先是打松鼠和野兔，然后便打狼啦、美洲狮啦、狗熊啦什么的。实际上，在德克萨斯西部我爹那个位于沙漠地区的老牧场，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好友们的私人狩猎保护区。因此，当我们转而做生意时，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并无任何的不同。”他没喝醉，一点也没醉。他酒喝得越多，谈德克萨斯就越多。“我们搞掉竞争对手，就像我们对待野兔那样！但当我们对付的是狼和狗熊时，嗯，我们差点把命断送在了它们手里，但最后，金凯

德软件系统公司总是占了上风！”

“这我知道，”我告诉他。“我有两千股呢。”

“是吗，是现在？现在一股已长到 120 美元啦。”

“我知道。”

我们互相咧嘴笑着。这时我们已越过桌子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了。“你仍然只是塞莉娜，还是又叫猫女？”

我把他的手举到嘴边吻着，还轻轻咬了一下他的拇指。“我认为她正要……”

他在格特姆市有个住处，离我们现在这儿不远。我没喝醉，一点也没有，但当他问我要不要到他住处看看时，我答应了。嘿，那是肯定的。

他那住处又大又空，而且很豪华。阿莱的一些狩猎收获品也陈列了出来。对于狼和狗熊我不反感，但对那些大型猫科动物我却感到不快。

然后我们便上了床，互相撕扯去对方的衣服。这真是纯粹的动物式情欲，拼命地接吻，半裸着身体互相紧压着。然后是雨散云收。

我躺在他怀里，用手指轻轻挠着他胸膛上的毛。我真的喜欢这家伙，我在他耳边低声悄语。

“我觉得猫女就在这儿。”他低声吃吃地笑着说。

“你也许说对了，”我承认道。

“你什么时候穿上你那服装，我肯定乐意见到你。”他耳语道。“不过实际上，我倒愿意把你那身衣服剥掉。”

“你觉得对付得了她吗？”我打趣道。“猫女可有很锋利的爪子呢。”

“我愿意冒点风险试试。”

我也愿意我冒冒风险。“我带着它呢，”我承认道。“在我那手提包里。”

“你不是说过不干了么？”

“我撒了个谎，”我从他怀里溜出来。“你干吗不在床上等着呢，”我告诉他。“一小会儿就好。”

在浴室里，我脱掉那丝绸礼服，穿上了贴身的猫装。它使我感到强壮、性感、无情。而且向来都是这样。

我在头上戴上面罩，屈伸屈伸爪子。这是个新花样，以猫女的样子走到情人的床上去。

我让浴室的灯亮着，好让它给我打上背光，然后便迈了出去。

阿莱躺在床上等着。他真帅。他看见了我，说道：“天呀，天呀！”

我弓起腰，伸了个懒猫腰，屈伸屈伸了一下爪子。我干吗不给他显一手呢？我暗想。造成点儿紧张。我觉得身体柔软而富弹性，步态有点像猫，但却很肉感。“你肯定准备好了等着我吗？”我问道，接着发出钩魂的喵的一声来。

“是呀，亲爱的——开始时就准备好了。”他说道。

然后，他从枕头底下拔出枪来，对准我就是一枪。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给关在了笼子里。天正放亮了，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把我弄醒了。然后我便回想起是金凯德打了我一枪。“蠢啊，蠢啊，真是蠢啊！”我大叫大嚷，用拳头猛砸宠物的栏杆。最后我终于停了下来，喘了口气并向四周望去。我一丝不挂，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在笼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碟子水和一些切碎了的生肉。另一个角落则放着个沙箱。太妙了，真不知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呆在笼子里很热。笼子长 10 尺宽 8 尺高 7 尺，就摆放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些低矮的小山和一些灌木矮树丛，远处可见到些大山。早上过得很慢，很快它便变得热得使人头晕眼花。我难忍极了，两眼模糊，被人给锁在笼子里扔在了沙漠中央的某个地方了。

我检查了一下阿莱开枪击中我肋骨处的地方。那里有个小孔，只伤着了一点儿。打的是麻醉枪。我右臂上也有两个小孔。我可能已给麻昏了好一会儿了。我饥渴难耐。

我把那生肉吃了，水也喝了。然后便等着。

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了发动机的响声，一辆吉普车正越过山那边驶来。它来到笼子边便停了下来。车子里坐着四个人，三个男人，还有一个年纪与我相仿、健壮苗条、金发碧眼的美女，个头跟我差不了多少。开车的是阿莱·金凯德。

另外两个男人年纪跟金凯德差不多。一个是小矮个，挎着一支很大的单发科尔特手枪，垂吊到屁股的下部，一眼便知是个枪手式人物。他的穿着像电影里的牛仔格伦·福德，上衣是件褪了色的夹克，头戴白色斯特森牛仔帽。另一个是个大高个，显得笨手笨脚。他穿着短袖圆领恤衫和牛仔裤，戴的帽子上写着“温切斯特”字样。这四个人从吉普车里爬出来站在笼子前对我评头品足。

“怎么样，”阿莱对其余人说道。“她不错吧，对吗？”

“妈的，阿莱，她真够刺激的——我是说猫女本人！”那大个子说道。

“她看来还不够十分强健，”那女的说道，“你应该把蝙蝠侠弄来才是。”

他拍了拍她的手臂。“琳内待，一次只能办一件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东西结果怎样，然后再去找更大的猎物。”

我对那女人啐了一声，这引起了她的注意。“臭婊子，我可是强壮得能把你的两眼挖了！”我转向阿莱问道：“金凯德，你他妈搞的什么名堂？”

“哟，瞧她来劲啦！”那大个子说道。“给剥光衣服关在笼子里等死，可她还要发威呢！”

“我告诉过你把她的舌头给割了，阿莱，”那矮子说道。“我可不喜欢他们敢对我们回嘴。”

“算了吧，比利-莱伊，我们可不是野人。”阿莱转身对我说道。“亲爱的塞莉娜，这位是比利-莱伊·詹金斯，那位是布巴·布埃尔，而她则是我妹妹琳内特。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我们那个小狩猎俱乐部吗？欢迎你的光临。

“嗯，我们要作的事是这样。我准备放你出笼，然后我们便从这里开始追你。我们给你两小时的时间好让你躲起来，然后我们便开始追踪你。”

“追踪我是什么意思？”

“像什么？瞧，我们几个从小孩时便一起打猎。打当地的猎物使我们慢慢厌烦了，于是我们便开始进口动物——狮子喽，老虎喽、大象喽，犀牛喽之类，不过你也知道，甚至这样不久之后也变得不过瘾了。

“一天，布巴把坐他便车的一位非法入境到美国打工的小伙子带了回来。这小子真是足智多谋，我们花了好半天才终于逮住了他。”

“嘿，那才有趣呢。”布巴说道。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令人恶心的事。”我对他们说道。

“这算什么，好玩的还有的是哩，”阿莱说道。“这是大约一年前的事了。后来我们便于了六七回这种猎人的游戏。我们一直在找更难对付的猎物，

最后一位是特种部队的上士，是琳内特在福特布利斯市郊外的一间酒吧里弄来的。她亲自把他猎杀了！”

“而现在便转到我啦？”我问道。

“对啦。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在杂志上看见过你的照片，于是便觉得你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于是我们便来到了这里。”

“混蛋，金凯德。我可是对你一片痴心啊。”我低声说道。

“这我知道，亲爱的——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他掏出一把钥匙把笼子的门打开。然后他们便全都重新上了汽车。阿莱用手指了指东边。“塞莉娜，我们往这边走。那边山上藏身的地方有的是。”然后他们便一溜烟开走了。

我把门推开，接着便掉到了地上。当药性完全发作完后，我开始觉得好点了。但我希望能有更多些水喝。太阳越升越高，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热。我已经觉得口渴了。

我心里说道，好你个塞莉娜，浪漫的结果便是这样。这样的关系能使我得免一死吗？这是那种老掉牙的故事啦。小伙子遇上姑娘，两人坠人情网，小伙子把姑娘麻昏后把她弄到他那牧场，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便追猎她并把她杀死。我真不知道他是否准备把我杀死后剥皮，然后在皮里填上东西，再当作猎获物摆在他房间里。不过，他们得先把我捉到手后才能这样。

我动身向北走，以轻松自信的大步慢跑着。既然金凯德示意我往东边走，那么任何的另一个方向一定比东边要好。就在我跑着时，我脑子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那些矮树灌木把我的脚掌磨掉了一层皮，但我根本不去想脚上的疼处，并且尽可能地躲开那些最要命的，也就是那些荆棘和蒺藜。我觉得，在这种情形结束之前，我还得挨更多的刺伤和更多的扎伤。我看见了一只狐狸、两只兔子，此外还发现两只兀鹰在盘旋。

我一边跑一边估计情况。我能发现一条公路并从那儿逃出这儿吗？不大可能。我记得阿莱告诉过我，这个牧场有几千公顷，归他和琳内特所拥有。难怪这些“猎人”远比我更熟悉这里的地形了。他们会一起向我扑过来吗？

我想到了那小矮个所穿的枪手服。他们各人各有所好，各有自己所喜欢狩猎的对象。他们可能会在谁能猎到我上面下赌注。因此他们会逐个来对付我。他们动身追我时，时间估计约在中午。

我能不能找点东西穿上呢？不可能，除非我去穿那种用荆棘、蒺藜或仙人掌作成的服装。能否找件武器呢？这倒很有可能。然后，我便想到了琳内特杀死的那位绿色贝雷帽上士。这种人是野外生存专家，可是还是给那臭婊子猎杀了。这对我可是预示不祥啊。

我一边跑一边数着秒数，为的是对时间有个大概的估计。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停下来判断了一下方向。我估计在我和那笼子之间，我已走出了有三四英里远了。只要我的两脚伤得不太厉害，只要我能找到水，只要气温不会不断升高，我还能作这种马拉松式长跑，但能否保持这种速度，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选择一连串的几座小山作为我前往的目标，而现在我已处身其中。西北方有些高耸的高山。我深知在那里要比在这儿这空旷的地方要好得多。我至少可在那里找到某种掩蔽。

我到底身在何处呢？琳内特是在福特布利斯搞到那当兵的。我这辈子也

认识几个当兵的，有几个就驻扎在福待布利斯，靠近……靠近什么地方呢？阿尔巴索，对了，靠近阿尔巴索。在德克萨斯的最西端，北面是新墨西哥州。这地方我知之甚少，我只知道这地方人烟稀少，走半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这是个荒凉的地区，是沙漠。好多地方是大片大片的盐碱地。但在大山里，我可以找到喝的水，找到可充饥的东西。远处有几棵小矮松，距我约一二英里远。我跑着时曾见到各种奇形怪状的仙人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可以把仙人掌折断来弄到水喝，是什么书里读到的呢？是哪种仙人掌呢？

真见鬼，我是只生在城里的猫，我对德克萨斯能知道些什么呢？我得赶快去学。我又开始跑了起来。

在这些小山和那大山之间的地形，再次变成了一片沙漠。沙漠上沙丘起伏，一片片干燥。贫瘠的硬邦邦的地面上寸草不生，此外便是大片大片的沙丘。有些沙丘很大，高达 12 英尺。长长的沙沟有些延伸几英里远，把沙漠分成了一片片的。我想，雨季的时候，一定得有好些急泻的洪水，才能冲出这些沟来。

我猜那些山离这里还有 5 英里远。但是在沙漠里，距离虽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要远得多，因此我的猜测便可能猜少了。这时我想，他们距我这里约有上述距离的两倍以上。我大步慢跑已有一个多小时了。阳光很毒，照在身上火辣辣的。脸上滚滚流下来的汗水腌得我两眼生疼，而我那两脚，也疼得厉害，想对它置之不理也越来越难了。我扫了一眼，立刻明白两脚不但多处破了，而且还变得血肉模糊了，我只好不去再看它们。刮起了强劲的风，风里夹带着的沙子打得我一丝不挂的身体生疼生疼。沙土和汗水搅拌在一起，成了粘糊糊的东西沿着皮肤往下流。

这时，他们中的头一个发现了我。从我来的路的后面，风送来了一声远处传来的高叫声。这是真正的牛仔发出的那种声音“噫哈！”。我侧过头来朝后看去。在沙丘的顶上，在我后面约四分之三英里远，有个骑着匹黑马的家伙。这是阿莱叫他布巴的那个大气子。他策马顺着沙丘飞速向我跑来，马蹄子踢得沙尘飞扬。我立刻飞跑起来。在我前方至少一英里之内，根本没有可掩蔽的地方。他要是想开枪打我，那我就死定了。

布巴根本不想开枪打我。当他的马跑得离我越来越近时，他开始在头顶上挥舞着一条牲口套索。他要玩牛仔套牲口的游戏，而我则成了一头牲口。我左躲右闪，以变幻不定的方式跑着，好使他很难把我套住。当他距我几码远时，他抛出了那套索。他抛得很准，套口就从我头上落下来，但在他正要收紧套索时我一蹦跳了出去。我不停地跑着。

“操，妞儿，手脚够麻利的！”他大声喊道。“你使这变得太好玩了！”他骑着的那匹高头大马朝我压了下来。这匹马真是匹好马。无论我怎样东躲西闪，它总是不远离我，而且不断靠我越来越近了。布巴开始耍弄起我来了，他用马把我一会儿逼到这边，一会儿把我逼到那边。我开始变得累了起来。

这时，他再次向我抛出了套索。当它从我头顶上落下时，我再次想从中跳出来，但是动作却慢了点儿。套圈收紧了，套在了我左脚踝上。我被拖翻了，脸朝下狗吃屎地倒在了地上。这猛一倒地使我喘不过气来。我还来不及喘过气来，布巴就下了马，像只哈吧狗那样骑在了我身上。他抽出一条绳子捆住我的两腕，然后把我两腕紧紧拉到背后。最后把我翻了过来。

这个大气子狗杂种龇牙咧嘴对我笑着。“这就是我所谓的哈叭狗游戏，”他说道。“我本来可以在一英里外一枪把你打死，但我想玩一玩，不能光让

阿莱这家伙玩个痛快！”他用膝盖想把我合紧的两腿顶开。我扭动着拼命挣扎，但他实在比我个头大多了和强壮多了，而且我还给绑住了。

他伸手向下够，开始在皮带上摸来摸去，于是我感到绑着我手腕的绳套有了点松动，原来是他扯得不那么紧了。“我要把你扼死，然后……也许就在……”他这样说着。

我猛地一抬身，用前额猛撞他的脸。这一撞使他一下子吃了一惊。我再次猛地抬身，这一下我用牙咬住了他鼻子。

他痛得大叫一声，我感到了他的鼻梁骨“咔”的一声被我咬断了。我像鲨鱼咬住人腿上的一块肉那样摆动，把头猛地摇来摇去，咬住他鼻子的牙始终不放。他用两臂向我猛击，然后又手成杯状砸向我的头的侧面。这一下终于使我松开了牙齿，于是他打了个滚站了起来。他用一只手掩住脸，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汩汩流了出来。他一离开我的身上，我也一跃跳了起来。我一下子挣脱了捆着我手腕的绳子，再把捆住我脚踝的套索解开。然后我们便站在那里互相盯着。我对他咆哮了一声。

“狗入的婊子！你咬掉了我的鼻子啦！”他从身边的刀鞘里拔出一把长猎刀便向我刺来。当他一动，我就把那绳子像鞭子那样猛地向他抽去。绳子正好抽在他鼻子上，于是他嚎叫着向后倒去。

我把绳端再次对准他抽了过去，这一下击中了他拿着大猎刀的那只手的手腕。只听到令人高兴的啪的一声，那刀子便掉到了地上。他的手腕给打坏了。

布巴大喊大叫着扑向我，我轻易横跨一步躲开了。这一天我头一次感到处于控制地位。这种感觉好极了。在他从我身边窜过时、我用扫腿踢中了他的后腿。他踉跄了一下，我猛击一肘，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他脸朝下倒在了地上，我猛扑上去。我用左膝盖顶在他的肩胛骨处，把他紧紧顶住一动不动，右腿叉开以支持住我自己。我用绳子作了个套子套在他脖子喉咙处。“你是想这样勒死我吗，哼？”在他脑袋乱动喉部发出汩汩声时，我在他耳边哼着说道。“喜欢这个吗？这就是你准备要做的吗？”他一声不响，然后用手和膝盖把自己顶了起来，并用手抓我的右脚，企图把它抓住。我用两腿裹住他，使右脚踝从左膝后面勾住，然后把他夹在我的两腿中间。我用两腿猛力挤他肋骨，用力之猛使大腿肌肉都鼓凸了出来。我弯着腰，忽然听见他的肋骨折断的声音。他瘫倒在地。我把绕他脖子的绳子收得更紧了。

当我松开手时，他仍然在抽搐着。他可能还能活下来，但也可能活不了。我从他身上滚落下来，躺在他身边喘了好一阵子的气。我的心怦怦猛跳。我极力使它跳动得慢下来。我站了起来。

我得要他的衣服。我脱下他的短袖圆领恤衫。靴子实在太不合穿，真不走运。我两脚血肉模糊。袜子可能有用，我把它们从他脚上脱了下来。

我正动手脱他那牛仔裤时，一声很响的喷鼻声把我吓了一跳。天气的炎热和刚才的打斗一定影响了我，因为我竟忘记了他那匹马。这时，我才意识到，它是我脱离险境的好工具。

可那匹马却不喜欢我，它嘶叫起来，用后腿站立起来。我根本无法接近它。挂在马鞍边的枪袋里有支30.6毫米口径的温彻斯特步枪。这支枪在黄昏前的这一段长时间里我可以用它来对付不测。我扑过去想抓住它，但却给马用蹄子踢了我左肩一脚，把我踢得飞了出去。我刚跪着要站起来，刚好看

见这匹马沿着它的来路跑了回去。

我左肩疼得都麻木了，左臂也垂了下来。我用右手摸了摸锁骨，没事，没事，没事……哈哈！

虽然没有骨折，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却是够倒霉的了。妈的，都怪我太贪心了！我应该不理他妈的那匹马和那支枪才对！

我转回到布巴那里，继续剥他的衣服。他的呼吸很浅而刺耳。我发现，我要是转动肩膀的话，我便能使用左手，这就使我的工作稍为容易了一点儿。我从他手腕上捋下他的手表戴在了我的手上，这是只好表，卡蒂埃坦克表，表上的时间现在是1点15分。这比我想的还要晚。我在他口袋里还找到了火柴和一串汽车锁匙。

他钱包里的一张名片，表明他真名叫罗伯特·埃利奥特·布埃尔，是金凯德软件公司公共关系部副部长。还有几张信用卡，几百美金的现钱。一张他美丽的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我敢打赌她一定深深为布巴而感到自豪。钱包里的其他卡片说明，他还是阿尔巴索旋转俱乐部、狮子俱乐部和商会的一成员。真是位很有身份的公民。我拿走了火柴和现金。

我很快便穿上了布巴的一些衣服。他那裤叉一点用处也没有、长了差不多六英寸，腰围也至少比我大14英寸。我像穿小礼服那样穿着那件短袖圆领恤衫，用割下来的一段绳子作腰带，大猎刀插在鞘里挂在我身边。布巴那厚毛袜子包裹着我的脚直裹到差不多膝盖处。那些火柴和现金则塞进了我右脚的袜子里。

那顶温彻斯特牌帽子是大小可调的，它帮助我挡住照到眼睛的阳光。我用布巴的皮带把我的左臂斜吊在胸前。它越少动，便越不疼。我从那绳子上截下12英尺长的一段作鞭子用。我把它卷在我的右手上。我把绳子的其余部分、他的靴子、裤叉以及钱包全扔进了一条沟里。我低头看了一下穿着这身新打扮的我自己。“好呀，塞莉娜小妮子，你总是有很好的时装意识。”

布巴突然呻吟了一声。我踢了他的头一脚，于是他便闭上了眼。妈的，大口喝了！太阳高高在上。我记得在什么书上读到：沙漠里的温度可以升高到120度。对此我丝毫不怀疑。我要是不能很快找到水喝，那我可能会遇到大麻烦。我再次拔脚朝大山方向走去。

我发现了一条沟谷，其大致的方向正与我所走的相同。我猜，每当下雨，山上流下来的水就沿着这沟谷向下流。经过一些年头，这条沟谷便形成了。

这条沟谷约15英尺深20英尺宽。它最大的地形特征是由风雨侵蚀所形成的突出于上方的岩石，我紧贴着这沟谷的岩壁走，这样即使追猎我的人从上往谷底看也发现不了我。另一个好处是这样走相对地凉快。突出的岩石给谷底投下了阴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我左手受伤，走到谷底费了我好大的劲，而我要是必须很快地走出去则更困难了。

我轻快地快步小跑着。我死里逃生出来后便一直以这种速度走着，时间已有两个小时。这沟谷弯曲蜿蜒，在一个拐弯处，谷底里阳光一点儿也照不到，而我就是在这儿发现了一小潭发黑的水。

我急忙把脸浸进水里。我用手捧起水来就喝。水里一股碱味，但我喝起来却比一碗鲜奶还香。我掬起水泼在我脖子上和背上。我脱下布巴的袜子，把血肉模糊又火辣辣地疼的两脚伸进水里。那阵疼可别说多厉害了，但同时也带来一股清凉，舒服极了。我闭上两眼，尽情享受这一时刻。

一声低沉的咆哮声使我猛一下睁开眼睛。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在这小水潭

的另一边紧张地站着。我侵犯了它的领地，于是它便发出叫声让我知道它才是水潭的主人。

这是只豹子，一只成年的雄豹。在一张金钱皮里它的筋肉、牙齿和爪子，加起来一定不止 250 磅重。它向我咆哮，露出它那两英寸长的犬牙。我坐了下来并迫使自己松弛下来。要说我懂什么的话，那就是猫科动物。它肚子并不饿，它只是讨厌我侵犯了它的领地而已。

“好猫咪，”我轻声说道。“哟，多漂亮的一只猫咪啊。”

你这小伙子多帅啊！”我用喉音发出轻柔颤动而又深沉的豹子嗥叫声。我发出豹子吃饱喝足时才发出满意的暗哑这使它很感兴趣。它抬起头来望着我，显得十二分好奇。它知道我并不是只豹子，至少我看起来不像，发出的气味也不像。但我的声音听来却像是豹子的。最后，它终于认为，我并不会威胁到它。它发出另一声嗥叫，让我知道它才是这水潭的主人，然后低头用舌头舔喝起水来。

“伙计，你真帅。”我低声对它说道。“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啦？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大陆可不是你老家吗？”我当然知道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它是金凯德狩猎俱乐部的狩猎对象，其情形跟我一样。

“猫咪，你以前干些什么呢？你知道怎样躲开他们吗？你在这儿已有多久啦？”它蹲坐着看着我。然后它便打了个呵欠。它伸了个懒腰，叹了口气，便开始变得脸色忧伤起来。一个穿着偷来的袜子的人干嘛喝它的水并发出豹子的声音呢？不是什么大的威胁，它能适应得了。不论它逃过金凯德兄妹和他们的其他好友的伤害有多久了，它可是对环境加以了最好的利用。它可是死里逃生的。要是它能这样，那我也能。

一架正向我们飞来的直升机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这只豹子站起来立刻就逃，沿着这沟谷跳跃着猛跑。我紧贴沟谷壁站着，希望突出的悬岩能把我遮挡住。

这直升机从高处向下低飞，就在我头顶上方沿着这沟谷向前飞。一阵轰鸣声掠过了我的头顶，然后我便听见一支威力大的步枪发出砰的一声。我冒着危险往上爬，一直爬到了沟谷的顶沿处。

我现在已靠大山不远了，近得令人直想冒险冲向最近处的树木丛生的地方。我朝直升机扫了一眼。

那豹子正横穿过沙漠地带向树林里逃跑，而直升机便紧追在后面。砰的又响起了一枪，于是这只大猫踉跄了一下。然后它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我从沟谷里跳了出来，然后便不停地挥动我的那只好手。当那豹子拐了个弯时，那直升机也转了个弯追了过来。好一阵子机头一直正朝着我。他们一定看见我了“喂，你们这帮杂种！”我大声骂着。“你们不是要找我吗！我在这儿呢！”

一定没错，直升机抛下豹子，掉头便朝我飞了过来。豹子不断往前跑，一直向树林里奔去。我也一样。我飞跑起来，但路线却是不同的一条，距豹子跑进树林的地方足足有半英里远。

步枪又砰的响了一声，子弹在我左边一码远的地上激起了一阵尘土。我一直朝前直跑。那一枪只是想吓唬吓唬我而已。我对他们估摸了一下。他们要在这儿逮到我可得花好些时间和气力。我猜他们不会从直升机上开枪把我打死，这就算不上什么狩猎了。至于开枪打那豹子，那只是他们为了消磨时间而已。我既已被他们发现，那我便再次成为他们的猎物了。

然后我便逃进了树林。我向后望了望。直升机正在着陆。阿莱·金凯德坐在操纵台边，而比利·莱伊则坐在他旁边。

直升机着陆之后，比利·莱伊便跳了出来。“别担心，阿莱，”我听见他用比发动机还高的声音喊道。“我能对付她！现在你走吧——该轮到我了！”他手里拿着个步话机，举着它在空中挥着。“我把事干完后便让你来找我！”他急步向树林里跑去，一手拿着步话机，一手拿着猎枪。那身枪手服给脱了下来围在腰际。

直升机飞了起来，然后便向东方飞走了。我猜那里便是他们的狩猎住所。我小心翼翼地向着树林的深处走去。比利·莱伊在后面追来，我得作好对付他的准备。

我的左肩仍然作疼，但除此之外，我深感比整个下午好多了。是水起了作用，而现在树林的阴凉对于毒辣的阳光来说可谓是个受人欢迎的好歇脚处。

我知道怎样来对付比利·莱伊，但我首先得走到树林的更深处。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处很好的空旷的林中空地。我背靠在一棵树上等着。

我就这样站在空旷的地方，这实在太使人出乎意料了，以致比利·莱伊最初根本没发现我。他沿着我的足迹往前走着，怀里抱着那杆步枪，低着头走进了林中空地。他抬起头来，惊得一下子停了下来，张大的嘴巴也合不起来了。

“妞儿，你妈的站在那里干什么？”他举起步枪瞄准了我。“你要是不想逃跑，那可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我从那棵树前走开。我们互相面对着面，相距不到10英尺远。他那步枪的枪筒对准了我身上的中部处。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看来这一天你可吃尽苦头啦，”他说道。“说不定你还想要我帮你脱离苦海哩。”

“比利·莱伊，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让声音里带点儿勾引的味儿。“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让手里的绳子散开来，直到大部分团在了地上。我在绳子末端早就打好了有一个拳头那样大的结。“你想寻求的是刺激，是一场决斗。所以你才穿着你那枪手服，对吧？”

他舔了舔嘴唇，眯起了眼睛。他千方百计捉摸我想干什么，我则不停他说话。

“这样你就可以杀了猫女的那个人了。不过却不是用你那只巨型步枪干的。你想让我也有一种机会，对吧？”

“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

“决斗，比利·莱伊。速战速决！”

“你可没枪啊。”

“没错。”

我把绳子摇晃了一下。“我有这个呢。”

他笑了起来。“你可真是疯了。”他放下了步枪。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他可不再笑了。“好吧，你说服我这么做了，”他说道，声音里流露出冷酷。他把手枪套用垂在枪套上的生牛皮绑在了大腿处。他抡了抡胳膊，两腿叉开，手指在科尔特式手枪上方屈伸了几下。“猫女，就等你准备好了。”

“先进招吧，比利·莱伊。”

他从我的眼睛转到了我手中的那绳子，然后又看了看我的眼色，接着便

转身去拔他那枪。

我手一扬猛地抽出一鞭——啪。这啪的一声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型的声震。我花了好长时间研究鞭子的使用。像投出一个垒球或打出一拳一样。推动力不是来自手臂，而是来自腿的蹬力。速度通过锨部猛地一拧而加快，再通过肩部而加速，再通过手臂的前伸，力从鞭子传出去，最后所有力量全集中到了鞭梢上，最终这力便击打在了鞭梢所打中的目标上。这时7尺长的鞭子从下往上击打在比利-莱伊身上，末端是个拳头般大的死结。这就像被，一只10英尺长的手臂的拳头打出的一记勾拳给击中了一样。

这绳结打中了比利-莱伊的下巴处，这时他那科尔特手枪还没完全掏出其枪套。他脖子发出咔嚓一声折断了，这响声像是刚才鞭子啪地一声的回响似的。他抓着手枪的手松了开来，而手枪则重新掉进了枪套里。比利-莱伊仰面倒在地上死掉了。

我用脚推了推他，看看是不是真死了。“我真说服他照我的话办了，可不是吗？你可是说对了，比利-莱伊——你们早就应该把我的舌头给割了。”

就在太阳快下山时，我找到了那个小山洞。我干掉比利-莱伊之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他是个小矮个，他的衣服很合我的身。当我把他的和布巴的袜子都穿上后，就连他那狩猎靴子也很合我的脚。穿他那靴子我两脚痛得要命，不过很快便习惯了。我还戴着布巴那顶帽子。我猜每个猎手都会不时地欣赏一番自己的猎获物。

我想到了那支猎枪，但最后还是把它放弃了。兰博可能能单手使用它，可我却不能。那科尔特手枪倒是不赖，在皮带上挂着它，让它垂在屁股处使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常说来，我并不怎么喜欢枪，不过在今天这种情况里，我倒乐于认为是例外。每当我动得不对头，我那肩膀仍然疼得要命，于是我尽量使手臂不动并尽力把疼处忘记。

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我喝了个痛快之后便在那里等着，最后终于有个公兔跑来喝水。我用杀死比利-莱伊的方法杀死了它，然后用布巴的那把刀剥了它的皮。我考虑点火把它烤熟了吃，但生人冒出的烟可能会把阿莱和琳内特招来，而且我还累得没有力气再去打斗了。我于是把那兔子生吃了。这兔子肉不多，我肚子仍然很饿，但是总比肚子空空好多了。

这洞的洞口有一堆灌木丛把它遮住了一半。这个洞比我早上呆的那个笼子大不了多少，但却使人感到比较舒服。天就要黑了，温度这时已迅速下降。最好别让人在外面冷不防逮住你才好。

正当我要爬进去过夜的时候，比利-莱伊那步话机响了起来。

然后便是“比利-莱伊——你到底在哪啊？”是阿莱·金凯德的声音。

我忍不住了，于是拨开了话筒的开关。“对不起，阿莱，他大约两小时前就了帐啦。”

“了帐啦？……塞莉娜，你这个臭婊子——你把他杀啦！”

“这可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啊，是狩猎，不是杀就是被杀。不过告诉你，你可不许把猫科动物叫‘婊子’。”

“你在哪？”

“你不是开玩笑吧。听起来你好像心里压了块石头似的，金凯德。顺便问一句，布巴好吗？”

“我们找到他时仍然活着。”

“现在呢？”

“死了。”他声音听起来在发抖。

“听着，金凯德，我来跟你作个交易，我们就这样算摆平了。你让我离开这儿，我也不回来找你和你妹妹算帐。怎么样？”

我听见他们在那边吵了起来，然后琳内特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吗？我们知道你的名声。对猫女来说，摆平了总是不好——你总是非赢不可。不过，这一回你可是输定了。”

“随你的便。明天早上见。”我把步话机关上了。然后我使用一块石头猛砸它，直到我肯定它再也不会响了才住手。

我蹲在我那洞口前。这是猫女的巢穴。蝙蝠侠有蝠穴，我想道。我则有这个猫穴。很快天便黑了。

我早已忘记在野外夜晚是怎么个样子了。天上的星星多得难以计数，星河灿烂，美丽无比。它们使天上缀满了光点。然后月亮便出来了，月光洒遍了整个森林。我在洞口前躺了一会，数着天上的流星，想着结识过的男人。我以前也被恋人出卖过，但这一次却可笑得很。

我也许可以把故事拿到奥普拉节目上去讲一下。我还能看到它呢。我可以和其他几个伤心的妇女登上那儿的讲台，等着轮到自己讲述伤心的往事。然后奥普拉便会来到我面前。“哎呀，奥普拉，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好朋友们把我麻昏了，把我运到德克萨斯的一个牧场，把我全身剥得精光，放掉我，为的是好让他们像打猎那样把我捉住并杀了。”奥普拉可能会摇摇头表示不信。于是观众中有一两个人便会大喊起来：“你说吧，好妹妹；你全说了，妞妞。”然后奥普拉便会把阿莱弄来，让他讲他自认为有理的故事。

对不起，奥普拉，我心想。明天之后，阿莱可能再也不能向任何人讲述任何事情了。哎呀，天气冷了起来。在这个鬼地方，白天能把人烤熟了，可晚上却能把人冻僵。该睡觉啦。我爬进了洞里，把比利-莱伊的薄夹克盖在身上，不一会便睡着了。

我被一声拖长的声音给弄醒了。我立刻警惕起来。我背靠石壁，把比利-莱伊的手枪举在前面。什么东西进了我这个洞了，我听得见它的呼吸声。我的左臂像刀扎一样疼，但我还是用它把放在夹克口袋的一盒火柴摸了出来，然后便划着了一根。原来是那豹子也进洞和我呆在一起了。它侧身躺着，直喘粗气。它把一只像是羚羊的后臀的东西拖进了洞里。原来是它把我弄醒了。

我们互相盯着。它显得看见我就像我看见它那样吃惊。我们俩都冻得直发抖。

我发出友好的豹子所发出的声音。我最不愿意干的是把这只豹子打死。它再次好奇地看了看我。我呼哧着发出嗥叫声，那豹子也是一样。它站了起来，但我却发现它显得很痛苦的样子。它轻声地嗷嗷叫着，并开始向我走过来。我犹豫起来，实在不想扣扳机。然后它便走到离我很近很近的地方，再要开枪已来不及了。它低下头来在我腿上摩来擦去。火柴灭了。

我又划亮了一根火柴。那豹子紧挨着我躺了下来，轻声喘着气。我战战兢兢地用手摸了它一下，接着便比较自信地摸它了。我抚着它的毛皮，用手挠它的耳朵的后部。它显出很喜欢的样子来。我猜，这是猫女的魔力在发生作用。

我仔细地察看它。我白天看见它跑着时曾踉跄了一下。我要看看它是否

给打伤了。最后，我终于发现在它右后臀部有道血肉模糊的沟。子弹擦伤了它，但并未打进体内。我们一起发出欢快的豹子叫声并一齐分享了那条羚羊腿。大部分都是它吃掉了，而我猜我并不是真的那么饿。我们紧挨着睡了下来，这样便暖和多了。

天亮时我醒了，洞里充满了浓烈的猫科动物的气味，但那豹子却出去了。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左臂发麻，于是我便极力活动活动左手的各手指，但手指也动不了。我无法穿上那件夹克，于是只好把它扔在洞里了。

迈出第一步使我痛得要命。好在我昨天晚上并没有脱掉穿在脚上的比利-莱伊的靴子，要是这样，今天早上我可就再也穿不上了。

走了几步后，我的脚开始好像变得不那么疼了。我取道向那小溪走去，至少我得喝点儿水。

就在我弯腰在溪上把水 在我脸上时，我从眼角处看见有个灰色的人影出现了。我立刻转过身去，猛一下把科尔特手枪从枪套里拔了出来。只听见啪的一声鞭响，那手枪便从我手里给打飞了。我的手指也给抽出一道血肉模糊的印迹来。琳内特手里拿着鞭子，就站在我面前。

她穿着我那猫女服。这臭婊子穿的正是我的猫女服呢！

“ 喵—— ” 她说道。“ 你浑身是伤！真够惨的！你根本不配穿这身服装！我现在可是猫女啦。你却成了另一个被迫猎的人，把你杀掉可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

我伸手去取皮带上的大猎刀，她啪的又是一鞭打了过来，那猎刀便从我臀部处给打飞了。我低头看了眼臀部处，那刀鞘给打飞了，连我那蓝色牛仔裤也给扯开了一个口，血从里面流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她使用那鞭子还真到家。

“ 琳内特，你要的就是这个吗？你不准备让我有机会还手就把我切成碎块吗？ ”

“ 还手？阁下，那太好啦。 ” 她说道。“ 你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过的那位绿色贝雷帽的大兵吧。是个高个子、大块头，壮健而且长相很帅的家伙，肯定体重超过 200 磅。你知道我怎样杀了他吗？用我的两只手！一对一对打，公平地对打。 ” 她把鞭子扔到一边，举起一只带爪子的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挠着。“ 喂，你要是想把你这身打扮从我这位新猫女处拿回去、那你就来试试吧！ ”

我以迂回的方式接近她，右侧体向前移动。用单手跟她打斗实在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她往后退，等着我先出手时就更是这样了。我只要一失手，她就会完全占上风，而且我从经验中知道，这些爪子能给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我向来总是喜欢先下手为强。

当她快处于打击距离之内时，我作了个小小的趋步向前的假动作，作出像是要对她侧踢一脚的样子。她反应敏捷，赶快转身想躲过这一踢。这就够了。我已使她上当了。我在中途改变了动作，猛一扭腰改成了旋踢，这一脚像鞭子一样踢中了她的后脑勺，打得她踉跄了几步。但我还未来得及扩大战果，她便顺势倒地，打了个滚，一个鲤鱼翻身便重新站了起来。她真是够棒的。要是我精力充沛而又不带伤，我可能还能对付得了她，但今天可不行。

她使出一套组合拳脚向我发动进攻，先是侧踢一脚，等到接近手搏距离时，便使出一连串连挠带抓的攻击及组合拳。我架隔遮拦，趁机也还击一下，但给她好几爪子挠得我到处是伤。接着她一拳击中了我的太阳穴，从而完全

占了上风。她左手在我胸膛横扫一下，立刻挠出了一排血印。我急忙退后，而她一记直踢踢中了我受伤的左肩。这一踢力量很猛，踢得我后退了好几码远，背朝下倒在了一丛灌木丛中。我觉得两眼发黑了有一秒钟，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看见她正向前逼近来结果我。

这时我看见了比利·莱伊的那支科尔特手枪，就在离我右手不到6英寸的灌木丛里。我趁机抓住了它，扳起机头便瞄准她。琳内特僵住了，但她却不是吓坏了，绝对不是。

“嘿，塞莉娜，”她叫着我的名字。“我们可是同意过光明正大地决斗的啊！”

她爪子伸直了向我猛扑过来，而我则扣动了扳机。第一颗子弹击中了她胸膛，打得她直往后退。第二颗子弹差点儿把她右臂给打飞了。第三颗子弹撕开了她的喉咙。

我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她走了过去。她抬眼看了看我，目光朝我身后看去，眼看就要死了。“这些话可是你说的，琳内特，”我说道。“我可没说，另外……猫科动物打架，什么时候是光明正大的？”

这时，一支宽头箭笃的一声射中了我右腿。我吃了一惊，同时疼得我尖叫起来倒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我侧过身来，伸手去抓那枪，可是在我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枪已不知去向。

阿莱·金凯德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他站在那里低头瞧着我，就跟我刚才瞧着他的妹妹那样。他的另一支箭搭在弓上，对准了我的心脏。他扫了一眼琳内特，然后再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亲爱的，你他妈的真能耐，真他妈的有能耐。比我所能希望的还要好。你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仨全给干掉啦。”这狗杂种在微笑哩。我杀了他的亲妹妹和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现在转到他来杀我了，于是他便笑了起来！

“他们死了难道你竟毫无所动吗？”我问道。

“当然不是这样。但狩猎时，可怕的事常会发生。”

“我还以为你爱你妹妹呢！”

“我更爱她手中的那些股份。好啦，现在轮到你啦。”他开始拉弓了。我的腿痛得要命，但我极力不让他看出来。我抬起头朝他身后望去，朝枝叶茂密的树林望去。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使他吃了一惊。他松开了拉着的弓弦，莫名其妙看了我一眼。“妞儿，我正要杀你，可你却笑起来。哼，这可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因为我知道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我答道。

“是件什么事？”

“我知道快要死掉的不是我。”

他脸上露出一脸茫然的神色。这时他听见了身后树林里发出的一声嚎叫，于是把半个身子转了过去……

我敢说，光是那豹子扑到他身上的那股冲撞力，便把阿莱给弄死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随后把他那五脏六腑抓了出来的那双利爪的结果。要么就是把他的脸咬了个稀巴烂的那口白森森的钢牙。总而言之，他是一命呜呼了。

当我企图拔出我腿上的那支箭时，我痛得晕过去了两次，但最后终于成功了。我在腿上绑上了止血带后，往外流的血便给止住了。我猜那箭并未伤

着我的大动脉。我把阿莱的弓当作拐棍，一瘸一拐地从树林里往外走。吉普车就在沙漠的边缘处停着。我在阿莱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猜想这车就停在附近。走运的是，这车有个自动传动系统。今天我可不想拄着根拐棍对付着赶路。

我费了点力气哄那豹子，最后终于哄得它爬进车里坐在了我身边。我开动吉普，一直朝东驶去。

不到一个小时，我便看见了那间狩猎屋。这是一间很大的用土坯砌成的放牧屋和谷仓。那直升机就停在屋后，房子旁边还停着几辆豪华轿车。一条土路向南伸去。

豹子帮助我走下了吉普车。我一蹦一跳着走进屋里，豹子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对屋里仍残留的人的气味嗷嗷叫着。至于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可是毫不奇怪。

在客厅中间，摆着个打开了的包装箱。这是把我从格特姆市运来时一起运来的。我这件丝绸礼眼及钱包仍留在箱里。我检查了一下钱包。我那手提包仍在那儿。我又可重操旧业啦。

我找到浴室洗了个澡，并尽最大可能处理了伤口，然后我便好好地睡了一觉。

后来，我对屋子搜查了一遍。只见到处摆着猎来的各种动物的标本，但却没有里面填满稻草的人的标本。在琳内特的梳妆室里，我找到了一条干净的牛仔裤、一双旅游鞋，一件新罩衫，还有一件运动衣。我穿上衣服后，在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我自己。效果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这就很不错了。

那只豹子很听话，在屋子周围转来转去，在大沙发上睡觉。但它慢慢变得焦躁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断跟它说，我们很快就走。

“还有两个电话要打哩。”我告诉它。这另一个小时，我全花在打电话上了，为的是有些事要作好安排。当金凯德兄妹看到下个月要付的国际长途电话费，他们会……嘿，我真蠢，他们再也看不到下个月的电话付款单了，这还用问吗？

我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奥托的，他是我商业上的经理。

“塞莉娜，接到你的电话真令人高兴死了！这几天你都到哪儿去啦？”

“我小小休了一下假。说真的，今后几个礼拜我不在城里。”

“休假！太妙了！你可是很少休假的啊。你准备上哪儿去呢？”

“肯尼亚。有个朋友要回那儿的老家，我想一直把它平安地送回那儿。”我搔了搔豹子的耳后，它使用它那粗糙的舌头舔我的手。

“这太有意思了，塞莉娜。你有什么事，要我在你不在时处理吗？”

“说实在的，还真有件事哩。我要你把我那些金凯德软件公司的股票全给卖了。”

“真的？这种股票可一直在涨价哩。”

“我担心它会一下子猛跌。我要你等我们一打完电话，立刻就把那些股票全抛出去。”

“好吧，我听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等我回到格特姆市再说吧。再见，奥托！”

这豹子接受了我给它系上的皮带。我向它解释这只是为了作作样子，我想它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离开了那屋子，仔细地把门给锁上了。好一会儿，我站在那儿看着停在屋子旁边的那四辆豪华轿车。“嗯，”我问那豹子

道。“我们坐哪一辆好呢？”它低声嗷嗷叫着。

“你选的完全正确，”我说道。“真是最妙的选择。”  
我们开走的是辆美洲虎牌轿车。

## 侠女复仇记

克里斯丁·凯思林·鲁希著

故事发生于 15 年前中西部的某处。

公共汽车停住，安吉尔走下车来。她穿过的那条路，空气中的热浪隐约起伏可见。气温超过华氏 85 度，谁也不会再上学了。对于小学就更是这样了，因为窗户只能打开一条缝，而空调则还是个谁也没听到过的词儿。她已急不可耐地想要走进屋里，去喝一大玻璃杯桔子水，然后便到小溪那儿去。她的脚会觉得水是暖洋洋的，她准备在那儿的树荫下呆着，一直呆到她妈妈叫她回家吃晚饭。

她沿着碎石铺成的车道向那散乱的平房大屋走去。汗水哗哗地直从她背上往下流。大屋显得一片安静，甚至连狗也可能躲到树荫下睡懒觉去了。她父亲去年春天在这房子周围新种的树仍然很小且矮。他希望它们能很快长高，好使别人再也无法从那条路上看见这座房子。安吉尔喜欢望着这房子。当她走下公共汽车时它像是在向她表示欢迎。

这车道拐了个弯，使她一时望不见房子了。这时她拐了个弯，心里感到了一丝不安。黑狗“黑影”就在阳光照射下的车道上四脚张开。姿态难看地躺着。它通常会吐着舌头朝她跑来迎接她，只有天气很热时才例外，那时它会躺在门廊的阴凉处，朝她呜呜地叫着。那只叫莫利的长卷毛狗，也是什么地方也见不到它的影子。

她父母的两辆车都停在车道上，这倒是正常的。但是后门却洞开着。遮挡太阳的窗帘贴在这房子边上的木板上。用这种办法挡阳光可真奇怪。可能妈不愿在 5 月初就启用空调吧。

安吉尔在“黑影”身边停下来并弯下腰。一群苍蝇在它脖子周围嗡嗡乱飞，在它下巴的密毛处爬来爬去。它的眼睁得很大，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了。空气中升起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安吉尔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妈是绝不会让任何人碰一下“黑影”的。“黑影”是她最喜欢的一条狗，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和卫士。就是在她说它是她的卫士时，也没有人会笑起来。

安吉尔知道她父母与别人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极少离开这屋子。只是在公共汽车司机答应他们说，他会让她在车道处上他的车并保证在她走进学校的大楼里之前，他绝不让她离开他的视线，他们这才同意让她上学。她根本不与别的小孩来往，而她也从不到他们那里去玩。她知道这有点古怪，但事情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

她站了起来，既想把它抱起来，但同时又想离开它。“妈？”她喊道。“妈！”

她声音里显得比她自己觉得的还要惊恐。没人作出回答。

安吉尔沿着车道一直往前走，看着自己家的房子在热浪中晃动。一切东西都有一个显得不真实的边缘，那两辆汽车及车身上的一层锈、门洞开着的棚屋。她那生了锈的秋千的铁链、必须加以修理的滑梯等等。她父亲曾答应她下周把这收拾一下。她的呼吸变成了小口小口的喘气了。

莫利在楼梯脚下裹成黑色的一团躺着。苍蝇也在它周围嗡嗡乱飞。安吉尔弯下腰，看见它下巴处有同样一道伤口，莫利也是她最喜欢的小狗，是去

年6月她10岁生日时送给她的礼物。但安吉尔不敢哭起来，至少现在不敢哭。因为她看见有红黑色的脚印印在白色的楼梯上。是大人的脚印，比她的大，甚至比她爹的还要大。她跨过这些脚印，小心地不去破坏它们。她咽了口水，两手发起抖来，周身大汗淋漓。

屋里没有桔子水在等着她，她不用走进去就知道这一点。

在漆布上还有更多的红黑色的血迹。厨房的凳子被打翻在地，弄翻的一杯牛奶顺着放桔子汁的柜子往下滴。满屋子都是苍蝇。她爹的枪落在地板上的一堆纸上。这是他的工作文件，上面写满了公式和方程式，她说她就是再过几年也搞不懂。他曾把这些工作文件拿给罗森看，这人曾说：“天呀，哥儿们，你知道武器研究委员会会拿多少钱买这个吗？”这个罗森，后来她爹把他轰了出去。

那黑色的笔记本不在它通常所放的地方了。她爹曾说过，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它烧了。

他的手伸开，张开在那枪的旁边。她知道是他的手，因为手指短挫，上面还戴着妈送给他的绿松石戒指。他光着的手臂搭在他的头上。一缕缕的头发盖住了他的脸，但他也跟那两条狗那样躺着一动不动了。妈在他后面蜷缩成一团。她盯着安吉尔，但是却再也看不见她了。

他父母自早上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他们是绝不会在厨房里过下午，而是在屋外的办公室里。她离开家后某种事情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

她喉咙里直想尖叫，但她却没让它叫出来。没有人会听见她的叫喊，没有人会理睬她的叫喊。

她向电话机走去，在这一片乱七八糟中，不知怎么只有客厅仍然一丝未动。她拿起话筒，听到了接通的号音，于是便拨了零。

接线员带鼻音的“你好”一声使她停了一下。安吉尔随后鼓起勇气说起话来。

“喂，”她说道。“我想我爹妈都死了……”

现在的格特姆市。

塞莉娜·凯尔跳过了一条沟，那条假尾巴拖在身后。她扯了扯面罩，拍了拍放在臀部口袋里的珠宝。这次偷窃十分顺手。保险柜里的珠宝虽然没有预料的那么多，但她在里面所弄到的，已经超过了她所希望的了。

她停了下来。一阵轻轻的凉风吹过她的脸。有些晚上，她喜欢享受在屋顶上的自由。在万家灯火的晚上，格特姆市几乎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高高的大楼拔地而起，像黑影一样映现在地平线上，下面车水马龙，那些车子就像会放光的蚂蚁那样跑着。谁也不知道她在屋顶上。她独自一人立在沥青屋顶上，是一个隐藏于这个大都会中的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物。

这次干得比她以前干过的还漂亮。任何一次干得都比上次干的漂亮。

她匆匆横过屋顶，窜过了两座大楼之间的空间，小心翼翼并且不往下瞧。她急急忙忙地走着，让黑暗和阴影保护着自己，最后，她终于来到距她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啦。这时，她忽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难道你妈没告诉你，天黑之后小姑娘不要出门吗？”

一个女的说了句捂住嘴说出的回答，接着便响起些男人的笑声和一条链条碰到墙上发出的响声。塞莉娜急忙向屋顶的边缘走去，小心翼翼地走以免

碰到碎石子和其它东西而使脚下发出响声。她虽然称自己是只猫，但即使是真猫，也不会像她那样步履无声。

她探身出屋顶边缘的外面，看见下面有个苗条的女人背靠在胡同里肮脏的墙上。这女人很年轻，20来岁，头发淡金黄色，壮健的体格几乎全被她那轻软的服装给遮盖起来了。附近地区没有举行音乐会，没有戏院也没有高级餐馆。她没必要穿得这样花枝招展，除非她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家。除非她就住在这儿。

几条黑影围着她在动——6个男的，实际上是6个小伙子，他们的声音她很熟。在其他某些晚上塞莉娜曾经看到过他们，这些家伙专门欺压那些无家可归者，恐吓老头老太。有一天晚上她便看见他们的其中一个撬一个老头的公寓门。她踢了这流氓一脚，把他踢得靠在墙上昏了过去。后来她才知道，她几乎踢断了这家伙的所有肋骨。这家伙今天晚上没在这伙人里面。他进了州少年感化院，而这帮家伙全都早该进去了。

她轻轻向生锈的消防逃生梯那边挪动。那些珠宝碰在铁栏杆上发出叮的一声响，于是她赶快倒退进这座楼边的黑暗中去。有个家伙抬起了头。

“听见了吗？”

“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可能是只猫。”

塞莉娜微微一笑，接着便向下看。她觉得，他们全都紧张地朝上看，只有那个女的除外。那女的紧贴着墙，接着抬起一只穿高跟鞋的脚猛的一下朝中间那家伙的隐私处踢去。

那家伙疼得大叫一声，响彻了整条胡同，其他人转过身来，那女的朝他们发起进攻，膝腿齐攻，臂扫拳打。练过武术，还练过些别的。一个俯身在倒地的同伙上方的家伙立即被她打翻在地，猛戮一肘又把另一个打进了一堆垃圾箱里。垃圾箱乒乓地倒了下来，剩下的3个家伙于是拔腿就跑。她拿起一个垃圾箱盖，像扔飞碟那样把它飞了出去，的一下击中了一个家伙的脑袋，这家伙猛地向前倒去、撞在了另一个家伙的腿上，于是这家伙也跟着倒了下来。只有一个家伙给跑掉了。但当他拐进马路的人行道上时，一辆警车的红蓝两色的灯光把街上照得通亮。

那女的把她那衣服的褶边撕下来撕成了10条长布条。然后她便动手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放在胡同里等警察来捉走。

塞莉娜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大喊一声“干得好”。警察已经来到下面，她只好住口。她极不愿意某个警察把她带走，特别是在她穿着这身打扮并且身上还带着好些珠宝的时候。

那女的在胡同下面消失了，最后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警察，塞莉娜跟着也走了。

他像蝙蝠侠那样从天而降，落在了胡同里垃圾遍地的水泥地上。一闪一闪的警灯照亮了他那戴着面具的脸。他那黑色的行装以及那在黑暗中显得像翅膀的披风。警长戈登根据他所能看到的蝙蝠侠的嘴，知道他脸上毫无表情。

“你可没有通知我啊。”蝙蝠侠说道。

“我们也不知道有此事，是一个住户拨了911号电话，报告说这里附近有人发出尖叫。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看见有个穿着匪气的年轻人从胡同里跑出来。当他们逮捕他时，他供出了这儿的几个。”戈登边说边用一只手挠着他的白头发。他是在这班警察来到这里几分钟后才赶到的。那5个流氓仍

然昏迷不醒。他很高兴能把他们拘留起来，他要指控他们犯了好些罪，而并不只是他们的那位同伙所愿意作证的那些。但现在的情况却使他感到棘手。蝙蝠侠是这城里唯一会自行处罚任何犯罪分子的一个人。至少直到今天晚上仍然是这样。

蝙蝠侠向最近的一个流氓探身过去，摸了摸绑着他手腕和脚踝的那布条。“绑得很紧，”他说道。“全是死结。我想拿走其中的一条，你没意见吧？”戈登点了点头。他们还要作大量的法庭辩论呢。

一辆救护车驶到了胡同口，两位医护人员走了出来。有个警察向他们指了指两臂伸开躺在垃圾箱盖旁边的那个家伙。“呼吸很浅，嘴唇和指甲青紫。”那位医生蹲在他们旁边说道。

“伤得重吗？”蝙蝠侠问道。

一个家伙疼得在地上打滚，像胎儿一样屈成一团。戈登到来后他便一直在打滚和呻吟。戈登看见这家伙用手护着阴部，血从其手指间流了出来。

“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戈登说道。这情景使他束手无策。这5个年轻的家伙以火气大、好斗和力气大而著名，可现在都直挺挺地躺在了胡同里。第六个吓破了胆，问他什么说什么。警长戈登自蝙蝠侠来到格特姆市之前尚未见过这种情景。

“可能他们碰到一个更厉害的黑道人物了，这个人不喜欢他们在他的地界内胡搞。”他说道。

蝙蝠侠举起那布条。在旋转的灯光照射下它的颜色一会一个样，但却盖不住褶边的白色孔眼图形。这使戈登想起他奶奶经常穿的裙子来。“我不这样认为，”蝙蝠侠说道。“我认为我们城里来了个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的人，某个专用裙子来让这些年轻的家伙上钩的人。”

这女人走得很快，步态轻松，一路穿过格特姆市的大街小巷，仿佛这些街巷对她一点威胁也没有似的。塞莉娜紧跟着她，始终小心翼翼地使自己隐身于屋顶的黑暗处。这女人信心十足地走着，这使塞莉娜很吃惊，她竟与这女人根本不相识。新来这个城市的人绝不会在大街小巷走动而不感到害怕的。

除非这个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这女人在一间肮脏的汽车旅馆外面停了下来。她跨过躺在门口的一个酒鬼迈了进去。塞莉娜趴伏在阳台上等着，看她是否还出来。

一阵冷风吹了过来，使她感到一阵寒意。她实在得回家去了，回到她那些猫的中间去，把珠宝收藏起来并考虑下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准备在4天之内执行，当然这得货物准时到达才行。她没有可以白白浪费在这个阳台上的时间，去监视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人。

其中一个窗户的灯亮了起来。那女人站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木头门旁边，在她和窗户之间摆着一张凹陷的床。这房间因是租住，所以没什么装饰。梳妆台上两幅画，衣橱里挂着几件衣服，表明这屋子有人住着。

这女人横越过房间走到窗旁，把手搁在窗沿上，望着外面的一片黑暗。她年轻漂亮，大眼睛高颧骨。塞莉娜看出了她的表情：冷酷、空虚、没有爱心。

她需要有只猫。只要有一只就能医治她的孤独。

这女人砰的一声关上窗户，声音响彻了夜空。然后她便放下了窗帘。塞莉娜盯着那窗户看了有好一阵子。这女人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这女

人这种既有力气又易受伤害使塞莉娜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布鲁斯·韦恩正坐在蝠穴里，这里一片寂静。蝙蝠们全都飞出去了，要等到天亮才会狩猎归来准备睡觉。在他周围，计算机在呜呜低响，他正在摆弄着一个程序呢。电视监视器显示出各种各样有关韦恩邪宅地下室的各种程序的运转情况和景象，但布鲁斯却把声源给关了。

他想好好思考一下。

那布条在他面前晃动，像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他搜索这一帮街头流氓已有好些天了。他们一直不见踪影，像是知道他在搜寻他们，像是知道他们一有所动，就会使蝙蝠侠追捉他们似的。

好几周以来，这些家伙一直在恐吓这市里的穷人，打他们，欺压他们，甚至杀死他们。这帮流氓拦劫过几个有钱的市民，可能是用抢来的钱供其成员吸毒；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把他们邪恶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倒霉的那些穷人身上。

戈登已恳请蝙蝠侠帮忙捉拿他们，而他也乐意帮他一把。尽管多次搜索，蝙蝠侠却一无所获，连点蛛丝马迹也没发现。

而现在，这帮流氓的所有成员，不是给送进了医院，就是给关进了监牢了。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并被判刑，这点戈登深信无疑。这一回，蝙蝠侠感到一点忙也没能帮上。

那布条真是奇怪，是从一个女人的衣服褶边上撕下来的。垃圾堆中发现了高跟鞋的脚印。有个家伙差不多给某种尖利的东西给生阉了。可能是一脚正踢中了阴部吧？

谁能干这种事呢？当然只有猫女喽，但是她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那种人。而且这褶边也不可能是她衣服的。她会留下的是一种不同的“名片”，某种更猛浪且带猫的特征的东西。

此外，几个月来头一次发生的珠宝被窃，失窃地点与这次打斗的地点相隔有好几英里远。猫女绝不会在一个晚上作案两次，除非她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拦截住了。

蝙蝠侠把手指伸直，用它们轻擦自己的嘴唇。关于这次打斗好像有什么东西总使人感到不对劲，它既不像是自卫，也肯定不是一气之下干的。不是这样。有人想借此发出一个信息。

可是这人是谁呢？

拉尔夫·洛温斯但越过走廊的瓷砖地板，他穿的鞋是橡皮后跟的，因此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喜欢实验室的安静、凉爽和空气中的消毒剂的气味。他可以暂时忘记他是住在格特姆市，忘掉外面的罪恶和污染，忘掉只要他走错了门，他就可能遭人抢劫或被杀害。由于送来的珠宝越来越多，他显得比平常更为紧张。埃斯特尔已要求取回她的珠宝，以便戴着去观看格特姆歌剧院上演的《魔笛》。她说，她讨厌像个丢掉王位的女王那样生活。她要让她的朋友和同事们知道，她嫁了这个国家中最大的富翁之一。她说。她要是不趁年轻时享受一番，她可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了。可她丈夫却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噗哧一声笑出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还会认为 40 岁是年轻呢？

他向她提出警告，说谁也没有逮住过猫女，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珠宝。她要是知道光是埃斯特尔的这块祖母绿就值 50 万元，可想而知，她不对其余的收藏品也垂涎三尺，那才怪呢。

但他最后还是迁就了妻子。这些年他已变得平和起来。他通过公式和实验室研究已发了大财，并且还认为埃斯特尔是老天对他的厚报。只是后来他才发现她是个眼光短浅而枯燥无味的女人。他知道，猫女才称得上是了不起的人，而且是危险的人。他插手某种危险的事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急不可待地等着想看看某件危险的事或某个危险的人会是何种感觉。

他趑进实验室里，对着整齐的一排显微镜、烧杯和培养皿看了好一会。只有很少几个研究员才工作到这么晚，并且这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他们通常都用来写当天的笔记。他却是取下每份档案，加以阅读，再把信息加以综合归纳。没有哪位研究员真正知道自己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在所有这些年里只有一个人曾经对拉尔夫的方法提出过疑问。他的解释令人听来像是支吾其词。他扮演富有的疯子科学家演得很到家，至使他的雇员全都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

等他发现一切正常，便关上灯，锁上门，继续沿着门厅走。他又停留了两次，而且再干了至少3小时的工作，然后才回家。

等周末的时候，他便可以有收获了。猫女肯定会上钩的。她不能不上钩。

塞莉娜偷窃一次之后，通常都会睡个好觉，但第二天早上，她却发现自己天还未亮便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了。那些猫此时仍在睡梦中，倦曲在它们晚上所习惯的睡觉地方：灰毛睡在她床脚，尖刺睡在床头板上，荆棘则睡在窗台上。别的猫则睡在屋子的各个地方，只是塞莉娜看不见它们而已。

只要她一合上眼，那个女人便会浮现在她面前。这事有点不对劲，这事使她厌烦。而每当什么事出了轨，她便不得不使它恢复原位。

她起床，洗了个淋浴，穿上衣服，喂那些仍然迷迷糊糊没睡够觉的猫。然后她戴上一顶宽边帽，使她显得很世故的样子，然后在脸上化好妆，最后抓起一个钱包。她脚穿浅口无带皮鞋，看起来依然很体面。不管怎样，这都是够体面的，在格特姆市的偏街侧巷穿着礼帽的女人，也会觉得塞莉娜很正统。

塞莉娜只在旅馆外面等了半小时，那女人便出现了。这人穿着牛仔裤、宽松的外套和网球鞋，走起路来像长跑运动员那样步幅很大。她从街边的小贩手里买了份报纸，然后便走进了附近的一间熟食店里。

塞莉娜微微一笑。吃早餐哩！

她等了一会，怕那女的会走了出来，然后便买了一份报纸扫了几眼。那女的痛揍那几个流氓的事占了头版，塞莉娜盗窃珠主一事，反而给降了格，登在了报纸的内页上。

她猛捏一下报纸，把它对折起来塞在了腋窝之下。的的确确是给登在了报纸的内页上了。然后，她便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那间熟食店。

店里一阵热气，散发出烤面包和炸火腿的香味。在柜台后面，满脸红光的店主一边在老式的现金记帐机上的纸带上打出穿孔数字，一边大声向其员工发出各种指示。一个头发盘在头上，穿着很短很短的裙子的女服务员，一边大声地嚼着口香糖，一边探身靠在搁着烤好了的食物的玻璃箱上。

塞莉娜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那女人就坐在这熟食店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两腿交叉，脚搁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纸垫上放着一大杯桔子水和一杯咖啡。其他几张桌上坐满了人，但屋里还没有人多得连一个空位也没有了的地步。

“小姐，随便找个座位吧。”那位女服务员挥了挥手说道。

塞莉娜点点头，但并不急于作出决定。她不知道该对那女的说些什么和她俩怎样接上话头，她只知道她俩不得不打交道。

“喂，小姐，”那女服务员说道。“你要点什么？”

塞莉娜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她穿过这窄窄的房间一直向后面的角落处走去。那女的连头也不抬一下，但拿着的报纸则捏得更紧了。

“坐你这儿可以吗？”

那女的扫了一眼报纸。“空桌子多着呢。”

“是的，”塞莉娜说道，拉了把椅子过来，但看清了不是那女的搁着脚的那一把。“我想跟你说话。你是这城里新来的吧？”

那女的眨了眨眼，把报纸叠了起来。“你是谁？难道你是那个‘受欢迎的马车’？”

这个外号使塞莉娜脸上难堪得有点发红。穿着这身打扮，她觉得自己的确很像她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个“受欢迎的马车”里的女人。“不是，”她说道。“但我注意到了你，我是来向你提供一份工作的。”

“工作？”当女服务员把所叫的碎煎鸡蛋和火腿端上来时，那女的把她那份报纸放了下来。塞莉娜要了杯咖啡和一个面包卷，一直在等那女服务员离开。她需要有时间思考一下。如果那女的真的答应干那工作，她可得真弄点事给她做才行。“你为什么认为我得有份工作呢？”

“你不是住在最好的地方，而且你也不是格特姆市人。我觉得，一份工作正是你所希望的。”

“你是谁？是谁指使你跟踪我？”

“哎哟，那是我不礼貌的原因。”塞莉娜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我叫塞莉娜·凯尔，我在这附近开了个小店铺，这几天我一直观看你的表演。你对这邻近的居民真是作了件大大的好事，于是我便想起了一位朋友——刚到本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那女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叫安吉尔。”她说道。“我不需要你的工作。我是在找蝙蝠侠呢。”

布鲁斯·韦恩匆匆横穿过马路，他那长外衣在他身边飘飞。一辆出租车闪过他身边，嗷的按了一下喇叭，另一辆则急踩刹车。布鲁斯举起一只手，仿佛他那姿势的威力，足以使它们停下来似的，接着他便跳上了马路边。

他讨厌开会迟到。而且每年于尼尼克斯斯召开的股东会议，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因为他是董事会的一员，所以就更加重要了。有时候，当他忙于别的事情，即事务缠身时，他就派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席会议。但像这次这样，当公司的命运生死攸关时，他却总是无论如何都要出席的。

他跨过被雨水冲得光滑了的人行道，从尼尼克斯斯大楼的旋转门走进了大楼里面。当他踏进宽敞的大理石门厅时，那街上的一片喧哗立刻就再也听不见了。这一空阔的空间一直延伸到尽头处的一张长办公桌那里，一位接待员就坐在那里，守卫着一排排的电梯。布鲁斯不必停下脚步来，接待员知道他是谁。他只是挥了挥手，大步向通到顶层的电梯急跑而去。

当他走近电梯时，一个矮胖壮健的人走了出来。由于太阳晒得太多，把此人的脸皮晒成了棕黄色。他的眼睛很黑，但有点儿斜视，一身欧洲裁剪的西装使人立刻知道他并不是格特姆市人。布鲁斯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他让记忆的相机拍下了此人的几张快照，然后便走进了电梯。

当电梯门关上后，他感到一股凉气直窜脊梁。像是有点什么不对头似的。

这个人不是这里的，他也不应该在这里，特别是在顶层即将召开股东会议时，就更不应该这样。

当电梯嗡嗡响着经过下面几层时，他忽然想起来了。

他在警长戈登的办公室里放映的录像带上见过这个人。他们当时观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几个月前作的一个案。

这人是个国际武器贩卖商。

但尼尼克斯公司可是家基因工程公司啊，它跟武器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蝙蝠侠？”猫女说道。她脱下手套，端起那杯女服务员端过来的咖啡。“你为什么还要见蝙蝠侠呢？”

安吉尔抿紧了嘴唇，转头朝另一边看去。

塞莉娜呷了口咖啡，咖啡是用新烤的咖啡豆做的，但是却有旧咖啡渣的苦味。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哩。我干嘛得把事情告诉你？”

塞莉娜耸了耸肩。“因为我这个人好奇，而你却很孤独。”

安吉尔向塞莉娜投过去一个打量的眼色。“我终于发现了我15年来一直在追查的一个人。”

“于是你需要蝙蝠侠的帮助来擒拿这个人吗？”

“我谁的帮助也不需要。”安吉尔把一缕头发从脸上拨开。“我也不需要多管闲事的人在我吃早餐时打扰我。”

“很好。”塞莉娜说道。她在桌子上的纸垫的一角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它撕了下来。“你要是需要什么，就给我打个电话。在某些事情方面，蝙蝠侠是永远帮不了你的忙的。”

于是，安吉尔吃惊地抬起头来，仿佛蝙蝠侠帮不上她的忙这个念头在她头脑里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似的。

塞莉娜拿起手套、那块面包卷和那张小报，向柜台走去。“我改变了主意，”她说道。“请把这个给我包起来。”她付了帐，拿起包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两手气得有点发抖。蝙蝠侠！安吉尔要找的是蝙蝠侠！为什么年轻的女人总是把蝙蝠侠看成是某种救世主呢？他根本不是。他只是帮助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

塞莉娜把那包食物送给了靠在一座建筑物上的一个酒鬼，然后便沿街匆匆走去。与安吉尔的这次接触使她完全失掉了胃口。

那天晚上，蝙蝠的信号在格特姆市上方的夜空中闪现，在黑色的蝙蝠周围出现的黄光是这夜空中唯一的光。

安吉尔在她旅馆外面的那条街上停了下来，抬起头来向上望着。然后她便开始朝这信号所指的方向跑去。

塞莉娜从窗口上望出去，破口大骂，匆匆忙忙穿上她那猫女服装。她从窗口溜了出去，希望自己别错过了时机。

布鲁斯·韦恩从尼尼克斯公司股东的小型聚会上退了出来，心脏在他胸中怦怦直跳。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已向警长戈登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换上蝙蝠装，然后，他便开着蝙蝠车在格特姆市的街道上快速飞驰。

警长戈登挂上了电话，两手直抖，无法抹去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蝙蝠侠已经出发了，戈登安慰着自己，但这种安慰，却有点空洞。

造成这次紧急电话的原因是两个誓不两立的流氓团伙在格特姆市中心展开了激战。虽然只有10个年轻人参加战斗，但火力之猛使得这个小小街区的

枪炮声听起来就像是战场一样。尽管蝙蝠侠的信号所发出的光从厚厚的云层上反射下来，照亮了这些人的脸，但谁也没抬起头来，而且这光反而使自动武器更容易瞄准目标了。

塞莉娜在距离枪战几栋楼远的地方赶上了安吉尔。安吉尔正朝错误的方向跑着，她朝着蝙蝠信号的来源方向跑，而不是朝发生问题的地方跑。她像一个获过奖的运动员那样跑着，所跑的距离使她一点儿没感到累，但这同样的一段距离，却使塞莉娜的两臂两腿感到累了。如果这女人继续往前跑，她就会跑进格特姆市的警署总部大楼了。

塞莉娜决定让她继续跑。

安吉尔突然停了下来，抓住了自己一条腿的腿肚，靠在了一道砖墙上。她停下来揉那只脚。塞莉娜走到很近的地方，借着街灯的光，看见安吉尔腿上并没有血，大概是腿部抽筋的缘故。

安吉尔像某个睡了一大觉刚醒过来的人那样抬起头来，两眼紧盯着那蝙蝠信号，昂起头来倾听着。塞莉娜咽了口口水。她要让这个女的离开这地方，离开这种危险。她考虑扑过去，亲自把安吉尔带到警察局，想到这里，她下禁微微一笑。猫女把一位无辜的女人带进警察局，这真是不可思议。这女人不一会儿就会被放出去，而猫女本人则会受到几个小时的盘问。

这女人自作主张，塞莉娜可不想横加干涉。要是有人干涉她的事，她也会感到讨厌的。

安吉尔伸了伸手脚，然后便从原路方向缓步向后走去。塞莉娜跟在后面，与她保持着一段不即不离的距离。

在战斗地区的中央，蝙蝠车滑行着终于停了下来。子弹打得车子砰砰直响，削飞了车身上的油漆，然后便朝另一个方向飞去。蝙蝠侠钻出来站了一会儿，把他那披风绕自己挥动了一下。两边的交火停了下来。他看到有人在楼房的角落里移动。

警笛声在他身后响了起来，警察正在赶来。

然后，枪声又再次响了起来。蝙蝠侠看着枪口火光一闪，射出了一条钢索，把对方的一支枪缠了起来，吭唧吭唧地把它拖过来停在了他的脚边。他把这支枪踢到蝙蝠车底下，以同样的方式又没收了另一支枪，接着又是一支。飞跑的脚步声与警车的怪叫声混杂在了一起。没有了枪，这帮流氓可就全成了胆小鬼了。

载着警察的车像日级影片里的货运列车那样把整个地区包围了起来。蝙蝠侠紧追着一个沿一座废弃大楼的楼梯逃跑的家伙。他抓住那人的衬衫，把他拖到了外面。射击已经停止了。警察正忙着把逮到的这些人集中到一处，然后把他们押上各辆警车。

人行道上躺着两具尸体，都是年纪还不到 13 岁的小孩子。蝙蝠侠在其中一个的身边跪下来，合上他那大瞪着的眼睛，用手摸了摸这孩子还散发着体温的脸。然后他走到另一个孩子身边，看到他胸部起伏，呼吸短浅。

“快叫救护车！”他大声喊道。他解开那孩子的衣服，看看伤在哪里。一个年轻妇女跪在他身边，手指十分灵活。她把他的衬衣脱开，发现这孩子的腹部有两个大小一样的枪伤处。她从裙子上撕下一块布条，紧按在伤口上。

“按住它。”她说道。

蝙蝠侠像她刚才那样紧紧压住伤口，对有一个不怕血而又懂得怎样急救的人在身边感到宽慰。在紧急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碍手碍脚的。她把耳朵

贴在那孩子的胸上，然后扶正他的脑袋，对他实施起人工呼吸来。她用各种办法使这孩子保持呼吸，好在不到几分钟，救护车就来了。

当他们把这孩子抬走后，蝙蝠侠和那女人站了起来。“谢谢你，”他说道。“我会亲自过问一下，让警署表彰你的勇敢行为。”

她笑了笑，把头侧到一边。他这时才意识到，她比他所想的还要年轻，最多不到 25 岁，而且还长得很美。“我不需要任何表彰，”她说道。“我实际上是来看看你的。”

“看我？”

她点了点头。“我想参加你的工作，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塞莉娜趴在屋顶上，看着安吉尔和蝙蝠侠谈话。塞莉娜探身到钢筋水泥的屋顶外面，猫尾在她身后卷着。她讨厌他俩谈话时安吉尔把手按在蝙蝠侠胸部的样子，讨厌他俩一起抢救那快要死去的孩子的举动，讨厌他俩很快就好像成了同志似的。她不知道自己动了感情是因为安吉尔能很容易地与蝙蝠侠说起话来呢，还是因为蝙蝠侠对安吉尔的关注。

塞莉娜疑心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并同时对这两种原因感到不快。

她拥有自己，拥有她的那些猫，她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这个。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跟踪一个对蝙蝠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女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女人会崇拜这么个人。塞莉娜极力想把他从脑海里赶出去。

但那几乎是做不到的。

她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便匆匆离开了这犯罪现场。她还有另一处犯罪现场得去侦察侦察。她明天晚上还要去偷珠盗宝呢。她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拉尔夫·洛温斯但走进他那宽敞豪华的套房，一边走一边解脖子上的领带。董事会议开得他筋疲力尽。他一直在考虑、一直在忖度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会议开始之前几分钟克劳德的出现使他震惊不小。他不得已只好把价格再次降低，好让克劳德在董事们到来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他抖了抖肩把西装脱下来，向着装饰火炉边的那把 19 世纪副主祭坐的凳子扔了过去。早上女仆会把一切都收拾好的。

屋里的灯亮着，这表示埃斯特尔仍然没有睡着。他叹了口气。他最不要紧的事是今天晚上见他的妻子。但是她却有可能想告诉他关于那些珠宝的交付事宜，而他则需要再去检查一下安全问题。保险公司的人在他今天早上离家之前来过一次，这些人向他担保说谁也钻不进他家里。

他可不相信他们。

他让埃斯特尔到巴黎去做一天一夜之游，以便买套上歌剧院的礼服。她没产生什么疑问，这使他感到很高兴。有时候让她照他的计划行事实是在太难了。但在这件事上，他却不想去作任何解释。

明天晚上，他就可以一个人独坐家里，手拿一杯白兰地呷着。明天晚上他将独自一人等待着。

他知道猫女不会让他失望的。

布辑斯·韦恩独自坐在韦恩邸宅的大厨房里，手拿一杯咖啡，两眼向前凝视。他身体很疲乏，但是精神上却很警觉。他曾经想睡它一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倒了一杯酒喝了，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他便在地下室的健身房练了一阵。现在，晨曦已显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所寻求的答案仍然毫无头绪，一如他无法入睡一样。

在计算机上检索了4小时，他才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在某个芝加哥孤儿院的一份档案中有一条注释，而这份档案就附在库克县的一份人员失踪的报告里。

最初的档案是分种类的。安吉尔的父亲原来是个领先于其时代的基因科学家。他偷走了自己的研究材料，然后便在中西部消失了。从此音讯全无，两年后，他和他妻子的尸体被人发现，但那研究材料却不翼而飞了。

安吉尔的父母是在她还是小孩时给人残忍地杀了的。而她就是发现他们尸体的那个人。

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他怎么也无法把她说的这句话从脑海里抹去。他闭上眼时，便会看见他母亲在尖叫（但却听不见声音），倒在地上，伸出手去够他。他听见远处有人在大笑，并觉得像灵魂出了窍似的，仿佛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他能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孩子，”他低声说道。“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了。”

在厨房半明半暗的灯光中，没有任何人作出回答。他的复仇是他个人的复仇，这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但却使他得到了某种满足，他怎么能不让别的某个人也得到这种满足呢？他无权决定一个年轻妇女是否该学会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在街上清除犯罪分子。

在这一意义上他什么也不是。她已经学会了。当他看到她，听她讲话时，他便已经知道，她就是那个单枪匹马地把那帮流氓打垮的人。他不必把那条布条拿给她看，也不必让她来作出回答。

她干这件事是为了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向他表明她是有能耐的。而且她还远不止此而已。他要是想找个继承人，找个后裔，找个能像他那样为格特姆市的人行侠仗义的人，她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了。

这种想法把他吓坏了，而且自从他的父母去世后，就没有任何事情会把他吓得这样。

塞莉娜从窗口望出去。什么事也没有。太阳透过浓浓的烟雾照耀着，这种烟雾在天气炎热的日子出现，笼罩在格特姆市上空，可是却不产生阴影。一阵微风吹了起来，刮得她那薄薄的窗帘向前飘飞。阿灰和硬毛靠在窗沿上，嗅着空气，像是要嗅出风中传送来的信息似的。其他猫则占据了别的窗户，另外有几只猫躺在古老的太平梯上。它们也跟她一样喜欢好天气，但它们却又有点弄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停下手里的活来享受这种天气。

她已作好计划，只剩下一点时间来为黄昏的行动作准备了。

然而，一阵小小的寒颤沿着脊梁骨传了开来。这一整天她都有这种古怪感觉，像是受到了别人的监视似的，像是有人或某种东西正在追踪她的一举一动似的。

但是准也作不到这一点。她深懂如何跟踪盯梢，但她却什么人也没有发现。猫们一点没有受到惊吓。即使她漏过了什么，它们却绝对不会。

也许该休息一下假了。也许她该把她的一些窝藏物带走，带到某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上去，在那儿晒晒太阳，一连好几个礼拜什么也不去想。

但是，谁来照顾这些猫呢？

她把蓝图铺在床上，进行了第10次检查，她很高兴这么容易便把它们搞到了手。建筑公司根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计算机也像任何人的一样，很容

易便被人打进来。大多数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并不像警察部门。政府部门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那样，装有精密的安全设备。建筑洛温斯但大楼的那家公司也是这样，因此她对洛温斯但大楼从总图直至各种秘密通道。暗房以至双重保护的保险柜均了如指掌。

这真是容易得像探囊取物一般。洛温斯但准备带妻子去巴黎一天一夜。他们与所有的大时装店都有联系。洛温斯但会花一大笔钱给他妻子买一件衣服，好使她能卖弄她那祖母绿主石，只是等他们回到家来，却发现祖母绿宝石踪影全无了，消失了，失踪了。

从客厅里，她准确无误地听到了一只猫低沉的嗥叫声。她站了起来，尽可能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处。名叫耗子的那只猫警惕地站在那里，背上的毛竖了起来，摆出了一副进攻的姿势向窗外望着。它用一只大爪子拍打着遮阳竹帘，然后便呼呼叫着往后退。

塞莉娜赶到那猫的身边。耗子大声叫着，发出呼呼威吓声，并用爪子去挠塞莉娜，然后便惊恐地跑了。塞莉娜从窗口望出去。窗户开在7层楼高的地方，再往上4层便是楼顶。刚才一定是有人在建筑物的这一侧挂在钢丝上滑动，结果给猫看见了。没有人能动作如此敏捷。

没有这样的人，除非是蝙蝠侠。

当蝙蝠侠走进警长戈登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喝他的第五杯咖啡。蝙蝠侠的披风裹在身上，脚上穿的皮靴走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尽管他的脸被他那面罩掩盖起来了，他的动作所表露出的某种东西仍然使戈登意识到，蝙蝠侠很疲乏。

“我刚才在想，我准备今天晚上再放一个发亮的信号，”戈登说道。那天早上在街上他已说他要见见蝙蝠侠，但这么久蝙蝠侠才来见他，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蝙蝠侠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我在忙别的事哩。”他说道。

戈登点了点头。将来某一天，等蝙蝠侠完全信任他后，他也许会告诉他这是件什么事。但现在还不行。“有位运金车司机今天一大早来到这里，说她睡不着觉。”

蝙蝠侠点了点头，偏转半个身子向窗外望去。戈登不知道蝙蝠侠是否有时也睡不着觉。“一个女车手？”

“对，”戈登说道。“他们让这么小而又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开一辆运金车，这使我感到吃惊。但她看起来真像是练过武术似的。她说她整夜都在想她交货的那最后一站——就是她在一座私人建筑物外面所作的唯一一次交货。”

蝙蝠侠根本不看戈登。“这女人有一头淡金黄色的头发吧？”

“难道你认识她？”戈登问道。

“我们刚认识不久，”蝙蝠侠说道。他从窗口处走开。“可是我打扰你了。”

戈登向后靠去。“她把一盒珠宝留在了洛温斯但的住处。她说那个安全系统过时了，而那保险箱，一个二流的罪犯花5分钟就能打开。洛温斯但对他夫妇二人今天晚上去巴黎采购一事并未严守秘密，他们一走，就等于把100万美元的珠宝毫无保护地放在家里了。”

“猫女，”蝙蝠侠说道。

“没错。”戈登最后呷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凉了。“这里有点什么像是

不对劲。但如果我们知道，她也会知道的。而要是让她知道了，她是不会闲呆着的。”

蝙蝠侠把两手放到身后握着。“这样粗心大意，似乎不像是洛温斯但的所为。他管理他那生意，可真像是含有国家安全的机密似的啊。”

“我也不喜欢这样，”戈登说道。“我只是想你应该知道而已。这可能是我们制止那个邪恶的女人的一次机会。”

蝙蝠侠微微一笑。“猫可是难以预料的啊。”他说道。

拉尔夫·洛温斯但用剩下的火鸡、奶酪和压得硬邦邦的面包卷给自己凑合了一份冷餐作晚饭。他还有另一杯茶，为的是在自己犯困时喝了提神。然后，当黑夜降临到这个城市时，他便借着街灯的光走进了他那黑洞洞的寓所。那秘密的房间甚至比他预料的还更黑暗。他忽然听到背后发出沙沙的响声，于是便转过身来，心怦怦地跳着，像是都快跳到喉咙处了似的。他本以为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哩。

他极力想看清是什么，但是在一片黑暗中却什么也看不见。他真想大叫一声。可能她已在屋里了。但这可不合她以往的习惯。她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出现并消失。她绝不会在黑暗中等待。

谁也不会这样。

他在保险柜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本来考虑过用钢笔式电筒来阅读和收听埃斯特尔的大哥大，但最后觉得还是在完全黑暗和一片寂静中更安全。

他坐了下来，以即将到来的夜晚所会带来的各种幻想来使自己兴奋起来。

他曾看见过猫女一次——从两个屋顶之间跳了过去，她那柔软的身体在夜空的映衬下显得线条分明。即使戴着面罩，她一定还是很美丽的。她的优雅，她的智力，都告诉他这一点。

要是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就把她交给警察并从而成为某种英雄。要是她合他的胃口，那很好，埃斯特尔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回来呢。可能到那时，他和猫女已作妥了一笔交易了。她那不为人知的身份，可是满足他情欲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她必须同意保持这种关系才行。

他手里拿着个凉嗖嗖的玻璃杯，里面装着水而不是白兰地，这是他早已安排好了的。布下这个陷阱后使他感到很累。他最不愿意的是由于睡着了而前功尽弃。

那瓶白兰地放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两个高脚酒杯。她会跟他一起对饮，对此他坚信无疑。

塞莉娜越过一个个屋顶，声息俱无得比平常还胜 10 倍。夜晚很凉爽，又有丝丝凉风。队占老的烟囱上吹下来的灰尘，从锈坏的瓦片刮下来的松散微粒，像沙子那样在空气中飞扬。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了一个喷嚏。

她可能还是回家为妙。晚上的某种情况使她感到不对劲。

但是 100 万美元的珠宝在等待着她。不到一夜的功夫就可以发笔横财，这太诱人了。

她这么容易便弄到这条信息，倒又使她感到有点不太可靠。也许是队她见到安吉尔之后她便一直不太正常了。

在她身后的屋顶上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她急忙转身，刚好来得及看见一个黑点消失在一个烟囱之后。黑色影衬着黑色，什么也看不见。她僵住了，

不知道是否该去追它，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如果那是蝙蝠侠，他会很快让她知道他的出现的。

蝙蝠侠蹲伏在洛温斯但住所对面的屋顶沿上。黄昏后他便一直呆在那儿，无声无息地在那儿等着。他偶尔稍微动一动，以保持肌肉的柔韧性，使之不致僵直。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发现猫女向最近的窗户走去，他就飞出露面，那他便没有进去的必要。要是她露面了而他却在里面，她可能在他还未发现她之前她便已发现了他。

不，最好还是等着。很快就要发生不知什么事情了，这一点他能感觉出来。

塞莉娜沿着楼房的侧边往下移。在下面，当红绿灯改变颜色时，汽车的喇叭就会啾啾的响起来，出租车向前飞驰，抢拉前面的客人。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可以一连几小时吊在一座楼房的屋顶下，悄无声息而且谁也看不见。但她现在有活要干，而且对她来说，越快干完越好。

她停在最靠近保险柜的那个大窗户旁边。她使用一种小型激光器来切割玻璃，毫不在意玻璃掉在里面地板上砰的一声破碎时所发出的响声。没有人在家哩，怕什么。根本不用小心在意。她把粉尘吹散在空气里，于是便看见了保险系统的光束。光束的间隔很宽，她的手可以插进两束光之间。她把手腕小心翼翼地弯曲起来，拔开了窗户里面的插销，接着再把窗户推开。

使自己夹在两束光中行走很需要点技巧，但这种技巧她早已预先演练过了。她把猫尾巴紧紧绑在身上，通过各种技巧和慢动作，她溜进了窗户，等着绊索报警器发出呜呜的警报声。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后，她抬起头来，发现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安有运动物体探测器。可它们没有发现她穿窗而进，这表示它们的探测距离有限。于是她贴着墙走，使自己不处于探测器的探测范围之内，最后，她终于来到了那个秘密嵌板处。

这嵌板用一个书柜挡着。真聪明！建造密室的每个人都用一个书柜挡住密室的人口。这房间里的一切，只是简单地装修过一下，装修的水平表明其主人的想象力极低。这密室与她所预料的情形大致相同。她伸手到第三个书架下面摸了一阵，接着便听到插销向后滑动的声响。然后，她推了推那书架，钻进了漆黑一片的密室里。

经过三道阶梯才能到达铺有地毯的密室。她迈下第三道台阶之后，反手把身后的门锁上，然后打开她那手电筒。这里没有移动物体探测器，没有摄像机，没有任何保安装置。洛温斯但太过自信啦。大多数患妄想狂症的富翁都会在密室中安置3倍的保安装置。可能洛温斯但觉得，谁也不会找到他的密室吧。

她将手电筒那狭窄的光束射到远处的那面墙上，看见了洛温斯但妻子的画像。这种摆设所显现的明显用心使她不禁紧张起来。也许就是这样。也许这是企图使她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认为那儿等着她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如果真是这样，它可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深信，洛温斯但是个蠢货。

她走到那画像处，把它推到一边，于是便看见了那个很小的保险箱。保险箱的盖子上是一个小小的组合式拨号盘。她决定先试试洛温斯但的生日这组数字，然后再试试他妻子的，然后——

某种又冷又硬的东西顶在了她后背上。她僵住了。是一支枪！

“欢迎光临，猫女，”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为此我已久等多时了。”拉尔夫的手直发抖。对于一片黑暗，对于她无法看见他，这使他感到高

兴。她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娇小玲珑，风度优雅。房间里散发出她的气味，既有女性的气味又有玫瑰香水的气味。他渴望摸她一下，但是他知道他得等一会儿才行。

“转过身来，”他低声说道。

她转过身来，两臂下垂，除了手电筒之外两手空空如也。

他把枪顶在她胸上，掀开了枪的保险盖。“好吧，”他说道。“脱掉你那面罩。”

她盯着他。他正要重复这句命令，这时他忽然听到身后有窸窣声，于是便转过身来。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门口，用手里拿着的枪指着他们两人。“哈罗德·罗森，”她说道。“我等待这个时刻已有好些年了。还有猫女。蝙蝠侠对我逮住了你们俩一定会很高兴。”

拉尔夫发抖得更厉害了。她知道他的本来面目，这个小女人知道他的底细。

“安吉尔，”猫女说道。“你这可是胡来。”

“哼，我才不是胡来哩。”那女的说道。“我追寻罗森先生已经好些年了。他杀了我父母，为的是夺走一种人造的疾病，这种疾病可以毫不为人觉察地杀死某些类型的人，自他杀了我父母，我就开始追寻他了。他用这种病菌发了大财，把它卖给了不知道多少个国家。”

她伸出手去，啪地按下了报警开关。屋子外面的警报声呜呜响了起来。拉尔夫利用这一走神的时刻把枪从塞莉娜身上移开，对着那姑娘便开了一枪。她啪的一声向后撞到了墙上。猫女一脚踢飞了他手中的枪，举起手电筒朝他砸了过去。他侧身躲开了。由于用力过猛，她失掉了平衡，差点儿跌倒在地。

手电筒掉到了地上，房间落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他听到了脚步声和拨开插销发出的咔嚓一声。隐蔽的密室门被猛地推开，这时他看见一个带着尾巴的人影正想从门里进来。灯光照亮了房间，照亮了他那把椅子，照亮了摆着白兰地酒杯的那张桌子，照亮了掉在台阶最低级的那支手枪。

他一把抓住那支枪，当猫女正企图关门时，他夺门而出。

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了身边。

当猫女正在弄开洛温斯但公寓的那面窗户时，蝙蝠侠快步横穿过屋顶。当他走动的时候，他从眼角处瞥见了一个人影。安吉尔！他咬住牙才没有骂出声来。他不希望她在这儿。现在好了，他得去为两个人的安危而操心了。

当猫女钻进了屋里时，他正倒挂在那建筑物的边上，竭力去想怎样从光束之间的窄小空间穿越过去。他现在还不想让警察来插手，他想跟安吉尔谈一谈。

这时，警报声呜呜响了起来，使他的心也跟着急跳起来。他吸了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猛一摆从窗户窜了进枪声响了，于是他记得的以往那种恐怖场面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希望她死掉。他希望安吉尔别送了命。他移动得更快了，从窗户飞了进去，脚先着地，落进了一片半明半暗之中。

洛温斯但抓住猫女，手中挥舞着手枪。安吉尔在几英尺外背靠墙站着，手搁在肩膀处，嘴里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弱。在这古怪的灯光下，她的皮肤显得苍白。她的打扮像一个黑衣天使，两翼和飘飞的衣服都是黑的。但是她却缺少黑衣天使所应该有的那种恶毒的神色。恰恰相反，由于脸小，她的眼

睛显得很大，而嘴唇则在发抖。

洛温斯但举枪瞄准。

蝙蝠侠扑了过去。

枪响了，在这小房间里，这砰的一声震耳欲聋。

塞莉娜用两手抱住洛温斯但的腰部，一扭身把他扔进了大厅。接着她又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地板上猛撞，直到确信他已晕了过去。蝙蝠侠用手抱着安吉尔。在他们脱掉他俩那身黑衣服并检查洛温斯但的第二枪是否击中安吉尔之前，得有几分钟的时间。

几分钟就足够了。

塞莉娜再次潜回了那密室。

这一切发生之后，她确信，洛温斯但小保险柜的开启号码，用的是他的生日。

安吉尔低声呻吟着，蝙蝠侠把她脸上的头发拨到一边，结果他的手指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血迹。

他转过头来瞧了瞧，看见猫女正在踢洛温斯但，然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安吉尔的身上。血从她的左臂汨汨流出，一直流到她那钟形的衣袖上。他撕下一块布，把它紧紧地裹在她的肩上，然后把她扶了起来。

“你很快就会好的。”他说道。

他听到下面警车的尖叫声。他希望他们能很精明，也派辆救护车来。

“这家伙杀掉了我父母，”安吉尔说。她的声音有气无力，显得难听。“刚才我正要把他杀了。”

“法庭会收拾他的，”蝙蝠侠说道。“但你得去作证。”

“我一定去作证。”她说道。“他想要我父亲的研究成果。我父母死去前的那天晚上，他说军火界会愿意出一大笔钱买他的公式。”

蝙蝠侠忽然记起有一次他看见有个军人商正走出洛温斯但的办公室，于是不寒而栗。安吉尔的父亲研究的是病毒的基因结构。他已掌握了怎样制造它们的方法，而且还一定掌握了怎样去制造某种致命的病毒。有多少人已经拥有了这个公式呢？在他提议成立洛温斯但公司时，他本人资助过多少人呢？他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博爱的目的而进行研究呢。但有谁会想到他居然打着为了博爱而进行研究的幌子，去偷别人的研究材料，谋杀、改名换姓并与军人商打交道呢。

“她没事吧？”猫女站在他身后问道。

“他打中了她手臂，但看来伤得并不严重。”

猫女站在他俩旁边。“妞儿，”她说道，“这种游戏可不是外行的人干得了的。”

“我知道你是谁。”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认为我是谁而已。”猫女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安吉尔前额处的血抹去。“格特姆市不需更多的人穿着化装服装在街头打斗。我们只需有人做些工作，好使街上没有人闲荡。也许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才智用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些终生性创伤的事情上来，而不是企图去跟你并不了解的犯罪行为作斗争。”

蝙蝠侠看了看猫女。警察正沿楼梯往上跑，他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要是他能让她接着说下去……

“这我明白，”安吉尔说道。“就跟我明白你那袋子里装着的是什么东

西一样。”

猫女裂嘴一笑。安吉尔在蝙蝠侠怀里动了动，像是想坐起来似的。他不让她这样做。“她说得对，安吉尔，”他说道。“我们需要你做一种不同的辅助性……”

“蝙蝠侠，”安吉尔说道。

他不理睬她，他要她让他把话说完。“也许你可以开个办事处，帮助那些求助无门的人。猫女可以告诉你需要些什么。对吧，猫女？”

他转过脸来，发现她已经走了。除了安吉尔那不正常的喘息声外，屋里已没有了她的影儿。“看来你仍然需要帮助，蝙蝠侠，”安吉尔说道。“你让她跑掉了。我正要告诉你看住她。可是你却大专心致志于你那人道主义的高论了。”

他轻轻地把安吉尔放在地毯上，然后走到窗前。一点影儿也没有。可能是故意放她走的。也可能因为她给他出了个怎样安置安吉尔的主意而把这算作是送给她的礼物吧。

他总有能逮住她的另一次机会。此外，她还没来得及偷走那些珠宝呢……

塞莉娜轻手轻脚地溜进了她的住所，手里紧紧地抓住那个放着珠主的口袋。狄狄睡在房间的中央，头趴在两只前爪的下面。塞莉娜进屋时它并没给惊醒过来。

塞莉娜脱下她那身衣服，拉上窗帘，把灯打开。她把那些珠宝倒在床中央。祖母绿宝石在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光。多贵重啊！她可能把这些留下来供自己使用。耗子跃到床上，嗅了嗅这些珠宝，然后像是为了证实似地看了看塞莉娜。塞莉娜微微一笑。

“这一回的真美，嗯，宝贝？”她说道。不过这得付出代价。她得找个公寓搬家。她怀疑安吉尔是否会相信她撒的谎，她信不过这种人。这姑娘企图拯救整个世界哩。她曾经跟踪过猫女，说不定她还会这样干呢！

要不她也可能告诉蝙蝠侠她的这个住处了。

塞莉娜微笑着的嘴张得更大了点儿。这倒很有意思，但她对此还没有准备好呢。

也许等到将来某一天，也许要等到她确信黑衣骑士能欣赏她那猫样的性感和优雅的那一天。

塞莉娜咯咯笑了起来，耗子也开始呼噜呼噜地叫着。

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里，她头一次感到自由自在了。她摆脱掉了安吉尔，她和她那些猫又在一起了，而且还刚刚发了一小笔珠主的财。

一个女人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呢？

## 真假猫女

约翰·格雷戈里·贝但坦特著

百万富翁兼花花公子被谋杀  
案犯疑为猫女

维姬·维尔 / 文

《格特姆环球报》特刊

社交界名流兼慈善家。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今天早上在韦恩邮宅其办公室内被发现已经死去。警方说，韦恩“被野蛮地抓挠伤，然后被人用鞭子勒死”，案子发现时鞭子还紧紧地勒在其咽喉处。验尸官的报告说，韦恩尸体的脸上和手上，“带有猫爪挠伤的印记”。塞莉娜·凯尔，即众所周知的“猫女”，警方正多方寻找，以审查其与此案的关系。

尸体是韦恩的管家阿尔弗雷德·彭尼沃斯于早晨约 8:30 时发现的。彭尼沃斯还提到，韦恩家中的好几件传家宝也已丢失，其中的一件是中国古玩玉猫雕像，价值至少 20 万美元。凯尔被怀疑最近曾作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室盗窃案。最新的一案（接 A3，1 栏）

猫女气得呼呼直叫。她未待看完此文，便把报纸搓成一团，向她那客厅的对面扔去。十多只猫看着这纸团滚动起来，最近处的一只灰中间白的花猫，却以闪电般的速度猛扑过去。猫爪飞舞，转眼间这纸团便给撕成了满地碎纸。

“克莉奥巴特拉，好样的，”猫女说道。这只雌斑猫高兴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便优雅且有条不紊地开始舔它那爪子。“是该干点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好名声了。”

塞莉娜婀娜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豹子斑纹的紧身衣，她向后一仰斜躺在她私人住宅里的一张漂亮的黑皮躺椅上，房子里摆放着各种精选的艺术品，其中有些是她偷来的。她对报纸上登载的故事毫不感到惊奇。这当然有所不便，而且毫无疑问地使她生气，但却不是惊奇。

等到下午那版《环球报》送到她那秘密且高高在上的住所时，她在电台上已十多次地听到报导韦恩死讯的广播了。这一天的其他新闻显得很沉闷，于是臭名远扬的猫女野蛮地谋杀了一位广行善事的百万富翁，便成了各种报纸的头条新闻。

唯一成问题的是，这个案子不是塞莉娜作的。自从她对哈里·哈金斯的邸宅盗窃失手后，最近这几天她一直深居简出。那次盗窃真是糟透了。本来以为那老东西出城巡视他那些猫食工厂去了，谁知他竟心血来潮，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那计划。她按图计划准时钻进了他的住宅里，躲开了各个激光光束扫描仪及一个高级警报系统，岂料却在大厅里与老东西哈金斯差点撞了个满怀；当时他正坐在他那上足了润滑油的轮椅上毫无声息地在地毯上滑行。

两人都吃了一惊，互相盯着对方足有一阵子。猫女像猫那样呼呼叫着，挥动着她那剃刀般锋利的爪子。哈金斯用手揪住自己胸膛，开始发出绝望的喘息声。然后他捶了一下轮椅左臂上的急救按钮，于是警报声呜呜地响了起来。猫女只好逃之夭夭。

不到几分钟，一大帮私人医生及一架边上绘有大红十字的急救直升飞机便来了。猫女呆在这邸宅的高石墙上，看了好一阵子那最初手忙脚乱的急救行动。当警察开着灯光明亮、警笛呜呜作响的警车赶到时，她只好拔腿开路

回家，医治她那失手的创伤，等待时机再试身手。

第二天。塞莉娜获悉，她实际上把老东西哈金斯吓死了。他那无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在蹬腿归西时，却设法喃喃他说出了“猫女”两个字，从而把他的死亡与她联系到了一起。

此后警方便四出捉拿她。老东西哈金斯有一帮子朋友，全是些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想以对他进行谋杀的罪名逮捕她。结果，她只好决定这几天猫在家里深居简出。自从为老东西哈金斯举行过葬礼之后，除了从美食店买回几加仑奶油外，她一直没离开过她的住处。

现在看来，麻烦已找上她的门来了。某个家伙——假猫女——已经抄袭了她的惯用手法。鞭痕？猫挠的伤痕？偷走了一只猫的雕像？谋杀？

塞莉娜恨恨地想道：这家伙竟胆敢用血腥的爪印来玷污我的名誉，真是太可恶了。猫女不喜欢有人跟她竞争。她不喜欢自己没作案但却得替人背黑锅。但最重要的是，她不愿意错失像韦恩的玉猫古玩这样漂亮的小玩意。要是她知道韦恩邸宅有这个，她也可能会去把它偷来的。但现在她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啦。

她把眼眯成一条缝，痛苦地盯着窗外的格特姆市。黑夜就快到来了。在阴影的笼罩下，那些高楼大厦，显得极为邪恶，特别是该市是以其建筑物的丑陋而臭名昭著的。高耸云天的摩天大楼，被几十年的尘灰弄得浑身漆黑，向满地垃圾的街道虎视眈眈地俯看着，几乎把地干线也给挡住了。从一大片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大峡谷看去，西边的天空映出一片血红……一片要求复仇的血红色。

模仿我猫女？那除非等我死了，塞莉娜发誓道。我可不想袖手旁观，让某个低劣的、二流的坏蛋假借我的名义去捞一把！

塞莉娜优雅而麻利地站起来，穿过客厅走进了卧室。在卧室的壁橱里，挂在梧桐木作的衣架上的的是十多样一样的黑色皮制猫装，配有与猫装连在一起的面罩及各色各样安在手套上的钢猫爪。

今天晚上，猫女准备到格特姆市的各条街上去搜寻一番——公的算什么，她想道，雌的才是这个种类里最厉害的呢。

黄鼠狼芳妮觉得很开心。这个女人矮个子，长着张小脸蛋和鹰钩鼻，油腻的头发又黑又长，是下层社会中一个专干牵线搭桥营生的人。只要有钱可赚，她可以给任何人牵线搭桥。芳妮并不特别机灵或野心很大，但她却很有用，并总算靠这种方式在格特姆市下层社会的边缘好歹混到一口饭吃。今天晚上，经过在格特姆西城一整天的押数字赌博之后，芳妮决定庆祝一下今天的好运气和突然流进了她口袋的现金。她打算横穿格特姆市一路玩下去，先到路易一路易和格拉德菲尔特合伙开的酒吧烤肉店（以其非法的吃角子老虎机而闻名）玩一下，再向东到巴哈马妈妈牛肉店兼利厄通宵半裸舞厅（以出售走私劣酒而不是以一度走红但现已色衰的舞女著名）走一趟。然后她再去蹦跳杰克酒吧（后面房间设有轮盘赌和通宵扑克赌），接着她便前去第七大马路处的蜂王店（全是合法的玩意，气氛很好），岂料她的计划就在这时候突然翻了船。

当她钻进一条胡同想抄近路时，一个黑影突然从阴暗处钻了出来。她像被火车撞了一样给撞到了一边，把她撞飞进一排塑料垃圾箱中。芳妮抓住其中的一个想使自己免得跌倒在地，但在半醉状态下她却把它也拖翻了。

最后她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身上撒满了垃圾。她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拔腿就想逃跑。但倒霉的是那黑影却挡住了她的去路。真不知道它怎么移动得这么快。她听见了金属碰撞金属发出的叮叮声，像是在石头上猛地磨了一下刀口似的。当那黑影向她急步走近时，那声音便变得更响了。

啊，完啦，芳妮想道，我没命啦，不知是个什么疯子出来要杀我啦，这回我可没命啦——

那影子跨过二楼一个打开的窗户射出的一束散乱的光线，原来是猫女。她那黑色的服装把她从头到脚全都遮得严严实实，像油一样在半夜的大海上闪闪发光。她的钢爪子正互相敲击着，发出叮叮的响声。

芳妮心里稍觉宽慰。一个重要的罪犯发现她芳妮有用处这已不是第一次啦。天呀，有一次她给小丑跑了趟腿，结果居然也活下来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那怦怦跳着的心脏也慢慢恢复正常。

“猫女，”她说道，声音里流露出恼怒的牢骚味儿。“你把我吓坏啦。”

“我要干的可不只是这个，”猫女说道。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扼住了黄鼠狼芳妮的咽喉。钢爪子扎得她的颈静脉生疼生疼的，虽尚未扎破皮肤，但用力之猛已足以把芳妮给吓破了胆。天呀，她想道，我干了什么啦？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告诉我关于布鲁斯·韦恩的事，”猫女说道。她的声音柔和，发出呼噜声。

芳妮发出一声被扼得喘不过气来的声音。

猫女稍为减轻了点儿扼劲。“告诉我你所知道有关韦恩的事。”她再说道。

说什么呢，芳妮拼命地想。看来只好随机应变了。

“你不是把他干净利索地干掉了么，嗯？”芳妮吃吃地笑了起来。但当猫女用一只尖利的爪子挠她的喉咙时，她又不敢笑了。她吞了口口水，然后接着说道。“你，你不是要我帮你卖掉他那玉猫古玩吧？不太好卖呢。公爵杰米这些日子要的是大件的东西……你知道……我跟他关系不错哩，你说对不对？”

“正像你说的‘干掉’，我可是在找那‘干掉’韦恩的人呢。”猫女说道。“她……或者他……弄得像是我干的似的。我要的是这个人的名字，芳妮。谁是这城里新来的？谁在大干特干？谁跟我玩猫腻，芳妮？谁？”最后一个字差点变成了一声大喊。

芳妮吓得哭了起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从她脸上流了下来。她两眼向左向右乱转，但却不敢动一动。那爪子正向她喉咙扎进去，使她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请别……别……”她低声说道。

“这家伙是谁，芳妮？”

“可能……可能那希腊佬知道吧？”

掐紧的爪子松了开来。芳妮像被人猛推了一下似的，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好几步，一边后退一边用手捂着喉咙。她摸到不知什么粘糊糊的湿东西……她知道是血。猫女掐破了她脖子的皮肤。

当她抬起头时。那黑影却早已无影无踪了。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开始啜位起来，把刚才受到的惊吓一下子全倾泻了出来。今晚什么也干不成啦，她想道，还是打道回府吧……

她跌跌撞撞地向她租有一个房间的下等旅馆走去。幸亏那旅馆离这儿只

有几栋楼远。爬了三道楼梯才到达她的房间，差一点没把她累趴下。

但最后她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她那房间里。她随手锁上了门，一屁股坐到她那粗重的旧床上，好不容易才没有再次哭了起来。

要是猫女发现她芳妮说那希腊佬知道点什么完全是扯谎，她会怎么样呢？芳妮刚才是当场撒的谎。也许那家伙真的知道。他知道的事可多着呢。也许他在承认干了这事之前便死掉了。也许——她听见窗外响起了什么声音，吓得一蹦跳了起来，并差一点没尖叫起来。但当她细看时，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

她在褥子底下收藏了一瓶烈性威士忌。好呀，她想道，接着便把它拿出来，猛灌了一口，接着又是一口。不一会她便差下多把这瓶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这正是我今天晚上所需要的。

这时，一只野猫开始挠起她的窗户来。芳妮吓得大声尖叫起来，她不停地大声尖叫，邻居们只好砸开她家的门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希腊人”朱丹尼自认为是格特姆市居民东区最狡猾的骗子。不过，他自称是“希腊人”部分是出于好玩而已。他靠着拳脚功夫打跑了一个真正的希腊人——季米特里·帕帕杜普洛斯，以便独享那油水极大的流氓团伙的联络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便袭用了这个称谓。但他自称“希腊人”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认为，要是警察想捉拿某个叫“希腊人”的人的话，绝不会想到这是个亚裔美国人。直到目前为止，他还真是做对了。

基本上说，丹尼是利用占据格特姆市各条街道为王的敌对流氓团伙来牟利。你要是想痛打一顿某个制造麻烦的市政官员，那你可以通过这位希腊人来给你安排。如果一家新开的妓院需要妓女，这位希腊人便会安排你与合适的批发商磋商。你要是烈酒，毒品或成百上千种的非法物资或服务，你找他可就是找对了人啦。他谁都认识并保存有各种档案，只是这些档案他全记在心里就是了，因为他根本信不过记录在纸上的档案。每作成一笔交易，他就抽取百分之十的好处费。这看来油水大，但你要是算一下，每年经他手生意的成交额，高达10亿美元，那你可就掂量出其份量了。

自从蝙蝠侠首次出现在格特姆市以来，贩毒、卖淫和赌博的活动已变得不那么猖獗，但却依然无处不在。蝙蝠侠虽然搞掉了几个流氓团伙的最高管理机构，但其下面的各分支却仍然能使这种丑恶的事物继续存在，而且新的和更狡猾的老板仍在不断地冒出来。这大城市里的生活一如往常，而与之同生共荣的则是各种邪恶。由于有像“企鹅”和“两面人”这样明目张胆的疯子得靠蝙蝠侠去对付，这种情形就更是这样了。

就在这时，这位希腊人就坐在他那格特姆市唐人街的一座不显眼的麻石建筑物的书房里，进行着一宗他一生中最大的交易。这件事正使他变得紧张不安。有人跟他说：“干掉那家伙！”有人跟他说：“我们想知道他是谁。”又有人跟他说：“那家伙知道怎样弄到手价值5千万美元的未加切割的金刚石，我们要的就是这。”

他已搞到手阿卡姆疯人院的楼面布置图，并把这些图纸摆在他面前的一张原属于一位国会议员的古色古香的胡桃木桌上。他扭亮台灯，细细察看着疯人院精巧的安全系统。我所知道的人中有谁能干这件事呢？他心里想道。钢眼辛奇？不行……他已再次被捕了。也许蛇精萨姆波能行希腊人虽然陷入了深思，但当他身后的窗户轻轻地吱的一声被推开时，他仍然听到了。正因为要让窗户在被人推开时发出响声，他才一直没给窗户的折叶上油。他虽然

住在麻石建造的楼房的三层楼上，但他并不希图侥幸，更不愿意有客从窗外突然飞进来拜访他。

他像是偶然想起来似的，不经意地呷了口罐装汽水，然后便镇定地把手伸进了桌子的抽屉。那里有支口径9毫米的鲁格牌手枪，是他为对付紧急情况而放在那里的。就在他的手触到抽屉把手的时候，另一只手却已按住了他的这只手。这另一只手穿着黑皮手套，指甲全是钢光锃亮的爪子……这是猫女的一只手。

“算啦，算啦，”一个柔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道。“我们准都别干会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事，好不好？”

这位希腊人大笑起来，手从抽屉的地方抽了回来。天呀，这些所谓的超级坏蛋真喜欢当不速之客！“猫女，”他说道，“幸会幸会！敢问是什么风今天晚上把你吹进来了？”他把转椅猛一下转了过来，心想不知猫女对干掉那家伙是否有兴趣。

猫女斜靠在窗沿上，两手放在曲线优美的臀部处，目光从头罩的窄缝射出来望着他。丹尼不知道这是她戴着开有小缝的隐形眼镜，还是她头罩上反射的光所起的作用。

“信息。”她说道。

“一切都要付代价的，”他说道。“请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如果我能帮忙，我会告诉你的。”

“有人……”她犹豫了一下，像是不太自信似的。“有人杀了布鲁斯·韦恩。”她说道。

“这我知道。”希腊人大惑不解他说道。

“我……我要找到这个人。”

“那么那件事不是你干的咯。”

还是你要我去指信这事不是你于的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那希腊人慢吞吞地摇了摇头。“很抱歉，塞莉娜。谁都认为是你干的。好几个专买赃物的已经对外国的收藏家进行调查哩……说是玉猫雕像据说非同一般，是吗？”

“我怎么知道，我并没有那东西啊。”

“你如果要把它出手……先拿来给我行吗？说不定我自己就喜欢它哩。”

她对准他的鼻子轻轻用爪子碰了碰。“给我查出来是谁干掉了韦恩的。查清后便来告诉我。我付你1万美金。”

希腊人丝纹不动。看来她没有偷走那玉猫啦？还是这只是某种奸计呢？对一个身穿皮猫装的女人。你最好不要轻信她的话，就连她显得有点性感也不能轻信。

他慢吞吞他说道：“塞莉娜，我会立刻进行调查的。我要是要跟你联系呢……？”

“这一点你别管，”她说道。“我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与此同时，他心想，跟猫打交道，方法多着哩。“嗯，”他心不在焉他说道。“我想请个人干活。开价100万美元，不知你干不干，当然这100万我要提取1万元。”

猫女探身向前。“什么活？”

“砸某个地方放出一个人。”

“什么地方？”

“阿卡姆疯人院。”

她噓了一声。

希腊人紧接着说道：“有几个人想把里德勒救出来。事成后当面点钱。”

“里德勒可是个精神病人啊，”猫女鄙夷他说道。“对不起，这种事我不感兴趣。”她两眼流露出更温柔更勾魂摄魄的魅力来。“希腊人，给我查清是谁干掉韦恩的，好吗？我会……我会十二分感激不尽的哩。”

丹尼咽下了一口口水。她的话像蜜糖那样流进了他心里，使他不禁飘飘欲仙起来。他不禁看了看那黑皮服装是多么地紧裹在她身上，使她身上的曲线全显露了出来。而体态又是多么美啊！突然间，他真的想知道，她说的那种感激，该以何种形式体现。

“喂，”当她从窗口跳出去跳到窄窄的壁架上，他不禁大声说道。她扭头朝后瞧去，两眼碰上灯光，发出猫眼般的绿色来。“下次来走前门，行吗？”

她笑了一声，然后便消失不见了。

希腊人折迭起楼层结构图的图纸，把它们放到了一边。他深吸一口气，动手向四面八方打电话打听消息。如果有人干掉了布鲁斯·韦恩，他肯定能打听出来。不管怎样，谁有玉猫雕像出售，谁就是于这件事的人，对吧？

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肯定会一无所获。猫女没干那件活，可是有人为什么要将罪名安到她头上哩？这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此外，如果真的有有人于掉了韦恩，到现在他早该听到点儿风声了。

#### 猫女再次作案 挖特姆博物馆惨遭洗劫

维姬·维尔 / 文

《格特姆环球报》特刊

格特姆市立古代文物博物馆昨晚惨遭洗劫，一无价之宝埃及金棺被盗。塞莉娜·凯尔，就是众所周知的猫女，目前正被警方追捉，以确定其与此案的联系。这一金棺，约长2英尺，存放一只猫的木乃伊尸体。据历史学家认为，此猫系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宠物。

塞莉娜·凯尔，还与谋杀本市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有关，谋杀手段极为残忍。此外，此女人尚与最近发生的几起失窃案有牵连。凯尔所作之案，据说全以某种方式与猫有关。警长戈登认为（接A6，第一栏）。

猫女一边在客厅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不断咒骂。当它们的女主人气得暴跳如雷时，那几十只神经质的猫，全对她敬而远之。

猫女无可奈何地用爪子猛挠空无一物的空气，心里但愿她所挠的，乃是假猫女那惯犯般的面孔。她会教训教训这只假猫的，肯定得这样。

当她在街上的报架上一看到这最新的大标题，便感到自己像干了杀人的事一样。她所要干的，是在到家之前，不要让自己失去控制，一到家里，她就可以把伪装扔到一边去了；而在街上，为了安全之故，她却不得不迫使自己穿上这身伪装：头戴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披着黑色的面纱，戴着老太大的眼镜，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身穿一件邋邋遑遑的黑衣服。而现在只穿虎皮纹的女内衣，她那短短的黑头发，与她四肢的洁白无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强迫自己放松下来。

她横穿过房间走到饰有豹子图案的沙发旁，啪地坐了下来，再次拿起了那报纸。报纸上的标题像在大声对她发出尖叫。然后，她仔细察看起价值连城的金棺那由黑点组成的黑白照片来。

好啦，她心想道，我真的要去杀人啦。她本来可以在昨天晚上计划亲自去窃取这件特别的工艺品的。可是她却浪费了整个傍晚，企图跟踪并捉住这个人，捉住这只假猫！

她要拥有那金棺，她也要拥有韦恩的那只中国古玩玉猫。但她最想要的，还是那只假猫，能在她那爪子的打击距离之内。

一只身形瘦长的暹罗猫，胆子比其他猫要大，它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一蹦跳到了她的腿上。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那猫的脑袋，心想，我下一步的安排，必须万分小心。

对下层社会各种人的随意查问毫无收获。她尽管成功地使当地下层社会的很多人对猫女如同对上帝那样害怕得要命，但昨天晚上到处搜索却未能使她弄到关于她的猎物假猫女的一点线索。当然，她把黄鼠狼芳妮给吓了一跳，对希腊人加以了试探并恶狠狠地查问了六七个人，想迫使他们吐出点他们所知道的有点价值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是一问三不知。不管这假猫女是谁，那家伙却从未在通常的下层社会露过一面。看来她得从另一条渠道来加以追查。

她轻轻地把那暹罗猫放到地板上，重新扛开报纸，强迫自己再次逐字逐句仔仔细细地读这篇报道。

最后，由于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她感到十分沮丧，这时她才忽然注意到这篇报道的小标题来。又是除了维姬·维尔，便没有别人了么？她想到，为什么这个叫维姬的女人，总是似乎首先赶到现场呢？也许这个格特姆市所钟爱的女记者，知道点有关这个假猫女的内幕消息呢。她是否知道的比她所报道出来的更多呢？

猫女脸上浮现出一丝冷冷的恶毒的微笑。她若有所思地舔了舔嘴唇。我想我终于找到线索啦，她想到。

格特姆市的屋顶，比起其街道来，稍微不那么拥挤和稍微不那么使人产生幽闭恐惧感。在每一座建筑物上，全都耸立着像导弹发射井那样的圆锥形蓄水箱。摇摇欲坠的砖砌烟囱向蓝天喷吐出浓黑的烟灰。大小和样式各异的各种各样不相协调的高楼大厦你挤我拥，像地铁里挤得水泄不通的怒气冲冲的乘客，互相用肘子推挤着以免自己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一样。在格特姆市，即使是石砌的和钢筋水泥的结筑物，也全都像是为了生存而在进行着针对对方的一场永无止息的斗争。

猫女喜欢呆在屋顶上。她蹲在一条繁华街道的一家亮闪闪的20层公寓的屋顶边缘处。在暮色苍茫里，整个城市似乎被罩在一个柔和的蓝色阴影里了。

猫女微微一笑，伸了个懒腰并活动活动了她那爪子。卷成一团的一条黑鞭垂挂在围在她腰间的一条薄银链上。在夜晚，呆在世界的最高点逡巡搜索，真使人感到活着是人生一大快事。她那乌黑的猫装，就像她身上的第二层皮似的，使她变形成了远胜于人的某种东西，既美丽而又来去无碍。

她忽然发现，就在她下方，有个人在走动。她趴在楼沿上探出身子望下去，看见有个长着红头发的女人，穿着一件入时的绿夹克和裙子，走出了这座大楼并沿着人行道向北走去。根据在电视新闻所见到的各种形象，猫女立

刻认出她就是维姬·维尔。这又是件怪事，她想道。在布鲁斯·韦恩悲惨地死去前，维姬不是常常与他约会，谈情说爱吗？真有意思……

找到维姬的地址并不难，她是在电话号码本上查到的。现在看来，她的耐心即将有所收获了。

她蹑手蹑脚地从一个屋顶跃到另一个屋顶，从令人眩晕之处穿房越脊，紧紧跟着这位女记者，等待合适的时候扑到她身上去。

维姬继续在居民区走着，最后来到该市的一个地区。该地区大都是些高级古玩店和珠宝店；这种建筑装修豪华的商店，前门总是成天大门深锁，只有在他们看到你衣着入时之时，才会开门让你进来。这里的商品没有一件是明码标价的。你要是需要知道它们的卖价，那你就是显然买它不起。

猫女想道，这时候上街买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这些商店，大多数太阳一下山就关门打烊了。她忽然觉得如有所感。这么个时候，维姬·维尔要干些什么勾当呢？

猫女在一家卖珍贵钱币和邮票的商店的屋顶上趴伏了下来。一只久经风吹雨打的屋沿滴水石雕怪兽，其尖尖的两耳和郁郁寡欢的表情，使她不禁想起了蝙蝠侠；但是这只石雕怪兽，也起到了隐蔽她的作用，使下面的行人看不见她。当然这时街上的人已经不多了。附近地区的人已开始关门停止营业，高级职员和商店老板正匆匆赶回家，而酒鬼和妓女则从各处钻出来开始其夜生活。每个商店的临街窗户，全都用厚厚的钢条格栅遮盖得严严实密。

使猫女大吃一惊的是，维姬在一条窄胡同的前面停了下来，她向前后方向望了望，然后便蜚进胡同里，一下子便消失不见了。

猫女急忙一跃越过了一个天窗，紧紧追了上去。在她这样做时，她瞥见在一根生锈的铁杆上挂着个被砸得弯弯扭扭不成样子的招牌。朦胧夜色所笼罩着的这条胡同，就叫做“宰猫胡同”。

宰猫，说得容易。塞莉娜加快步伐赶了上去。那就是维姬，塞莉娜认得出来。

维姬正站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处。商店的招牌上写着：布拉德利奥多弗珠宝店。猫女蹑手蹑脚向前，猛地一跳，悄无声息地落到了这珠主店的屋顶上。

她想道，猫总是跳跃自如。假猫女懂吗？她向胡同里看了看。

宰猫胡同只是一条窄窄的小胡同，因有这家珠主店和与之一墙之隔的那家贵重珠宝镶嵌店而使之增辉生色而已。唯一的光线是从邻街的街灯射过来的，使漂浮在一滩滩蒙有油迹的污水上的垃圾泛出淡淡的灰光。一堆堆快朽的硬纸皮箱堆积在防火太平门的出口处。

当她凝视维姬·维尔时，猫女那冷酷的蓝色眼睛睁得溜圆。这位打扮入时的红头发女人正站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垃圾桶上，透过安有粗铁格子防护的一个很小的后窗户向布拉德雷·奥多弗珠宝主店里张望。就在猫女看着她时，只见维姬从她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双黑皮手套。小心翼翼地戴在了她手指修剪得十分齐楚的手上。然后，她从小提包里摸出一小瓶像是香水的东西来。

维姬把“香水”洒在铁格子窗的上面和下面。在显然是一种腐蚀性液体所触到之处，金属便冒起烟来并发出嘶嘶声。过了一小会，维姬使用力猛拉这些铁条。整个窗框一下子都给拉掉了，从而使这位名记者和珠宝店的里屋之间只隔了一片玻璃。

猫女吃惊得直摇头。这活计于得比她所预料的还更干净利落。维姬·维尔没有必要把塞莉娜引到假猫女那里去——维姬·维尔就是假猫女！她一直

在亲自作案，然后再写文章，把罪名一古脑儿推到我身上！真是太可恶了！

猫女恶狠狠地微微一笑，伸开她那顶端是金刚钻的黑手套的钢指甲来。好你个假猫女，咱们该作番游戏了，她心里想道。

她轻轻一蹦站了起来，猛一下跃起在这胡同的空中，黑色的天幕映衬出她那具有多处曲线美的身形来。她窜过宰猫胡同，最后终于快碰触到那珠主镶嵌店的后墙。她伸开两臂，爪子抓住了墙砖，然后便慢慢滑落下来。她转过身来朝维姬的方向喵地大叫一声，沿着墙壁滑落到胡同的地上。她那爪子减缓了她滑落的速度，使她平安无事地滑到地上并站稳了脚跟。

维姬给吓得大叫一声，那铁格子窗框也响亮地眶唧一声掉在了垃圾筒盖上。

“好呀，”猫女挖苦他说道，“你是想以假乱真来啦，嗯？”她无情地大步向维姬走过去，这只两条腿的黑豹急不可耐地想杀人啦。“你想搞些捞钱的有新闻价值的案件，然后再加以报道，嗯？一个姑娘想成为猫女，光有一双漂亮的手套和两三次破门入室的成功可是远远不够的啊。现在你可是在参加联赛，只是你大输特输了。”

维姬从垃圾桶上爬下来，满脸怕得要命的样子。她拼命朝胡同口、朝大街和安全的方向望去，但猫女一蹦站在了她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然后猫女便像猫那样呼呼叫着，举起了她的爪子。

维姬一步步向后退，一脚踩在了一个玻璃瓶子上。瓶子从她脚下滑了出去，她摇摇晃晃费了好大劲才保住了平衡。她惊恐地大睁着两眼，始终紧紧地看着猫女。

塞莉娜总忍不住会拿她的牺牲品寻开心。她从皮带上摘下鞭子，朝维姬啪地挥了出去。女记者赶紧退缩了一下，鞭子间不容发地从她脸前闪过。

“快说，你这个抢新闻的家伙，”猫女呼的一声说道。“像你这样一个二把刀的家伙，是怎样干掉了像布鲁斯·韦恩这样一个大人的？我还以为你在和他谈情说爱呢。是不是玩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日子不好过吧？”她鄙夷而怒冲冲他说道。“一定是失手干出来的吧。你手无缚鸡之力，想来不可能故意杀人的！”

她把维姬逼得靠在垃圾桶上。猫女不知道，这女记者身上是否挨得了一鞭。

她把鞭子举过头顶，弓起腰以集中全身力量打出一鞭，从而使吃了这一鞭的维姬永志不忘。但就在她正要把鞭子挥出去时，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她后面高处的某个地方传了过来。

“行啦，塞莉娜，快把鞭子放下来。”

不行，猫女想道，这不可能是他。现在不行。她猛地转过身来、看见身后几码远的地方站着个来意不善的人影，胡同里光秃秃的墙映衬出了他的外形。他像监牢的墙那样镇静而又毫不妥协，在灰黑色中使他的形象显得十分威严。像午夜那样黑的一件厚重的斗篷披在肩上。面罩的外形显出有两只高高的尖耳朵的蝙蝠的样子。胸膛金色的徽章熠熠生光，显出两只展开的蝠翼的黑色图案。

尽管她以前也曾与他相遇过数十次，他的突然出现仍然使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蝙蝠侠，格特姆市的黑衣骑士！

“从维姬小姐处走开，”他命令道。他的声音里既平缓又带有欺骗性。

“塞莉娜，你追踪的时间够长了，但现在结束啦。请你别操这份闲心啦。”

天呀，塞莉娜想道，真是够嘲讽人的。这一回，她可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的手指紧握着鞭柄。不管怎样，她与蝙蝠侠较量过多次，也曾有过无数次的小胜小败，但现在想让她投降，那可绝对不行——更不要说被指控她作的案，她可是连作案的乐趣也没有尝过啊。

“你这回可是逮错了猫咪啦，亲爱的，”她皮笑肉不笑他说道。“我只是以公民的身份逮捕这个人，你要的这位头版小姐就在这儿。刚才她闯进这间商店盗窃的，她还偷了博物馆的木乃伊猫金棺，还杀死了布鲁斯·韦恩！”

蝙蝠侠的声音像平常一样既毫不含糊而又平静。“那已故的哈罗德·哈金斯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也是她杀掉的吗？”

“嗯，这可不是她干的，”猫女支支吾吾道，因被人问了个冷不防而一时语塞。这个人的死与她有关，至少是多少有关。去你妈的，她默默无言地怒火中烧，这真是白费功夫。蝙蝠侠对我所说的有关维姬的话根本就不相信。

“说来话长啦，我亲爱的蝙蝠侠，不过你肯定不想在这阴湿而令人不快的胡同里听我讲完它的。”你要不断说下去，她告诉自己，与此同时，她那灵巧的手指却在背后活动起来，从鞭柄处掏出一小瓶药水来。然后，她用两只手指小心地夹住药水瓶，再用其他手指在鞭梢处弄了个活套。“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家优雅的饭馆一边吃饭一边继续把话说完。我可以要碟牛奶，你则可以吸瓶血浆，或你们蝙蝠所喜欢喝的别的什么。至于维姬小姐，那就请她喝毒药好了。”

蝙蝠侠迈步向前，戴着手套的手紧握成拳头垂在身旁。“别来这一套，塞莉娜，”他不耐烦他说道。他伸出一只五指张开的手来，手套的边缘处有像鲨鱼那样的鳍。

“把鞭子交出来，现在就交！”

猫女没有任何前兆地猛地一个空翻，动作完美地落到蝙蝠侠几英尺之外的地方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现在没门儿，以后也没门儿！”她吐了口唾沫，把那活套朝维姬的头顶上方挥了过去。她猛地一拉，活套紧紧地套在了这位美丽的女记者的脖子上。维姬发出一声被窒息的粗厉的叫声。

蝙蝠侠迅速地扫了一眼猫女和维姬，然后目光又落到猫女身上。在他未能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步之前，塞莉娜把那小玻璃瓶子猛地砸向地上，把它砸得粉碎。浓浓的黑烟猛然冒出，迅速使整条胡同弥漫着浓得对面看不见人的浓烟。

猫女高兴地自言自语道，蝙蝠侠，我这一招可是向你学来的呢。她赶快戴上鼻罩，使自己呼吸不受影响。

“你有本事就把她找到！”她挑衅似地对蝙蝠侠说道。“在这位假猫女被勒死之前找到她！”

她把爪子紧紧勾住这珠宝店的砖墙，迅速爬到了屋顶上，然后便怒气冲冲地朝格特姆市的屋顶猛跑，绕过众多电视天线、卫星接收碟形天线及满是病恹恹的鸽子的各种摇摇晃晃的鸽窝，她一直猛跑到远离宰猫胡同已有好几栋楼房远的地方，才放慢她那闷着头一直向前跑的速度。

这时，她气喘吁吁，大汗在她的皮肤和她那身紧身黑猫服之中哗哗往下流淌。她靠在一个高耸云天的圆柱形大水塔上，对下一步的行动陷入了沉思；水塔塔身上涂写满了乌七八糟的文字和图画。她虽然虚张声势了一番，但她知道蝙蝠侠会在那活套对那位可怜的女记者产生严重伤害之前便把她救活。

在这座城市里，蝙蝠侠要远远胜过警察，而且还远更可靠得多。

塞莉娜从喉咙的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哮叫。她发誓说，这事可未完！你这只假猫，这回我可知道你是谁啦，不管你跑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你。哼，下一回我们见面，新帐旧帐一起算，再也不会再有化了装的披披风的骑士来救你，使你逃脱正义的惩罚啦。

她心里已酝酿好了一个计划……

#### 大富婆爱猫一掷千金

《格特姆闲聊报》专讯：

安娜贝尔·麦金夫人现年 84 岁，最近她从曾系股票经纪人的亡夫手中继承了一笔 2300 万美元的遗产。夫人极爱她那 32 只家猫，猫的伙食便得花数千美元——她还在其遗嘱中把她的全部财产让这些猫来加以继承！这些娇生惯养的猫咪们的生活，可谓优哉游哉，每天吃的是鱼子酱和从阿拉斯加运来的鲑鱼，盛放猫食的是纯正的白金猫碗，每只便值 30 万美元。

麦金夫人那些两只脚的亲戚们，其中包括她那位冲浪运动员女婿，据说对这位爱猫的寡妇对猫咪们如此慷慨大方，一掷千金，全给气炸了肺。但直到目前为止，众律师们对于这位富婆和猫咪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找不到任何借口加以干涉。这些猫真可谓猫福不浅。

读者请别忘了，这务消息你可是首先从《格特姆闲聊报》读到的。

塞莉娜站在她卧室中能映照全身的大镜子前化着妆，她抚平了她那身垂至脚踝的黑色庄重但显单调的主妇服装上的皱折。她正了正盘成老式的一团白色假发，直到没有一根黑头发露出来才放了心。她用淡粉红色的唇笔抹抹双唇，这与然没有她所喜欢的血红色那么光鲜亮泽。她叹了口气，心想，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任何重大的计谋都是要以付出牺牲作代价的。她现在所急需的，是一顶恰到好处的帽子和一条寡妇的黑色纱巾，好使她完全改头换面成为性格古怪的麦金夫人。

过去的几周这个古怪的化名给她帮了大忙，但她希望，那些与今天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一张廉价的图文并茂的报纸，登满了有关麦金夫人和她那些宠物的各种大标题和彩色照片，有些猫还躺在她的梳妆台上。她瞄一眼那报纸，恶毒地大声笑了起来。像《闲聊报》这样的二流图文报来说，它的长处，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刊登各种奇闻。想到这里，她不禁高兴起来。只要给他们寄去一篇配有适宜彩照的“大众兴趣”性文章，他们就会只字不动地原文照登，根本不想费心花工夫去查证落实一下。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安排：《闲聊报》有了条好新闻，而她则在其中装上了陷阱。而且陷阱的诱饵很快便发生了作用。

像是得到了提示似的，蜂音器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大声鸣响了起来。塞莉娜急步穿过豪华的卧室，按了按安在墙上的通话装置的对讲按钮。她停了停，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太太的那种犹豫不决的耳语般的声音说起话来。

“谁——呀？”她对通话器说道，然后便松开了按钮。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通话器上传了回来。声音虽然有点失真且显平静，但却清楚而优美，显得出是某个习惯于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的声音。

“麦金夫人吗？我是维姬·维尔。我们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和你的那些猫吗？”

“当然可以啦，亲爱的。”猫女用老太太的声音答道。“我马上开门让你进来。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住在顶楼呢？这儿有电梯，所以你不必爬楼梯

上来。我能下去亲自接你上来就好了，但 26 道楼梯可真够我爬的……到年纪啦。嗯，我想你能理解。”

“没问题，”维姬说道。“我马上就上来。我早就盼望能见到你和你那些宠物啦。”

猫女微微一笑，舔了舔嘴唇。“我会等着你的。”说着，她便从通话器旁走开。她心想，你这个假猫女，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是打我那些有名的白金猫碗的主意来啦。好吧，你会发现我这位老太太，可不像布鲁斯·韦恩那样娇生惯养、有气无力的公子哥儿那么好对付呢！

“跟我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她对在卧室里转来转去的许许多多的猫低声呼唤道。“有客人要来啦。”

她在白色的假发上戴上一顶老式的圆桶女帽，然后再在脸上蒙上一条薄而透明的黑纱。这使她像从一个结构精致的蜘蛛网向外观看世界似的。她快步走进她那宫殿般的豪华的客厅，后面紧跟着排成一行的三四十只猫。

一个很大的观景窗使她可以看到格特姆市那固然可惜但却发人深思地壮阔的景象的全景。虽然中午才过去一半，她却把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全给拉上了，然后打开两盏风格别致的小灯。

她停下来一个会儿，扫了一眼她周围的景况。维姬会不会认出点缀装饰这个房间的这些窃来的艺术珍品呢？她耸了耸肩在那身口袋似的黑色衣服下的两肩。没事，她提醒自己道，这位记者大概不能活着离开这儿啦……

门上终于传来了敲门声。塞莉娜极力装出像个上了年纪的寡妇那样慢慢地向门口走过去。耐心点，她在心里向自己说道。耗于送上门来啦。咱们跟它好好玩一会儿吧。

她把锁链依然系在原处，把门只打开了一条缝。没错，是维姬，穿着灰罩衫和黑短裙哩。

女记者高兴地朝青她微笑。“麦金夫人吗？”她柔声细语地问道。

“对不起，亲爱的，”塞莉娜低声说道。“我讨厌小题大作，不过你可否拿个什么证件让我瞧瞧？我知道这可能显得很傻，但在报纸上看到过的那些可怕故事后，你不能不防……你知道，那个可恨的猫女及那些……”

“当然可以，这我能理解。”维姬的微笑显得更加使人放心和温暖。

真是无耻，塞莉娜情不自禁地想着，并对此印象深刻。她透过面纱装腔作势地斜看着这位记者的驾驶证和发光的记者证。过了一两分钟，她关上门，小心翼翼地拿掉锁链、然后邀请维姬走进她的套房里。

这位女记者肩上挂着个看来像是很贵重的摄像机，在这房间里慢慢地走着转了一圈，观看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一大群猫，有黑的，有白的，有条纹的，有斑点的，开始挨着维姬的两条腿擦来擦去，并闹着玩地用爪子挠她的袜子。

“别理我的这些猫咪，”塞莉娜说道，然后两手抱起一只灰色的小胖猫，抱在胸前轻轻抚摸着。她一直慢吞吞地走着，最后在一张有豹斑的长沙发上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有更多的猫走来围绕着她。它帆轻声呼噜呼噜地叫着，有的在她膝上，有的在她两肩，有的在她脚旁坐了下来。

“你养了多少只猫呢？”维姬问道。

“嘿，才 32 只。它们老是走来走去，因此看来好像比这还要多。”实际上，屋里的猫远不止 50 只，更多的猫在房间的两厢等着她下达攻击的命令。“亲爱的，请坐，”她恳请他说道，用手指了指沙发对面的那把塞满了东西

的椅子。

维姬坐了下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袖珍型磁带录音机来。“你不反对我录音吧？”她问道，说着把这录音机摆在她们之间的一张胡桃木茶几上。一只身型瘦长的暹罗猫一跳跳到了茶几上，对着这机器好奇心十足地闻来嗅去。

猫女偷偷瞄了瞄维姬的手提包。她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忘了那种强酸性香水。她对着那只灰猫的耳朵不知耳语了些什么，然后便把它放到地上。它从桌子上走过去，看来像是愿意这样做似的，爬到小提包上蜷成一团睡起觉来。

“随你的便，就用录音机好啦。”猫女大大方方地回答道。“真想不到这些机器今天竟变得这么小巧玲珑啦。可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接着她便随随便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往事。

另一只猫，是只灰黑条纹相间的虎猫，从维姬那祖母绿色的外衣前面爬了上去、轻轻咬着她那外翻的衣领口。这位红头发记者始终微笑着，但却无法完全掩饰住一丝畏惧。

在那面纱的遮掩下，塞莉娜大谈特谈当代技术所创造的各种奇迹，不时还咧嘴轻轻一笑。你怕猫，是吗？她心里想道。我不想说我感到吃惊，但在你决定想捞过界之前，这一点你不是早该想到了吗。

维姬耐心地等待“麦金夫人”讲完她又长又臭的、纯属编造的回忆，然后她便竭力想把谈话题目转到她所感兴趣的方面来，这显然使猫女感到讨厌。“嗯，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会很乐意听听有关你自己和你所有这些美丽且显然十分可爱的动物所作的安排的所有方面的事情。登在《格特姆闲聊报》上的那篇文章很吸引人，但正如我早在电话里就告诉过你，我希望你稍为深入地谈谈这个，把有关你的这些猫及它们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的整个情形说一说。”

塞莉娜极力忍住不打呵欠。她心想，维姬为什么一味追究这个摸不透猜不着的谜呢，她现在可是关起门来和她谈话啊。难道她认为麦金夫人准备把她那些金猫碗全数送给她吗？

维姬探身向前，按下了录音机上的录音按钮。那只虎皮公猫猛一下从她的衣服上滑落下来，姿态优美地落在了那茶几上。它那成了一条缝的眼珠瞪着维姬，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声。

塞莉娜伸出手去挠它的脑袋，一直挠到它不再咆哮。她想，还早呢，不过快了。

那位女记者不理睬那猫。“呃，请你谈谈你为什么这样喜欢猫吧！”她说道。

塞莉娜心想，这个问题问得真蠢。“因为，”她说道，对这种游戏厌烦起来了。“它们不害怕自己照料自己……而且它们本质上是食肉动物。”她忽地站了起来，腰不弯背下驼，根本不像是个老太太。那种有气无力的颤巍巍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而狂暴的呼呼声。“此外它们的爪子锋利，就跟我的一样。”

维姬吓得直喘气，脸一下子变白了。“猫女！”当她企图一蹦站起来时，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塞莉娜猛一下把她重新按回到椅子上。

“再次见到你真高兴，维姬！”她咆哮着说道。她一把把头上戴着的帽子和面纱扯下来扔到客厅对面。在昏暗的灯光下，塞莉娜的黑发闪闪地发着

丝般的光泽，她那蓝眼睛则闪烁着冷酷而恶毒的光。“我是否该叫你……假猫女呢？”

“猫女……塞莉娜。”维姬恳求地但却勇敢地说道。“我们可以把这事好好谈谈。别作任何会使我我感到遗憾的事来。”她再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这回却是慢慢站起来的，然后便开始向门口处退去。

“采访结束啦，维姬小姐。”猫女宣布道。“该给钱啦。”接着她便猛地拍了拍手掌。在客厅各处的每一只猫，全都僵住了似地一动不动并竖起了耳朵。“咬！”她命令它们道。

好几十只猫突然像疯了似的扑向维姬，呼呼地怒叫起来。一只愤怒的爪子扫了一爪她的脚踝，立刻便留下了三道平行的、血迹斑斑的爪印。有20多只猫则在维姬和前门之间乱蹦乱跳。

它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得向后横穿过客厅，最后逼到了远处的一个角落。猫爪在挥舞，个头最大的和最胆大的那只暗褐色曼克斯猫，猛一跃扑向了维姬。维姬尖叫一声，赶忙用两臂护住了脑袋。

“等一下！”猫女赶忙说道。

那些猫稍微向后退了点儿，在维姬周围围成了半圆形。它们的背脊像通了电似的猫毛直竖，有几只则呼呼直叫，尾巴摇来摆去。它们把她逼得无路可走，而且也知道这一点。

猫女对她那些宠物投去深情的一瞥。“它们太可爱啦，是不是？”她抑扬顿挫地问道。接着她瞪了维姬一眼，说话的声音立刻变了，变得冷酷而残忍。“你这只假猫，现在给你两种选择：一是让我这些毛茸茸的小朋友把你撕成碎片；二是你得告诉我，那些主物都藏到那儿去了。”

“什么宝物？”维姬轻声问道。听到她的声音，那些猫一下子噉的一声叫了起来，吓得她赶紧把脚往后缩。

“就是那只中国玉猫和木乃伊埃及猫的金棺，这还用说吗？”猫女说道。她伸手在沙发软垫底下摸了摸，摸出一套带钢爪子的皮手套来并迅速把它们穿上。“别给我来这一套啦。要么赶快说，要么就把你喂了猫了。宝物藏哪啦？”

维姬犹豫了一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一大群小杀手，它们正等待着，命令一下立刻就扑上去。她吞了口口水，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便张开了嘴。

好精明的女人，猫女得意洋洋地想道，说不定我只伤害你一点儿就算了。

但维姬张开口却不是但白交待，而是尽力放开喉咙大喊道：“蝙蝠侠，快来呀！”

一声震耳欲聋的玻璃破碎的响声过后，只见猫女身后巨大的赏景玻璃窗给砸得粉碎。猫女急忙转过身来。正是蝙蝠侠，他又汗两脚飞着，身上巨大的黑色披风在飘扬起伏。他一定是用蝙蝠绳从高处荡过来的。猫女知道这一点，她以前就曾经见过他这样做过。

他轻松地降落到猫女面前。当他松开蝙蝠绳时，那东西便像蛇一样扭动起来，转眼间便不见了。

“靠边去！”猫女气呼呼地说道。“我不许你再来碍我的事了！”

他坚定地向前迈了过来。

“蝙蝠侠……”她轻声说道，边说边往后退。

他现在距她只有几英尺远了。

“亲爱的……”她喃喃地说道。

他伸出手去抓她的手臂——她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猛踢一脚，姿势极其优美。这是她练过的最拿手的武功之一，不偏不倚地正踢中了蝙蝠侠的胸膛。他那护身甲虽能挡住子弹，使之无法穿过，但是却挡不住这猛踢一脚的冲击力。

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好几步远。

塞莉娜跟步向前一跃，用她穿着的那双坚硬的老太鞋的鞋掌再次踢在蝙蝠侠的胸膛上。当她向下落地时，她利用惯性作了一次急旋，两腿依次扫到了蝙蝠侠的膝部。他于是头重脚轻地像一棵树那样倒了下去。

“猫咪，咬！”她大声喊道。

当猫女站起来时，那些猫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她听得见它们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咆哮声，像远处的雷声那样是一种充满愤怒和敌意的隆隆声。它们像一只猫那样一齐扑向蝙蝠侠，呼呼叫着、挠着、撕咬着。

塞莉娜知道这些猫只能阻拦住蝙蝠侠一两秒钟的时间，但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那个叫维姬的女人，瞧着那一大群猫扭动着的躯体，惊恐得卧瞪口呆。塞莉娜朝她跑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向卧室拖去。拖到半途时，维姬恢复了理智，于是便极力挣扎反抗起来。猫女对准她的脸猛击几掌，打得维姬两眼发直，像一堆肉那样瘫软在地。

猫女以优美的姿势把维姬提了起来，猛一扭腰把她扛在了肩上。在额外重量的负载下，她有点站立不稳，但终于很快把她背进了她的卧室。

这卧室的门足有两英寸厚并衬有一层钢板。她把大安全门栓拔掉，然后放上一条铁棒来代替它。这样蝙蝠侠要想闯进来，就得花点工夫了。

外面，猫群的进攻声音最后变成了一连串可怜的喵喵声和几声痛苦的大叫。她能想象得出蝙蝠侠把猫一只只从他身上扔出去的样子，不过她知道他不会伤害它们。他对动物怀有一颗爱心，就停她对他怀着一颗爱心那样。

她准备当天晚上去把那些猫捡回来，或为它们救治摔伤解救里德勒是一回事，解救她那些猫则是另一回事儿。但当前对她来说最主要的事，是把维姬·维尔弄到安全的地方。她要对维姬加在她身上的恶名进行报复，用慢慢的折磨来对她实行清算。

她把维姬扔在床上，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户边。她把大玻璃窗门推开，迈步走到一个小阳台外。一切均像原来一样——一个黑色小背包就摆在看来像是灰色的花园用水管的一捆东西那边。

她把那背包背在肩上，重新跑回了屋里向维姬走去。她把假猫女扛在肩上向外扛到阳台上，然后用那管子绕在自己身上捆了两圈，最后爬到围绕阳台的墙顶上。

从这里往下看，其高度使人一看便头晕目眩。不过这至少算是个可以软着陆的地方：在她的寓所和人行道之间，长满了修剪齐整的青草和一些灌木丛。

她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往下跳。

“塞莉娜，千万别跳！”蝙蝠侠的声音从右方传了过来。

她向这建筑物的另一边望过去。在 20 英尺之外的地方，蝙蝠侠就站在她那客厅的赏景窗的洞口处，这洞是他刚才砸破的，窗框上还残留着参差不齐玻璃块。她对着他发出猫样的呼的一声。

接着，她猛地一跳，跳进了虚空之中。

下落似乎永远结束不了似的，但到了最后，捆在她腰邻的那条灰管子终于收紧了……然后开始被拉长。这是一条跳崖爱好者们所使用的大橡皮带，有这种喜好的人，从悬崖、高桥或别的什么高处跳下去，但他们不会直接栽落到地上，而是在这大橡皮带的末端处被反复地抛上抛下。

她知道这条橡皮绳的抗张强度，她还把维姬的额外重量也加以了计算，这就是她为什么把橡皮绳在腰部绕了两圈之故。

当橡皮绳被拉长到极限点时，她俩距地面只有5英尺高，猫女解开橡皮绳，它像蛇一样绕她身上转动，然后猛一下向上弹去。

她抛下维姬，然后在接触地面时打了个滚翻，最后一蹦站了起来，摆出应付不测事情的架势。她看到在26层楼上方她那赏景窗处，有个黑影站在那里，是蝙蝠侠在向下望着她俩呢。

没料到这一招吧？她想道。

维姬跌跌撞撞地站着，满脸大惑不解的神色。猫女伸手在背包里乱摸了一阵，摸到了一个喷雾器。她把它拿了出来，对准维姬脸上喷了两次，然后便等着药力发生作用。

药力几乎马上就发生了作用。维姬两眼失神，开始团团转起来。猫女牵着她的手臂，把她带到了人行道边，然后再拐到这公寓楼的车库那里。她不怎么使用汽车，但为了应付万一，她有好几辆车停在那里以供使用。

她选了辆银白色的美洲虎牌汽车。车钥匙就放在她那背包里。

把维姬塞进汽车的小行李箱后，塞莉娜便爬进车里坐到驾驶座上，把钥匙插进打火孔转动了一下，好把汽油抽进汽缸燃烧室里。

可是引擎却始终要命地发动不起来。她所喜欢的那种大马力的低沉的咆哮声今天跑哪儿去了呢……一定是蝙蝠侠搞的鬼！认识到这一点已有点为时太晚了。

“你可得有蓄电池才能把车发动起来啊。”蝙蝠侠的声音在外面的不知什么地方响亮地传了过来。“在我上楼看望你之前，我不客气地把所有带猫科动物名字的小汽车的蓄电池全给卸掉了。”

塞莉娜从牙缝里蹦出一声恨恨的滋滋声来。

车上传来了脚步声。这辆美洲虎牌小汽车上下摇晃起来。当猫女透过车窗向上望时，只看到了蝙蝠侠的披风的衣边。他正站在她的汽车的车顶上，等着她钻出来时扑向她。

她迅速把所有车门全锁上了，然后她便在她那背包里乱摸起来，寻找——呀，对啦，找到了：一粒小小的黄药片，带有苦杏仁味……还有氰化物的气味。她发过誓，绝不让人生擒活捉。她满心希望蝙蝠侠会相信她。

她把窗户摇下来露出一条缝。“把蓄电池放回车里，”她对着他喊道。

“塞莉娜，”蝙蝠侠答道，“你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布鲁斯·韦恩还活着，韦恩邸宅也没有什么中国玉猫的雕像。至于猫木乃伊金棺，则完好无损地摆在格特姆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呢。”

“什么？”她咬牙切齿他说道。

“这全是引你上钩的圈套。你杀死了老头哈金斯。这太过份了，塞莉娜——这一回你上当了，你也别想逃脱正义的惩罚。”

突然之间，她一切都明白了。维姬·维尔这几年所作的几桩最大的猫案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蝙蝠侠一直在跟踪她，一直在保护着维姬，并且还可能窃听了她的电话。报纸对假猫女的活动有这么详细的报道原来是这么回

事。

而最主要的，是蝙蝠侠现在想以谋杀罪逮捕她……可这谋杀，她实在并没有干啊，真太冤枉人了。

“我可一点没伤害哈金斯！”她说道。“我只是在大厅那里跟他碰了个正着。就此而已！蝙蝠侠，你这样把罪名堆到我头上实在没有道理……你在这些人之中，应该明白这一点！”

“维姬·维尔呢？”蝙蝠侠问道。

他还真关心她哩。猫女这时才知道，她有办法对付他了。她极力把妒忌的怒火压下去。他对她比对我还更喜欢哩！

“维姬好好的，”她再次说道。“她暂时还特别地平安无事哩。”她的声音低了八度，变成一种更轻软的、更性感的语调。“你干嘛不从上面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呀，蝙蝠侠！”

那银白色的美洲虎小汽车再次摇动起来。蝙蝠侠跳下地来站在这小汽车的前面，两手垂在身边，两眼直盯着她。

“说呀！”他用他那种粗哑但性感的声音说道。

猫女打开车门钻了出去。她的一举一动都富有艺术感……每个手势就像一首诗，每个动作就像奇妙的舞蹈。她可以感到蝙蝠侠两眼紧盯着她那体态上的那些线条优美的地方，尽管她仍然身穿麦金夫人的那身不合时宜的衣服。

“亲爱的，我要你明白的是，”她说道，边说边轻轻扭动臀部向他走近过来。“我可没杀哈金斯老头——我只是把他吓坏了，于是他那颗心脏便出了事。就是这么回事哩。他大限到了。我可没有谋杀他。你明白了吗？”

“维姬呢？”

“嘿，请你别替她操心。”她把头靠在他肩上，把他的手拿在自己手里。“我们上城里过夜去，你和我。然后你便放我走。你觉得这怎么样，嗯？”

他犹豫起来，接着便很不情愿地挣开她的手。她看得出来，他讨厌这样做，但他却用另一种方法表现出来了。塞莉娜越来越感到失意。

“你怎么竟喜欢那个家伙呢？”她大声说道。

“塞莉娜，”他说道。“你把她藏在哪儿啦？”

“她死了。”她说道，气得失去了理智。

就在这时，从小汽车的行李箱中传出一阵砰砰的敲击声，蝙蝠侠于是朝那边望去。

猫女企图趁机逃掉。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身边。两个人的脸只隔开了那么一点儿。塞莉娜看着蝙蝠侠的两眼，从中看出了宽恕的神色。

“对不起，”他说道，“我但愿另有他法。”

“我也一样。”她说道。在他能阻止她以前，她啪地把那小黄药片扔进嘴里，用牙齿咬住。

“再见了，”她喃喃他说道，接着便把药片咬碎吞了下去。

她嘴里感到一股苦味，然后她便合上了两眼，使身体软瘫成一堆。她停止了呼吸。

蝙蝠侠把猫女一动不动的身体放在水泥地上。

“塞莉娜，”他喃喃他说道。他从她的口气中闻到了那股苦杏仁味……是氰化物吧？不，塞莉娜，你怎么能这样啊！

眼泪涌上了他的两眼，好一阵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咬着嘴唇，强迫自

已站了起来。

维姬在行李箱内用一块铁家伙或她的鞋或别的什么东西在猛砸乱敲。蝙蝠侠全身麻木地向汽车走去，从钥匙孔里把那串钥匙拿出来，然后便绕到行李箱那里，用钥匙打开车盖放她出来。

维姬坐了起来并开始大口大口地吸起气来。她头发蓬乱，红唇膏笔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长红印。即使这样，蝙蝠侠还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高兴地见到她。

“好啦，”维姬说道。“难道你不想扶着我从这里出去吗？”

他默默无言地把手伸给她。她抓住了它，然后他便把她拉了出来。当她摇摇晃晃地站在地上时，不禁向四周看了一眼。

“猫女怎么啦？”她问道。“我刚才还听到你俩在说话呢！”

“她——她死啦。服毒死的。她以前就说过她不想被人活捉的，但我根本不相信她竟会自杀死了。”

“她的尸体呢？”维姬向四面张望了一下说道。

“就在——”

蝙蝠侠看了看，但却什么也不见了。他眨了眨眼。他的目光才离开了她那么一小会儿……最初他因受作弄而怒火直冒，但随后便感到了极大的释然。她还活着，她逃掉了，这也好。书上就大写着猫有九命哩，他心里想道。“塞莉娜，这回你赢了，”他在心里默默地说道。接着，他便仰天大笑起来。

#### 猫女仍然在逃

布鲁斯·韦恩之死原系警局圈套

维姬·维尔 / 文

《格特姆环球报》特刊

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最近被谋杀一事现已证实是为了捉拿臭名远扬的罪犯塞莉娜·凯尔即猫女而安排的一次精密的欺骗性行动。此事今天已由警长詹姆斯·戈登加以证实。这次欺骗行动的内容，便是编造一些登在报上的与猫有关的失窃案的故事，如本市博物馆猫木乃伊金棺失窃。韦恩邸宅一只名贵的玉猫古玩被盗等。

参与警局行动的蝙蝠侠未能捉拿猫女归案，但其家中所藏被窃财物已全部起获，其中有几十幅被窃画作和其他一些艺术品。

与警局合作的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及《格特姆环球报》均希望结束（接 A16 第 4 栏）。

## 《猫女外传》出版风云

布赖恩·M·汤姆生著

“我当然看过那些标题啦，巧嘴。”那个长得像座雕像的红头发说道。“那家伙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蹬腿断气吗？离出版日期至少还有 12 个月啊。”

“还不止此呢，贝莉。尼尔和尼德曼两人已经取消了那份合同，并要追回他们那笔钱呢。”巧嘴弗雷德·弗德曼对着他那安在汽车上的电话说道。他是格特姆市顶尖的文学作品代理商。“他们正引用第 13 条的 C 款。第 19 条的 6 款以及 20 节的全部条款。你可是保证过，说这本写一位在世名人的书能及时面世，而且从商业上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啊。上次已延期 6 个月啦，萨瑟恩将军去世了，而最倒霉的是，他临终前把其已完成的自传稿子卖掉了。正如你所料，这部稿子，尼尼出版社拿到后立刻加班加点赶排出书。很有可能，他会列举很多人的姓名，出人意料地到处乱泼脏水，其中包括谈论他与两位第一夫人的风流韵事及和一位总理勾搭成奸的事来。亲爱的，很对不起。他们的例外条款是有效的，那你就得净欠他们 300 万元啦。我以前所付的佣金是非偿还性的，因此你还欠他们这笔钱。以后再谈啦，宝贝。”

比利·贝莉，也就是“快手传记作家”，挂上了电话。她遇到了麻烦事，而且她也没有 100 万美元可退赔给他们。

比利·贝莉获此浑名是因为她是 4 本头号畅销传记图书的作者，这些书是她来到格特姆市后，在 12 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书均没什么学术价值，污七八糟的东西倒多的是，而这则正是公众所欢迎的。《阿尔封西传》写的是格特姆市走红歌星的内幕故事，出版后受到全美公众的批驳，据说黑手党与其作者还订有合同。公众不理睬这个，结果这书卖了几百万元。《搞钱部长传》写的是电视福音书布道大王的故事。《银屏王后传》写的是好莱坞受欢迎的头等男星的私人生活。《风流女摄影记者传》写的是维姬·维尔。这 4 本书均先后迅速出版，预支稿费一本比一本大，而出版商则是 4 家不同的出版社。倒霉的是，每本书表面看来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诉讼费、宣传费和越来越多的退货，使这几个出版社没有一家赚到了钱，而且或迟或早；每本书中那些较为敏感的部分，都受到了别人的驳斥，被认为要么是明显的错误，要么就是调查者的失误。

贝莉的声誉仍然很高，但她在格特姆市出版大亨们的眼中，却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了。她原本确信，《萨瑟恩将军传》会弥补所有这些方面，当然包括她大量的欠债、贿赂费及律师费，这些费用已开始变得失去控制，使她穷于应付了。可是现在，甚至连《萨瑟恩将军传》也卖不出去了，她找不到出版商同意接受此稿，她得赶快另想办法贝莉解雇了巧嘴，原因是他站在尼尔，尼德曼出版社一边反对她。（真正使她感到痛心的，是她发现他还是萨瑟将军的自传录音带的代理发行商。她的律师向她保证说，她要是先付她欠他们的那笔律师费，他们可以想办法把其他欠债再拖几个月，其中包括尼尼出版社的那笔款。

她急需签订个新的出版合同，而要达此目的，她必须赶快找到一个抢手的新题材才行。也许在今天晚上举行的“格特姆文艺基金义捐会”上能碰到这种好事。

她心想，谢天谢地，我仍然还是尼尼出版社作者名单上的一员哩。

几小时后，事情的发展是，她决定不再参加另一个这种沉闷的义捐晚会活动了。由于过多的微笑，由于谈到尼尼公司时话说得太多，她的两颊已开始隐隐作痛。

她正想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个边门溜走，岂料却被一位40岁的穿得珠光宝气的小个子妇人抓住了手臂。此人以绝下放过任何一次为她的代理处发展新客户的机会而大名鼎鼎。

“哎呀，贝莉，”莫拉·莫斯特说道，边说边把贝莉拉到一边。“那边有个你实在得会会的人。我听说他有件事要转告红头发两兄弟哩。”

他们会见的对象似乎是个长得极英俊但又毫无趣味的花花公子；贝莉觉得这个人似乎甚为眼熟。可能在某种社交报刊或别的什么出版物上有过他的特写照。

哎呀，真倒霉，她心想道，结识结识一个英俊的花花公子，在某些方面总比捱过一个令人失望的晚会要好得多。该装出一副笑脸来啦。

“贝莉，我来介绍你见见布鲁斯。布鲁斯，这位是贝莉。”莫拉唠唠叨叨他说道。她气还没喘过来，便又接着说道：“我一会就回来，我有个客户正跟弗雷德·弗德曼说着话呢。我不能不管不顾，对吧？”说着，她便在别人还没作出回答之前横穿过房间，走了。

贝莉把注意力转到那叫布鲁斯的花花公子身上，接着便满脸堆笑他说道：“很高兴认识你，布鲁斯。”

这位花花公子似乎稍微吃了一惊。“哟，是你呀，你不是比利·贝莉吗？”

“没错，”她答道。她以前就见过他这种类型的人。他大概是怕当名人的那种人。

“我们以前没见过吧？”

“我看不是这样，”她答道，对他这个问题感到不解。

她相信，她永远忘不了像他那样的一种大人物，然后使用她十分卖弄风骚的方式补了一句。“不过什么事都有个第一回阿。”

“我倒觉得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哩。”布鲁斯坚持说。“不管怎样，我怎么值得在你写的那本关于维姬的书上被列为向你致谢的人呢？”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贝莉说道，她这时越来越感到不自在起来。

“我叫布鲁斯·韦恩，”他答道。“我不喜欢别人把我列为一本可笑地冒充成传记的庸俗下流的虚构作品的素材来源。算你走运，贝莉小姐，维姬要求她的所有朋友不去理会这事，以免由于我们的抗议而使这本书更加臭名远扬。现在，请你原谅，我相信我能找个可以与之随便交谈且又具有人的尊严的人了。晚安啦，贝莉小姐。”他转过身去。大步朝警长戈登和他女儿巴拉的方向走去。

贝莉在心里直骂他是个讨厌鬼，发誓除了那些据说她已认识的人之外，她还要认识更多的人。她一直感到不顺手的是很难把姓名与面孔结合起来。

晚会的其他时间安然过去，什么重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但贝莉却在静等着从这一大帮子死气沉沉的社会名流中溜走的时机时，不断地被这个或那个人拉来扯去。只是在她快回家之时，她才时来运转了。

她上过了一次厕所，但为了预防起见，她又再次上了趟盥洗室，并在那里偷听到两个富家未亡人谈论最近一次入室盗窃珠宝的案件。

“真可怕，”贝莉从她蹲着的马桶单间那里听见有人说道。“我第二位丈夫送给我的所有珠宝全都丢掉啦。不过这些东西也可能是我的第三个丈夫送给我的。”

“警方有没有想到是谁干的吗？”另一位问道。

“没有。”第一个说道。“但我认为一定是那个他们称为猫女的人干的。说实在的，她成了格特姆市每个有特权的人的祸根啦，这实在太不公道啦。”

当这两位名门望族的未亡人回去找她们的伴送者时，贝莉急忙从她藏身的地方出来，这时她忽然想出了一本传记的书名：《猫女——一个罪犯的外传》。

这实在可以写成一本畅销书……而且一个罪犯是很难把污蔑她的任何人送上法庭的。

贝莉兴冲冲地离开了盥洗室，没料到却忙中出错，撞到了一位长相滑稽的高个子身上。这人虽身穿高级料子做的西装，可是却难以掩盖他的粗野和缺乏修养。

“对不起，”她主动赔礼道，极力想礼貌地赶快脱身。当她正要转身离开时，却忽然认出了这个人来。“等一等，你是特伦怀德出版社社长莫里斯·霍夫曼先生吧？”

“我就是。”他答道。

“我叫比利·贝莉。”她说道。“我有本书想给贵社出版哩。”

第二天上午，贝莉、霍夫曼、副社长和该社平装书分社的头头一起开了个会。她的律师。他们的律师和会计师及一位作记录的秘书参加了会议。

该出版社的三巨头准备对她计划所写的书作审定，因此也是对她作出审定。这三个人使她想起了表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的三只猴子。

莫里斯·霍夫曼——他的朋友和贬低他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都叫他莫里——就是那位“非礼勿视”。据流言说，他所了解的有关文学的一切，全都是通过阅读他父亲拿回家的图书的护封而获得的。他继承他父亲当上了特伦怀德出版社的社长。许多贬损他的人一致认为，他所缺乏的聪明。本行的运作诀窍及领导艺术，全凭他的单纯热情和善意而得以弥补。他的盲目乐观导致了他的出版社买下了大量的书稿项目，表面看来虽然有利可图，实际上却证明几乎毫无价值。这位“非礼勿视”由于看不到人心的邪恶，因而便成了被贝莉的花言巧语所随意摆布的傻瓜。

莫里斯的左边，也就是坐在三巨头中间的那一位，叫伊娃·伊文斯，是特伦怀德出版社负责业务的副社长兼管印刷出版。她喜欢把自己看成是王位后掌实权的人物和一位出版业务上的多面手。但在实际上，她所干的只不过是与人握握手而已，实际工作都是其手下的一个编辑做的。因此，她总是只要能赚钱的书稿，因为不赚钱的东西，由于别人处理不当，便很容易赔本。她从来不听身边任何一位顾问的意见，因为她心里清楚，在当机立断之时，她总是一贯正确的。贝莉看见她和她的律师及会计师交换看法时，她心里一点不怕。伊娃是位“非礼勿听”的人。

最后，坐在她左边的是马丁·布拉瑟斯，也就是特伦怀德出版社平装书分社的社长。莫里一心想着的是给他父亲争光露脸，伊娃一心想着的是统治世界，或至少是统治出版界，马丁一心想着的则是讨人欢喜和免得被人大声叫着支来使去。他自己承认过，除了他上司要他所具有的某些合法之外，他没有自己的看法。他能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是由于他仿效了竞争的成功范

例并照上司吩咐的去做。如果莫里和伊娃说这是畅销书，他绝不会认为他们的观点不对。马丁一属于那种“非礼勿说”的人，因此贝莉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尽管莫里、伊娃和马丁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但是比利·贝莉知道，她可是在揩格特姆市财大气粗的主要出版商的油。她也知道，他们很容易相信她有写畅销书的记录，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给蒙在鼓里，不知道她的各种问题。

贝莉只有一次机会，并且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她要么拿着一张合同走出特伦怀德出版社，要么就完蛋。

她面露使她得以进入卧室、会议室和明星们的酒吧屋的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用甜美优雅的语气开始她那巧舌如簧的长篇大论。

“诸位好，”她开口说道，边说边编造出无中生有的东西来。“能首先得到诸位垂顾，本人深感荣幸。不过，在今天的营业时间结束之前，我还有4家出版社得前去拜访，因此我只好尽力长话短说了。我已不再请弗雷德·弗德曼作我的代理商，我的下一部书稿的谈判，我将亲自出马。根据已有的买卖特权，这应该是允许的。因此，我这本书的要价是300万美元，合同签订之时应预付150万美元作调研经费之用。我这本传记由于潜在着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我认为这一要求是正当的。”

“你这传记写的是谁？”伊娃问道，她这个人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的坚定信徒。

“像写维姬·维尔的那本传记一样，我的这本传记写的也是一个女人，有关她的报道，格特姆市的每张报纸的大标题上均可见到。女士们因她而为自己的珠宝提心吊胆和担惊受怕，但她们同时却又希望自己能是她。男人们因她的厚颜无耻而手足无措，并对她想入非非。她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猫，是神秘莫测和情欲的化身。是的，我的这本传记，写的就是格特姆市的这位夜游女神——猫女。”

“多年的调查研究，使我获得了了解她的各种渠道。读者们将首次读到影响了她这一生的各种秘事，左右了她的各种欲望，激励鼓舞她的各种人生目标及使她履死地而得生还的各种本能。我的这本书，书名就叫《猫女外传》，是作者比利·贝莉最新推出的头号畅销书。拿300万美元出来，那一切就全归你们了。”

三巨头一言不发，他们就快吃饵上钩了。

贝莉像一位专家那样，抛出最有力的诱饵引诱他们。“现在，如果诸位可以放我走的话，我得进城去拜会另一家出版社了。”

莫里举起一只手以吸引她的注意力，接着说道：“贝莉，如果我们满足你的要价，我们就可以使你把这本书稿不再给任何别的出版社了，我这样说没有错吧？”

“说得很对，”她答道，同时知道她只要再假装急着要去赶赴另一次子虚乌有的商谈，她就可以钓上一条大鱼了。

“你能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商量商量吗？”伊娃通情达理地问道。

“当然可以，但只能是一分钟。我不想使尼尼出版社久等。”她答道，同时走出并关上了房门。

当她从1数到60时，伊娃他们开门把她叫了进来，与她热烈握手并露出一脸生意人的微笑。交易作成了，她的要价得到了满足。

第二天，一切合同均告签署完毕；一周之后，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便

送到了贝莉手里。她的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所有债务完全偿清……而她却在纸上一个字也尚未写出，一本调查研究的书也没打开，一次采访也没进行。

对于比利·贝莉来说，生活再次变得美妙起来。

现在，她要干的一切便是写出这本书，而她可以在 18 个月内把它写出来。

她深信自己能弄出点什么东西来。

15 个月过去了。

像她以前几本书那样，贝莉要她的出版商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允许出版社宣布说已签订一个 300 万美元的合同，但有关书的内容却必须保密。这可以使她谨慎地进行调查研究而不必担心引起别人不适当的注意或产生诉讼麻烦。

这同时还可以使她再过些时候单独享有把她这本书的题材和某些她认为最能引起轰动的内容，卖给格特姆市的某家图文小报，从而再赚一把。这是一种幕后交易，有助于在她的书面世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像往常那样，对于这即将先登载的部分内容，她已设法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一个 6 位数的价钱……但不幸的是，15 个月虽已过去，有关人称猫女的这位猫一样的女人，她却尚未搞到任何新鲜的或令人震惊的东西。因此，也像往常一样，贝莉便把一些擦了点儿边的材料和几件人们听得耳朵都长茧的实事串在了一起，再添上几个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的谎言，然后，在 3 家格特姆市最受欢迎的图文报的首页上，一篇提前泄露这本传记的部分内容的专刊性文章便出现了。贝莉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有谁听说过一个正受到通缉的罪犯会站出来进行反驳以维护自己的名声呢？或至少她是这么想的。在 1992 年 4 月 1 日《格特姆邮报》的首页上这样写着：

《格特姆市邮报》专讯：

新传记《猫女外传》即将面市，

作者比利·贝莉

昨天一可靠渠道向本报透露，特伦怀德出版社与比利·贝莉，已就一本传记达成一笔 300 万美金的交易，内容写的是臭名远扬的珠宝窃贼猫女。

这本传记惊人地披露了：猫女的最初出身、她的学生时代、她的性奴隶生涯（男方就是前猛兽狩猎者托马斯·布莱克，此人是又名猫人的一位大罪犯，而她就是据此而取名猫女的）、她与格特姆社交界名流的风流韵事。她的易装癖、她与穿披风的骑士长期的淫乱关系等。

贝莉声称，她花了数年之久，读遍了有关这位阴险的女人的各种报道和心理描绘的文章。本书的作者是 4 本畅销的暴露性传记的作者，这其中便包括有份量的大部头传记《搞钱部长传》、《银屏王后传》及写曾在本报工作过的维姬·维尔的《风流女摄影记者传》。作者暂时拒绝对此书作任何评论，但她承认此书引人入胜。

其出版者特伦怀德出版社也拒绝对此书作出评论。

贝莉的下一本书将是《萨瑟恩将军传》，写的是沙漠战争中的英雄萨瑟恩将军，他英年早逝，使计划中的这本书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在宣布她这本标价 300 万美元的新书之际，本报良曾以一整页的篇幅刊载了一条广告：比利·贝莉，你真是击中要害啦。

这条广告由于她最后这 4 本书的内容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人们所料，猫女一直对此事未作任何评论。

这一回，本报不知道猫女的真实身份能否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传记中得到披露，因而只能拭目以待了。

出版时间定于即将到来的夏季。

格特姆市对此反应不一。在待伦怀德出版社里，三位领导人忍不住互相拍肩膀，额手称庆，并开始计算起这本肯定无疑的畅销书所能带来的预计利润，而根本不去考虑虽然至今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但他们之中准也尚未见到过这部稿子的一个字。

在尼尔-尼德曼出版社里，贝莉的书的前责任编辑，由于让这本即将成为畅销书的稿子从其手中跑掉而丢掉了饭碗。但实际情况是，贝莉的上一本书，是本社的三位老板尼尔、尼德曼及施瓦茨一致投票反对而给否决掉的。

在韦恩邪宅，布鲁斯·韦恩却高兴不起来。

“你知道，阿尔弗雷德，”他对他那位无话不谈的心腹管家说道。“这一回她可是作得太过分了，她又再次把弥天大谎当成真理来叫卖，这真是太糟糕了。不过这一回，她可真的是在玩火呢。”

“也许报纸上说的不是真的，”阿尔弗雷德主动说道。“不管怎么样，她可一直不承认这本写猫女的书是她写的。这可靠渠道一说可能是编造的。”

“没错，她就是那可靠渠道，”布鲁斯答道。“搞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是图文报惯用的手法。我倒希望她别狗逮耗子多管闲事，钻到她不该去的地方。”

“你是指玛格达琳修女吧，先生？”阿尔弗雷德问道。

“正是，”布鲁斯说道。“也许蝙蝠侠该紧紧盯住贝莉小姐了。”

“你是说教训教训她吧？”

“也许真的该这样，老伙计。”

在最近被开除公职的警官的寓所里，杰克·麦狄森自他因收受贿赂而被踢出警察队伍以来第一次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用手一页一页地翻着一迭相片。

“今天一定是我时来运转了。”他喃喃自语道。

在该市另一头的一间寓所里，塞莉娜·凯尔把她买来的那份《格特姆市邮报》揉成了一团。

“谎话连篇！”她气呼呼地说道。“造猫女谣的人可别想逃脱惩罚。讲有关猫女的故事的人，也别想逃脱惩罚。猫人当然是个坏蛋。为了把水搞浑，她现在可能正说着谎哩。好呀，《猫女外传》要出版，那除非等到我魂归西天。”

塞莉娜穿上她那身皮猫服，准备前去追寻比利·贝莉的踪迹。

贝莉现在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特伦怀德出版社的伊娃打电话找她，想知道她能否提前交稿。她们商定星期一见面，可她却还没编造出足以写成一本书的谎话来呢。

这时电话又响了。

贝莉希望这是伊娃来电话通知她会议延期一天。

可并不是这么回事。

“是比利·贝莉吗？”一个粗哑且有点像酒醉的人的声音问道。

“对，”她犹豫地回答道。“你是谁？”

“你要是想要警署有关猫女的档案，那就带10万美元到格特姆公共图书馆来，得在今晚闭馆之前赶到。我在商业阅览室等你，看《插图体育杂志》

的人就是我。别迟到电话断了。

在顶支的那笔钱中，她正好还剩下 10 万美元，不过要是警署档案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倒可能值这个价钱。

说不定里面还有猫女的真名实姓哩。

这个险值得一冒，而要是她现在出发，刚好赶得上到银行和图书馆的时间。

贝莉匆匆抓起外衣出了门。

贝莉在格特姆公共图书馆闭馆前 10 分钟到达了那里。她先花了 1 分钟的时间与前门和站在电梯旁的保安人员说话，然后才向商业阅览室走去。这两位保安人员对于她屈尊与他们打情骂俏很是受用，而且两人都在相隔一喊就到的距离之内，不怕万一出现下对劲的事来。那笔钱就放在她那雨衣里面的口袋里。

商业阅览室内空无一人，只有一个酒鬼模样的人在看一本配有泳装照片的《插图体育杂志》。她打起精神，向他坐着的那张桌子走了过去。

“请问，”贝莉主动打招呼道。“你是——”

“对，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根据你的书护封上的照片，我认得出你来，钱带来了么？”他像一挺机关枪那样用一连串的话来向她扫射。

“带来了，但我得先看看你要卖的货色。”

“没问题，在这儿呢。”他答道。“这是警察总署保密档案的复印件。我们从她以前的一次窃案中起获了她的一套指纹，而在一次与蝙蝠侠的争吵中，她还留下了一只手套。我们用我们的档案反复互相参照，终于找到了她的详细记录。这记录不是有关她的初次出道，而是引人入胜的一段历史中。”

贝莉好不容易才没在脸上露出狂喜的神色来。一切全有啦，而且正好在星期一会见之前的关键时刻。

她尽力保持冷静，进一步问道：“你是怎样弄到这个的？”

“这可是我的退休金哩。有个警察，犯了个大错误并且当场被人抓注了，于是完了，退休金吹啦。我早知道这个档案在将来的什么时候会有用的。好啦，钱呢？”

她把手伸进衣服里、摸出一个信封交给他，然后双手便紧紧抓住了这极为重要的档案材料。“‘给你。’”

他连数也不数一下。“多谢了，小姐，别忘了，我可有你的电话号码。”他一边说一边离开阅览室、中途停下来补上一句：“畅销书排行榜上见。”

他出门时与一位保安人员擦肩而过，此人正是进来宣布闭馆时间已到的人。

贝莉把那档案藏进她衣服下面，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阅览室。

杰克·麦狄森急急忙忙地想赶回家数一下钱数，于是他便走近路，穿过格特姆市的一条阴暗的胡同回家。判断正确所带来的成功使他兴高采烈，而且他正急着赶路哩。

他根本没看见那个拿着铁管的年轻恶棍，这家伙一下子把他的头盖骨打得破裂了；他也根本没有看见两个警察小歇时躲进这胡同里小便。

瓦莱里·霍布森和马什·罗杰斯这两位警察立刻拘捕了这位暴徒，可是对麦狄森来说却为时太晚了，他在救护车到达前便一命归西了。

那信封里的钱最后转交给了洛特姆市警察部的寡妇孤儿基金会。

谁电不知道最近被开除的麦狄森这位警察是怎么弄到这一大笔钱的，也

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来。

这笔钱被用在了正当的地方，因此，谁还去管别的呢？

麦狄森死了，据查他没有任何近亲。

整个星期六和星期天，贝莉的时间全花在了她刚搞到手的那本档案上。有关猫女生平的各种事实远胜过她作梦所能想出来的任何虚构。

这本档案揭示，猫女的真名叫塞莉娜·凯尔，以前曾因无数次的卖淫指控而被传讯。她有个近亲，是个叫玛格德琳的修女。修女，真是难以置信。

有几条短注，说几年前她与一个叫弗兰尼里的侦探和某个叫格兰特的人有来往，当时他们教她自卫防身的课程。还提到了某个叫野猫的家伙的一些事情。贝莉想，这与我所编造的某个叫猫人的家伙八九不离十。我只要说这是研究秆出差错的缘故就行。

此外还有许多注释，说她跟某个叫斯但的皮条客的死有关，但没有最后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这本档案可真是地地道道的金矿啊。

贝莉很快便构造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来自小城镇的穷苦姑娘，最后被格特姆市这个大染缸给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体验过各种各样的侮辱之后，她最后决计进行反击，于是便有了她现在对社会所进行的报复；在她和其他像她那样的人被迫在这罪恶的污水池，也就是街道，‘浮沉挣扎时，这个社会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她还可以从那位修女的角度去写，但却不去涉及那位名叫斯但的家伙的那种罪恶的情欲。

在星期一的最初几小时来到之后，她才终于合上了这本档案。再过几个小时，她将带着它前去特伦怀德出版社参加会议。

她抬起头来看看几点钟时，才发现穿着皮服的猫女就站在她面前，剃刀般锋利的爪子正向她的脖子处伸去。

贝莉由于一直专心致志于她的事情，因此有人撬她窗户的声音她也没听见。

贝莉跌坐进她的椅子上，才刚好使死亡的爪子没能扼住她的咽喉。她只好硬着头皮壮起胆来大声说道：“哟。是猫女你呀。对不起，我刚才没听见你进来。”

“哼，要是你知道我要来，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门口迎接我呢。”这位猫人罪犯气呼呼他说道。

“当然是这样啦！在一本不作任何夸张的传记里，采访极为重要。”贝莉说道，同时尽可能快地向后退去。

“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传记啦，”猫女坚持说道。“你所干的一切勾当，是把一连串的弥天大谎编在一起。你竟胆敢污蔑起我来啦。”

邮报上所登的只是要使大家出乎意料的一种宣传骗局而已……并使之起到一种间接地邀请你前来与我会全面的作用罢了。”贝莉一边说一边迅速开动脑筋：“你瞧，我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我仍然想描写你的境况。我想向所有人表明格特姆市给塞莉娜你所造成的伤害。”她停下来等待产生最佳的效果。

猫女火冒三丈。“你都知道了！”她尖叫起来。

“没错，”这时给吓坏了的贝莉说道。

塞莉娜本来只想吓唬吓唬她，但现在她认识到，她只能用一种方法来保

护她和她那姐姐了。

比利·贝莉心须死。

猫女向前逼近，爪子伸了开来。

当一个黑影砰地砸破阳台大门而闯进她们正站在那儿的客厅时，无论猫女还是贝莉，都暂时给弄糊涂了。

原来是蝙蝠侠。

贝莉抓住这个机会从刚才藏身的桌子后面走出来，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到附近的一个角落里。

“猫女，别胡来。我知道你是个贼，但我并不认为你是个冷酷的谋杀犯。”黑衣骑士说道，同时主动把手伸给了猫女。

“有些无辜的人应该得到保护，以免受到像她那样的说谎造谣的渣滓的伤害。”猫女答道，同时同志般地抓住了他伸过来的那只戴着臂铠的手。

“我向你担保绝不会发生任何多。你姐姐和你的秘密绝不会通过贝莉小姐恶毒的笔泄露出去，我向你保证。”

“拜托了，黑衣骑士。”猫女说道。“不然的话，我会再次前来，把她的肠子挖出来晒干了作腰带。我也向你保证。”

话一说完，猫女便走到阳台上，越过栏杆，消失在格特姆市的茫茫黑夜里。

蝙蝠侠伸出一只手牵着贝莉站起来。“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回的教训，”他说道。“下一回，你可以称之为小说。这才是你应该去写的。”他转过身来背对着她朝阳台门走去。

“谢谢你，蝙蝠侠。”她答道。“我已得到教训了。”

“我也希望这样。”他说道。说完话，他也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贝莉当然不想放弃这个计划。

她想到，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请个保镖不就得啦。

天开始亮了，比利·贝莉只来得及洗个淋浴和换换衣服，然后坐出租车前去参加伊娃的早餐会议。

她最后要干的一件事是收起那本宝贵的文件夹及所有她来之不易的研究结果。

她甚至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比原先已经稍微薄了点儿。

坐到小汽车的后座上后，贝莉开始紧张地再次回忆了一遍她所写的笔记。

她打开那文件夹，这才终于发现丢了些东西。

用回形针别在最上面的一个条子写着：贝莉，我也是个很不错的研究者哩。我这里送给你一些扎记补充有关你自己的档案。

签名人是蝙蝠侠。

在放警署的档案的地方，现在放着的是某个叫莉梅·波尔尼克的人的一份档案材料，开列了她被米德威中学开除、两次堕胎、由于编造原始材料而被《米德威论坛报》解雇及两份因卖淫而两次被捕的犯罪材料，她因能说会道才使她获得了释放，等等。

他怎么竟知道她真名叫莉·梅·波尔尼克呢？

其用意很清楚。

某些秘密最好秘而不宣。

贝莉把那档案撕碎后扔进了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这时格特姆市的环境

工作人员刚好开始他们早上的垃圾集运工作。

她走进伊娃和莫里正等着她的那家餐厅。

她鼓足勇气，装出那副曾不止一次地使她摆脱了困境的迷人的微笑，然后在桌子旁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说道：“你们知道，我感到那本传记的市场根本没有销路……但我却极想写本小说。这小说写的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传记作家，兼有朱迪丝·克兰茨和杰基·科林斯的作品的特点。”

10 分钟后，她知道他们又被她套牢了。

## 欲哭无泪

爱德·戈尔曼著  
(献给乔·奥兰多)

大卫·费希尔：198——

那天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至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早上 8 点 22 分开始工作。3 个洽谈会，占去了整个上午的时间，接着又在法学图书馆会见了一位新来的女人（她的腿很美）。然后就去打网球，一直到过了吃饭的时间（就吃了些酸乳酪和葡萄干），接下来就是一个像漫漫长夜般的折磨人的下午。他一直都在做着没完没了的准备工作。这宗大案将在两天后开庭，如果公司胜诉，他将会得到全部的合伙股份（他是做了胜算的）。再后来他就去了停车场，他那辆招人喜欢的宝马牌小轿车正在那里等着他。

接下来出现的是城市街道上的夜景：黑暗、霓虹灯广告牌；汽车排放的尾气。大麻烟卷的气味；夏天的热浪、妓女的浪笑声。还有毒品贩子、拉皮条的、杀人犯和性变态者；在明沟呕吐的男人；在街角处，有朝着本不在场的人叫骂的、无家可归的女人。而他，则在努力地寻找着属于男人的东西。

他应当回家去，因为他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应当更尊重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而不是在他那可怕的冲动面前怯步。

他真不该和妓女进行性交易，真不该毁了自己的律师生涯。

可是……可是在几年前，刚步出大学校门时，他常常这样地在街上徘徊，而且感到很刺激。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最近来自生意上的压力）。

由于某种原因，他想再做一次这种事。

再来一次，只一次。

因为他喜欢冒险。就是这么回事。冒险会引起性冲动，这像他上中学时的感觉一样，那时，这些都是被禁止的。

后来

他看见了她。

她很小，甚至在脸上还有惊恐的表情，就站在拐角处。别的妓女，穿着短而宽松的夏装、浓装艳抹，妒嫉地注视着她。

他看见了她

就不加思索地把车朝街角处开了过去。

而她，则把身子探进车内，说道……

布赖特·厄莹：198 —

“喂。”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A) 一辆崭新的宝马车，车篷是可折叠式的，在到处都是霓虹灯的夜色里闪着红光，真漂亮。

B) 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上等人，头上是花 50 美元才能理出的发型，身上穿着价格昂贵的夏装。

C) 一只手绅士派头十足地伸出来，帮她上了车。

她在这个城市已生活了7个星期，到目前为止，光顾她的那些嫖客都是些乡巴佬、无业游民。其中有个家伙，狐臭味极大，完事后，她简直都要吐了。

她是个有几分浪漫的姑娘，身材很匀称。

她钻进了车里。

他从马路边把车开出去。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

只是一边听着安尼塔·贝克的歌带，一边开车在河边兜风。

微风轻拂。

摩天大楼上的灯光，映在深色的河面上，美得像一幅红黄色水彩画。

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好像这不是逢场做戏，而是个真正的约会。

车在不停地往前开着，

他们谁也不说话，但却能够交流，

只需通过抚摸和眼神。

无论她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沮丧或颠狂，她都没有忘掉她的梦想，灰姑娘式的梦想。在梦中，年轻漂亮的王子会来救她。这位，就是她的年轻漂亮的王子吗？

或许，她想到，或许吧。

或许在两三周以后，他会将她安顿在卡沃尔公园附近的漂亮公寓里，也许她从此将不必再去街头揽生意了，因为，说实话，她不喜欢干这一行。

这使她感到害怕，

每次照镜子时，她都在想：荡妇，你这荡妇。

所以，如果这一切像灰姑娘的梦想一样，变成现实，并使他们相爱，她将会感到特别地幸福，并且……

沿河走出许多英里以后，他在河边找到了一个偏僻隐蔽的角落。

仍然什么都没说，他把车停下来，并且移动了座位，她现在骑坐在他的身上……

事后，他问道：“你叫什么？”

“布赖特。”

“布赖特？真的？”他笑道，“我还没听说过有谁名叫布赖特的。”

当然，那不是她在衣阿华州时使用的名字。

8个星期以前，在那个名叫迪沙特的小镇里，她的名字是唐娜·梅尔·汉密尔顿。

“布赖特·厄莹。”她说。

“你拉倒吧。”

“是真的。”

他笑了，笑得很甜。“如果你这么说，”他开口笑道，“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吗？”

“不知道。”

“长矛·英镑。”

现在轮到她发笑了。“要说真话。”

“嗯，既然你可以叫布赖特·厄莹，我怎么就不能叫长矛·英镑呢？”

她做了一件以前对别的嫖客从未做过的事，给了他一个亲切的吻，一个真诚的吻。

“哇，”他叫道。

“我真的喜欢你，长矛·英镑。”

45 分钟后，这个愉快的夜晚在格特姆的一个街角处结束了。

大卫·费希尔将要面对妻子，他非常爱她，从来就不想伤害她。

唐娜·梅尔·汉密尔顿在天亮前也还得去接待三、四位嫖客。

男人，她从未想过要去真诚地吻他们。

男人，是些在她把自己灰姑娘之梦讲给他们听时只会发笑的人。

猫女：199——

4月1日，下午9：28

夜晚是她的朋友；她可以隐蔽在它黑色的怀抱里。

夜晚总是演奏它自己的乐章，一支溶月光与阴影于一体的交响乐。

因为她就是个影子；因为她是猫。

你瞧，她蹑房越脊如履平地，在格特姆的贫民区，她正在跟踪七层楼房下面的一个正在便道上行走的男子。

当这名男子跟踪那个年轻妓女的时候，远在半个街区之外，那妓女就已注意到他了。

那妓女加快了脚步。“噢，他妈的！是他！”她暗自说道。“他妈的。”

妓女走得越来越快了。

那男子也追得越来越紧了。

这场赛跑就这样进行着，就像一年四季每天夜里发生在许多城市街道上的情形一样。

要么是被强奸，要么是死亡，或二者皆至。

那男子追了上来，距离越来越近了。

那妓女赶到了胡同口，发着抖，扭头朝后看。

“喂！”他说，“你！”

她开始跑起来。

就在这时，他追了上来，抓住了她的肩膀，猛地把她推进了胡同。

那里的红眼耗子和有着午夜月光色眼睛的猫都在看着这一切。

“你还记得我吗？”他问道。“不记得啦？”

他真地怒不可遏了。

月夜里，有利刃在闪着寒光。是弹簧刀。

“婊子！你这该死的婊子！”

刀子伸向她的喉咙。她想喊叫，可是他的手飞快地用力捂住了她漂亮又柔软的嘴巴。

“臭婊子！”他骂道。

她抬起膝盖，撞向他的裆部。她就会这么一手。而他却熟练地闪身躲开了，并把刀刺进了她的肩头，割着、拉着。

这次，她的尖叫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

“臭婊子！”

他又向她扑去。

这时猫和耗子都抬起了头，看见猫女那猫形的身影贴着建筑物的肮脏砖

壁飘落下来，一脚踢在杀手的背上，踢得他头朝前摔向旁边的建筑物。

猫女刚一落地，那女子就向前倒下来，这使猫女不得不扶她一把。而那鼻梁骨折，满脸是血的杀手则乘机逃跑飞快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他一边跑还一边狂骂：

“操你妈！”、“我操你妈。”

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停车处，开车逃跑不见了。猫女也无法追上他。

塞莉娜·凯尔：199一，  
4月1日，下午11：47

“你没认出他来？”

“没有。”

“可他问‘你还记得我吗？’”

“是的。他是那么说的。”

“接下来他就用刀捅你？”

“是。他想割断我的喉咙，我避开了，他只扎中了我的肩膀。”

“你那肩膀怎样了？”

“很好。我是说伤得不重。”

“我想也伤得不重。”

布赖特·厄莹微笑道：“你真好。我很欣赏这一点。我是说，我跟其他女人关系不好。能轻松地跟另一个女人说会儿话，真是太妙了。”

她们在塞莉娜的住处。布赖特躺在沙发上；塞莉娜则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布赖特不知道塞莉娜与猫女是同一个人。带布赖特上楼后，猫女敲了敲门。亚利桑娜，那个目前正住在塞莉娜家里的姑娘，出来把布赖特扶了进去。猫女道晚安后，就离开了。她假装离开，实际上，她又从后窗爬了进去，换装后，重新出现在她们面前，并自我介绍，说她是亚利桑娜的室友。

布赖特一边抽着烟，一边盯着天花板问道：“我猜你已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干什么的？”

“我是个妓女。”

塞莉娜对那年轻女人笑了笑。她也曾有过和布赖特一样的经历。

“你的工作是做妓女，而你人格上却不是。”

“谢谢你能这样说。”

“真的。无论什么时候，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放弃这工作。”

“那我去做什么？去侍候入进餐吗？”

“回去上学，去拿高中毕业文凭怎么样？”

亚利桑娜打着哈欠走出了浴室。她身穿粉红色的浴衣，看上去舒适、温和。“我要到后面阳台上去吸烟，然后就去睡觉。我只是想向你们道声晚安。”

就在起居室后面，有个阳台。从这里，可以俯视七层楼下的胡同。站在那里吸支烟，享受一下拂面的微风，真是件很惬意的事。那里没有纱窗，打开窗子后，就像在户外一样。

“晚安，”塞莉娜说。

“晚安，”布赖特说，“谢谢你帮我治伤。”

“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叫警察，”亚利桑娜说道。

布赖特摇摇头说：“我挨打的次数太多了，不想再去给警察添麻烦了。”  
亚利桑娜也曾干过布赖特那种无奈的活，她伤感地点点头，朝离她最近的卧室门走去。

布赖特把烟捻灭后，朝塞莉娜俯过身来，说：“我知道今晚跟踪我的人是谁。”

“你当时认出了他？”

“当时没认出来。但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是‘妓女’，就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老上新闻的那个人。”

塞莉娜不想惊动她，所以没主动跟她提这事。

在过去的19天里，在格特姆市有6名妓女被残酷地杀死了。在每个被害者的额头上，都有凶手用鲜红的口红写上的“妓女”字样，所以新闻报道中称这杀手为“妓女”。

“我想你是对的，”塞莉娜说。

“可这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

“这是私事。”

“私事？”

“嗯，我是说，他不像是在随意地杀妓女。好像他知道我是谁，他恨我。这是个人恩怨。”

塞莉娜盯着布赖特，看了好一会，然后说：“你多高？”

“5英尺7英寸。怎么啦？”

“你体重是多少？”

“约120磅。”

“若有假发，事情就好办了。”

“好办？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塞莉娜微微一笑道：“我自己也不知道。睡吧，一觉醒来，我们再看我们的计划是否有意义。”她站起身来，准备去洗脸，穿新睡衣，然后倒在床上睡觉。

“你坚持不睡在我床上，不让我去睡沙发吗？”

“太麻烦你啦，塞莉娜。沙发就挺好的。”

“如果你这么说，”塞莉娜说声，“晚安”，然后便向浴室走去。

布赖特·厄莹：

199一，4月3日

入夜。下了一场暴雨。沟满壕平，到处都是污水。车头灯照出了银色的雨幕。昏暗的光。在火炉边狂饮后。有3个人，包括一个疲惫、肥胖的警察，走进了瓢泼大雨中。交通指挥灯——红、黄、绿，在阴暗朦胧中像是被涂上的水彩颜色。

一个孤独的女人，打着伞，在街上徘徊。表面看来，一点都不着急。她看着一只被雨淋透、惊慌失措。想找个地方遮雨的小猫，笑了起来。

她俯身把猫捡起，装进雨衣的口袋里，像袋鼠妈妈一样。

布赖特·厄莹在街上走着。她已得到恢复，能够再到街角去揽生意了。漂亮的屁股蛋儿在灰绿色的雨衣下扭动着。小猫抬头窥视着她。“喵。”

布赖特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终于发现在两个街区外有点动静。街角处，由少男少女们控制着，就像人们所知道的，那叫同性恋街。在亮着灯的敞篷报摊那里，少年人在展示着他们的身体。开车从那里经过的人呆呆地看着，满嘴胡说八道，汗泠泠的手里捏着沾满汗水的票子。她希望，在满足性需要方面，她不会像她的嫖客那样的可怜。

离得更近了，对那些少年看得更清楚了，从远处看去，他们都是些很好的货色。

可靠近看时，就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痛苦。恐惧和绝望。只有那种出卖她或他肉体的少年人才能体会个中滋味。然而毒品已使他们对此麻木不仁了，而且使他们忘记周围发生着的恐怖事件。例如，一个妓女在公园里被人割掉了乳房；几天后一名男妓又被阉割了。还有，总是有 14、15、16 岁的少年人被宣布为爱滋病血检阳性。

后来她停了下来，因为有人说：“嗨，瞧！就是那个穿灰绿色雨衣的！是布赖特！喂，布赖特！”但是他们也不敢肯定，因为雨伞遮住了她的脸。

她没等人追上来，就转身走开了。

她朝着来路走了回去。

那只全身淋湿的小猫从口袋里探出头来，舔着它的小猫脸，又开始“喵，喵”地叫了。

在半个街区外，有脚步声。是她的。

然后又有别的脚步声。

是他的。反正她希望是他的。

据估计他呆在同性恋街的某个地方，在等待她的出现。或许，她在塞莉娜家养伤的两天里，他一直等在这里。

穿着雨衣有点热，她出汗了，还闻到一股微弱的橡胶味。

“喵。”

“好啦，猫咪。我带你回家。”

有脚步声，走得更快了，是她的。

又有脚步声，也加快了，是他的。

当赶到胡同那里时，她一头扎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得快点行动。她丢掉了布赖特·厄莹的衣服，现出猫女的本来面目。

她迅速攀上砖墙，藏在三楼缺口处的一个架子上。

现在那“妓女”也跑进了胡同，跑得气喘吁吁。

很明显，他戴着手套的右手里有一把弹簧刀。

他停下来，环视四周。

她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能逃得那么快。

这婊子！他暗骂道。这婊子！同时握紧了右手里包着皮革的刀把。

他不跑了，因为她已不见了，必须正视这一点。而她正是他要我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些拿她布赖特玩玩的人而已。她的名字让他恶心。这该死的乡下妞，到城里来，靠她两腿夹着的东西赚钱。臭婊子！

再往四周瞧瞧。

连影儿也没有。

他把刀子塞进口袋，转过身去，慢慢朝胡同外走去。

突然他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正在下落的雨水。

好像在恳求上帝的恩惠，求他下雨似的。

这婊子！

有时你必须等待，要耐心地等。猫女本来可在今晚挫其傲气，但她想再多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以便当警察去找他时，能毫不费力地将他擒获。

她记下了他的相貌，记下了他的主马车开走时看到的车牌号。

她抚摸着那只小猫。“好啦，我们回家吧，给你弄点儿热奶喝。”

大卫·费希尔：199一，4月3日

“你最近太累了。你的嗓子像是老也好不了。”

他躺在暗处，听着妻子萨拉的唠叨。

他回到家已两个小时了。是在布赖特逃离他之后。

他睡的这张床，是他的两个孩子被怀上的地方。在妻子的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在这里亲切地搂着妻子；而当他父亲在可怕的车祸中被撞死时，妻子也在这里抱着他。

过去，他对萨落的感情是很浅的。上大学时，他基本上是喜欢她的。因为她穿比基尼泳装时特好看，在两方面都是最好的，一是可使他大饱眼福，二是可使他看到别的年轻男人妒嫉的目光。刚结婚的几年里，他们的感情也不那么深。实质上，萨落是一件令他上司羡慕的装饰品。而大卫当然也不会介意躺在角落里听她的一点责备的话语。

可是在她生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那个夜晚，当她把可爱的孩子呈现给他时，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水，他开始热爱、钦佩和尊敬妻子了。这是他以前所未想到过的。她是妻子、情人、姐姐、母亲、朋友，她是他的一切。

几年以后，在那个夜晚，和布赖特·厄莹……

“亲爱的，你今晚怎么那么老实，安静呢？在办公室里熬夜了，是吗？”

“是的。老板又急了。”

“我敢说这个男人准有例假。”

“这我信。”

他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就现在，离婚算了。可是每当他正要开口说这事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她美丽、年轻，如同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女生一样。接下来就是在婚礼上，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容光焕发的样子。再接下，就是她生凯特时的情景，于是，他就无法开口了，无法把那可怕的话说出来。

“你全身都湿透了。”

“我猜你准是做了噩梦。”

“最好把睡衣换了。”

午夜，黑暗中，雨在拍打着窗子。在噩梦中，他又呆在伯恩鲍姆医生的诊室里。伯恩鲍姆医生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正走进门来，他说……

这正是他尖叫着醒过来的时候。

他每周晚上都要尖叫着醒来三到四次，每次都是梦中看见伯恩鲍姆医生手里拿着张白纸走进门来，并且说……

在浴室里，他撒了泡尿，然后站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

你对她不够真诚。去告诉她吧，不要再找借口啦。可当他换上干爽的睡衣，又爬回床上后，他就听见暗影里妻子那柔和的、甜甜的鼻息。

今晚不说了，明天晚上吧，保证说。他觉得心下释然。

天啊！他怎么开口说啊？

塞莉娜·凯尔：199一，4月4日

在这个住宅区有一个家伙，塞莉娜总让他调查被迫踪者的背景。这人生活在轮椅上，是被一个醉鬼司机给搞成这样的。但他刻意训练自己，使自己成了一名用电脑写文章的诗人。

“这儿有他的车牌号，”塞莉娜说。

“近来身体好吗？”

“很好。”

“如果我能从这轮椅中走下来，你能答应跟我跳第一个舞吗？”

“前10个都行。”

“你真好。”

“你也一样。”

她能听到他在打出那位“妓女”的汽车牌照号码。

“这家伙是罪犯？”

“是真正的罪犯。”

“这或许得花去两三个小时。”

“好吧，我很欣赏你的才干，理查德。”

“过会见。”

过了一个小时，他给她回电话。和往常一样，事情全搞清楚了。

他把那家伙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月薪、所属俱乐部、信贷分类及健康状况都告诉了她。

“天啊！”她对大卫·费希尔的健康状况发出感叹。

“是啊，”理查德说，“这可怜的杂种。”

布赖特·厄莹：199一，4月4日

就这样被软禁了3天，真让人受不了。想去散散步了，可直到黄昏时分，塞莉娜还没有回来。于是，就给她写了张便条：去公园散步，很快就回来，爱你。

黄昏前，天下雨了。城里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虽有点冷，但很宜人。

她在公园里散着步，青草和绿色的灌木丛都在黑暗中散发着浓郁的气味。街上的路灯刚亮起来。塞莉娜或许正为她的溜号而发火，可她觉得在公寓里，她像患了幽闭恐怖症似的。

她尖叫起来。

一个醉鬼从矮树后绕了出来。

她立刻想到：是那“妓女”！

“喂，小妞，”那讨厌的醉鬼说道。

天哪！他朝她扑了过来。

她打开他的手，加快了脚步，朝公园深处走去。她总爱把黄、红、粉色的气球与公园联系起来，还有那撒了芥末带点糊味的热狗。今年夏天她将到这个公园来，带塞莉娜和亚利桑娜来，她们3个人会玩得很开心。

这回，她遇到的可不是个可怜的醉鬼。

这回  
他的手捂住了她的嘴。  
这回  
他的刀扎向她的咽喉。  
这回  
他嘴里骂着“你这臭猪。”  
这回，真的是那个“妓女”……

猫女：199—，4月4日

去公园散步了，很快就回来，爱你。

塞莉娜读着便条，她简直不敢相信。杀手仍逍遥法外，布赖特为什么竟独自离开呢？塞莉娜一直在告诉她要紧锁门窗啊……

10分钟后，暗淡的月光下，一个柔软的黑影穿行在市公园里。在阴影中，各种性别的情人们在低语，充满了狂乱的情欲。还有痛苦的抢劫犯和烦恼不堪的性饥渴者。都在暗影里等待着牺牲品的出现。在暗影里，一个名叫大卫·费希尔的人正用刀往年轻的布赖特·厄莹的身上乱砍。

猫女听到了啜泣声；她悄悄地从树间穿过，跃下石堤，来到小溪边，闪进柳丛。

她听到了从被捂住的嘴里发出的尖叫声。

“布赖特！”她喊道。

又传来一声闷叫。

猫女扫视四周。

布赖特在哪儿呢？

又是一声尖叫，这次是痛苦的叫声。

她在哪儿？

猫女看到了一座装饰性的小桥，孩子们就爱骑车从桥上过。

桥下是排水管道。

她行动特快，飞过小桥，跃进泥泞的浅水。

她看到了他们。

大卫·费希尔已砍伤了布赖特的面颊，正要用刀去割断她的喉管。

布赖特用脚乱踢，试图把他从身上推开，可是他的劲太大了。

盛怒之下，他既没看见，也没听到猫女的到来。等他发现时，已为时过晚。猫女一脚踹在他腰上，又在他的后颈上砍了一掌。

他刚转过身来，猫女飞起右腿，踢中其腹股沟处。

他大叫一声，跪在了泥水里。

布赖特一边哭一边扑进猫女的怀里，一遍又一遍的说：“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猫女：199——，4月5日

大卫·费希尔正在喝着猫女给他的烈酒，布赖特正伏在膝头上吸烟。录音机里正低声放着迈尔斯·戴维的曲子“午夜”，曲调很悲伤。此时放悲伤的曲子比较合适。至于那天夜里猫女捡回的那只小猫，它正像往常一样，用

它粉红色的小舌头舔食着牛奶。

在门口，亚利桑娜说：“我想去喝杯咖啡，然后散一下步。”

“天晚了，要多加小心。”猫女叮嘱道。

亚利桑娜点了点头，走了。他们3个人进来一个多小时了，亚利桑娜除了听他们说话，什么忙也帮不上。她再也受不了这里的紧张、绝望的气氛。她需要到外面透透气。

她走后，猫女说：“大卫，我昨天夜里本可以把你交给警察，但我觉得你和布赖特得先聊一聊。所以，这是我希望你们做的，互相聊聊吧。”

大卫呆坐在沙发上；布赖特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哭泣。大卫的态度已由愤怒变为沮丧。

“你早应该去体检，”这是他在今夜第40次说这句话了。

“大卫，我是该死的柴禾妞，好了吧？我跑进城里来赚钱，几周后我染上了爱滋病，可我怎么知道？”

他又发起火来：“你干嘛不让你的嫖客带上避孕套？”

他愤怒的喊声在安静的屋里回响。

“那不是我想听到的谈话方式。”猫女温和他说。

可布赖特又哭了起来，直抽泣；大卫又恢复了怒目而视的表情。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大卫。”猫女温和他说。“你需告诉她，你宽恕她了。你知道那不是她的错。然后你应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告诉他们你是怎样杀死那些妓女的。你之所以要那样做，是由于你对爱滋病血检阳性这一化验结果太愤怒了。然后你得告诉你妻子真相，并且让她也去化验一下。”

“就因为我们的化验结果为阳性，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染上了爱滋病，”布赖特说，话语中充满了希望而并非真的心安。

“我杀了她们，但我不后悔，”大卫说，他又发怒了。

“过几天，等你平静下来，你会后悔的，大卫。”猫女说道。

他不说话，只是怒视着窗外。

后来，他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把他的酒泼在布赖特的脸上，接着又扑向她，抽了她好几个大嘴巴。

猫女上来抓住了他，把他向后摔去。他被沙发拌倒了，摔了个屁蹲儿。

他还想站起来，但猫女还没罢休呢，她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上撞。

“大卫，如果你敢动粗，我也会。让我怜悯你可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你杀了那些女人。但我正尽力对你宽容点，慈悲些。可你如果胆敢再伤害一个女人……”

她松开了手，他萎顿地坐在地板上。

她走过去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布赖特手捂着脸，又在哭泣。塞莉娜俯身抱住她，既像朋友，又像是母亲。

后来，哭声变成了啜泣，布赖特伸出手，像孩子一样，让人扶着。猫女安慰着、抚摸着布赖特的头发，一遍遍地对她说：“好啦，布赖特，好啦。”

两个人谁都没注意到，大卫站了起来（我的一生都完了，我没脸见我的妻子、女儿和朋友）然后穿过屋子，来到起居室外的阳台，在那里（他曾看过一部关于鹰的电影，他也知道鹰是怎样利用气流的。或许他也想利用气流吧。）

他真的没怎么想就做了。

就是走到了阳台上，又爬向窗沿上。

（他首次看见自己在“坚信礼”贺卡里看到的人物般的虔诚面孔；还记起了跟麦克·多兰打过一架，是因为多兰骂了句大卫的父亲；还记起了在12月份的一个黄昏和玛丽·罗·玛洛伊（七年级最漂亮的女孩）滑冰的情景以及落日的余辉照在冰面上的景象；还记起……）

他在下落

下落

（记起了妻子生第一个小孩时的情景；她的眼里闪着美妙的光，永恒的母爱。

记起了和他的小女孩躺在一起时的情景。她正在睡觉，有轻轻的鼻息声，头发上有甜甜的气味；

记起了……）

在下落

下落

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大叫：“大卫，不行！大卫！”

在下落

下落

所有的记忆和全部历史，都将和格特姆的这段最糟的旧胡同里的砖碰撞起来。

在下落

所有的光和声音都将跟他一起消失，因为，即使所有的东西都依然存在，他也领略不到了。

下落

在下落。

塞莉娜和布赖特：199一，4月10日

牧师正在墓旁作最后的祈祷。两名穿黑色套服、戴黑面纱的女人在啜位着。一个是年长的，一个是年轻的。在年轻女人旁边站着个很漂亮的金发小女孩，看起来她对发生在这儿的事情感到困惑。为什么爸爸躺在那个长长的、闪着光的大盒子里？为什么他们把盒子埋入地下？难道爸

爸在地下不会冷吗？

塞莉娜和布赖特站在山上，向下看着这个仪式，看着那由亮闪闪的新年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看着刚才站在狭长的墓穴旁的50多位哀悼者转身离去。有那么一天，所有这些人将成为自己墓地的明星。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塞莉娜想。她也知道，她寄给大卫妻子的那张未署名的让她去验血的条子明天是否会邮到她那里。她希望如此，越快越好。

大卫选择了把秘密带入坟墓这条路。阳性验血化验单。他杀妓女的罪行。塞莉娜也愿意让他把秘密带入冰冷黑暗的墓地。

但她想让大卫的妻子知道验血，这样她就不会——万一她的化验结果是阳性，也把这可怕的病毒传染给别人。

“真惨，”布赖特说。

“很惨。”

“我也害怕，塞莉娜。”

“我知道，”塞莉娜说，她伸臂揽住她的腰，带她朝山下的汽车走去。当向日葵像学童般在碧空下玩耍，当春天的第一只蝴蝶从眼前飞过。死神不应控制这种阳光明媚的日子。

“你打算租独木舟吗？”塞莉娜问道。

“真的可以吗？听起来太棒了。”

“我们甚至可以带午饭。”

“上帝啊，塞莉娜，这真是好主意。谢谢。”

她们默默地往前走着，看着一位老妇人在墓石前艰难地跪下来，摆放下

一盆天竺葵。老妇人低头祷告，并在胸前划十字。

“我想让自己恨他，”布赖特说，“可我恨不起来。”

“是的，”塞莉娜疲惫他说。“我也恨不起来。”

后来她们就上了车，开走了。

## 商海斗智

约·汉默 卡琳·麦木尼 合著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天上没有月亮，聚集着格特姆市名流所有财富的。不可一世的格特姆森林住宅区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靠近住宅区大门是一片墓地、一个门卫正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发呆，又烦又困。为了保持清醒，他强迫自己的脑子去想一个又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突然，他听到附近有什么声响，像是只猫。

“好吧，”他仰天叹道，“凭着我当安全保卫的本事，看来现在得守护一只猫了。要是这小东西知道我是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效力的，它不知会怎么感激我呢！”他整了整制服帽子，心里厌厌地想：真不晓得这破帽子谁能戴着合适！

又有一声猫叫，好像就在岗亭外边。他寻声走去，终于看到了！他缓缓地蹲下身，生怕吓着那小家伙。可是他定睛一看，哪有什么猫，分明是一只窄瘦的黑皮靴！

怎么回事？！他猛地站起身，迎面而来的竟是一副黑面具！那面具“喵——”的一声，他便两眼一黑，不知后事了。

“刚给他喷了一下我的迷幻剂，他就像恨裹了层蓝哗叽的红杉木一样，直挺挺地栽倒了。”猫女窃笑着站回货车旁。紧接着，她忠实的随从，小猫图拉，把车子开进了住宅区。

“沿着这条路再往北一英里就是罗基·戴克斯特的宅邪。大门和艾尔维斯家的一样，我们不会找不到的。”

“如果布罗肯斯但愿出 50 万美元买下那些录音带的话，他一定是个汉克·威廉斯的狂热歌迷。”

“不，图拉，他是个疯狂的收藏家。还有，那些不是录音带，是醋酸盐唱片。请不要问我醋酸盐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想看到的是事成之后的可爱的钞票……嘿！到了，就这儿。我们该行动了。”

猫女跳下车，随即便融进了冰凉宁静的夜色里。她轻巧地爬上墙头，蹲伏在那儿，全神贯注地欣赏着眼前的景象。借着微弱的星光，她只能看到这座黑乎乎的大宅子的轮廓。“这就是诗人们所谓的‘死寂’吧。”她心想。在万籁俱寂中，似乎只有空气在流动。她脸上感到一丝凉风，又顺势深深吸了一口这清凉湿润的空气。她仿佛能闻出这空气是绿色的，就像格特姆住宅区的绿草如茵的草坪，更像住进这里要花费的成堆的美钞！猫女感到身上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已作好准备，心里充满了母狮发现猎物时的焦的。她悄声地溜下墙，站到了阴影里。

“一切将是非常简单的。”猫女暗自咕噜着向大宅潜去。有声音！她猛地收住脚步，一脸得意瞬间化作了警惕的怒容。她回头瞧见一个人影正笨拙地翻墙过来。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只脚，那人沉重地跌落到地上。猫女躲在一棵树后窥视。只见那人掸去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慢步向房子侧面走去。刚好从距她藏房处几步之遥的地方经过时，猫女看清这个男人是个瘦高个儿，浅色的头发长及肩。他穿着软羔皮的西部靴和一件又脏又旧的拉维斯牌牛仔装，一条红艳艳的丝巾围在脖子上。这个牛仔到底是谁？他要干什么？猫女心下狐疑。

那人没打算从正门进去，而是来到了房子侧面，试图跳窗而入。这算什么跳跃。这个二流的窃贼会毁掉她美妙的计划，真讨厌！如果他真的跳进去了，恐怕会触响警报。那样一来，整个格特姆地区的店铺，餐馆里的人们会倾巢出动。还有警察们，即使警报响自城市的另一端，他们也不会怠慢的。

她必须动作迅速。正当那小子伸手够窗时，猫女已飞至他身边，以惊人的力气一脚将他踢翻。没等他身子着地，猫女已从自己的百宝腰带里取出绳子准备就绪。趁着他像小牛被打烙印时那般惊恐并疼痛得动弹不得时，猫女神速地将他捆绑结实，又扯下那条丝巾塞进了他那像上了岸的鱼般大张着喘气的嘴里。

“嘿、牛仔，下次你可得手脚伶俐点儿！”她在耳边悄声说道。然后，猫女把他拽起来。嗨，足有6英尺高，但比想象的还要瘦。所以，她可以像消防员拉水管子一样比较轻松地拖着他走。每走一步、她就在心里骂这小子一句。来到围墙下，招呼图拉帮忙，一起把这个不停扭动挣扎的瘦干儿弄过墙，装进了后车箱。

“图拉，你马上开走找个地方把这乡巴佬扔掉。”猫女怒喘着说道，“把摩托车给我留下。”图拉只好点头从命。她尽力装出没有因在这次重大行动中这么快被打发走而感到不快。

“我不能允许这个毛头小子毁了我的大事。好了，咱们回去见！”没等图拉想起询问是否有必要留下作助手，猫女已怒冲冲地独自走远。

“哎，真不知怎么才能阻止她。没法和猫女讲理。”图拉叹息道。她走到仰卧在车箱里的牛仔身旁。小伙子被捆绑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但他尽可能装得勇敢无畏。图拉掏出他兜里的皮夹，把现钞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又看了看驾驶证，“我该如何处置你呢，阿尔文·奈什？”

阿尔文冲她眨了眨眼睛，竭力用被堵上红丝巾的嘴做出了一个笑容。

猫女的愤怒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很快又有事做了。当地回到大宅子前时。她的全部精力又集中在了手头的工作上。以她特有的速度和效率，猫女解除了警报系统，潜入了罗基·戴克斯特的家。房间的装潢属70年代后期的洛可可式风格。看来布罗肯斯但提供的有关这所房子的信息是相当准确的。

她一跃来到戴克斯特的办公室。借助于她这个蒙面猫盗的神妙的新发明——一个薄饼干大小的，能破译保险箱密码并将之显示在她的腕表屏幕上的电脑芯片——她很快拿到了装着丢失了的汉克·威廉斯唱片的方铁盒。

猫女找到图拉为她隐藏在矮石墙后的名贵的黑玉色哈利牌摩托、飞身上车，向夜幕深处疾驰而去。和着马达的轰鸣，她得意地哼着小曲儿。后座上袋子里的东西将换得50万美元的奖金！

从戴克斯特宅邸到滨水区大约驾车30分钟的光景。天空刚刚开始泛白，黎明还没有到来，格特姆鱼市却已然喧闹起来。猫女把车开到街对面的库房前停下。乍一看，不经心的人会觉得这建筑肯定已荒废了几十年了，然而当摩托车刚一靠近，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竟毫不费力地打开了。猫女到家了。

从电梯间出来进入起居区，猫女听到图拉的吉他声。她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首歌？猫女心绪极佳地大声打趣道：“图拉，你一直在上吉他课吗？”

“嗯，是的，猫女。你可以这样说。”图拉显得有些不安地回答着起身迎接她。图拉身后的基特，猫女的另一个忠实的侍从，强忍着笑。她们俩都没有拿吉他。

猫女把桌上的几盘啃剩的鱼和薯条推到一边，将装着唱片的铁盒子小心

翼翼地放在上面。之后，她大步走进阁楼，看到眼前的景象，她眯起眼睛嚷道：“图拉，你们不是要告诉我……”其实，她们正想跟她说呢。

阿尔文·奈什正坐在皮沙发上弹吉他。他那双穿着脏乎乎牛仔靴的双脚踏在她的茶几上。又见到抓他的人，这位“乡下绅士”连忙放下吉他，起身微鞠一躬招呼道：“早上好，女士。我希望两位小姐给予我的礼遇下会令您太生气。”说着，他的手像是要扶帽子似的摸了摸头。

猫女猛地将目光转向图拉。“又把外人带回家，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

“不过你真的不必担心。”图拉紧张地劝慰道，“阿尔文绝对不知道我们在哪！一路上他一直被蒙着眼睛。我们只是想在放走他之前听他唱几首歌。”

阿尔文可不傻。他知道这会儿他应该赶快再次出击打破僵局。而图拉，看情形，他必须把自己所有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请原谅我这样说，小姐，你确实是一位卑鄙的绑架者。你常玩掷索套牛的游戏吗？”

猫女不得不承认这小子有点胆量。为了不至于笑出来，猫女抓过图拉的双手，把它伸近炉火说：“一双长腿和一嘴奉承话就把你们俩迷住了，是不是？”她用具有说服力的目光盯着她俩，又道：“你们实在令我失望。别让我认为你们心太软干不了这行。”

看到图拉终于一脸沮丧，猫女心满意足、怒气全消。小猫女们的这副样子令她很开心。她转向阿尔文，他还是有点吸引力的。谁不想要个会唱歌的瘦长的牛仔当玩意儿呢。但一定只能充其量把他当个玩物而已。“你们可以留他一会儿，然后得把他弄走。”刚走几步，她又急转身补充道：“千万别让他找到回来的路！”

两个小姑娘这才松了口气，庆幸终于摆脱了困境。“阿尔文一直在给我们唱特别好听的歌，猫女，他真的很有天赋。”基特滔滔不绝地讲道。“他每周都在艾得塞大街小怀根威尔酒家演唱。”

“哦，是吗？”猫女伸开手脚躺到她那装饰精美的软椅上，身上的猫装与椅子缎面的华光异彩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你夜里鬼鬼祟祟地去罗基·戴克斯特家干什么？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让他见识你的才华，不如硬闯一次他办的演艺界的大型晚会。”

图拉刚要开口，基特脖子一横，抢着说道：“他已经和戴克斯特签约了！”一头乱蓬蓬的浅黄色头发随之颤。

“哦？既然已成了气候，今天凌晨3点你还到你老板住所捣什么鬼？”

“说来话长啦，”阿尔文一边坐回到沙发上一边道。“如果你想知道，我还是从头讲起吧。”他若有所思地深吸了一口气。

“5年前，我兜里揣着20美元，背上背着一把吉它从伊利诺斯州一路搭车来到了格特姆城。我在人们称之为车库而实际上根本随便停车的车站对面找到了一家又脏又破的旅店住下。每天晚上，为了防止蟑螂爬到床上，我只好彻夜开着所有的灯，收音机也一直大声响着。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活命，不管报酬高低，我去餐馆洗碗、弹吉它，能挣一点是一点。”

“同住在那旅店的有个名叫莱斯特的家伙。我们都叫他‘钉子’，因为他的头发出奇地蓬松，显得头很大，整个人看上去像铁路上的道钉。不管怎么说吧，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份在怀根威尔酒吧的工作，当替补酒吧侍者。一天晚上，‘钉子’过生日，我们在那儿一起喝酒为他祝寿。后来他把我推上舞台，起哄让我唱歌。酒家老板握特斯先生也听到了我唱的歌。我估计他

很欣赏。于是再后来，我便有了每周一次去怀恨威尔演唱的固定工作！渐渐地，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一些女歌手们开始每周四来看我表演。她们带着自己的狐朋狗友一起来。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晚上她们居然把她们的老板罗基·戴克斯特也带了来。当然，你要问他，他会说是他发现了我。我想詹妮和贝茜（常看我演出的两个歌手）受尽了不公的待遇，但她们说这是常有的事。总是她们四处作星探，然后戴克斯特充当伯乐。

“不过，从刚一‘发现’我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对我边嚼着曲别针边大喊大叫——嚼曲别针是他的怪癖之一。好像在音乐界不会苛刻地批评别人就成不了大人物。反正，我听到他边嚼边说我是个天才之类的人。他还让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见他。他要给我取个亲切的名字。我从小就有为像‘戴克斯特音乐’这样的大唱片公司献艺的梦想，而当时我却在想这个老罗基真像是个酒囊饭袋。我打赌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那会儿他的秘书瓦莱莉刚跟他说了两句话，他就开始对她破口大骂。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火气肯定是冲着我来！”

“凭戴克斯特做生意的方式，他一定黑了我不少钱。但我仍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发横财。我是说，我要比一只被送到迪斯尼乐园卖命的猫要兴奋得多。噢！我不是故意不尊重你们，女士们！我猜想像他那么固执的人一旦有了要捧红我的念头，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的。”

“我签了合同，并且已经录制了几盘样带。音乐制作人、录音室的专家、其他同事以及我的朋友们，大家都很赞赏那几盘磁带。他们一致相信我将成为下一个歌坛巨星！可据说戴克斯特听过之后很是不满，大嚷我唱得土得掉渣。他开始冷淡我，拒绝见我，不接我的电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可把我整惨了。”

“一两个星期之后，‘钉子’拽我到他的房间。收音机正开着，他让我听里面的歌，先开始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那歌并不好听，像是蹩脚的乡村歌手唱出来的，又算不上真正的乡村风格，而且我一点也不喜欢，但稍后我听出那竟是我自己唱的！罗基已经把它加工处理得走了样，我都快听不出来了。之后，我的歌一首接一首地被播放出来，清一色戴氏所标榜的拉斯维加斯农民风格。呸！我真不明白戴克斯特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个发挥本色的机会。我终于意识到他已无意培养新人了，他只想把我当作他公司里又一个不起眼的人，但他还需要我为他手下的老牌明星写歌。我对他的作法进行了顽强反抗，但没有用。只要他决心做什么事——通常是一个匆忙的决定，很欠考虑——他都孤注一掷。”

“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必须得找他谈谈，可是找他总像登天一样困难。所以，我请詹妮先帮我打探好，之后终于在办公室堵住了他。他显然没有思想准备，结结巴巴了一阵后说虽然我的歌唱事业在走下坡路，呵他还是让我赚了一些钱，所以我应当感激他。真想不通我一张正经唱片还没出他就断定我不会成功。他从他的午餐碗碟底下抽出我的合同并指给我看：我的歌曲发行收入百分之九十八归‘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用于提高、宣传等等。可我哪里有什么提高的机会！别的歌星唱我写的歌也该有我百分之二的报酬。我问他那些钱在何时他却笑了笑说，大公司的工酬发放需要较长的过程：报帐，算余额、缴税、上保险等等。我告诉他我想要回我的原唱磁带和合同时，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什么合同，小子？你是我的，要想在这街上混饭吃就必须完全听我的。你还嫩着呢！’”

“接着，两个保卫进来把我拖了出去。”

猫女插话道：“你的律师不管啦，奈什？”

“哎——，”阿尔文的脸埋在双手里，痛苦他说道。“我那会儿太嫩，当时我连件冬衣都不趁，哪有什么律师。于是我要签约的时候，戴克斯特给我推荐了阿蒂·莫普这家伙——”

“那个阿蒂·莫普？”猫女嗤之以鼻他说道。

阿尔文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接着说：“戴克斯特跟我说阿蒂很有才干。当然，后来我发现我上当了，我被那小子涮了。”

“我根本在他办公室见不着他。有一天晚上我见阿蒂来怀根威尔吃饭就走到他的桌子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是我的律师，你应该为我打官司！’”

“他把一嘴炸鸡排咽下去，靠回椅背冷冰冰地回敬道：‘等你能够拿出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给我那么多钱时，我会为你卖力的。’”

“我又问他为什么还不给我合同副本。他把手里的叉子响亮地摔在桌上，拿起腿上的餐巾抹了抹满嘴是油的嘴巴说：‘戴克斯特几个月前就已经给你了，如果你放去了，那可不是我的错。’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大胖蠢猪和一个穿了一身黑丝绸的瘦猴。”

“是不是‘通宵灯’？”猫女低声地问道。

“莫普叫他路易。”

“那就是路易·‘通宵灯’·米奈斯库，阿尔文。他总是穿一身黑再别一朵白色康乃馨，好像随时准备出席葬礼似的。他是格特姆地区有名的诈骗犯。即使阿蒂·莫普真是律师我也没想到他会和‘通宵灯’有瓜葛。”

“这个路易叫他身旁的恶棍把我当众扔出了怀根威尔——我的第二个家！后来‘钉子’告诉我，他们胁迫老板涯特斯先生把我开除了！”

“我这回不再犯蠢了，我找了一位免费辩护律师，茜班·伯拉斯克女士，来替我想办法。她非常尽力。她提出要看我的合同并宣布它非法。这位女士坚持了数月与戴克斯特没完没了的周旋，这占去了她大多的时间而无法照顾她的家庭和事务所。最后，她告诉我她实在无能为力了。‘戴克斯特音乐公司’那帮人有的是律师，准也不能拿他们怎么办，所以，我现在仍在格特姆市靠演唱维持生计。”

“我很是怀恨在心。我有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我一定要把合同偷回来。哼，现在我已经堕落成小偷了。”的确挺惨的。我痛恨小偷。”猫女低声说道。“这个小偷太未入流了。”她躺在椅子上放松全身的肌肉，又扬起手活动活动手指，心里想着：“不过他倒是讲了个不错的催眠故事。”其实，猫女也有点同情这个可怜的傻小子。他是好人，戴克斯特显然是个坏蛋。而这又怎么样呢？她明白图拉和基特的心思。晤，先找个乐儿……

“你半小时后到我房间去坐坐吧。”猫女像一条冰凉的蛇一样噓着气对阿尔文说道，这一定会使这两个小姑娘吃起醋来，她看到她们交换着恼火的眼神，得意地笑了。当然，如果他真敢动她的话，她将提着他的耳朵把他扔出去。喵！

“米尔娜！给我拿烟来！”

一个银发男人喘着粗气冲着对讲机吼着，红白相间的皮衣像火腿肠的包衣紧紧绷在他身上。他就是洛伊·布洛肯斯坦，他的办公室足足占了格特姆安全大楼第四十层的一半房间。另一半分别用作他30个下属的办公室、一个会议室、一个健身房、一个厨房及一个餐厅。他自己的办公室装饰得很独特，

墙上贴的木条是用古老的田纳西山村小木屋拆下的木头劈成的，家具和西部饰品是在第一个牛仔影星威廉·哈特的财产拍卖会上买来的，印第安式的窗帘垂在巨大的玻璃窗门边，有一面墙上挂满了这个人的帽子。那个人的手枪等物件。

米尔娜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一袭色彩明快的衣服漆一般清晰地勾勒出她丰腴的曲线。她进屋说了声：“对不起，没有了。”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没了？！我现在一定要抽支烟！你怎么就不能想想办法？你应该保证手头总有两盒才是！”

“你掏钱让我现在给你买些来吗，布洛肯斯但先生？”

“我手头没钱。就先欠着你的，给我买吧！”

“你已经欠了我 360 美元了，记着点。我今天可没钱可借了。”

“那就跟别人借点，快去吧！”

这老不死的！米尔娜已经作了 15 年的职业女性。她见过形形色色的行政要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赚得越多，人却越抠。她把头探进她办公室抽屉搜罗着所有的零钱，当她收集了一把两毛伍的硬币时，一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越过办公桌按响了里间办公室的门铃。

“他正等替我来呢。”猫女朝米尔娜得意地一笑，仪态万方地步入布洛肯斯但的办公室。

猫女扫视了一圈这个亿万富翁的办公室——满眼全是既无品味又不值钱的小古董和一流的电子设备。

“这是你订购的热蛋糕，布洛肯斯但。”

布洛肯斯但听了这话，心怦怦地狂跳，但他表面上竭力保持着镇静。猫女把铁盒子从帆布包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布洛肯斯但赶过去拿起它擦去上面的尘土。

“谢谢你，亲爱的。”他从一个画着野马飞奔图案的陶制饼干罐里抓出一捆捆的钞票搁在桌上，又仔细地把它们横着竖着墩齐。

猫女不慌不忙地翻看了每捆 50 张面值一千美元的钞票。“谢谢。不过，”她用冷冰冰的声音接着说道，“好像不够数啊。”目光直刺他的脑袋。

“是吗？怎么会？我数过的。当然，你要说少了，我就……”他急忙满身摸找钱夹，“这呢，在这儿。”

“我为你干成了这么大一件事，你就想用这么点钱把我打发掉。”猫女小心翼翼地墙上取下绕成一盘的赶牛鞭。她把鞭子抖开，发现竟足有 12 英尺长。鞭杆上的标签告诉她那是影星卡尔·麦尔顿在影片《独眼杰克》中所用的皮鞭。“你这个坏家伙。现在我猫女可要试试这鞭子”

布洛肯斯但吓得浑身颤抖，脸上汗水直流。面前这个戴着面具的“食肉动物”优邪地扬起皮鞭，那鞭好像突然有了活力，队地毯上飞起直落在他肥厚的脖子上。他赶忙用手抓住，那鞭子竟一下子紧紧绕住了他。猫女恶狠狠地将臂一抖，他便栽倒在布满节突的松木地板上了。又在一通鞭打之后，他的脸色由红润转成了青绿。

“这玩意儿挺好玩，如果你不反对，我就把它带走了。”猫女的黑色高跟鞋踩在他的胸口上，移开了鞭子。“下次你再敢耍花招，肥猪，我可饶不了你！”

布洛肯斯但躺在她脚下气喘如牛。看到猫女居高临下地对他笑着，他不再害怕了。尽管有失体面，他竟皮笑肉不笑地瞥了猫女一眼，说道：“今后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猫女收住笑容，叹道：“你真够可以的，竟能被打而感到快活，亿万富翁。”

猫女把脚从这个动弹不得的大亨身上挪开，大步走到桌前。她抓过饼干罐，拿出所有的钞票，又故意将罐子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哎哟——”猫女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一脸惋惜的神情。之后，她朝电梯扬长而去。米尔娜站在门口直笑。

拉斯蒂·渥特斯从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商船上的20年生涯已使他积攒了足够经验，并留给他了两样东西：一笔可以开办一个酒馆的可观的银行存款和对有关航海的一切事物的深深的厌恶。他烦透了大海，甚至已经不能容忍看到一杯水。于是，他一回到内地就开了家牛仔酒馆，即怀根威尔酒吧。在这里，这个老水手的眼睛绝不会像那些年在地球各地海滨地带的小酒馆里那样被舵舱、捕虾器以及潜水服之类的物件所侵扰。在这里，他可以不再听别人发号施令，这是他自己的地方。在这里，拉斯蒂活得轻松自在。

阿尔文·奈什是个很不错的歌手。他为怀根威尔带来了一大批常客。这小子该算是酒家的装饰品。这个星期四他又可以像以往一样回酒吧演唱了。罗基·戴克斯特和他的走狗们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可有趣的是，当拉斯蒂终于奋斗到有力量挫败戴克斯特一帮人的时候，他们却对阿尔文回归的消息抱之以下感兴趣的一耸肩。这当然很令拉斯蒂不解。但他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非常高兴你们今晚都能来观看演出，女士们。”阿尔文慢吞吞他说着，为猫女的两个小徒弟拉开舞台后门。她们侧身进来向酒吧里走的时候，图拉冲他眨眨眼，说：“真遗憾，猫女不能同来。哎！”

阿尔文突然被一记抡圆了的重拳当胸一击，从敞开的门飞了出去，跌坐在酒吧后面的小街上。等他小心地爬起来，只见眼前人高马大地站着两个穿着一样衣服的人。他们的衣服不单同是灰色，就连尺码都是相同的。是哪个裁缝给他们做的？图拉和基特从酒吧里瞪瞪地跑出来时，那两人一个靠在门边，另一个用粗壮的手指狠戳阿尔文的太阳穴。

“嘿。”那人又用力戳了他一下，说道，“老板要见你。”罗基·戴克斯特正等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那彪形大汉把阿尔文扔到戴克斯特面前。

“我知道昨晚的事是你干的。”罗基吐掉嘴里的曲别针，忿忿他说道，你这个土老帽，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抗，乡下佬。没有谁能把我罗基·戴克斯特怎么样。我拥有这个市区。这条街。哼，还有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可以把你灭了，让你玩儿完了。

“你想让我打断你的腿吗？把你弹琴的手永远残废了又怎么样呢？别冒傻气了，小子。我已经毁了你的事业，并且我已经靠你的歌赚了大钱。榨取你很容易。我是靠榨取为生的。这就是做生意。但是你要窃取我的东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奈什。好好想想吧，小子。告诉我那些唱片在哪，我会留你一条活命的。”

“说实话，戴克斯特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偷你的任何东西。”

戴克斯特摇了摇头，说：“你这放牛的，这样你可就像得了癌症一样不可救药了。你还是先别得意吧。喂，你们两个，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愿他在

死掉之前能讲出来。”他转过身，快步钻进等在一旁的豪华轿车。车子飞驰出小巷，上了艾得塞大街。

车子差点撞着酒吧门前的基特和图拉。她俩飞快跑到巷口，正好看见那两个大汉折磨阿尔文。其中一个从身后死死抱住阿尔文，另一个把阿尔文的一只手举在他面前，让他亲眼目睹自己的一根手指被反掰着去够自己的手背。

“这滋味不好受吧，对不对？用不了10秒钟它就会断的。不过，别担心，我还有另外9只手指可消遣呢。快说，东西在哪？”阿尔文的眼里又是汗又是泪，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抱着他的那个亡命徒只得腾出一只大手把住他的脸好让他看到自己皮开肉绽的手。

为救援阿尔文，基特通过手镯上的微型无线通讯装置向猫女发出了遇险信号。

图拉已经出击，基特也很快跟了上来。当她俩快到三人跟前时，抱住阿尔文的那个人突然伸手向图拉抓去，抓住了她的头发。基特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图拉被解脱后又使足全身力气把那家伙的脸踢开了花。他跪在地上捂着脸哭号着。另一个恶棍放弃了扳手指的游戏，冲着阿尔文的腮帮子横扫一拳，将他撂倒。阿尔文心想自己今天恐怕就交待在这儿了，而且是为一件子虚乌有的事而丧命。接着，那个大汉转向图拉。基特手疾眼快飞身跃起，踢中他的要害。这时，那个花了脸的家伙直奔过来抓住了图拉。在你一拳我一脚的搏斗中，她大声喊：“离开这儿，阿尔文！快！”

阿尔文强忍着浑身的剧痛，跌跌撞撞地走到酒吧门口，喊了一句：“我去叫警察！”

“不要！”那四个人居然异口同声地喊道。

两个小猫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把两个恶棍分开对付。于是两人决定处理那个花脸鬼。两人各抓住一条他的胳膊，接着他的脑袋玩儿命往酒吧防火的大铁门上一撞，那家伙便栽倒在地再也没爬起来。基特急忙从他身上跑过去钻进了怀根威尔。

图拉也想跟着跑进去，但另一个大汉已赶到跟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酒吧的门在他们身后“啪”地关上了。图拉重重地挨了一拳，摔倒在地。

“现在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管闲事小姐。”他狰狞地笑着，手里冒着寒光的剃须刀片向图拉漂亮的脸蛋逼近。

突然，一种高频的“喀嗒——喀嗒——”的声音分了他的神。是猫女全力以赴地飞速赶到了。这大汉正要转头看个究竟时，被时速50英里的飞来一脚踢出了十米开外。手里的刀片深深扎进了自己的大腿。他像作噩梦般地尖叫起来。

“谢谢，头。”图拉气喘吁吁他说道，“这可真是——”

“额头磨剃刀——好险！”猫女接着说道。

在一瓶瓶摆在地上香气四溢的鲜花和银盆子里盛满了美味的意大利点心之中，猫女一行和阿尔文到她们藏身之地休养。超现代的音响里播放着明快的爵士乐曲。但今晚的音乐一点也不凑效，猫女仍怒气未消。她咬紧牙，擦着拳，大步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对她的被保护人挨了打恨恨不已。

基特呷了口咖啡，为调节气氛，打趣道：“咱们应该把罗基·戴克斯特卷进玉米饼下油锅炸了！”图拉的肋骨仍在隐隐作痛，所以不能开怀大笑。她的眼睛周围被打青了。阿尔文更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他的右臂吊着绷

带。绷带上画着卡通猫形象饱含着基特和图拉的问候。基特被拽掉了一缕头发。他们几个像残兵败将，披伤挂彩。

“有了！”图拉一心要改善大家的情绪，“我们找一个没水的水池，再把戴克斯特绑架来，把他扔进去，饿他一个星期。然后，我们用一个大钩子穿上块奶油三明治，像钓鱼似的……”基特和猫女这会儿正在边笑边传递着香宾酒。阿尔文盯着这些乐不可支的女人，简直怀疑她们是不是在讲人话。

“亲爱的，别担心！”猫女发现了阿尔文不安的神情，安慰道。“我们不会做那种荒唐事的——无利可图的事！”

阿尔文却若有所思。“如果你们真想报仇，你们应该想到：在这世界上，令戴克斯特牵肠挂肚的只有戴克斯特音乐公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闯个自己的牌子把罗基·戴克斯特从演艺界赶出去呢？”

“因为那样就得实行8小时工作制呀。”图拉舔着手指上的奶油，笑着说道。“你总不能让我们为此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吧？”

阿尔文赞同地点了点头。

猫女眼睛一亮，狡黠的笑意露出在嘴角——又有好主意了。“你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启发，阿尔文。”她缓步走向阿尔文，奖赏性地抚摸了他一下。

“我们真正能够动手捣毁罗基·戴克斯特的地方是他的腰包。”

“你呢，宝贝儿，”猫女又来到了图拉身边，轻轻抚弄了一下她的耳朵，说道：“必须开始练习唱歌。让阿尔文指导你，再给你写些歌。我要让你成为明星！啊哈，没有比这样的报复更令人开心的了，我的小猫们，我们将为每一步进展开一次舞会。”

阿尔文的创作灵感还没有衰减。他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几首歌。每天，他从早到晚地教美丽的图拉演唱；在辅导她的间隙，又面面俱到地告诉猫女格特姆市音乐界里的人情世故。最后，猫女和阿尔文把他们的计谋又仔细地筹措一番，在每一步骤上都给大家分配了任务。

阿尔文和他的乐队协助图拉录制了她第一盒录音带。为了不暴露身份，图拉和基特戴了假发套和猫眼面具；阿尔文和乐队成员们都像车匪一样，用丝巾遮住眼睛以下的部分。

他们找到一家独立的小公司“休闲时光唱片公司”，分发化名塔比·乔·吉特的图拉的首盒录音带。同时，其MTV也已制作完成。

猫女现在化名辛巴·伏楼氏，身份是“歌手塔比”的经理。她大张旗鼓地为塔比制造舆论，使她成为全市的关注焦点和谈论话题。比如，她在报刊的“闲谈专栏”中登出一则这样的消息：一位科威特王子不惜重金企图与塔比约会一次。唱片销路不好时，她总习惯吃大麦面包。她是个15岁就结了婚的著名童星……

伏楼氏女士还出资为塔比·乔·吉特在《格特姆快讯》和《环球》两家报上刊登彩照。照片上，塔比身穿一件印有亲手签名的缀满珠宝的深红色套头衫，宽宽的腰带上一个猫头形象的扣环闪闪发光。观看演唱会的人将免费得到一件“塔比T恤”。对能安排客户在塔比MTV中露面的广告商将奖以海岛度假旅游。

一天下午，基特和图拉惊奇地发现一个衣着邋遢的陌生人竟摸到了她们住所的门口来。那家伙的头发像典型的推销商一般向后梳着。他穿着一件极不合身的格子呢衣服，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两个小猫女交换了一个眼色，突然一起冲上去把他推到墙根猛揍。“哎哟，图拉！基特！是我！阿尔文！”

她俩再次定睛细瞧，不由得咯咯笑作一团。

“出什么事了，牛仔？你被一帮旧车推销商绑架了吗？”基特高声叫着。

“这身是我的行头。我一直在走访各个电台，推荐塔比·乔的歌。”他伸出手让基特握着。松开时，基特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张折起来的钞票。

“我带来了‘休闲时光’新发行的超级巨星塔比·乔·吉特的专辑，相信你们一定想听听。”而两个小猫女却只顾仔细端详那张钞票上的本·富兰克林的画像。

“是真市。这是‘进门费’。其实我每进一家电台都要花这么一笔。我们的报复可得付些代价呢。要让每个电台都播放，没几千美金打发不了。你们的头会舍得花钱的。”

“可是，阿尔文，”基特说道，“你的歌那么甜美，连图拉都比不过。我们何须靠行贿求他们播我们的歌呢？”图拉冲她吐了吐舌头。

“哼，那么容易就好了。”阿尔文皱着眉说，“这世界可不是慈悲为怀的。电台的那帮家伙是得用钱收买的。你不给钱，他们就不播你的歌。他们只为钱而工作！”

塔比的歌终于闯入了电台歌曲排行榜，人们已经喜欢上了塔比·乔·吉特。阿尔文的煽动和吹捧已使她拥有了大批歌迷和听众。她的歌在“乡谣”、“流行曲”、甚至“都市现代”排行榜上频频亮相。

辛巴·伏楼氏不失时机地给《音乐时空》这一音乐界权威刊物寄去了一个会叫唤的玩具猫，以表示对他们广告支持的谢意——塔比的又一单曲荣登本周榜首。

一辆摩登的乳白色豪华轿车在格特姆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飞驰。厚软的后座上，罗基·戴克斯特把手里的音像杂志放下——封面上又是塔比·乔·吉特！这个小妖精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现在每打开收音机或翻开报纸杂志总能听到或看到她。戴克斯特隐隐感到一丝威胁。他敏感的胃又不舒服了。该死，药呢？胃溃疡多年没犯得这么厉害了。他想要，他希望，他渴望，他需要和塔比·乔·吉特签约！

“阿蒂，”罗基对着车载电话话筒喊道。“跟我说说塔比·乔·吉特的情况……什么，休闲时光唱片公司？谁他妈听说过有这么个公司？他们屁都不是，可他们要杀了我呀！”

阿蒂·莫普那遥远的声音，斗气般他说道：“谁知道呢？原先‘休闲时光’发行的尽是一些反应平平的唱片。后来突然杀出了塔比。据说他们给电台的钱是你给的两倍。在全市各个电台他们都比你花费多。”

“蠢货！”戴克斯特暴跳如雷。“你知道要盖过他们买通排行榜我得花多少钱吗？5位数！我们怎么能天天去这么大一笔？他们又是怎么吃得消的呢？”

汽车驶过一幅巨大的塔比的广告宣传画。戴克斯特的胃一阵抽搐。“我必须把塔比拉过来，让她离开‘休闲时光’唱片公司。谁愿意跟他们比花钱呢？那个辛巴·伏楼氏是个什么东西？凭运气火了几日就想跟我较劲！我要让她一败涂地，让她在我戴克斯特的手里栽了！”

“别忘了，罗基，她已经成气候了，你不能轻易摧垮她的。”阿蒂·莫普喃喃地说道。

“噢，这样的话，更得把塔比拉到戴氏公司来了。”

为讨好塔比·乔·吉特和辛巴·伏楼氏，戴克斯特极端慷慨地为她们挥

金如土。星期一，市中心的娱乐广场上，万众瞩目的巨大电子屏幕上，30英尺高的罗基·戴克斯特正向塔比献上一支玫瑰，字幕滚动映出“我爱你，格特姆市热爱你，塔比·乔·吉特！”这场景足足放映了17个小时！星期二在快艇俱乐部丰盛的午宴上，戴克斯特还赠给塔比和辛巴各一笔可兑债券。猫女在回家的路上把她那份兑成了现钱。星期三，戴克斯特以塔比的名义在格特姆的顶尖级酒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送给塔比一块镶钻石的金表，送给辛巴一个红宝石手镯。到了星期五，他花巨资从“休闲时光”买出了塔比的合同。同一天，塔比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签了有电话号码本那么厚的协议书。这一星期以来的疯狂付出——预付款。戴氏股票。额外津贴——都由戴克斯特亲自经手，严格保密。公司里负责文书档案的职员只被允许将已密封好的相关材料归档存放。协议书有一条是同意阿尔文自动解除合同。

塔比·乔的又一单曲将马上打着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旗号录制发行。签约当晚，塔比就被安排赶录专辑。《音乐时空》登出了罗基·戴克斯特春风满面的特写照片。是啊，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买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那扇熟铁大门自动打开，放那辆黑蓝色的豪华轿车进去，随后又慢慢地关上了。

如果不让我安静，那他们就该死了，布鲁斯·韦恩想道。

他近来觉得很孤独。尤其是在今天的慈善活动之后，又是满满一屋子充满了希望的、天真的姑娘，她们只能刺激他的眼睛，却无法满足他的心灵。找到聪明人，并且与他们相识，总是件困难的事情。谢天谢地，警官戈登先生应约赴明晚的正餐，布鲁斯边想边把车在这所房子前停下来，下了车，走在鹅卵石铺成的车道上。他走到韦恩邪宅的拱形大门那儿，自己走了进去。

阿尔弗雷德正把银咖啡用具擦得锃亮，他没有注意到这位庄园继承人的归来。因为他一边干活，一边伴着随身听耳机里的音乐跳着奇怪的舞步。布鲁斯挤出一点笑容，装饰了一下面孔，说道：“晚上好，阿尔弗雷德。”

“啊，晚上好，布鲁斯少爷！没有听到您进来，我很抱歉。”

“是的，阿尔弗雷德，很明显，你听音乐出神了。你在听什么？是威瓦尔蒂，还是柴柯夫斯基？”

“我很不好意思，少爷，这是一个通俗音乐的曲集。不过，我得说，尽管出身低，可还是很感人的。”这男管家说道。“是位新登台的乡间女歌手。塔比·乔·吉特小姐就是她的名字，我相信没错，先生。”

“阿尔弗雷德，你真令我吃惊！老实说，我没有耐心去听土里上气的猫叫春的声音。我认为，乡间音乐是无法打动我的。”

布鲁斯·韦恩的这位永远忠诚的男仆低着头，非常小心地顶撞说：“或许，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少爷，那是因为您从未失去过自己的女人，也从未喝过烈酒。”

“阿尔弗雷德，我相信在你心灵深处，有许多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东西！”

走进那黑暗的书房后，布鲁斯·韦恩闷闷不乐地用力扯了扯脖子上的黑丝蝴蝶结。有时，这些为慈善目的而举办的晚餐，对他的天才而言，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可这样想是很自私的。他知道韦恩基金会在做善事和促使他改变自我方面，都是一种重要的力量。他是蝙蝠侠，老觉得生活很无聊，这就是他的烦恼。他坐在红色的皮沙发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并且调着台，还把结实的肩膀从晚礼服中解放出来。这时，有一条娱乐性的新闻，在他面前的蓝色屏幕上显现出来。他拿起遥控器，调到有线新闻频道，当他看到里边

正播放着关于塔比·乔·吉特的故事时，他停了下来。这不是阿尔弗雷德说的那条轰动性的新闻吗。这个逗乐的、有学问的老家伙。布鲁斯·韦恩暗自笑了。你可以想象得出，贺拉斯风格的颂歌和乡间情歌一起干扰阿尔弗雷德那神奇的大脑，会是什么滋味！咱们瞧瞧，是什么使他大惊小怪的。

“戴氏音乐公司的大人物罗基·戴克斯特已经和吉特小姐签了合同。有消息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交易。一举成名之后，塔比·乔在她那位神秘的、不愿露面的经理辛巴·伏楼氏的帮助下，正在音乐界掀起层层热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伏楼氏会选择充当一个如此的角色，但人们却一致认为，她对生意上的见解是无双的。音乐界内幕人士和崇拜者都在关注着塔比·乔不断取得的神话般的成功。这是玛丽报道的。”

辛巴·伏楼氏。这个名字让他后颈上的粗硬的短发直立了起来。他关掉了电视，视而不见地盯着那空白的屏幕。蝙蝠侠知道，他敏感的本能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法语已快忘光了，但他敢肯定他说，伏楼氏是女贼的意思。

“阿尔弗雷德！请过来一下。伙计，你的（东非）斯瓦希里语讲得怎么样？”

“肯定讲不好了，布鲁斯少爷，”这位忠诚的仆人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

“你说，‘辛巴’是一种猫，对吧？”

“是非常大的猫，少爷。这并不是我的语言知识告诉我的，而是从古老的探险电影中知道的。我相信，人们用这个词来描写狮子。”

“我也这么想。辛巴·伏楼氏。这听起来很占怪。阿尔弗雷德，我怀疑，你最喜欢的那位歌手的轰动性新闻，不是别人，而是猫女一手安排的。”

“我明白了，少爷！”这个精明的老家伙的眼里，就像他主人的一样，闪着兴奋的光。“我同意，这事需要调查。”

“要立即去调查，我的朋友。正如福尔摩斯所说，‘当游戏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拖延’。”

如果真是猫女的话，那她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以工作的身份出现，那有违她的性格。进入一个合理、合法的企业，太有点与她的性格相悖了。这使他不安起来。

一周以后，在韦恩邪宅的地下室里，蝙蝠侠正坐在蝙蝠电脑前，他后背弓起，活像一个中世纪时的抄写员。面对青从世界上最大的反犯罪数据库中调出的大量信息，他陷入了沉思。

在功能强大的电脑的嗡嗡声中，传来一声很有礼貌的“啊哼”声，蝙蝠停下手头的工作，转过身来，发现忠诚的阿尔弗雷德推着茶点车走出了电梯。

“请原谅，打扰您了，少爷，但由于时间晚了，我冒昧地给您准备了茶点。”

“你真善解人意，阿尔弗雷德，”这位戴着头罩的斗士说道。他从托盘里拿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一块三明治，说道：“这是给正义的机车加燃料，嗯？”

“如果我可以问的话，少爷，关于猫女最新活动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有了很有趣的进展，阿尔弗雷德。我发现了录音带行业里的一个大贪污网。但在企业中，有偷漏税和利益冲突，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很难了解为什么戴克斯特音乐公司以前没受到调查。”

“我告诉你罗基·戴克斯特有多大的实力，在过去的10年里，有大约一百件民事案件是起诉他的。但没有哪个案件得到审理。每个都不了了之。或许他的律师是位法庭外的私了专家，可你瞧瞧他的公司，我简直怀疑有哪个案件是解决了的，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想，恐吓或许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么说，这位工业界的巨子只是普通的流氓而已啦，少爷？”阿尔弗雷德问道。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我的朋友。”

“可是——”阿尔弗雷德刚要说话。

“可是为什么在合法性的边缘上，他竟敢公然地运作呢？”

“是呀，少爷，为什么呢？”

蝙蝠侠向后靠在椅背上。“我看造成这种原因有几种因素。首先，在像他公司那样火爆的生意里，戴克斯特那种邪恶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权力的象征。由于他行事像个恶棍，因此便获得了其同类的极大尊敬。第二，他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最后一点是，他慷慨地资助很多政客竞选公职，这自然使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而与社会名流合影也使政客获得了极其宝贵的亮相机会。这一点我已让警长加以注意，他的调查则肯定能使有关的人受到法律制裁。”

“不过猫女呢，少爷？她与这个人的阴谋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呢？”

“阿尔弗雷德，这正是仍然使我日夜百思不得其解的。日日夜夜。”

“我把盘子放在这儿啦，少爷，你要想吃点什么随时都可以吃。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走了。晚安，布鲁斯少爷。”阿尔弗雷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蝙蝠侠继续在沉思。没找到答案之前他可无法安睡。对于这样一种肮脏但基本上还算合法的生意，猫女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呢？唔，格特姆市的音乐业要是像他所发现的那样财源滚滚而又充满欺诈性的话，那她可能是想从其中捞他一把。但也许是她想在戴克斯特玩惯的行当里把他击败，迫使他退出竞争，这才使他要讨好她，让她感到他们的联手对她是有好处的。但也许这两个怪人在计划搞些更加邪恶的活动，于是唱片公司便只是他们合伙的一种门面而已。

还是她是否计划把戴克斯特音乐公司这个家底数百万的企业加以接管呢？老天可以作证，她可是聪明透顶的人，她想弄到手的任何东西她都能够得到。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布鲁斯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猫女确实介入了其中。但蝙蝠侠想道，这可是我所曾有过的内疚中最感情用事的一桩了。只有她才有资格自称猫贼。然而他却不禁想道，这一次她可能并不是在阴谋搞一桩本世纪最大的犯罪案件。猫女也许终于改恶从善了！既然她在丰富多彩的生意场中大获成功，她对快乐、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也许已经得到了满足。然而这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至于我，蝙蝠侠想道，我知道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思想易屈服于所想到的享受和快乐。尽管她给自己招来了各种麻烦，我却无法否认自己妒忌她那公司所获得的成功。

天呀，夜一定很深了，我也一定累了！我怎么竟去想……说到底她不过是个女贼而已！在她所做的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中，她把色相作为另一种武器来加以使用。忘了这一点，甚至只是一小会儿，我不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了吗！

“锡德！全都准备好啦，锡德！你停一下嘴，别再来烦我好不好！”罗

基·戴克斯特声音粗哑地对着汽车上的电话大声咆哮。呸，不想让人歇歇啦！就连坐在车里，别人也非把我弄躺下来了他们才高兴。“喂，锡德，为了免得你忘记，我告诉你，我是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老板，你不过是个小土豆而已！什么，我不知道公司现正现金短缺？你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我跟那些艺术家签合同，涨多少钱由我决定，伙计，你开开支票就行了。明白吗？你明白我的话吗？你这只管抄抄写写的，你的智力使你根本无法懂。”

“罗基，我很遗憾你认为我只是个抄抄写写的。”锡德的声音听起来虽然很轻，但却是硬梆梆的。“不过我有责任告诉你，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钱已用光啦。与塔比·乔·吉特签的合同把钱全花光了。我们现在只有两样东西是值钱的，一是目录，二是那些艺术家的合同。我现在听说，要把帐还清，我们可能得卖掉某些权利。”

“是吗？可是，我可没告诉过你这样啊。那个过期的目录值几百万呢。嘿，光是汉克·威廉斯的那个东西不就可以弄到足够的钱去对付一年的管理费了吗。”这倒没错，只是我要是知道钱放在哪里就好了。“我正等待最佳时刻抛出这批货物，就此而已。不管怎样，这个叫塔比·乔的，可是很值钱的家伙。一旦她的唱片集抛到市上，那我们的钱可就赚得数不过来了。”

“罗基，我但愿你是正确的。这张唱片在我们公司的历史上如果不是最畅销的，那我们就玩儿完了。”

“好啦，锡德，你把这些讨债的人再给我挡住两个礼拜，我担保我们公司能打破这10年的记录。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可以省下一笔钱。再见！”

罗基挂上电话，伸手去拿车上保持一定湿度的古巴王冠牌雪茄。当他咬下雪前烟头时，斜眼看了看格特姆街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使办公费减少点儿不是个坏主意。他拿起了电话。

“喂；荷兰达吗？我有个削减我们公司管理费的办法了。你听着。等锡德·苏尔曼出去吃午饭时，我要你建一道墙把他的办公室挡住……对，建一整道墙！你这个聋子，或且什么？他的东西不要动，我要让它看起来像是那里根本不曾有过办公室似的，明白吗？等他回来后，你让他找门儿去，然后让保安人员把他赶出大楼。永远……我不想听你嘟囔！照我的办。”

格特姆保险公司大楼楼顶上的钟指针正指着早上4点17分，编幅车从一辆孤零零的垃圾车旁飞驰而去，这垃圾车当时正按常规不紧不慢地清理着垃圾，布鲁斯·韦恩把半夜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向警长戈登和戈登的客人——联邦调查局的两位高级官员——概述了他对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调查结果、贿赂费、勒索费、偷漏税等各项违法行为全都白纸黑字无可辩驳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传票发出去了。一个大陪审团将开一周的会，以确定是否有根据对罗基·戴克斯特提出指控。联邦调查局的人深信戴克斯特音乐公司将会在几周之内关门大吉，但其中却又缺少某种证据。现在仍然无法把猫女与罗基·戴克斯特联系起来，只知道猫女的被保护人塔比·乔·吉特在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签约时获得了大量股票。蝙蝠侠怀疑，他自己正让猫女从他手里溜走了。蝙蝠车在半夜空无一人的街上悄无声息地疾驰。他知道此案尚未结束。

那天下午，在距位于警察大楼戈登的办公室几栋楼远的卡茨毛瑟经纪人豪华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穿旧天鹅绒紧身衣的年轻苗条的妇女与店主杰米·卡茨作成了一桩重要的生意。

“对啦，我要你每一股都给卖了，就这么办。”

“对不起，吉特小姐，我有点不解。”杰雷米抬头望着他祖父的肖像，而后者也从塔比·乔的肩头的上方望着他。老爷子一点不显得愉快，可杰雷米能干些什么呢？“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你的钱，但我们所有的预测表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很有前途哩。请你谅解，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脱手这些股票，看来不够谨慎，甚至还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特别是你拥有该公司至今所拥有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股票的时候。”

“嘿，杰雷米，向你交个底吧，对于戴克斯特音乐公司的前景，我连一个子儿也不敢赌。市场就是赌博，对吧？由于我们互相了解，于是我便来到你这里，原因是你一向有办事严谨的声誉。”

塔比·乔瞄了他一眼。天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杰雷米想道。她听说我处理过企鹅出版社的有价证券哩！

“这件窄需要你尽快办。这是我那瑞上银行的帐号。我要你把股票全卖光，并在当天结束时把现金存入银行。”她边说边站起身来。

“好，但是……”

“别说‘但是’，说‘是’才对。”

她从屋里急步走了出去，剩下杰雷米一人望着其祖父的肖像发呆。他已故的祖父那圆滑的目光似乎比任何时候显得更加令人失望。

当蝙蝠侠透过紫色的夜幕向 50 层楼下那被钠蒸汽灯所照明的闪闪发光的街道望去时，风把他的披风吹得飘拂起来。站在这个寸草不生的高处，整个城市趴伏在他脚下，周围是格特姆中区那默默无言。冷冷地立着的尖塔。此时，他几乎忘记了正在各条街道逡巡游荡的各种邪恶。这些无动于衷的建筑物对他终生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腐败现象却始终不发一语。

在这摩天大厦的另一个楼层上，塔比·乔·吉特正在进行首次喜剧兼杂耍节目的深夜电视实况转播。蝙蝠侠在暗中看见了塔比·乔和她的吉他手乘轿车到达。她的经理，“伏楼氏”小姐，骑着辆早期型号的老摩托车跟在车后而来。蝙蝠侠知道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是塔比·乔的唱片集投放市场的前夜，也是陪审团开会议事的前夜。他要是想弄清猫女对所有这一切的动机，那就只有今晚这次机会了。

当演出结束，猫女和阿尔文·纳什走了之后，塔比·乔·吉特发现，躲在她那电影明星的阴影之下有百利而无一害，反而吸引来人们更大的注意。她发现有十几个人在舞台入口处等着她给他们签名留念。

在她短暂的生涯里，塔比·乔第一次没有由其经理陪伴着。子虚乌有的“伏楼氏”小姐不见了，但猫女却衣冠齐楚地先于两位乐手离开了演播室。

“你和阿尔文最好留下来满足观众的要求，”这位戴罪在身的猫小姐打趣着说道。“我得去给罗基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生锈的铁钉啦。”

当塔比·乔给观众签名时，猫女跨上了她那钢铁坐骑。她猛地踩了一下油门，大声说道：“图拉，尽情享受快乐吧。这是你最后一次露脸啦。”

“我永远忘不了。”塔比（即图拉）傲气地答道。

一个大眼睛的女人身穿一件介于休闲装和夏威夷土著穿的姆姆装之间的服装，服装上有向日葵那样大的发荧光的粉红色雏菊图案，她挤出入群朝猫女跑了过去。

“猫女士，猫女士！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名行吗？你是我永远最喜欢的犯人。”

“过奖啦，过奖啦。”猫女宽宏大量他说道。她在卷了边儿的签名簿上

有厄塔·基特签名的那一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她迅速离开时，一双黑眼睛一声不响地从街对面的一个装卸台上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他不得不十二分地小心，以免惊动了他的猎物。蝙蝠侠深知她有多么狡猾。幸运的是猫女却粗心大意地把她那摩托车停在了他毫不费力就能发现的地方。他在其上安上了一个跟踪装置，通过蝙蝠车上的计算机，从5英里外即可对之进行跟踪。他安坐在有雕刻装饰的车内，观看着萤屏上的绿色光点。这光点正在州大道上向西移动。她向河对岸驶去。

他跟踪她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离她一两英里远，穿越过了宽阔的工业荒原。这片荒原从这大都会处延伸到了河的对岸。经过巨大的储油罐、炼油厂、臭气薰天的运河及一英里又一英里东倒西歪的19世纪的厂房建筑，而这些建筑的四周，则是一片片孤立的被有毒废品污染的沼泽地，她继续驾车穿过这些工业废墟地区，最后来到一处与一间CD唱片冲压厂相连的大仓库。

当蝙蝠侠蹑手蹑脚走到她停放的摩托车处时，猫女已经穿过铁丝网并打开了门上的锁。黑衣骑士躲开灯光照射的院子，沿着仓库的阴影潜行，并把披风裹在身上。他要埋伏在那里打她个冷不防。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只有钠蒸汽灯在发出嗡嗡的响声。然后一阵慌慌张张的脚步声传了过来，猫女跑着从门里窜了出来。突然间，蝙蝠侠扑了过去。他躲藏的地方几乎是漆黑一片，他扑过去时的速度之快，就像眼镜蛇对人猛扑一样。猫女吃了一惊，对准这位反犯罪斗士的脑袋就是一脚，但没有踢中。她像舞蹈演员那样踏着脚尖转了个身，再次接近了他，抬膝猛撞他的肚皮。这一下撞中了。他伸手去抓她的腿，她则借此机会对他踢出第三脚，踢中了他的胸膛。虽然失去了平衡，他最终还是把她拖得两脚离了地。猫女背朝地倒在了地上，但她猛一个滚翻，再次站了起来。这一回，在她还未能施展出她的组合式攻击招式前，蝙蝠侠便扑向她。在近距离内他的个子和力气很容易便占了上风。猫女发现挣扎也是白费力气，于是在他两臂那钳子般的紧夹下停止了挣扎。

“伏楼氏，是吗？”蝙蝠侠在她耳边骂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化名，就知道是你了。”

“我才不管哩，”她吐了口唾沫，挣扎着想再次占他上风。她猛地抽出一只手来，对准他太阳穴一掌劈了下去。他猛一下抓住了她手腕，用力一拧，把她的手臂扳到了背后。

“你对音乐生意的抢掠结束了，猫女。再过几天，罗基·戴克斯特将被抓起来，但他那公司将存在下去，然而政府要庄本周调查其贿赂官员的事情。”尽管这场格斗很费力气，但蝙蝠侠的声音却低沉而平缓。

当他说话的时候，猫女疯狂的挣扎猛地停止了。她抬起头来有趣而又惊奇地瞧着他，然后大笑起来，笑声里透出无情的复仇味儿。对这种奇怪的反应，他肚子收缩了一点儿。

“毁掉罗基·戴克斯特，是吗？多谢了，蝙蝠傻瓜。但在将来，如果我需要的话，我会求你帮忙的。”猫女嘲弄他说道。虽然仍被他有力而紧紧地抓住了，但她扭了扭手臂，终于看清了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嘲讽的口气不见了。她严肃认真地看了看他。“我说呀，你这个大小伙子，我强烈地要求你，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问仓库。要不除非你像猫一样有9条性命。”

在他还未来得及考虑她这条鬼计是什么意思时，猫女使出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好不容易才使蝙蝠侠宽厚的背部朝着仓库。这时，只听惊天动地的

一声巨响。这仓库的门在一阵火浪中砰地炸开，冲击波的力量把蝙蝠侠猛一下推翻在地压在了猫女身上。这阵冲击力使蝙蝠侠松了手，结果被猫女对准他下巴猛击一拳，然后她便朝她那摩托车猛跑过去。

蝙蝠侠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听到她那摩托车哒哒的响声在茫茫黑夜中逐渐消失。街上到处是熔化的 CD 光盘和磁带盒的空壳。这些东西对他毫无意义。他倒是觉得，猫女对自己本身的能力要比她不得不毁掉他那竞争者的产品的行为更感自豪。他心不在焉地把一盒着火的磁带盒用脚踢得翻转过来，然后吃惊地瞧着上面印有塔比·乔·吉特名字的空磁带盒化为了灰尘。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猫女是个毁掉她自己的心爱之物的恶人？

“基特乖乖，给我们从冰箱里拿两瓶香槟酒来。就是去年从卡尼斯家里弄到的那种。”

融融的烛光使大客厅显得温馨暖和，也许猫女还希望，蜡烛所发出的舒服的火光还能使人内心平静下来。图拉依然保持着电视实况转播演出时的浓妆艳抹，把冰和大银杯准备好了，可眼睛却始终盯着电视里播放着“介绍新星塔比·乔的 CD 光盘”的节目，而电视机就摆在壁炉架上。

上。“噢，太精彩啦！”她自言自语道。

猫女把电视节目转到新闻频道上。正播放着的是时装表演。“这个季节或不久的将来别想再看到格特姆街上的这些集体演出啦。请接第七大街伊丽莎出版社。”

“谢谢，伊丽莎。我要告诉你深夜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肯定对商界、音乐出版业直至唱片店的顾客，都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生意人罗伊·布洛肯斯但宣布接管破了产的戴克斯特音乐公司。”

长着獠头鼠目的布洛肯斯但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唾沫横飞地宣布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机会！”

新闻报道员接着说道：“戴克斯特音乐公司最近遇到了麻烦。首先，谣传为争取一夜成名的塔比·乔·吉特加盟而花掉的大笔现金和抵押的股票，再加上第二年利润连续下降，致使该公司入不敷出而陷入金融危机。有消息说，戴克斯特正希望把吉特的唱片集和万无一失的汉克·威廉斯的唱片一起投放市场来大赚一笔以重振雄风。但我们现在却获悉，戴克斯特已被认定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起贿赂官员的丑闻中的主角。

“哈哈！我们真的击中了其要害啦！政府跟他算帐之后，他可就没戏啦。而那位蠢货布洛肯斯但却从他手里收买这个公司，这笔买卖怎么样？”图拉转身朝着猫女哈哈大笑起来，但当地看到猫女冰冷的目光后，便立刻收起了笑容。

“对，你看怎么样？”猫女恶狠狠地说道。“罗基被我们毁了，这件事干得不错，但使他的公司便宜得布洛肯斯但能买得起，这活干得更漂亮。这个蠢货不是汉克·威廉斯的歌迷，他开始时只是仿效戴克斯特音乐公司而已。而我却像个傻瓜那样免费帮了他的忙。”猫女把手里那水晶高脚酒杯朝房间对面扔了过去，酒杯最后破碎成了千百片亮光闪闪的碎片。图拉和基特惊恐地站着一动不动，等着她接着狂怒起来。“布洛肯斯但！他可得为自以为能利用猫女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她气呼呼地说道。

阿尔文·纳什不知是出于大胆还是无知，竟插嘴评论起来。“他肯定得付出惨重代价，不是今生就是来世。”

猫女向他投过去恶狠狠的一眼。

“呃，我是说，”这位面红耳赤的牛仔结结巴巴他说道。“那老不死买的不过是条录音带的标签而已。他买下的是灭亡！”

“还是你会说话。”图拉气哼哼他说道。

“哪里，不过我可是说的真心话。我看到音乐行业的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后，我知道并不是罗基·戴克斯特才这样。我觉得给那些干唱片光盘生意的人真得准备个特别的地狱。”

阿尔文只因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才终于使他摆脱了这种尴尬的处境。猫女本来要再发脾气，这时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图拉和基特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气氛的改变感到松了口气。因为阿尔文·纳什已扑灭了猫女的怒火。他的这句话平衡了猫女的争强好胜之心。她不再感到有人能胜过她。至少现在是这样。

